

一個如花似玉的
每當夜幕低垂，她便戴上人皮面具，冒充盲人，出門爲男人「捉龍」，給予許多男人以無盡的樂趣，她的目的是甚麼呢？

請看秦紅先生的最新力作
『古堡「捉龍」記』
情節離奇！
佈局詭譎！
更有出人意料之外的結局！

$2.50

987

編者話

近年來，由於一般物價普遍高漲，生活程度日益急劇上昇，致令本刊所必需消耗開支項目也隨着一般需要而提高了。如紙張印刷、油墨雜項、工資薪酬……等等在上述因素影响下亦相告支出增加，負荷艱鉅，同受困感！然而，我們雖然目前處於厄境下，但本刊仍孜孜不倦，毫無氣餒，刻苦經營，維持原價發售。主要原因是爲了酬答廿年來本港及海外讀者們給予本刊不斷鼓舞愛戴、熱烈支持之謝忱！其次，我們是始終抱着創辦時之「只顧耕耘．不問收穫」宗旨，盈虧不計，忠誠服務。同時更爲自勉自勵，再進一步，增强內容，力求創新，廣聘名家，搜羅佳作，務求做到我們的竭誠願望：給讀者們一星期最佳精神食糧！

**　　**　　**

今期本刊五大佳作同期推出，包括長、中、短篇俱備，題材新穎迥異，深具刺激緊張氣氛，趣味雋永，定必令你滿意，尤以名作家秦紅君之「特巨」超級創作俠義故事「**古堡捉龍記**」更見突出，全文十數萬言，內容詭異離奇，如幻如真。編者敢以保証：祇看是篇，值回書價，敬希購閱，先睹爲快。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63.00
一年港幣	$ 124.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68.00
一年港幣	$ 134.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82.00
一年港幣	$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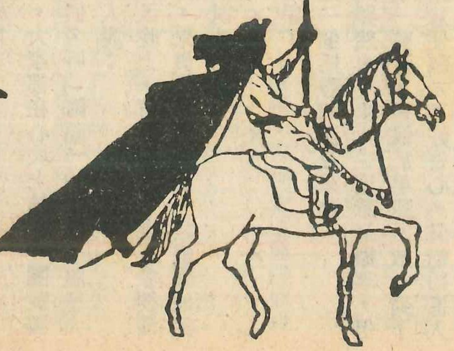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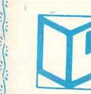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98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巨型俠義傳奇故事

古堡「捉龍」記

秦紅·文
子成·圖

漁村鬧鬼　原是捉龍麗人

夜，恬靜。

風，輕柔。

海邊的波濤拍石聲，在人們的聽覺中漸漸低弱下去。

很久很久以來，這個不到百戶人家的海邊小漁村，每個晚上幾乎都是這樣的情形，除了季節的不同，沒有甚麼重大的變化，大家天一黑就上床睡覺，整個小漁村就此進入萬籟俱寂的夢境，連狗吠都難得聽到一聲。

這一天的深夜，村上的狗忽然異於往常，起了一片憤怒的吠叫，打破了小漁村上慣有的寧靜！

一陣此起彼落的「汪！汪！」吠叫過後，忽然，一變而為令人毛骨悚然的狗吹螺！

狗吹螺，見了鬼！

不少人從夢中驚醒過來了。

× × ×

「阿龍的爹，出去看看，咱們家的狗是怎麼了？」

「唔……睡吧！不理牠就是了嘛！」

「人家說狗吹螺不好，牠必是看見了甚麼……」

「哼，那妳還要我出去？」

「咦，你聽聽，那又是甚麼聲音？」

「……好像是笛子的聲音！」

× × ×

的確是笛子的聲音！

它取代了狗吠，很優美悅耳，也很淒凉！

一陣又一陣的吹起，吹着相同的音調，在深夜裏聽來，彷彿是無家可歸的流浪人在哭泣，使人倍感心惻！

這樣的笛聲一直繚繞在小漁村上，直到下半夜才告消失……

× ×

次晨，村民見面第一句話就談起這樁怪事，彼此探詢議論。

「松伯，昨夜你聽見了沒有？」

「聽見了。」

「那是誰在吹笛子呀？」

「不知道，我們村上沒有一個外鄉人，那好像是盲人的笛子。」

「盲人的笛子？」

「就是捉龍嘛！」

「捉龍？」

「嗯，我年輕的時候在城裏住過，城裏就有盲人替人捉龍，吹的就是這樣的笛聲。」

「哦，有捉龍的到咱們村上來了？」

「誰知道呢！我們這個小漁村總共不過百戶人家，大家又都是苦哈哈的打魚人，誰有閒錢找盲人來捉龍？哈哈，那個盲人走錯地方啦！」

× × ×

閩南一地，稱按摩為「捉龍」，這是有錢人的一種享受，晚飯過後，往床上一躺，叫個瞎子來捉龍，全身舒服，飄飄欲仙。

但是，大家都在懷疑，昨夜聽到的笛聲，眞是盲人為兜攬「生意」所吹的短笛麼？

那個盲人，他為甚麼到這窮鄉僻壤，從來不懂得生活享受的小漁村上來討生活了？

還有，他住在哪裏？

這麼個不到百戶人家的小村落，佔地並不大，村民彼此一打聽，都說沒看見那個盲人，有些好事者找遍全村，也沒發現一個外鄉人！

因此，大家都在心坎上結了一團疑雲，就中有個名叫「阿福」的小伙子胆子大，笑着對人說：

「今天晚上，笛聲若再出現，我要看他個明白，果眞是捉龍的人，我就讓他捉一捉，試試味道！」

× × ×

天又黑了。

又是一個恬靜的深夜來臨。

村民雖然有不少人在留意這樁事，但因忙碌了一整天，習慣於早睡，故一到了床上，睡意便驅走了好奇心，又紛紛進入夢鄉了。

突然，可怕的狗吹螺又響了起來！

然後，那優美而帶着淒凉的笛聲，又傳入了人們的耳中，像昨夜一樣！

阿福是個沒爹沒娘的青年，但他自己有船有屋，日子過得挺不錯，由於經常往城裏跑，見識比村民高一皮，他一聽到笛聲，立刻滾下床，披衣出屋探視。

今夜無月，四周好黑！

阿福等了好一會，才聽見笛聲漸漸過來，他兩顆眼睛瞪得銅鈴似大，一眼不瞬的向黑暗中注視着……

吹笛人終於出現了！

他果然是個瞎子，頭戴一頂竹笠，身穿一襲黑衫，手拿一支探路的竹棍子，正在慢慢走過來。

臨近一看，原來是個三十來歲的漢子，五官倒也端正，只是兩眼無神，面色白得叫人害怕而已！

阿福暗暗抽了一口冷氣，鼓起勇氣迎上前問道：「喂，你是誰？」

吹笛人停下脚步，面上流露出盲人慣有的茫然表情，輕輕答道：「瞎子。」

阿福又問道：「你是幹甚麼的？」

吹笛人答道：「捉龍。」

阿福道：「為甚麼到這裏來？」

吹笛人道：「這裏不能來麼？」

阿福頓了頓道：「不，我是說這裏人太少，又都是貧苦的漁人，從來沒有盲人到這裏來捉龍。」

吹笛人道：「哦……」

阿福道：「你在這裏賺不到錢的。」

吹笛人面上浮現一絲微笑，道：「不一定，我想會有人要捉龍的！」

阿福道：「絕對沒有。」

吹笛人微笑道：「你是第一個——有了第一個就有第二個！」

阿福一怔道：「我是……第一個？」

吹笛人點點頭：「是的！我願意免費替你捉一條，這樣一來，就會有人叫了，是不？」

阿福本就想試試，一聽免費，心更活了，笑道：「不要錢，這不好意思吧？」

吹笛人道：「沒關係，我免費替你捉一條，你多替我吹噓吹噓。」

阿福欣然道：「好，你進來！」

他抓起吹笛人的竹棍子，牽引他進入自己的屋子裏。

「你要不要喝茶？」

「不，咱們就開始！」

於是，阿福懷着忐忑心情在自己的床上躺下來，吹笛人則在床前坐下，伸出了一雙潔白如玉的手……

那雙手算是潔白如玉，使得阿福心中大起驚奇，不過他沒有想到甚麼，因為吹笛人的捉龍功夫眞是高明，很快就使他感到快活，只覺吹笛人的手指滑到那裏，那裏就舒爽無比，使他感覺像喝了美酒，渾身都輕了起來，要飄了起來。

他不覺閉上眼睛，享受着這種神仙般的，無法形容的美妙快感！

不知過了多久，才聽吹笛人開口道：「好了！」

阿福大吃一驚！

因為，他聽到的話聲與剛才完全不同，現在他聽到的竟是屬於女人的嬌美悅耳的聲音！

他駭然睜目，失聲道：「你……」

這時候，他看到的那張面孔也和剛才完全不一樣，現在他看到的是一張艷麗無比，吹彈得破的臉龐！

原先的那張面孔，此刻像一方薄紗放在床邊。

麗人巧笑倩兮！

阿福却面色蒼白，全身的汗毛根根豎起，就好像見了鬼一般！

× × ×

天已大亮。

阿福還不見人影！

住在他隔壁的一個姓李的漁夫覺得不對勁，告訴他的妻子說：「阿福一定出事了！」

那婦人道：「怎麼呢？」

李漁夫道：「昨夜聽到笛聲沒有？」

那婦人道：「沒有，你知道我一睡着了就甚麼都聽不見。」

李漁夫道：「昨天阿福說過，要是那笛聲再出現，他就要弄個明白，又說如是捉龍的人，他就要叫來捉一捉……」

那婦人面有懼色道：「昨夜笛聲又出現了？」

李漁夫點點頭道：「正是，而且我好像聽見阿福在跟那人說話，後來阿福就將那人帶進屋內……」

那婦人驚聲道：「後來怎樣？」

李漁夫一臉凝重道：「不知道，我只知阿福每天都起得很早，而今早太陽都出來，還不見他的影子，只怕是出事了！」

那婦人害怕起來，急道：「那你快去看看呀！」

李漁夫猶豫道：「好，不過……我有些担心，要是阿福見到的不是活人，那……那……」

那婦人道：「那你找松伯陪你一道進去好了。」

李漁夫一想不錯，咧嘴一笑道：「對，松伯見多識廣，我找他一道進去！」

他出門來到松伯的家，可是松伯不在，出海去了。

怎麼辦呢？

他尋思再三，忽然一敲腦袋，自言自語道：「哼，我怕甚麼？這會太陽出來了，鬼一聽到鷄啼就會逃去的呀！」

這麼一想，胆氣頓壯，舉步便來到阿福的家門口，大聲喊叫：「阿福……」

屋子裏靜悄悄，沒聽見阿福回答！

李漁夫心頭發毛，可是好奇心驅使他舉步入屋，來到阿福睡覺的房外，他舉手敲門，又叫道：「阿福！阿福！你起來了沒有？」

房中也沒人應聲。

李漁夫更加感到不妙，腦子裏浮現了阿福暴斃床上的慘景，手脚不覺發抖起來了。

咳，果眞死了，我不能不管呀！

於是，他鼓起勇氣去推開，房門沒閂着，「呀」的一聲開了。

視綫投入房中，一眼瞥見阿福直挺挺躺在床上，兩眼死死的盯着上方。

「哎呀！不得了啦！阿福死了啊！」

李漁夫一面叫，一面轉身往外跑，嚇得面無血色，屁滾尿流！

「去你的，李大哥，我活得好好的呀！李大哥……」

阿福的聲音在後面叫。

李漁夫一呆，刹住了脚步，滿面驚駭，慢慢掉頭去看。

咦，阿福含笑站在房門上，他沒死！

李漁夫呆了老半天，才驚問道：「阿福，你沒……沒出事？」

阿福嘻嘻的笑：「沒有，李大哥，你怎麼以爲我死了呀？」

李漁夫大大的透出一口氣，道：「眞是的，昨夜那笛聲……我又聽見你將那人帶進屋子裏來，今早又遲遲不見你出門，我還以爲……以爲出了事呢！」

這時，屋外傳來那婦人的驚叫：「當家的！你說甚麼？阿福死了？」

李漁夫很尷尬，忙大聲道：「沒有！我看錯了，阿福沒事，妳回家去吧！」

「哼，大驚小怪！」

那婦人丟下這句話，就回家去了。

李漁夫仔細打量阿福，心裏仍充滿了疑惑，又問道：「阿福，昨夜是怎麼個情形？」

阿福有些吞吞吐吐道：「沒甚麼，那是個捉龍的盲人不錯，我讓他捉了一條，眞舒服！」

李漁夫瞪大眼睛道：「那你怎麼到現在還不起來？」

阿福道：「這個……噯，沒甚麼，今天不想出海，多躺一會罷了。」

李漁夫說道：「哼，害我緊張了老半天！」

一頓足，掉頭欲走。

阿福忽然叫住了他，道：「李大哥，你別走！」

李漁夫轉回道：「甚麼事？」

阿福好像很爲難，搔搔腦袋瓜子，道：「咳，這件事，我不知道該不該說？」

李漁夫詫異道：「究竟甚麼事呀？」

阿福拉他進入自己房中，低聲道：「李大哥，我告訴你，但是你千萬別說出去，好不好？」

李漁夫滿頭霧水，道：「好好，你說吧！」

阿福神秘兮兮道：「昨夜那個捉龍的，她……她不是男人，也不是瞎子！」

李漁夫發呆道：「不是男人也不是瞎子，那他是鬼了？」

阿福道：「是個姑娘！」

李漁夫嚇了一跳道：「是個姑娘？」

阿福眉飛色舞道：「而且是個很美很美的美人兒！」

李漁夫伸手摸摸他的頭額，道：「你是不是發燒了？我摸摸看——」

阿福拍掉他的手，一本正經地道：「李大哥，我沒騙你，她眞是個美人！」

李漁夫笑罵道：「你這渾小子，別做夢了，我李二郎活了這麼一把年紀，還沒聽說捉龍的是個姑娘家，你必是想女人想瘋——」

阿福一把抓住他的手，情急的直搖撼，很誠懇地道：「眞的，李大哥，我可以賭咒，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就因她是個姑娘家，所以昨夜她走後，我一直睡不着，絞盡腦汁也想不通她爲甚麼是個姑娘！」

李漁夫有些相信了，面露驚疑道：「你看清楚了沒有呀？」

阿福道：「看得清清楚楚，我還摸過她的手呢！」

李漁夫道：「冷的還是熱的？」

阿福道：「熱的，熱的。」

李漁夫狐疑道：「熱的就不是女鬼，可是……我還是不相信。」

說罷，連連搖頭。

阿福合十道：「我賭咒，我要是說謊，老天爺叫我不得好死！」

李漁夫眉頭直打結，道：「怎麼會有

這種事？怎麼會有這麼事？一個姑娘竟肯替人捉龍？天底下有這麼古怪的事麼？」

阿福道：「正是，我一直想不明白，我曾問她，她回說喜歡！」

李漁夫一拍手道：「我知道了，她必是個淫婦，出來偷漢子的！」

阿福忙道：「不，沒有，沒有那種事，我看她也一點不像淫婦，除了那雙手太大胆，她和一般黃花閨女沒有兩樣！」

李漁夫頗感興趣的急急問道：「你說她那雙手太大胆，是怎麼個情形？」

阿福笑道：「她……她……摸過了我全身！」

李漁夫眼珠子要跳出來了：「你是說，她全身每一寸地方都摸？」

阿福嘻嘻笑道：「只差一點點。」

李漁夫抓耳搔腮道：「就算只差一點，那也太大胆了！」

阿福道：「正是，所以我一夜睡不着，眞是麻子不是麻子，叫做坑人！」

李漁夫笑了，道：「眞有這件事，我也想試它一試呢。」

阿福道：「你不成，大嫂知道了，不揍扁你才怪。」

李漁夫道：「不打緊，我那個母夜叉，她一睡着了之後，打雷都叫她不醒。」

阿福道：「這……」

「我問你，你給了她多少銀子？」

「沒有。」

「不要銀子？」

「要，但她說我是第一個，願意免費奉送，下次再叫她，就要錢了。」

「要多少？」

「五錢。」

「好像貴了一點。」

「不貴，不貴，叫個美嬌娘捉龍，跟一般盲人完全不一樣，就是一兩銀子也値得！」

「嗯，不錯！」

「我告訴你，李大哥，我本來捨不得把這好消息洩漏出去，可是我又不能不說，因爲她叫我替她吹噓吹噓，我一想，要是不替她吹噓一下，沒人叫她捉龍，她就不來這裏了，所以我才告訴你的！」

「阿福，咱們可是從小一起長大的，你要是哄我，我以後就不理你了。」

「唉，李大哥，我剛才已賭過咒了，你還要我怎麼說才肯相信？」

「她眞的很標致？」

「比任何一個姑娘都美！」

「你看她有沒有別的企圖？」

「沒有！」

「那麼，今夜她再來的時候，你叫她到你房裏來，我到你這裏來讓她捉一捉，好麼？」

「好，我讓你先捉，然後我再捉！還有，你看這件事要不要讓別人知道？」

「你說呢？」

「要是讓太多的人知道，咱們叫她捉龍的機會就減少了，但要是不讓人知道，咱們又不能夜夜叫她捉龍，顧客不多，她一定不肯再來。」

「對，所以還是讓別人知道的好，你要知道，每次五錢，多來幾次，也會叫你傾家蕩產的呀！」

「不錯！不錯！那麼明天咱們悄悄把這件事告訴別人，但千萬不要讓女人知道，她們一知此事，那就砸鍋了！」

「好！好！好！」

× × ×

房中一燈如豆，照着床上的李漁夫和床前的神秘麗人，後者揭下了人皮面具，一雙玉手正在李漁夫身上跳動着……

李漁夫又是興奮又是緊張，結巴了老半天，才使勁吐出一句話：「姑娘，妳……妳是誰家女兒？」

神秘麗人一邊替他捉龍，一邊甜甜的笑道：「別問，我若是告訴你，豈不丟了我爹娘的臉？」

李漁夫道：「那麼，妳就說妳好好一個姑娘家，爲甚麼要幹這營生？」

神秘麗人含笑道：「爲了吃飯嘛！」

李漁夫道：「不對，妳這麼漂亮，若要嫁人，還怕沒人要？」

神秘麗人忽然幽幽一嘆道：「情形是這樣的，我爹和我娘都是盲人，他們只生我一個女兒，最近我爹生了病，不能再替人捉龍，我爲了養活他們兩位老人家，只好出來拋頭露面，可是……可是大地方我不敢去，只好到鄉下來。」

說到這裏，泫然欲哭。

李漁夫「啊」了一聲道：「原來妳是個孝女，也眞難爲妳了，妳家住何處？」

神秘麗人憂傷地道：「不要問這個好麼？」

「妳的姓名能不能告訴我？」

「不能。」

「年齡呢？」

「十八歲。」

「妳每天走了很遠的路才到這村上來的，是麼？」

「嗯。」

「眞辛苦。」

「咱們不要談這些事，談一些有趣味的事吧。」

「好，我問妳：妳一個姑娘家幹這種事，不怕遇上壞人，被人欺負了？」

「不會，大家都同情我，可憐我，不會欺負我的！」

「不一定呢！」

「我還不會遇見想欺負我的壞人。」

「嘻嘻，說不定我就是想欺負妳的壞人哩！」

「我不相信。」

李漁夫見她面帶笑容，不覺色胆一壯，伸手去摸她的手腕，同時嬉皮笑臉道：「姑娘，妳的手又白又嫩，眞要叫人流出口水來……」

看見她沒有嚴拒之色，胆子更大，手繼續往上伸，要更上一層樓。

神秘麗人微笑道：「把手放下來！」

李漁夫很聽話，伸上去的那隻手忽然沒有了力氣，好像一條正在向上爬的毒蛇被人一棍打死，一下就軟垂在床上，他吃了一驚道：「咦，我的手怎麼了？」

神秘麗人含笑道：「怎麼了？」

李漁夫叫道：「又麻又痠，不聽使喚了！」

神秘麗人笑道：「這是老天爺在警告你，叫你不要欺負我這個可憐弱女。」

李漁夫覺得手臂的麻痹與她的「捉龍」有關，心中十分驚疑，道：「姑娘，妳

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狐狸精變的？」

神秘麗人嫣然一笑，道：「你看我像麼？」

李漁夫有些毛骨悚然道：「我看……我看有一點點像呢！」

神秘麗人道：「狐狸精變得了身子變不了尾巴，你看我有沒有尾巴？」

說着，站起背轉身子讓他察看。

李漁夫一看沒有尾巴，放心不少，笑道：「妳雖不像是狐狸精變的，但是妳的手指好厲害，在我肩上捏一捏，我的手就不能動了！」

神秘麗人笑了笑，忽然改變話題道：「告訴我，你們村上有多少男人？」

李漁夫道：「有一百多個，妳問這幹麼？」

神秘麗人道：「要是叫我捉龍的人太少，我就不想再來了。」

李漁夫忙道：「不少！不少！每個男人叫妳捉兩次，也够妳捉半年了！」

神秘麗人道：「這附近還有沒有村莊呢？」

李漁夫道：「沒有。」

神秘麗人道：「你哄我，今晚我沿北面海邊走來，發現距此二、三里遠的海邊山崖上好像有一片村莊呢！」

李漁夫面色陡地一變道：「不，那不是村莊，那是……」

神秘麗人問道：「是甚麼？」

李漁夫好像有所畏懼，欲言又止。

神秘麗人道：「你說，那不是村莊，是甚麼呀？」

李漁夫表情轉爲嚴肅，說道：「那是鬼莊！」

神秘麗人一驚道：「啊！怎麼叫鬼莊呢？」

李漁夫正經地道：「姑娘，妳最好不要知道這個，也千萬不要走近那鬼莊。」

神秘麗人道：「爲甚麼？」

李漁夫沒有解釋。

神秘麗人停止捉龍。

李漁夫頓感若有所失，忙道：「妳繼續捉呀！」

神秘麗人帶着撒嬌的口吻道：「你不告訴我，我不給你捉！」

李漁夫心癢難忍，央求道：「不要放刁，姑娘，妳快捉吧！」

神秘麗人堅決地道：「不！」

李漁夫道：「豈有此理，我是給錢的，妳怎麼可以不捉？」

神秘麗人道：「我不拿你的錢總可以吧？」

李漁夫屈服了，嘆道：「罷了，妳繼續捉，我慢慢說妳聽就是了。」

神秘麗人一笑，才又繼續「捉」起來了。

她的「捉龍」功夫，似乎與一般「捉龍」不同，若是「捉」到一半突然停止，會使人感到無法忍受，好像吸福壽膏上癮，不吸不行，又好像嬰兒吃奶，不吃會活不下去。

李漁夫發覺她的手指在自己身上「捉」得非常美妙舒服，不禁愜意的長吁了一聲，開始道：「那座鬼莊是六、七十年前一個海盜頭子建造的，他叫甚麼名字我們已忘了，好像是他年紀老了，就建造一座山莊來安度晚年，不料只住了一年，那海盜頭子和他的家小手下等百餘人突然在同一天暴斃了，有人說他們是中了毒，至於是中甚麼毒，沒人知道。後來就開始傳說莊中鬧鬼，我們村上曾有兩個人進入莊內查探，一進去就沒見出來，從那以後，我們村上的人就不敢再走近那座鬼莊了。」

神秘麗人道：「可是，今晚我從附近走過時，發現莊內有燈光呀！」

李漁夫道：「嗯……」

神秘麗人道：「有燈光就表示有人在莊內居住，現在是誰住在那裏？」

李漁夫沒有回答。

神秘麗人又停止了捉龍。

李漁夫忙道：「妳繼續捉呀！」

神秘麗人道：「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李漁夫嘆道：「姑娘，我不願告訴妳是一番好意，妳知道這件事對妳是沒有好處的！」

神秘麗人道：「你不告訴我？」

李漁夫道：「是的。」

神秘麗人慍然道：「那我也不替你捉了。」

李漁夫這次居然沒有屈服，很堅定地道：「我不騙妳，姑娘，有些事情妳是不該知道的。妳既然爲養活雙親出來捉龍，就只顧捉龍賺錢就是，不要這樣好奇。」

神秘麗人道：「我就是好奇嘛！」

李漁夫道：「對不起，我不能告訴妳的。」

神秘麗人道：「你不說，我不捉。」

李漁夫道：「不捉算了。」

他翻身坐起，掏出五錢銀子丟在床邊，即下床走去開門，說道：「阿福，輪到你了。」

說着，走了出去。

阿福隨後進入，一臉困惑的向神秘麗人問道：「妳跟他怎麼了？他好像很不高興。」

神秘麗人道：「我問他鬼莊住着些甚麼人，他不肯告訴我……」

阿福面色一變道：「嗄，你們談那鬼莊幹麼？」

神秘麗人道：「我今晚從那附近走過，看見那莊內有燈光，就問他莊內住着誰，誰知他就不高興了。哼，莫名其妙！」

阿福正色道：「姑娘，他不肯告訴妳是有道理的，妳不能怪他啊！」

神秘麗人道：「我怪他幹麼！嗳，不談他了，阿福哥，你說給我聽好麼？」

阿福搖搖頭道：「不成，我也不能說呀！」

神秘麗人道：「不說就不說，我只不過是一時好奇罷了，其實你若說給我聽，我也未必明白。而且，我也不會再到你們村上來了。」

阿福一聽她不再來，不禁發慌，道：「怎麼？妳爲甚麼不再到我們村上來捉龍了？」

神秘麗人道：「沒意思嘛！」

阿福着急道：「怎麼說沒意思呀？」

神秘麗人道：「我不喜歡你們這裏的男人，一個個婆婆媽媽的，胆小如鼠！」

說到這裏，拿出人皮面具，準備戴上

去，看樣子是要走了。

阿福更是心慌，急忙問道：「妳要走了？」

神秘麗人道：「是的。」

阿福道：「別走，別走，妳再替我捉一次，今天我會給妳銀子。」

神秘麗人索然無趣的搖搖螓首，說道：「不了，我要回去了！」

阿福心慌意亂道：「唉，妳……好好好！妳別走，我告訴妳好了！」

神秘麗人笑道：「那麼，上床躺好，我一面替你捉龍，你一面說給我聽。」

阿福興冲冲的上床躺下來。

於是，神秘麗人開始替他捉龍，施展出其「美妙」的指上功夫，給予阿福以最大的享受……

「其實，說來也不稀奇，那座鬼莊現在已不是鬼莊了，現在它叫『海堡』，主人姓蓋，大家都叫他蓋老爺子，他在前年買下那鬼莊，重新粉刷佈置一番，就舉家住了進去。」

「不再鬧鬼了？」

「是的，不再鬧了。」

「爲甚麼？」

「不知道，大概是所謂『福地福人居』的道理吧。」

「那蓋老爺子是甚麼一個人？」

「據說快七十歲了，我們村上的人見過他的很少，因爲他經常深居簡出，偶爾才出堡走動走動。」

「我是問他的身份來歷。」

「我告訴妳，妳別說出去啊！」

「不會的，你放心好了。」

「聽說，他搬來這裏居住之前，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全國最著名的第一捕頭！」

「哦！」

「他任職捕頭的時候，破過許多宗大案，抓過不少江洋大盜！」

「哦！」

「不幸後來生了病，只得辭去捕頭之職，跑到這地方來養病隱居。」

「眞是如此，爲甚麼你們不敢說起他的事呢？」

「唉，妳不明白，這位蓋老爺子在職之時，得罪太多的綠林人物，聽說有許多人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要是他們知道他在此隱居，那還得了，不要說他一家人性命難保，就是我們這小漁村也要遭池魚之殃啦？」

「怎麼說你們這小漁村也要遭池魚之殃呢？」

「因爲那些綠林人物個個殺人不眨眼，他們若來到我們這裏，說不定也要刧掠燒殺一番。」

「嗯，這倒是有些可能……」

「因此，蓋老爺子的手下常常警告我們，不得洩漏蓋老爺子在此隱居的秘密，還關照我們若見有陌生人在此出現，就得趕快去通知他們。」

「我也是陌生人，那麼……」

「不，妳是個姑娘家，跟那些強盜匪徒扯不上關係的。」

「阿福哥，你眞好！」

「嘻嘻。」

「那蓋老爺子既是在此養病避仇，那麼他必有不少人在保護了。」

「是的，他有十幾個手下，個個都有一身本領，厲害得很哩。」

「他們爲甚麼要選擇在此隱居呢？」

「因爲此處是偏僻的海邊，而且……而且聽說那鬼莊裏面有一條……唉！我不敢說了！」

「是不是有一條地道直通海中？」

「咦，妳怎麼知道？」

「猜的呀！」

「妳眞聰明。」

「阿福哥，我……我……我想……」

「妳想甚麼？」

「我很喜歡小漁村，要是我把父母接來這裏居住，不知可不可以？」

「可以呀。」

「可是，我們住在哪裏好呢？」

「就住在這裏好了，我父母都死了，如今只一個人住這麼大的房子，妳要是願意的話，我分兩間房子給你們居住，人多熱鬧一些。」

「租給我們居住？」

「是的。」

「租金多少？」

「唉，空着也是空着，還談甚麼租金呢，就算替我看房子好了，我經常出海不在家，沒人看家也不太好。」

「阿福哥，你眞好人，那就先謝謝你啦。」

她的一雙手動得更美妙，使阿福感受到從未有過的愉快。

而且，一雙水汪汪的美眸，也使阿福感覺那裏面充滿情意。

「甚麼時候搬過來？」

「我回去跟我爹娘商量一下，要是他們不反對，過兩天就搬來。」

「好！好！好！」

× × ×

三更過後，神秘麗人戴上人皮面具，離開了阿福的家，仍以盲人的姿態，慢慢走向西方通往城裏的一條小路。

這條小路，是小漁村唯一與外界相通的一條路，白天常見漁民挑着魚由此去城裏販賣，可是入夜之後，這條小路便看不見一個人，荒凉得使人害怕。

神秘麗人正踽踽獨行之際——

「颼！」

一把飛刀，驀地射至，釘在她面前的地上。

神秘麗人吃了一驚，刹住脚步，惶恐地道：「誰？是誰？」

她仍然佯裝爲盲人，吐出了重濁的聲音。

黑暗的小路上，一條黑影緩緩行進，走到她面前，停下了脚步。

這人，年約五十出頭，相貌很粗獷，有一臉橫肉，身穿一件棉襖，手握一支狼牙棒。

他陰沉沉的注視着神秘麗人。

神秘麗人眨着眼皮，茫然而又惶然的問道：「甚麼人，甚麼人？」

老者面上盪起一抹詭笑，仍然沒有開腔，似在欣賞她的裝做。

神秘麗人伸出竹棍子，在路面上探索着，自言自語道：「奇怪，我明明聽見聲音……」

老者「哼」的一聲笑了，道：「姑娘，妳這算甚麼？水仙不開花——裝蒜？」

神秘麗人呆了呆，身子開始發抖，終於發出女人的聲音道：「你……你是何人？我沒有錢，我只是個捉龍的姑娘呀？」

老者嘿嘿冷笑道：「妳放心，我不是翦徑賊。」

神秘麗人透了口氣道：「哦，那麼你是……」

老者道：「海堡裏的人。」

神秘麗人又一哦道：「原來你是海堡裏的人，我還以爲是壞人呢？」

老者陰惻惻一笑道：「姑娘，妳爲何到小漁村上來了？」

神秘麗人道：「我是捉龍的人。」

老者道：「一個姑娘爲大男人捉龍，妳不以爲很羞恥？」

神秘麗人道：「爲了養活我爹娘，只好出來拋頭露面了，這種營生對我雖然不適合，但是總比……總比娼妓好些吧？」

老者道：「那爲何戴着假面具？」

神秘麗人道：「爲了安全，也怕驚世駭俗嘛。」

老者道：「但這地方不是捉龍的好地方。」

神秘麗人道：「我只敢到這地方來，大城大鎭我不敢去呀？」

老者道：「妳的姓名叫甚麼？」

神秘麗人道：「我一個女子爲人捉龍，操的是賤業，怎好再把姓名告訴人？」

老者道：「哼，妳很會說話，那麼我再問妳，妳面上那張人皮面具是哪裏來的呢？」

神秘麗人道：「一位大叔送給我的，他是我爹的朋友，一個叫化子。」

老者道：「妳父母現居何處？」

神秘麗人道：「東石鎭上。」

老者道：「東石鎭上的甚麼地方？」

神秘麗人道：「陳家祠堂。」

老者道：「妳每天走十幾里路來到這裏，不覺得太辛苦？」

神秘麗人道：「爲了養活我爹娘，有甚麼辦法呢？」

老者道：「再問妳一事，妳一直向阿福打聽海堡的情形，目的何在？」

神秘麗人道：「沒有別的目的，只想去那裏爲人捉龍——大叔，你們海堡裏的人要捉龍麼？」

老者又陰惻惻一笑道：「不要，我只要妳一樣東西？」

神秘麗人道：「甚麼東西？」

老者道：「命……」

話聲一落，狠牙棒一抬，對着神秘麗人的頭上砸了下去。

神秘麗人唬得跌倒了，驚叫道：「大叔你不能殺我，救命哪，有人殺我哪！」

老者的狠牙棒在距離她身上數寸之處，一刹而住，沒有眞正的砸下，嘿嘿冷笑道：「丫頭，妳別裝蒜，我知道妳是有目的而來的——接招吧。」

狠牙棒再抬，做勢欲猛砸。

神秘麗人掩面尖叫道：「不要殺我——我接招就是了。」

老者的狠牙棒停在空中，喝道：「那就起來呀。」

神秘麗人抬起頭，惶聲道：「甚麼……甚麼叫接招嘛？」

老者忍俊不禁，啞笑道：「丫頭，妳當眞不懂？」

神秘麗人連聲道：「我懂，我懂，你教我怎麼做，我就怎麼做。」

老者的狠牙棒垂了下來，道：「妳當眞不懂武功？或是在裝蒜？」

神秘麗人一怔道：「武功？大叔，你是說我會武功？我……我怎麼會武功？我只會捉龍呀。」

老者注視她良久，沉聲道：「把臉上的人皮面具揭下來我看看！」

神秘麗人「哦」了一聲，急急將人皮面具揭下，露出那張嬌麗無比的玉容，說道：「大叔，我今年才十八歲，我絕對不是壞人，你該看得出來的。」

老者一看她容貌絕世，不禁動容道：「嘿，妳眞是個小美人！」

神秘麗人感傷的嘆了口氣道：「這有甚麼用？自古紅顏多薄命……」

老者又打量了她幾眼，問道：「妳爲何挑上捉龍這一行？」

神秘麗人幽幽一嘆道：「我爹娘都是瞎子，我爹從二十幾歲開始就替人捉龍，我八歲開始就天天牽着我爹出門，所以我也學會了捉龍，我除了捉龍之外，別的都不會嘛。」

老者沉吟半晌，道：「妳說妳爹娘住在東石鎭上的陳家祠堂？」

神秘麗人道：「是的，是的，大叔若是不信，可以隨我回去看看，保證不是哄你的。」

老者面上浮現一抹曖昧的笑容，伸手摸摸她的臉龐，嘿嘿笑道：「妳長得這麼標緻，我實在不忍傷害妳，不過我若查明妳扯謊，我還是會一棒砸爛妳！」

說罷，身形陡地騰起，轉眼工夫，已沒入遠處的夜色中……

纖纖十指 撩人夢寐神思

東石鎭上。

陳家祠堂。

一條黑影悄無聲息的飄落在祠堂的門口。

這人，正是剛才在小漁村外查究神秘麗人身份的老者，他只化了半個時辰就趕到了這裏。

此刻，剛交四更，夜色正深，東石鎭上萬家熄燈，人人都正在睡夢中，陳家祠堂的裏裏外外也是一片沉靜，看不見一個人影。

老者手握狠牙棒輕步走到祠堂門階前，停下脚步，側耳諦聽。

祠堂裏面一片漆黑，不過這對老者並不發生困難，他的耳朶比眼睛管用，運耳一聽，就聽出祠堂中果然有人在睡覺——五丈以內，人的鼻息聲，他可以聽得清清楚楚。

他於是舉步走了進去。

這家祠堂已甚破舊，堂上却仍收拾得乾乾淨淨，他取出火摺子，找到供案上的一盞油燈，將它點燃起來。

燈光一亮，祠堂上的情形頓時清晰的顯現出來，在靠右邊的牆壁下擺着一張舊床，從破舊的床帳看入，依稀可見床上臥着兩個人。

他們，顯然就是神秘麗人的父母。

他們仍在沉睡，沒有驚醒過來。

老者走近床前，用狠牙棒撩開床帳，細視床上二人，只見男的年約四十七、八歲，面貌清瘦憔悴，似在病中，女的也有四十來歲，兩個眼眶深陷，一看即知是瞎子不錯。

夫婦倆合臥一堆，身上蓋着一條破棉被，貧賤夫婦之狀況，令人見而鼻酸！

老者發出一聲咳嗽。

這一聲咳嗽，立刻驚醒了那男瞎子，他睜開一對霧翳的眼珠子，驚問道：「誰？甚麼人？」

一面發問，一面掙扎坐起來。

女瞎子跟着醒來，問道：「蝶兒，妳回來了？」

男瞎子急急說道：「不！不，不是我們蝶兒，喂，你是何人？」

老者看到這種情形，覺得已沒有再追究的必要，乃轉身走出，擬返海堡。

不料剛剛要跨出祠堂之際，突然迎面奔入一個叫化子，差點與他撞個滿懷。

「哎呀？」

叫化子失聲驚叫，即時刹住了脚步。

這叫化子也是四十多歲的年紀，一蓬亂髮披在臉上，渾身髒兮兮的，但五官却長得相當端正，令人感到驚奇的是，他的左袖隨風飄盪，裏面缺少一條手臂。

老者一見之下，立刻猜想到此人必是神秘麗人所說的那個叫化子叔叔，亦即是送那張人皮面具給她之人，乃問道：「你是蝶兒的叔叔？」

中年叫化一頭霧水，愕然道：「是呀，你是甚麼人？」

老者道：「你曾經送一張人皮面具給蝶兒？」

中年叫化點頭道：「是呀。」

老者道：「那張人皮面具是你製成的麼？」

中年叫化搖頭道：「不是，是我撿來的？」

這時，那男瞎子急急下床，開聲道：「兄弟，他是誰，他是誰呀？」

中年叫化子道：「大哥，我不知道，你們不認識他麼？」

男瞎子道：「他一直不開口，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誰……」

中年叫化乃回望老者問道：「老兄，你是何人，到這裏來幹麼？」

老者冷冷一笑道：「你不必知道。」

突然一舉狠牙棒，向中年叫化子的胸口撞了過去！

中年叫化面色大變，却呆立不動，竟不知閃避。

沒有習武之人和習武之人，差別就在這裏，一般習武之人在突遇襲擊之際，本能的就會出手招架或閃避，而沒有習武之人在突遇襲擊之際，大都會呆住，不知所措。

老者目的只想試探他的底子，一看他呆然不動，便適時撤回狠牙棒，哈哈一笑，荷起狠牙棒，大步走了出去。

中年叫化跟到門口，目送老者遠去之後，才轉回祠堂裏面來。

男瞎子冷冷道：「走了？」

中年叫化答道：「嗯，走了。」

男瞎子冷笑道：「海堡裏的人？」

中年叫化道：「不錯，他叫『餓狠粟森』，十八家將排名第七。」

女瞎子接口問道：「有沒有被他瞧出破綻？」

中年叫化道：「沒有，這傢伙身手雖然不弱，却非精明之人。」

女瞎子道：「小蝶必是出了事了，否則這傢伙不會到這裏來的。」

中年叫化道：「我看未必，她若露了底，餓狠粟森豈會看看就走？」

男瞎子道：「不錯，小蝶很精靈，應該不會把事情弄砸才是。」

中年叫化道：「但從現在開始，咱們更要小心了，千萬大意不得。」

男瞎子道：「你打聽的結果怎樣？」

中年叫化道：「姓蓋的確實患了病，現在每天在服藥。」

男瞎子道：「甚麼病？」

中年叫化道：「不太清楚，我一連三天守在回春藥舖的門口，昨天下午才見十八家將之一的『無影子包剛』去抓藥，我正想藉行乞進去聽聽藥舖裏的人說些甚麼，却被伙計趕了出來。」

男瞎子道：「藥多不多？」

中年叫化道：「不少，包成一大包，看樣子有三天的份量。」

男瞎子道：「姓蓋的患的必是不易治癒之疾，否則不會一連吃了半年的藥還在吃。」

女瞎子道：「可惜死不了，他要是死了，就好辦事了！」

中年叫化道：「不對，他一死，咱們的希望便告落空。」

女瞎子道：「怎麼說呢？」

中年叫化道：「咱們所要的東西，只有姓蓋的一人知道藏在那裏，他若死了，咱們就無法得到東西了。」

女瞎子道：「那批東西，一定藏在堡中。」

中年叫化道：「不錯，但堡中的建築非常複雜，有許多不爲人知的秘道和秘室，要是不知確實地點，只怕找幾年也找不出來。」

女瞎子道：「十八家將也不知道？」

中年叫化道：「他們當然不知道，他們跟隨姓蓋的才不過兩年，姓蓋的絕不會把那樣重大的秘密告訴他們的。」

男瞎子忽然喃喃說道：「我看我聽到的消息一定不錯，姓蓋的必是患了風濕之疾。」

中年叫化道：「果眞是風濕，那麼你要小蝶去小漁村替人捉龍這步棋，就下的對了！」

男瞎子微微一笑道：「是的，當小蝶在小漁村上捉龍的消息傳入姓蓋的耳中時，只要他對小蝶沒有了懷疑，那麼我的計策就成功了。」

話聲甫落，驀聞祠堂門口有人接口道：「不錯，仇大哥，你的計策已成功了一半！」

隨着話聲，一個「盲人」走進了祠堂來！

他，正是神秘麗人！

她又已戴上人皮面具，故一點也看不出她是個如花似玉的姑娘。

女瞎子笑道：「小蝶，妳沒事吧?」

被稱爲「小蝶」的神秘麗人走到他們床前，扔掉竹棍子，笑聲道：「沒事，有驚無險。」

女瞎子道：「剛才來了一個海堡裏的人，他叫『餓狠粟森』。」

小蝶道：「我知道，他懷疑我不是普通人，可能將對海堡不利，因此在路上截住了我……」

她將經過情形說出，最後笑問道：「你們沒有被他瞧出甚麼吧。」

男瞎子道：「沒有，因爲我們兩個確確實實是瞎子，他只看看就走了。」

小蝶笑道：「餓狠粟森一向作風暴戾，以前動不動就要殺人，如今上了年紀，好像改了不少。」

男瞎子冷笑道：「不，妳錯了，他跟以前完全一樣，只不過他受到姓蓋的叮囑，不敢胡亂殺人罷了。」

中年叫化道：「對，姓蓋的樹敵甚多，現在他隱居海堡只有咱們知道，要是在當地出了人命，事情一鬧大，消息一傳開，對他就十分不利了。」

說到這裏，轉對小蝶問道：「小蝶，妳剛才說仇大哥的計策已成功了一半，是指何而言?」

小蝶道：「第一，經此一來，海堡裏的人對咱們已無懷疑，今後我可以繼續在小漁村上捉龍。第二，我在小漁村吊到一個呆子，他叫『阿福』，無父母妻子，單身一個人，我告訴他希望將父母接去小漁村上居住，免得我每天長途跋涉，他聽了很高興，答應分兩間房子讓咱們居住。」

男瞎子聽了大喜道：「好極了，這樣一來，咱們可以更接近海堡了。」

小蝶道：「明晚我再去一趟，要是海堡裏的人沒有甚麼動靜，你們後天晚上便隨我去小漁村住下。」

中年叫化道：「我呢?」

小蝶道：「那『餓狠粟森』已知你是我的叔叔，所以你每隔幾天去探望我們一下，大概不會引起懷疑，不過行動要大方，千萬不能鬼鬼祟祟，因爲村上漁民中有姓蓋的眼綫，住在阿福隔壁的李二郎就是其中之一。」

中年叫化問道：「村上漁民對姓蓋的印象如何?」

小蝶道：「敬畏。」

中年叫化又問道：「妳認爲妳在小漁村上替人捉龍，已不會引起他們的懷疑，同時已爲村上漁民所接受了?」

小蝶道：「是的，咱們的計劃是放長綫釣大魚，今後一個月內，我只替人捉龍，不幹別的事，相信姓蓋的部下在對我暗中監視多日而無任何發現的情況之下，會相信咱們不是心懷不軌之人，那時候，他們或甚至姓蓋的說不定也會叫我捉龍。其次，我女扮男裝的事，大概也不會被村中的婦女發現，理由是那些漁民捨不得我離開那裏，他們會緊緊守住秘密的。」

中年叫化笑道：「如果一切進行順利，妳應居第一功。」

小蝶道：「那裏，這主意是仇大哥策劃的，我只不過是照計劃行事罷了。」

男瞎子笑道：「事成之後，我會好好謝妳，絕不叫妳吃虧就是了。」

小蝶打了個呵欠道：「好了，以後的事以後再談，現在我要睡覺啦。」

× × ×

過了兩天，小蝶的假父母——男瞎子和女瞎子——順利的到達小漁村，在阿福的家住下來。

此事，當然使村上漁民議論紛紛，阿福忙加解釋，說他們一家三口只打算在村上住些日子，由於他自己是單身漢，又因看他們太可憐，因此才分出兩間房子租給他們居住，同時也好請他們帮忙看家云云。漁民們頭腦簡單，聽了阿福的解釋，再見「捉龍的」父母是瞎子，境況確實值得同情，也就沒有人反對了。

這時候，除了阿福和李二郎之外，村民尚不知「捉龍的」是個如花似玉的姑娘，這是因爲阿福和李二郎尚未將秘密告訴別人（李二郎雖與小蝶鬧得不歡而散，但他怕老婆，不敢洩漏秘密）。而身爲海堡十八家將之一的「餓狠粟森」，似乎也守住了這個秘密……

數日後，經過阿福的暗中走告，才開始有顧客上門，於是每到深夜，小蝶就在阿福的家爲人捉龍，施展其美妙柔指，使每一個上門的顧客通體舒服，深感其樂無窮。

這些顧客，當然都是村上的漁民，他們在享受到奇趣之後，個個爲之着迷，因此當阿福叮囑他們守密時，無不滿口應允，發誓絕不洩漏秘密。

自此，阿福的家門庭若市，但因小蝶每晚只肯替三個人捉龍，阿福不得不採取登記排隊的方式，到了後來，登記姓名之後，往往要等上十天才能輪到一次。

阿福很樂意帮忙小蝶安排這件事，因爲小蝶每隔兩天就特別給他侍候一次，而且是不要錢的。

從此，小漁村上的男人個個眉開眼笑，出海捕魚也特別有勁，使得他們的妻子大爲高興，對「那個捉龍的」，大起好感呢！

這中間，海堡裏的人始終沒出現一個，直到半個月後的一天深夜，正當小蝶要替一個漁民捉龍之際，突聞房門「砰砰」作响，旋聽阿福在房外道：「姑娘，妳請開門。」

小蝶道：「甚麼事呀?」

阿福的聲音透着惶急，道：「妳快開門，有兩位大爺要來看妳呢。」

小蝶一聽這話，便起身去開門，只見阿福的身後站着兩個人，一個正是「餓狠粟森」，另一個是很斯文的中年人，她連忙堆出迷人的笑臉（她每夜在爲人捉龍之前就揭去人皮面具），福了一福道：「原來是這位大叔，你們也要捉龍麼?」

餓狠粟森推開阿福，與那中年人走入房中，咧嘴嘿嘿一笑道：「不錯，我們兄弟倆今夜特來照顧妳。」

小蝶含笑道：「承二位大叔瞧得起，小女子萬分榮幸，請在外面坐一坐，等小女子爲這位——」

餓狠粟森不待她說完，就向床上那個等待「享受」的漁民笑道：「老弟，讓一讓如何?」

他說這話時，面上雖帶笑容，却笑得使人看了害怕，那人素知海堡裏的人得罪

不得，聽了連忙翻身下床，連連拱手道：「是，大爺你先來。」說罷，一溜烟似的跑出去了。

小蝶不生氣，笑嘻嘻道：「二位大叔，哪一位先來了?」

餓狠粟森道：「我先來。」一躍上床，躺了下來。

小蝶即在床前坐下，準備爲他捉龍，一面含笑道：「這位大叔，還沒請教你的尊姓大名……」

餓狠粟森笑道：「我姓粟。」

小蝶轉顧那斯文的中年人笑問道：「還有這位大叔，你尊姓大名呀?」

那中年人微微一笑道：「我姓鐵。」

小蝶道：「你們都是海堡裏的人?」

鐵姓中年人道：「不錯。」

小蝶道：「小女子聽他們說，你們蓋老爺子以前是全國第一名捕，抓過不少壞人，眞是叫人敬佩，以後可要請你們多照顧照顧呀。」

鐵姓中年人微笑道：「這要看妳今夜的表現如何而定了。」

小蝶羞答答一笑道：「小女子盡力而爲就是了。」

餓狠粟森忽然笑道：「兄弟，你到外面去吧。」

鐵姓中年人一怔，道：「不要小弟陪伴?」

餓狠粟森笑道：「是的，我覺得不必要了，你只在外面守候便是，等我捉好了，再輪到你。」

鐵姓中年人面上露出別有含意的微笑，道：「你不怕?」

餓狠粟森一擠眼道：「不怕。」

鐵姓中年人乃出房而去。

小蝶起身去掩上房門，即回床前坐下，開始爲餓狠粟森捉龍。

一個有着花容月貌的姑娘，不論她捉龍的功夫如何，當其纖纖十指落到男人身上，在男人身上滑動之時，無不使那個男人感到痛快淋漓，欲仙欲死。

而，小蝶這回表現得特別賣力，沒多久就使得餓狠粟森感到不克自制，目中射出了饑渴的光芒。

他忍不住伸出了毛茸茸的手掌，企圖輕薄一番，小蝶假裝怕癢，連連躲閃，吃吃嬌笑道：「大叔，你別這樣嘛。」

餓狠粟森見她未動怒，更是肆無忌憚，嘻嘻笑道：「姑娘，妳眞美！嘻嘻，早知妳捉龍功夫這麼到家，我……我……我……我……」

他的呼吸突然變得急促，面色脹紅，眼睛冒火，好像一隻眞正的餓狠，要吃人了。

在房外「監聽」的鐵姓中年人聽到餓狠粟森聲音有異，立即「砰」然推開房門，衝了進來，急急問道：「粟兄，你怎麼了?」

小蝶假裝失驚的叫着。

「哎呀！嚇了我一跳。」

餓狠粟森正在興奮頭上，冷不防同伴突然衝入，頓如被人當頭澆了一盆冰水，刹那間全身冷却，不禁大爲生氣，罵道：「老九，你他媽的甚麼玩意兒！」

鐵姓中年人一見他沒事，大爲尷尬道：「你……沒事?」

餓狠粟森沒好氣地道：「渾球，我當然沒事，你緊張個甚麼勁兒?」

鐵姓中年人頓悟他發出「異聲」的原因，不禁哈哈大笑道：「抱歉，抱歉……小弟是太緊張了，哈哈……哈哈……」

一邊笑，一邊走出，順手帶上房門。

餓狠粟森忙向小蝶低聲道：「姑娘，妳再來，妳再來！」

小蝶又開始替他捉龍。

「姑娘，妳到底叫甚麼名字?」

「不告訴你。」

「哎，告訴我有甚麼關係嘛?」

「你太兇，那天還想殺我呢，我怕死了。」

「不不不！那是誤會，當時我以爲妳……咳，總而言之，現在我知道妳不是壞女人，妳是個孝女，爲了養活妳爹娘……咳，不談這個，我想……我想……嘻嘻我想……嘻嘻……。」

「大叔，請你不要動手動脚，我雖然操此賤業，身子可是淸白的！」

「嘻嘻，妳既敢替男人捉龍，爲何不……何不……。」

「大叔，你再這樣，我可要走了。」

「走，走哪裏去了?」

「離開這裏，到別處去討生活。」

「哦！」

「我只道這小漁村民風淳厚，所以才敢到你們這裏來，你要是這樣，我——」

「這樣好了，我給妳銀子，妳要多少，我給妳多少，好麼?」

「不，大叔，我只能捉龍，絕不賣身——你，哎呀！我不來了，我要告訴我爹去了。」

小蝶起身做勢欲走，但臉上沒有憤怒，只有嬌嗔，餓狠粟森捨不得她走，連忙拉住她道：「好好，我不欺負妳，妳再爲我捉一捉吧。」

雖然不能達到最高享受，但她的手指功夫仍然使他上癮，他覺得能有這麼個如花似玉的姑娘爲自己捉遍全身，也是一項世間少有的享受，所以他「妥協」了，不敢霸王硬上弓。

於是，小蝶繼續給他滿足，約莫捉了半個時辰，她收手道：「好了，大叔。」

餓狠粟森意猶未盡道：「再來一次如何?」

小蝶美眸一溜轉，嫵媚一笑道：「只要大叔不欺負我，我會留下來的，下次再來不也一樣?」

餓狠粟森只得下床道：「也罷，我那同伴也要捉一捉，他只怕也等得不耐煩了——多少錢?」

小蝶道：「隨大叔賞賜就是了嘛。」

餓狠粟森掏出一塊碎銀，塞入她手裏，笑道：「這是一兩銀子，下次會多給妳一些。」

小蝶連連道謝。

餓狠粟森聳聳肩，開門走出，大聲道：「老九，輪到你了。」

鐵姓中年人繼之入房，掩上房門，一言不發便上床躺下來。

小蝶也立刻坐下，伸出了她的一雙玉手……

「姑娘，我眞不相信妳會幹這營生，難道妳眞的沒有別的事可做麼?」

「沒有，我只會捉龍。」

「女紅也不會。」

「女紅養不活我們一家三口。」

「但無論如何，一個姑娘家——」

「鐵爺，你一定知道『衣食足而知廉恥』這句話，我們貧苦人家的苦況你是不會了解的。」

「我了解，但我認爲一個女人的貞節比生命更重要，何況妳尚未出嫁，而且又長得這麼標緻。」

「鐵爺，我是靠勞力養活我爹娘，不管別人對我怎麼想，我自認是清白的！」

「唔……妳是個奇女子，天底下只怕找不到第二個像你這樣的姑娘。」

「鐵爺，你不喜歡我給你捉龍麼？」

「身爲一個男人，對此絕無不喜歡之理，我只是覺得妳不該操此賤業，這一行對妳太不適合了。」

「奇怪，你好像與衆不同，我在這村上已替不少男人捉過，却沒有一人像你這樣跟我說話。」

「……」

「鐵爺，你大名如何稱呼？」

「錚。」

「鐵錚？」

「對，硬棒棒的姓名。」

「我捉龍的功夫好不好？」

「很好。」

「那麼，請多替我吹噓吹噓好麼？」

「妳在這村上不是已應接不暇？」

「村上的漁民大都庸俗得很，不像你鐵爺這麼瀟洒脫俗。」

「我們海堡裏的男人未必個個如我，他們中也許有人會把妳吃掉呢！」

「哦，若是如此，那就不必了。」

「不過，從明天開始，他們會一個個來找妳捉龍。」

「他們已經知道了？」

「是的，老實告訴妳，我們對妳暗中觀察了半個月，現在已知妳不是……唔，總而言之，剛才那位粟爺已將秘密說給大家知道了。」

「大家是誰？」

「海堡十八家將。」

× × ×

海堡十八家將，小蝶終於一一「見識」過了，他們的名號及排名如下：

賽諸葛許半仙
活閻王荊大鼎
九尾神狐毛百昌
霹靂雙劍喬如松
巨無霸張義
七尺無常賀炎
餓狼粟森
金錢豹申屠雄
飛刀鐵錚
流星追魂司徒春
銅鑼道人
花蝶阮復
大刀關仁虎
鐵筆孔八爺
金傘娘子潘愛蓮
黑蜈蚣冷昭
混江龍向亮武
老書僮閔家桐

這十八家將中，只有「金傘娘子」潘愛蓮是女人，她已徐娘半老，由於好奇，她也曾讓小蝶捉了一次，却大呼「沒趣」而去。

除她之外，對「捉龍」不大感興趣的還有一個「飛刀鐵錚」，他只讓小蝶捉了兩次便未再來，其餘十六人則趨之若鶩，幾乎每天晚上都有兩人結伴而來，陶醉在小蝶的美妙玉指之下……

紙，總是包不住火的，此事終於被海堡主人蓋老爺子所知悉了。

一天晚間，小蝶正準備與她的假爹娘吃飯之際，一個人推門走了進來。

這人，是十八家將排名最末的老書僮閔家桐。

他原是蓋老爺子的書僮，由於武功不弱，又因年已接近五十，蓋老爺乃提升了他爲家將，不再以書僮使喚他了。

小蝶（因夜未深，她仍戴着人皮面具冒充男人）一見他進來，連忙起身相迎道：「閔爺，怎麼這樣早就來了，我還沒吃飯呢。」

老書僮閔家桐笑道：「不要吃飯了，跟我走吧！」

小蝶一呆道：「哪裏去呀？」

老書僮閔家桐道：「海堡。」

那男瞎子和女瞎子本來已端飯在吃，一聽這話，登時一齊停止吃食，耳朵豎了起來。

小蝶驚訝道：「去海堡幹麼？」

老書僮閔家桐道：「我們主人要請妳捉龍。」

小蝶道：「眞的？」

老書僮道：「眞的。」

小蝶道：「蓋老爺子已經知道了？」

老書僮道：「是的，是我告訴他的，他聽說有妳這麼一個俏姑娘替人捉龍，覺得很有趣，便命我來帶妳去，他說捉龍對他的疾病可能有幫助。」

小蝶又問道：「蓋老爺子有甚麼疾病麼？」

老書僮道：「老毛病，風濕。」

小蝶一哦道：「原來是風濕，這種疾病我曾治好過一個人。」

老書僮道：「捉龍捉好了？」

小蝶點頭道：「正是，我每天替他捉一次，一個月後居然痊好了。他一高興，就賞了我十兩銀子哩。」

老書僮笑道：「要是妳能治好我們老爺的風濕，絕對不止十兩銀子。」

小蝶道：「可是……可是我有些我……害怕……」

老書僮詫異道：「怕甚麼？」

小蝶道：「怕去海堡，我聽說海堡以前的名字叫『鬼莊』，鬧過鬼呢！」

老書僮失笑道：「別怕，那是以前的事，自從我們搬入居住至今，貓都沒見到一隻——快穿上衣服，跟我走吧。」

小蝶遲疑道：「我胆子小，從小就怕鬼……」

男瞎子開口道：「蝶兒，別像個小孩子，人家蓋老爺子看得起妳才要妳去，妳就快隨這位大爺去吧！」

小蝶道：「可是，我不敢一個人回來，那段路好黑，風又大，呼嘯呼嘯的，怪嚇人的。」

老書僮道：「這簡單，我帶妳回來就

是了。」

女瞎子接口道：「既是如此，蝶兒，莫叫人家等太久，快去吧。」

小蝶應了一聲，便回房披上一件衣服，拿了探路的竹棍子，便隨老書僮出門而去。

她仍然假裝盲人，讓老書僮牽着走，直到遠離小漁村，才不再冒充瞎子，快步隨行。

「小蝶，我實在想不通，妳既然敢爲男人捉龍，爲甚麼又要女扮男裝？冒充瞎子？」

「這有兩個原因：一是我經常走夜路，這樣可避免在路上碰上壞人，一是瞞住婦女們，否則她們絕不肯讓自己的丈夫來找我捉龍——那個婦女肯讓自己的丈夫給一個女人捉龍呢？閔爺你說是不是？」

「嗯，對！對！」

「閔爺，蓋老爺子知道這件事，他沒有責備你們麼？」

「沒有，我詳詳細細跟他說過了。」

「說甚麼？」

「說……說妳們沒有一點可疑，說妳是個孝女，爲了養活眼睛失明的雙親，不惜冒着身敗名裂之險，出來爲人捉龍。」

「你說我們沒有一點可疑，這話甚麼意思？」

「這個……是這樣的，我們老爺在任上得罪過許多綠林强豪，他們無時無刻不在計劃報仇雪恨，因此我們老爺才避居此地，爲了安全起見，凡有外人來到此地，我們都會密切注意——妳剛來此之時，我們也暗中注意打聽過了，已證明你們沒有可疑。」

「哦，原來如此！」

「小蝶，這件事妳可千萬不能洩漏出去，否則我們不會放過妳的。」

「不會！不會！閔爺你放心好了，蓋老爺子是一位了不起的好人，我們都希望他能安度餘年，絕不會洩漏一個字的。」

「這樣才好，我們老爺很慷慨，妳若捉得他高興，他會重重的賞賜妳的。」

「是！是！」

沿着海岸上的一條崎嶇小路，走了頓飯工夫，海堡已然在望。

它建築在臨海的一座山頭上，有一條石級蜿蜒而上，白天看時，景色如畫。

看外表，它像一座石砌的小城堡，非常的巍峨壯觀；堡的正對面還有一座伸懸海面的巨岩，它像一隻巨掌，上面托着一座小小的八角涼亭。

現在是晚上，所以只能隱隱約約看見海堡的輪廓，以及幾點閃爍的燈光。

要上海堡，石級是唯一之路，除此之外，山頭的四面均是滑溜溜的岩石，即使身懷絕頂輕功，也難輕易飛登上去。

老書僮領着小蝶走上石級。

石級窄而陡，寬僅三尺，兩邊均是岩石抱挾着，好像高高的圍牆。

小蝶只登了百多級就叫苦起來道：「哇！這麼陡的石級，我的腿受不了啦！」

老書僮笑道：「剛剛開始就叫苦，還有一千個石級要走呢！」

小蝶吃驚道：「甚麼？還有一千個石級？那我怎麼受得了？」

老書僮笑道：「妳眞的走不動？」

小蝶道：「是啊，要登一千多個石級，等於爬一座高山，那我怎麼受得了？」

老書僮停步笑道：「妳要不介意，我揹妳上去如何？」

小蝶道：「這……羞死人了……我不要！」

老書僮道：「不要就走吧！」

說着，舉步繼續向上登。

小蝶隨後跟着，又登了幾十級，力竭而停，嬌喘道：「不成，我走不動了。」

老書僮住足道：「要不要我揹？」

小蝶喘着氣道：「你……可要老實才成！」

老書僮笑道：「放心，我是太監，要不出甚麼名堂的。」

小蝶張目道：「你是太監？」

老書僮哈哈笑道：「我們老爺目前在海堡居住，恰如一位養尊處優的皇帝，而我是他的家將，今天奉命領妳入堡，豈不等於太監？」

小蝶噗哧一笑道：「那麼，你若不老實，我就向蓋老爺子告狀，叫你挨幾十個大板。」

老書僮笑道：「對！對！所以妳根本不用担心我會欺負妳。」

小蝶道：「好，彎下腰來！」

老書僮彎腰蹲下，小蝶便往他背上一趴，老書僮雙手倒剪，勾住她兩隻脚，隨即長身而起，健步如飛的向上飛登。

海堡十八家將個個不含糊，此刻老書僮揹着小蝶，飛登石級如履平地，快如脫韁野馬，不消盞茶工夫，業已登臨山頭！

他放下小蝶，笑道：「到了！」

現在，海堡已整個現於小蝶面前，它的外表確如一座小城，有城門和城牆，門外還有兩個持槍的勁衣漢子，猶如兵卒！

小蝶看到這種氣派，有些害怕地道：「閔爺，我怕……」

老書僮笑道：「別怕，跟我來吧！」

他拉起小蝶的一隻手，牽她走入堡中，經過堡門時，兩個勁衣漢子還向他敬禮呢！

一入堡門，情形就與一般城池不同，裏面不見天日，是很敞寬的大石室！

大石室裏面燈光明亮，可清楚的看見幾道石梯通上二、三樓，給人的感覺是這海堡裏面有數不盡的石室，神秘極了！

老書僮拉着小蝶走上一道石梯，進入一條甬道，再經過一陣轉彎抹角，最後才到一間石室門口。

石室門口，也有兩個守衞者。

但這兩個守衞者已非常人，而是十八家將中的兩個，一個是「九尾神狐毛百昌」，一個是「霹靂雙劍喬如松」！

一看這情形，小蝶已知「蓋老爺子」就在裏面。

九尾神狐毛百昌曾讓小蝶捉過三次龍，是她的老顧客了，故此看見小蝶到達，就向她擠擠眼，輕笑道：「小蝶姑娘，今天妳比我們高一級了！」

小蝶道：「毛爺說那裏話，我是個捉龍的人，每一位顧客在我眼中都是衣食父母。」

霹靂雙劍喬如松低聲道：「少耍嘴皮，快進去吧！」

說着，推開石室的房門。

石室中，佈置之富麗堂皇，裝飾之燦爛奪目，幾乎使小蝶為之眼花撩亂。

眞的，雖然房間不怎樣寬大，但却美輪美奐，傢俱件件精美，不亞皇宮！

房中一張精美的牙床上，臥着一個老人。

他身上蓋着一條絲棉軟被，只露出一顆頭，頭髮已灰白，面部略現清瘦，唯雙眉甚濃，目中亦烱烱有神，威儀逼人！

不用說，這老人便是昔日的全國第一名捕，如今的海堡主人——神捕頭蓋世龍蓋老爺子了！

老書僮閔家桐先一步入房，施禮道：「老爺，捉龍的小蝶姑娘到了。」

蓋世龍輕嗯一聲道：「叫她進來。」

老書僮向小蝶招招手，小蝶便移步入房，好像見駕一般，頭都不敢抬起，深深一福道：「難女小蝶，拜見老爺。」

蓋世龍微微一怔，問道：「妳戴着面具？」

老書僮代答道：「是的，老爺，她因怕驚世駭俗，因此出門時都戴着面具。」

蓋世龍道：「揭下來吧。」

小蝶忙將人皮面具揭下，收入懷中。

蓋世龍一看果然是個世間少見的美人兒，面上不禁浮現了笑容說道：「果然是個美人，只是身上穿的衣服太難看了。」

老書僮忙向小蝶道：「小蝶姑娘，快把外衣脫下來吧！」

小蝶脫下外衣，露出女兒的一身衣裳，蓋世龍眼睛一亮，笑道：「這才好看！小蝶姑娘，妳的一切，老夫已聽家桐說過，為了養活妳雙目失明的父母，妳不惜犧牲名節為人捉龍，孝心可感值得同情！」

小蝶恭敬地道：「謝老爺誇獎。」

蓋世龍含笑道：「聽他們說妳捉龍的功夫很高明，是麼？」

小蝶道：「不敢，混飯吃罷了。」

蓋世龍道：「老夫近年風濕加重，行動頗不方便，也許捉龍對老夫會有幫助，所以才叫妳來試試。」

小蝶道：「難女很願意為老爺効勞効勞。」

蓋世龍道：「那麼，這就開始——家桐，你出去吧！」

老書僮應了一聲，倒退出房，隨手關上房門。

小蝶搬過一隻鼓櫈，在床前坐下，輕輕揭去他身上的絲棉軟被，就開始為他捉龍……

她心中很興奮，因為這正是他們計劃希望實現的一個情形，現在，順利的實現了。

但這一次的捉龍，她不敢使出「誘惑手段」，而規規矩矩的捉，因為她知道眼前之人是個精明如鬼的老江湖，如果使出「誘惑手段」，一定會弄巧反拙，如此不但沒有第二次，而且馬上命喪海堡之中！

半個時辰後，一條龍捉成了。

蓋世龍似乎很滿意，笑道：「很好！很好！明天這個時候，再來為老夫捉一次如何？」

小蝶道：「老爺肯惠顧，是難女的榮幸。」

於是，蓋世龍召老書僮入房，命他賞了小蝶幾兩銀子，然後小蝶穿上男人的外衣，戴上人皮面具，仍由老書僮領出海堡，帶返小漁村……

× × ×

阿福和男、女瞎子在房中聊天，三人對小蝶之去海堡為「神捕頭蓋世龍」捉龍，都懷着憂喜參半的心情。

他們為甚麼憂喜參半呢？

因為，計劃雖然逐步在實現（阿福當然被蒙在鼓中），但危機似乎在步步逼近——剛才，就有一個蒙面怪客到過他們房中！

他們正在討論這件事，討論得最起勁的是阿福，他一再表示想不通「蒙面怪客」的身份來歷。

「他一定不是海堡裏的人，海堡十八家將都已和小蝶姑娘混得很熟，而現在小蝶姑娘又去了海堡，為蓋老爺子捉龍，在此情況之下，他們怎麼會另派一個蒙面怪客來查探你們的底細呢？」

男、女瞎子含含糊糊的應着，不再表示意見，因為他們早已知道剛才來的蒙面怪客是誰！

一陣「吱吱呀呀」的推門聲從大門傳入，接着是小蝶的「重濁」嗓門：

「爹，娘，我回來了！」

阿福一聽大喜，拔步奔了出去。

只見小蝶已走入屋中來，乃急問道：「妳一個人回來的？」

小蝶道：「不，那位閔爺送我到村上，他已回堡去了。」

阿福又急問道：「有沒有為那位蓋老爺子捉龍？」

小蝶道：「有的，他很滿意，賞了我五兩銀子，說明晚還要叫我去——阿福哥，我好累，今夜不再接客了，要是有人來捉龍，你替我擋駕，就說我很累，已上床睡覺了。」

阿福道：「好的，好的——小蝶姑娘，剛才有個蒙面怪客來過哩！」

小蝶聞言一驚道：「蒙面怪客？他是誰？來這裏幹嗎？我爹娘呢？」

她一口氣問了幾件事，使得阿福一時吶吶答不出來，適於此時，只聽女瞎子在房中開聲道：「蝶兒，娘和妳爹在此！」

小蝶一聽之下，一顆心才放下來，當下向阿福一笑道：「阿福哥，我累死了，有話明天再說，好麼？」

阿福對她早已百依百順，連連點頭道：「好！好！好！我不打擾妳，那個蒙面怪客的事，妳爹娘會告訴妳的，入房去吧！」

小蝶穿過堂屋，進入男、女瞎子的房中，拴上了房門。

男瞎子道：「小蝶，沒事吧？」

小蝶道：「沒事，一切非常順利，只是我聽阿福說剛才來了一個蒙面怪客，他是何方神聖？」

男瞎子道：「這事等下再告訴妳，現在，妳先把去海堡的經過情形說給我們聽。」

小蝶坐上他們的床，以耳語的方式將自己去海堡為「神捕蓋世龍」捉龍的經過說出來。

男瞎子聽完問道：「妳見過的蓋世龍，是甚麼模樣？」

小蝶道：「他頭髮已灰白，面部很清瘦，兩道眉毛又濃又黑，他自稱風濕很重

，我看好像未必。」

男瞎子道：「不錯，姓蓋的相貌確如妳所形容，不過……」

小蝶道：「怎麼樣？」

男瞎子面上浮起一抹冷笑道：「我敢跟妳打賭，妳所見到的那個蓋世龍，絕對不是眞正的蓋世龍！」

小蝶吃了一驚道：「怎麼不是呢？」

男瞎子道：「因為，剛才姓蓋的來過了！」

小蝶一呆，道：「就是那個蒙面怪客麼？」

男瞎子道：「不錯！」

小蝶道：「你怎敢確定他就是姓蓋的呢？」

男瞎子冷笑道：「我的眼睛雖然瞎了，但是我的耳朵並不聾，我一聽他的聲音，就知他是姓蓋的老賊！」

小蝶還是覺得不可思議，詫聲道：「這麼說，他是找個人冒充他自己叫我去捉龍，他本人却跑到這裏來了？他這樣安排是何意思？」

女瞎子接口冷笑道：「小蝶妳精靈如鬼，應知蓋老賊這樣安排的原因才是。」

小蝶恍然道：「我明白了，他怕咱們不是普通人物，担心將對他不利，因此先用替身試探一下，今晚我要是乘機下手殺了那替身，就中了他的計了，是麼？」

女瞎子道：「不錯，正是如此，而他本人再親自到此踩探，以澈底了解咱們的底細！」

小蝶問道：「他有沒有認出你們？」

女瞎子道：「好像沒有，事隔這麼多年，他大概不記得我們這兩個殘廢了。」

男瞎子道：「我們的外表已改變了很多，他大概已認不出來，不過也難說，要等妳下次入堡為他捉龍時，才能斷定。」

小蝶道：「要是他已認出你們，明晚我再入堡為他捉龍時，豈不是飛蛾撲火，白白送死？」

男瞎子道：「要是他已認出我們兩人，妳明晚不去為他捉龍也一樣逃不掉。」

女瞎子道：「對，小蝶，現在咱們已騎虎難下，只能向前，不能後退了。」

小蝶笑道：「別担心，我會去的，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男瞎子道：「正是，事成之後，可以任妳所取，我們最大的目的是要報仇！」

小蝶道：「我不怕冒險犯難，我『小狐狸花小蝶』天生就喜歡幹這種事，不過，我也不想白白送死，你們今後的言語舉止更要小心，尤其在阿福面前絕對不能露出一點口風，你們一露出破綻，我就死定了。」

女瞎子道：「不會的，妳放心。」

小蝶道：「海堡十八家將中，我比較担心那個『飛刀鐵錚』，那傢伙每次看我時，都帶着懷疑的眼光，要是能先設法將他除去，可能要好些。」

男瞎子道：「不，這個時候千萬不能輕舉妄動，必須等到蓋老賊對咱們信任無疑之時，才可採取行動。」

女瞎子道：「或者是等咱們窺探出蓋老賊藏匿那批東西的地點時才能動手。」

小蝶問道：「我那位『叫化叔叔』這幾天怎麼不見人影？」

男瞎子道：「我叫他沒事不要來，免使海堡十八家將生疑。」

小蝶道：「好了，我要回房歇息，你們也睡覺吧！」

女瞎子道：「妳還沒吃飯，廚房裏還有一大碗飯在蒸着呢。」

小蝶道：「我不餓。」

她下床出房，回到自己房中，却見阿福坐在自己床上，不禁一呆道：「阿福哥，你還沒睡？」

阿福靦覥一笑道：「我……我想跟妳談談……」

小蝶道：「談甚麼？」

阿福道：「談兩件事，先談剛才那個蒙面怪客，小蝶姑娘，妳可不能害我！」

小蝶揭下人皮面具，對他拋送一個媚眼道：「阿福哥，你怎麼說這個話？我怎麼會害你？」

阿福吶吶然道：「我覺得……覺得那個蒙面怪客來得奇怪……好像……好像把你父母當作敵人呢！」

小蝶笑道：「不要担心，他是海堡裏的人。」

阿福道：「妳怎知道？」

小蝶道：「海堡主人蓋老爺子要請我捉龍，但他不放心，所以再派個人來查看一下，如此而已。」

阿福道：「但為甚麼要蒙着臉？」

小蝶道：「故作神秘，嚇唬嚇唬我爹娘罷了。」

阿福道：「我是在想：我好心好意讓你們一家人在此住下，你們可不能恩將仇報，我阿福只是個平平凡凡的漁民，得罪不起海堡裏的人呀！」

小蝶笑道：「阿福哥，你放心，我們跟你一樣是安份守己的人，絕對不會生事的，你還要跟我談的第二件事是甚麼？」

阿福道：「妳還沒告訴我去海堡為蓋老爺子捉龍的詳細情形。」

小蝶道：「那沒有甚麼，蓋老爺子住在一間很漂亮很漂亮的房間，那位閔爺領我進去，我就開始為他捉龍，他很滿意，叫閔爺賞我五兩銀子，說明晚還要我去，就是這麼回事。」

阿福道：「蓋老爺子是不是很喜歡妳呢？」

小蝶一聽，已明白了他的意思，不覺失笑道：「不錯，他好像很喜歡我，怎麼呢？」

阿福面露隱憂道：「他要是很喜歡妳，有一天要妳們搬入海堡居住，妳答應不答應？」

小蝶道：「不答應。」

阿福色喜道：「對，不要答應，大戶人家的日子好過，沒有我們小戶人家過得舒服，沒有拘束。」

小蝶微笑道：「但要是蓋老爺子要我在海堡住幾天替他捉龍，我只好答應，因為第一：他有錢有勢，我不能得罪他；第二：我也想多賺幾個錢，讓我爹娘過得舒服一些。」

阿福道：「這個……」

小蝶道：「阿福哥，你放心，你的心意我明白，將來我自會報答你的。」

阿福聽了這話，高興極了，情不自禁伸手握住她雙腕，結結巴巴道：「小蝶姑

娘，妳既然這樣說了，我……我……我也想告訴妳一句話，我……我很喜歡妳，妳願不願意嫁給我？」

小蝶低首道：「現在還不行，你是知道的，我們剛剛認識不久……」

阿福忙道：「是！是！我是說將來，只要妳答應，叫我等十年我也願意！」

小蝶噗哧一笑道：「別說傻話了，要是等十年，我都老啦！」

她輕輕掙脫他的掌握，接着笑道：「好了，我要睡覺，你也回房睡覺吧。」

阿福連聲應是，歡天喜地的出去了。

二將須命　兇手究是何人

又是一個夜晚來臨。

老書僮又將小蝶帶到海堡，來到「神捕頭蓋世龍」的房外。

今晚，負責在門外守衛的是「巨無霸張義」和「七尺無常賀炎」二家將。

巨無霸張義身高體大，比一般人高出三個頭不止，他的手掌張開時，就像一片芭蕉扇。

七尺無常賀炎也很高大，但瘦骨如柴，加上一張長長的馬臉，活像個竹桿鬼。

他們也是小蝶的客人，看見小蝶到達，咧嘴嘻嘻直笑，好像看見一盤可口的美食。

小蝶也對他們點頭微笑，可是心中却有些七上八下，因爲決定生死成敗的關頭已然來臨——如果今晚捉龍的對象是眞正的「神捕頭蓋世龍」，而且沒有任何事情發生，危機便告過去；但假如捉龍的對象仍是昨晚那個替身，則情況就不太妙了。

一旦身份敗露，她孤孤單單一個人是絕對逃不出海堡的。

老書僮推開房門，恭聲道：「老爺，小蝶姑娘到了。」

「叫她進來！」

聽聲音，與昨晚那個替身相同。

小蝶心頭像挨了一拳，大感不妙，但此時此地已不容許她有所選擇，只好硬着頭皮走了進去。

視綫瞥處，蓋世龍仍如昨晚那樣躺在牙床上，身上蓋着絲棉軟被，面上一片和氣。

小蝶一福道：「參見老爺。」

蓋世龍道：「別多禮，把妳臉上的面具和身上那件難看的衣服脫下來吧。」

小蝶依言揭下人皮面具，脫下外衣。

這時老書僮又倒退出房，拉上房門。

蓋世龍從被中伸出一隻手，說道：「那張人皮面具借老夫看看。」

小蝶雙手奉上人皮面具。

蓋世龍拿着人皮面具打量，微笑道：「這是誰送給你的？」

小蝶答道：「難女一位叫化叔叔，他是我爹的朋友，有一天他在野外檢到這東西，就送給難女使用。」

蓋世龍道：「妳知不知道這是人的面皮製成的？」

小蝶道：「知道，難女那位叫化叔叔說江湖上有一種壞人會製造這東西，聽起來好可怕。」

蓋世龍道：「可是妳却敢戴着這東西，足見妳胆量很大。」

小蝶道：「難女看久了就不怕了。」

蓋世龍道：「一般人很少使用這種人皮面具，他們如不讓人見到眞面目，大都用一塊黑布蒙着臉。」

小蝶道：「是的，老爺，昨晚難女到此爲老爺捉龍的時候，就有一個蒙面怪客去看我爹娘，把我爹娘嚇壞了，不知他是甚麼人？爲甚麼要蒙着臉？」

蓋世龍注目一哦道：「竟有這種事，他有沒有傷害妳爹娘？」

對蝶道：「還好沒有，他只問我爹幾句話就走了。」

蓋世雄道：「問妳爹甚麼？」

小蝶道：「他問我爹叫甚麼姓名，是何方人氏，然後屋裏屋外察看一遍，就不見了。」

蓋世龍道：「眞奇怪，下次再見到他，趕快叫個人來通知老夫，好麼？」

小蝶道：「好的。」

蓋世龍道：「現在把欖子搬過來，開始替老夫捉龍吧！」

小蝶應了一聲，便將鼓欖搬到床前，坐了下來。

她心已漸定，因爲情況不如想像之壞，雖然眼前之人不是眞正的蓋世龍，但既然對方仍無揭穿自己的舉動，就表示對方仍不敢斷定自己的身份，仍繼續以替身來試探自己。

在此情況之下，只要自己不輕舉妄動，就不會有任何危險。

她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揭開棉被，準備爲對方捉龍了。

蓋世龍忽然按住她的手，笑道：「等一下，妳知道老夫是誰麼？」

小蝶感到意外，道：「你是蓋老爺子呀！」

蓋世龍道：「知不知道老夫以前是幹甚麼的？」

小蝶道：「知道，他們說您老以前是名聞全國的捕頭，現在告老退隱林下。」

蓋世龍笑道：「對，名字呢？」

小蝶搖搖頭道：「不知道。」

蓋世龍道：「老夫名叫世龍。」

小蝶道：「世龍？」

蓋世龍道：「不錯，捉龍的龍——好，現在妳可以開始捉了！」

小蝶開始爲他捉龍，可是手指動了沒多久，她的心房又像挨了一拳，劇烈的震動了一下。

因爲，她突然發覺摸到的不是昨晚那個身體，今晚的蓋世龍的骨格，與昨晚那個蓋世龍完全不一樣！

這眞是大怪事，今晚這個蓋世龍與昨晚那個蓋世龍面貌相同，不管他是眞是假，既然面貌相同，骨格怎麼會不一樣呢？

由於心中吃了一驚，手指不覺停頓了一下，蓋世龍竟似知道她在驚異，微微一笑道：「怎麼呢？」

小蝶反應敏捷，假作懵然，道：「甚麼？」

蓋世龍道：「爲甚麼停了一下？」

小蝶手指很自然的繼續在他的身上按摩，一面答道：「沒甚麼啊！」

蓋世龍道：「妳好像情緒有異，老夫看得出來！」

小蝶不僅情緒有異，而且簡直方寸大亂，她實在不相信有這樣的怪事，同樣一個人，爲甚麼僅僅一天之隔，身軀會變得不一樣呢？

昨天那個蓋世龍，他的身上肉多骨細，而今天的蓋世龍却是骨粗肉少，而且肌肉結實得多，爲甚麼會有這樣不可思義的變化？

所幸，她在進入海堡之前，心理上已有準備，是故這個意外的奇事雖然使她心裏驚駭萬分，却仍能保持鎭靜，當下羞澀一笑道：「您老眞高明，連難女心裏在想甚麼也知道！」

蓋世龍笑道：「不，老夫不知道妳在想甚麼，說給老夫聽聽好麼？」

小蝶沉默了片刻，才輕輕一嘆道：「難女在想：也許這是難女最後一次爲您老爺子捉龍……」

蓋世龍目光一凝，問道：「哦，爲甚麼？」

小蝶道：「難女不想再在小漁村上住下去了，打算過兩天就離開，去別處討生活。」

蓋世龍道：「甚麼原因？」

小蝶道：「主要是昨夜那個蒙面怪客使我們害怕，我們不想惹事……」

蓋世龍聽了哈哈笑道：「你們有仇家麼？」

小蝶搖頭道：「沒有，像我們這樣的人家，怎麼會跟人結仇呢？」

蓋世龍道：「那就不用害怕。」

小蝶道：「可是，無緣無故來了一個蒙面怪客，叫我們怎能不害怕呢？」

蓋世龍道：「不要走，小蝶姑娘，老夫担保你們一家人絕對安全無事。」

小蝶道：「哦……」

蓋世龍道：「老夫手下有十八家將，他們——」

正說着，房門突被人推開數寸，隨聞一人在門外說道：「老爺，屬下有急事稟告！」

蓋世龍道：「進來！」

賽諸葛許半仙推門走了進來。

他是個道士，身穿八卦道袍，手指上懸着一柄拂塵，若非長得獐頭鼠目，倒有幾分仙風道骨之相。

蓋世龍問道：「甚麼事？」

賽諸葛許半仙趨近床前，彎身向蓋世龍耳語。

他的耳語聲音很低，但小蝶並非普通人，聽覺很靈，仍然聽得清清楚楚。他說的一句話是：「老七粟森被人殺害了！」

蓋世龍面色微變，陡地坐了起來，問道：「在甚麼地方？」

賽諸葛許半仙答道：「在通往大廳的甬道樓梯口，咽喉被割裂！」

蓋世龍目中精芒突盛，沉聲道：「誰幹的？」

賽諸葛許半仙道：「不知道，屬下發現他的屍體時，喉嚨尚在大量流血，屍體仍是溫的，可知剛剛被殺不久，屬下已下令封堡，兇手可能尚在堡中，還沒有逃遁出去。」

蓋世龍急急下床穿鞋，道：「快去看看！」

他和許半仙匆匆忙忙的走出房間，小蝶也跟了出去，巨無霸張義和七尺無常賀炎隨行保護着蓋世龍，一行五人快步走過一條走廊，再轉入一條甬道，遠遠便見一具屍體倒臥在樓梯口，鮮血已蔓延一大片地板。

那人，正是十八家將排名第七的餓狼粟森！

他兩眼暴瞪，嘴巴半張，早已經氣絕了！

致命之傷，是咽喉的一道裂口，它是被利器割斷的。

蓋世龍、許半仙、巨無霸、七尺無常等四人圍上餓狼粟森的屍體時，小蝶假裝害怕，不敢走近觀看，而靠在甬道壁上發抖。

蓋世龍滿面驚怒，嘿嘿冷笑道：「要來的終於來了！可是，來人怎能闖入本堡？是不是我們自己防守不力？」

許半仙面色沉重地道：「不，屬下敢以人頭担保，我們防守得十分嚴密，若有人闖入本堡，絕難逃過兄弟們的耳目！」

蓋世龍冷哼一聲道：「但老七却慘遭毒手，這如何解釋？」

許半仙捻着一小撮鬍子，沉吟道：「就是這一點屬下想不通，更奇怪的事，此處經常有人進出，却沒有人聽見搏鬥之聲，也沒聽見老七喊叫——他見到有外敵侵入本堡時，應該喊叫才是……」

蓋世龍俯身去細視餓狼粟森的咽喉傷口，冷笑道：「好快的刀法！」

許半仙驚異道：「是刀麼？」

蓋世龍點點頭道：「不錯，是刀！而且速度很快，老七還來不及喊叫時，喉嚨已被切斷了！」

許半仙皺眉道：「屬下還是不相信有人能偷偷闖入本堡，難道是……難道是……是……」

蓋世龍沉聲道：「有話快說！」

許半仙忙道：「老爺，您是知道的，本堡建築的型式與一般莊堡大不相同，當初建造這座石堡之人匠心獨運，爲免風雨襲擊，堡中沒有一塊是空地，建成一座不見天日的城堡，而通路只有四條，也就是那四扇城門，外人除非由四個城門進入，否則就得打通屋頂或挖地道進來，可是屋頂是厚石板蓋成的，各處天窗亦不能容人進入，而地基都是堅硬的岩石，也不能挖通地道，所以——」

蓋世龍忽然打斷他的話，向巨無霸張義說道：「老五，你將小蝶姑娘帶回老夫房中，好好陪着她，她嚇壞了。」

巨無霸張義應了一聲，便走去攙扶靠在甬道壁上發抖的小蝶，走回房裏去了。

蓋世龍等他們走過甬道之後，才向許半仙道：「好，說下去！」

許半仙省悟剛才不該在外人面前談起海堡建築的情形，故面上有些發紅，道：「所以，屬下認爲殺害老七的兇手可能是……可能是……」

蓋世龍不耐煩的一皺眉頭。

許半仙連忙說道：「可能是鬼！」

蓋世龍聽了大爲冒火，喝道：「好個賽諸葛！你是吃甚麼長大的？居然也懷疑本堡鬧鬼？」

許半仙急聲又道：「要不然，兇手就是自己人！」

蓋世龍面色一變道：「你說甚麼？」

許半仙矮下半截，囁嚅道：「老爺請息怒，屬下是……是不該說這句話。可是……可是當初老爺不也說過麼？老爺說這座石堡固若金湯，只要緊緊守住四個門，即使是一隻老鼠也無法溜進來。」

蓋世龍繃着臉沒開口。

許半仙接着道：「而那四個門，日夜都有人把守，而且門是鐵製的，誰要破門而入得費一番工夫，也必會驚動全堡，因此屬下敢說沒有人能潛入本堡，也因此而判斷兇手說不定是自己人。」

蓋世龍冷冷一笑道：「老夫手下，身手高强的只有你們十八家將，這麼說，兇手是你們十八家將之一了。」

許半仙道：「十八家將應該也沒問……問題……」

蓋世龍道：「那麼，是那些下人了？你認爲他們有能力殺死老七？」

許半仙一時答不上話來。

這時，老書僮閔家桐聽到消息，也趕來了。

他見到餓狼粟森慘死之狀，驚駭萬分，連聲道：「這是誰幹的？是誰幹的？」

許半仙便向他問道：「老閔，你今晚帶小蝶姑娘入堡時，是一直帶她進入老爺房中？或者是……」

老書僮答道：「當然是一直帶她進入老爺的房中，你要懷疑小蝶姑娘，那就是天大的笑話了！」

蓋世龍沉聲道：「好了，少廢話，其餘之人呢？」

許半仙道：「都已經進入防守崗位去了。」

蓋世龍問道：「確實已封鎖各處出路了？」

許半仙道：「是的，屬下敢說兇手若是外人，他必尚在堡中。」

蓋世龍道：「好，咱們搜！」

× × ×

海堡佔地甚廣，堡中大小房間，以及各處秘道秘室之多，幾乎連蓋世龍本人也說不清楚。

因此，當他帶領許半仙、老書僮及七尺無常搜遍全堡時，已是次日上午，整整花了五個時辰。

結果，毫無所獲。

他乃下令繼續封堡，才拖着疲倦的脚步回到自己房中來。

小蝶在巨無霸張義的陪伴下，仍在房中坐着，只是因爲枯坐太久，已在打瞌睡了。

蓋世龍進入時，她仍未驚醒（當然是假裝的），巨無霸張義看見老爺入房，連忙站起問道：「老爺，兇手抓到沒有？」

蓋世龍搖搖頭，在床前坐下來。

這時，小蝶才佯裝驚醒，揉着惺忪睡眼道：「嗯，甚麼時候啦？」

蓋世龍揮手示意巨無霸退去，才答道：「日上三竿了。」

小蝶叫道：「哎呀！我竟睡着了！老爺，……那位粟爺，他是怎麼死的呀？」

蓋世龍緩緩答道：「尚未查出。」

小蝶面上流露出恐懼之色，道：「眞可怕，活生生一個人竟……竟被人殺死了，流了那麼多的血……」

蓋世龍道：「有人處心積慮的要殺死老夫，這大概是他們的第一步行動——先幹掉老夫的十八家將，然後才殺老夫！」

小蝶惶然道：「這怎麼辦？」

蓋世龍微微一笑道：「老夫不怕，小蝶姑娘，妳別替老夫担心，老夫自有能力應付！」

小蝶道：「老爺，我……我一夜未歸，我爹娘一定担心死了，我現在可以回去麼？」

蓋世龍道：「可以，但妳要答應老夫一項要求。」

小蝶道：「甚麼事啊？」

蓋世龍道：「今晚再來替老夫捉龍，並且不要離開小漁村。」

小蝶道：「這……」

蓋世龍微笑道：「在這時候，妳如離開小漁村，妳說老夫會怎麼想？」

小蝶惶恐道：「老爺，你不能懷疑難女，難女只是個——」

蓋世龍搖手打斷她的話道：「妳只要不離開，只要繼續來替老夫捉龍，就一切無事！」

小蝶道：「哦……」

蓋世龍道：「答不答應？」

小蝶點點頭。

蓋世龍乃起身走去房門口，向站在房外等候的老書僮道：「家桐，帶小蝶姑娘回去，再賞她幾兩銀子！」

老書僮在房外應道：「是——小蝶姑娘，妳出來吧。」

小蝶戴上面具，穿上衣服，正欲出房之際，蓋世龍拉住了她，笑道：「記住，不得把昨夜發生的事說出去，知道麼？」

小蝶又連連點頭。

× × ×

回到小漁村阿福的家，小蝶好言將阿福支開之後，才與男、女瞎子進入房中，悄悄告訴他們昨夜在海堡裏發生的事情。

男、女瞎子聽得驚異不置，齊聲道：「這可玄了，誰有辦法潛入海堡把餓狼粟森殺了呢？」

小蝶道：「我也想不明白，外人根本不可能進入海堡，而他們自己人也不可能窩裏反……」

男瞎子問道：「姓蓋的有沒有懷疑到妳？」

小蝶道：「沒有，他知道我不是殺害餓狼粟森之人，因爲我一入堡就一直在他房中。」

女瞎子冷笑道：「看情形，必是另有一撥人找上來了！」

男瞎子道：「可是，他怎能混入海堡？海堡若能這樣輕易混入，咱們還會等到今天？」

女瞎子道：「正是，這實在奇怪。」

小蝶道：「還有更奇怪的呢。」

女瞎子問道：「甚麼事？」

小蝶道：「我昨夜見到的蓋世龍，與前夜見到的蓋世龍面貌相同，可是身體骨格却完全不一樣！」

男瞎子呆住，道：「這怎麼可能？」

小蝶道：「我也認爲不可能有這種事，所以才覺得奇怪。」

男瞎子道：「面貌確實相同？」

小蝶道：「我看不出不同之處。」

男瞎子道：「會不會是妳記錯了？」

小蝶道：「絕對不會，前晚那個蓋世龍肉多骨細，肌肉軟軟的，昨晚那個蓋世龍骨粗肉少，肌肉結實，完全不一樣！」

男瞎子道：「聲音呢？」

小蝶道：「也相同。」

男瞎子道：「我就不相信有這樣的怪事！」

女瞎子笑道：「小蝶，妳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了，我告訴妳，妳所見到的兩個蓋世龍不是同一個人，因此身體當然不會相同了。」

小蝶道：「對，但面貌和聲音怎麼會一樣呢？」

女瞎子道：「面貌可以易容，聲音可以模仿。」

小蝶道：「聲音可以模仿，雖然不容易，但我可以相信有這種事；至於易容，那當然也很簡單，可是我仔仔細細的看過了，前後兩個蓋世龍均未易容，也未戴人皮面具——我在替他們捉龍時，已摸得清清楚楚了！」

女瞎子一怔道：「確實未易容或戴人皮面具？」

小蝶道：「確實沒有。」

女瞎子迷惑道：「這樣的話，我也弄不明白了。」

男瞎子道：「人的身體是無法改變的，前後兩個蓋世龍的身體既然不一樣，那麼他們必非同一個人，昨晚妳所見的那個，必是眞正的蓋世龍。」

小蝶道：「我猜想也是如此，如果他是假的，當餓狼粟森被害，發生這樣重大的事故時，那個眞的必會出現處理。」

男瞎子道：「如果海堡中有一眞一假的兩個蓋世龍，那可麻煩了，將來咱們採取行動時，萬一誤中副車，豈不功虧一簣麼？」

小蝶道：「正是，好在姓蓋的要求我留下，繼續爲他捉龍，因此日子一久，我一定可以看出那個是眞那個是假。」

女瞎子嘆道：「蓋老賊眞聰明，知道有人要他的老命，所以弄來一個替身，叫人難以下手！」

男瞎子道：「這件事不太重要，誠如小蝶所言，將來總會弄明白，最要注意的是餓狼粟森的被殺，我在担憂，咱們可能慢了人家一步了。」

小蝶道：「不用担憂，不管對方是誰，如果他的目的與咱們相同，我仍佔了最有利的地位，因爲我隨時可以利用捉龍的時候制服蓋老賊。」

男瞎子道：「小蝶，目前我們無法進入海堡，今後全看妳了。」

小蝶道：「放心，我會見機行事。」

三人在房中交談至此，忽聽阿福在堂上叫道：「小蝶姑娘，妳的『叫化叔叔』來看妳了。」

小蝶開門迎出時，中年叫化已走到房外，他笑嘻嘻的道：「小蝶，生意好不好呀？」

小蝶笑道：「還不錯，賺了十幾兩銀子了。」

中年叫化笑道：「喝！這麼多，那可要請我這個窮叔叔喝兩杯才行。」

× × ×

第三個晚上，老書僮閔家桐又將小蝶帶到「神捕頭蓋世龍」的房門口。

「老爺，小蝶姑娘到了。」

「叫她進來。」

小蝶進入房內時，所看到的情形仍如前兩晚一樣，蓋世龍仍然躺在他的牙床之上。

「小蝶姑娘，妳來了。」

「是，老爺。」

「把櫈子搬過來坐下。」

「是。」

小蝶將鼓櫈搬到床前時，心裏暗暗思忖：今晚這個蓋世龍，不知是昨晚那一個？或是前晚那一個？

這個問題，其實不成其爲問題，因爲她只要伸出她的一雙手，一摸就知道了。

她坐定了身子，順口問道：「老爺，昨晚殺害粟爺那個兇手捉到了沒有？」

蓋世龍道：「還沒有。」

小蝶道：「眞可怕了，要捉到他才行啊！」

她一面說，一面打量他的面部，仍然分辨不出他是前晚那個或昨晚那個。

蓋世龍微笑道：「妳放心，老夫遲早會抓到他的。」

小蝶開始爲他捉龍。

一經按摩，發覺他肉多　細，心知是前晚那一個（她判斷是假蓋世龍），心中不禁暗發冷笑，忖道：「哼，你們騙不了我的，雖然你們的面貌相同，但我只要一摸你們的身體就知道了！」

可是，按摩到頸部時，她的心頭又劇烈一震，差點失聲驚叫起來。

爲甚麼呢？

因爲，她發現今晚這個蓋世龍的頸部有一顆黑痣！

她記得清清楚楚，前晚那個蓋世龍和昨晚那個蓋世龍，頸部都沒有黑痣。

而這一個却有黑痣。

這是第三個蓋世龍！

蓋世龍竟然有三個！

她不禁背脊發涼，心中起了一陣莫可明狀的寒慄，覺得「蓋世龍」太神秘太可怕了。

爲甚麼會有三個面貌相同的人？到底哪一個才是眞正的蓋世龍？

「小蝶姑娘，妳在想甚麼？」

這個蓋世龍居然也發現她情緒異常，而含笑問出了這句話！

小蝶忙道：「我在想……我在想那位粟爺爲甚麼會被人殺死……」

蓋世龍——從現在起，我們稱他爲「第三個蓋世龍」吧——微微一笑道：「昨天晚上老夫告訴過妳了，有人要殺老夫，但是因爲老夫有十八家將保護，因此他們要先由十八家將下手，一個一個把他們殺了，最後才輪到老夫。」

小蝶道：「若是如此，您老可要小心提防啊。」

第三個蓋世龍道：「當然！」

小蝶道：「那兇手是怎麼進來的？」

第三個蓋世龍道：「不知道……」

小蝶道：「要是不能查出兇手是怎麼進來怎麼出去的，那可十分危險，也許……也許……」

第三個蓋世龍笑了笑道：「也許今晚又有一個人要被殺，是麼？」

小蝶道：「對不起，我只是這樣猜想，既然不能查出其來龍去脈，他就仍然有機可乘。」

第三個道蓋世龍道：「對，妳說的一點都不錯。」

他雙目一抬，盯住小蝶笑道：「小蝶姑娘妳不僅長得漂亮，而且人很聰明！」

小蝶羞笑道：「您老誇獎了。」

第三個蓋世龍含笑道：「妳願意長期爲老夫捉龍麼？」

小蝶道：「長期？」

第三個蓋世龍道：「是的，老夫每月付妳一百五十兩銀子。」

小蝶道：「好是好，可是每天晚上這樣跑來跑去，難女實在有些吃不消，由小漁村到貴堡的這段路好難走呢。」

第三個蓋世龍道：「對，每夜往返要走六、七里路太辛苦，老夫的意思是妳可以在本堡住下來。」

小蝶一呆道：「在這裏住下來？」

「正是。」

「這怎麼可以，我……我是個姑娘，怎好日夜住在你們這裏？」

「怕有人欺負妳？」

「不，不是……」

「妳曾爲老夫的十八家將捉過龍，也替老夫捉了三次，有人對妳不禮貌麼？」

「沒有……」

「既然如此，妳還怕甚麼？」

「我……」

「小蝶姑娘，老夫雖然不任公職，但仍嫉惡如仇，我的手下沒有人敢亂來，這一點妳可以放心。」

「是，可是……」

「妳還有甚麼爲難？」

「老爺打算要難女在此住多久？」

「暫定一個月如何？」

「一個月之內，我可不可以回去看我爹娘？」

「可以，每隔十天，老夫派人送妳回家住一天。」

「這……」

「還不好？」

「不，我要先回家問問我爹，他答應了才行。」

「這是當然，妳和令尊談談，明晚給老夫答覆。」

「好的……老爺，難女的捉龍，對您老眞有帮助麼？」

「不錯，這兩天來，老夫感覺好過多了。」

「難女還有一句話要說，老爺聽了可不要生氣。」

「老夫不生氣，妳說好了。」

「難女雖操賤業，但非娼妓可比，難女是不……不賣身的。」

「哈哈，妳放心，老夫已垂垂老矣，不會見色動心的，老夫只要妳捉龍。」

「這樣，難女就放心了。」

「兩個肩胛多捉一捉，對了！對了！對……」

他瞇着兩眼，看樣子很舒服。

可是就在這時，房門又被推開數寸，賽諸葛許半仙的聲音又在房外响起：「老爹，屬下有急事稟告。」

第三個蓋世龍雙目一睜，道：「進來吧！」

許半仙推門而入，神色十分惶急。

第三個蓋世龍沉聲問道：「又是怎麼了？」

許半仙搓着手道：「老爺，又……又出事了！」

第三個蓋世龍撐起身子，兩顆眼珠幾乎要跳出來，問道：「又有人被害？」

許半仙哭喪着臉道：「是的，是混江龍向亮武！」

第三個蓋世龍如風似的衝出去，在許半仙及流星追魂司徒春、銅鑼道人的隨行保護之下，趕到了混江龍向亮武臥屍的地點。

地點：在大廳後面的一間石室中。

死亡的原因與餓狼粟森相同，咽喉被割裂！

第三個蓋世龍神情異常激動，問道：「你是怎麼發現的？」

許半仙道：「南堡門輪到他去把守，他遲了半個時辰未去，老九（飛刀鐵錚）便叫個兄弟來向屬下報告，屬下去他房中，發現他不在，後來經過此處，看見這房門半掩，屬下推開查看，就發現他倒在血泊中。」

第三個蓋世龍伸手摸摸混江龍向亮武的屍體，發覺巳冷僵僵，眉頭一鎖道：「死了很久了！」

許半仙道：「大約有兩個時辰以上了吧。」

第三個蓋世龍目中精光閃閃，冷笑道：「全堡防守的情形怎樣？」

許半仙道：「從昨夜老七遇害封堡至今，除了老么前往小漁村接來小蝶姑娘之外，沒有第三人出入本堡。」

第三個蓋世龍冷哼一聲道：「這麼說，兇手當眞是自家人了？」

許半仙道：「也可能是兇手尙藏匿在堡中，被向亮武發現——」

第三個蓋世龍不待他說完，就瞪他一眼道：「虧你號稱『賽諸葛』，這樣簡單的事情也弄不清——向亮武見到的如是外人，他會這樣輕易的被割斷咽喉麼？」

許半仙惶恐道：「是……是……是，老爺說得是。」

第三個蓋世龍道：「致命之處既同在咽喉，這就表示兇手是熟人，向亮武才在毫無防備之下被殺。」

許半仙連連點頭稱是。

第三個蓋世龍問道：「現在是哪幾個人在防守四個堡門？」

許半仙道：「剛剛下班的是金錢豹申屠雄、飛刀鐵錚、花蝶阮復，大刀關仁虎；現在輪值的是鐵筆孔八爺、金傘娘子、黑蜈蚣冷昭及活閻羅荊大鼎；本來向亮武應該接替飛刀鐵錚，因他遇害，故屬下臨時調荊大鼎接上去。」

第三個蓋世龍道：「那麼，除了申屠雄、鐵錚、阮復、關仁虎四人，及今日輪值保護老夫的司徒春和銅鑼道長之外，其餘之人都有嫌疑了！」

其餘之人是：賽諸葛許半仙、活閻羅荊大鼎、九尾神狐毛百昌、霹靂雙劍喬如松、巨無霸張義、七尺無常賀炎，老書僮閔家桐及正在輪值的孔、潘、冷一共十個人。

老書僮聽了忙道：「老爺，屬下兩個時辰前一直跟您在一起，後來就去小漁村接小蝶姑娘……」

第三個蓋世龍道：「對，你也沒有嫌疑！」

許半仙道：「還有兩人也沒嫌疑。」

第三個蓋世龍道：「哪兩個？」

許半仙道：「張義和賀炎。」

第三個蓋世龍點點頭道：「不錯，昨天他們兩人負責保護老夫，一直跟隨在老夫左右，因此他們絕不是殺害粟森的兇手，自然也就不是殺害向亮武的兇手了。」

許半仙苦笑道：「因此，有嫌疑的，就只有屬下及荊、毛、喬、孔、潘、冷七人而已！」

第三個蓋世龍道：「你是十八家將之首，老夫信得過你！」

許半仙面上仍掛着苦笑，道：「老爺還是將屬下列入的好！」

第三個蓋世龍微詫道：「爲甚麼？」

許半仙道：「當年老爺收納我們十八人時，是經過一番審愼觀察的，老爺認爲我們可信賴才收納我們，而我們這些年來對老爺也是忠心耿耿，心無二志，現在不幸發生了這種事，尤其孔八爺、金傘娘子和冷昭三人是屬下推薦的，他們三人是屬下的生死之交，屬下對他們的爲人十分了解，敢說他們絕不會幹出這種事，如今他們三人蒙上嫌疑，屬下脫身事外，豈是做朋友之道？因此老爺如要追究，也請將屬下列入！」

這番話，他雖以溫和的口吻說出，聽來却慷慨激昂，令人感動。

第三個蓋世龍默然有頃，才說道：「其實，老夫對你們十八人絕無懷疑，只是粟、向二人之遇害，又分明是自家人幹的；你們十八人的身手雖非天下無敵，但任何絕頂高手也無法一舉手就將你們殺死，故可斷定兇手必是你們熟識之人……」

他深深嘆了一口氣，接着道：「他會是誰呢？」

許半仙道：「老爺要不要叫他們六人過來問問？」

第三個蓋世龍想了想，搖頭道：「不必了，老夫會另外想辦法！」

許半仙道：「屬下有一計，可防兄弟們繼續遇害。」

第三個蓋世龍注目道：「說說看。」

許半仙見了小蝶在旁，欲言又止。

第三個蓋世龍便向老書僮閔家桐說道：「家桐，你送小蝶姑娘回去，並帶一百五十兩銀給她父母。」

老書僮應道：「是！」

× × ×

老書僮領着小蝶出了海堡，才是初更時分，今夜月光如水，景色非常優美，然而兩人都沒有心情欣賞，心情都很沉重。

當然兩人的心情雖一樣沉重，想的却完全不一樣；老書僮爲堡中的一連發生兩樁命案而憂慮困惑，小蝶除此而外，還爲發現「第三個蓋世龍」而疑惑不巳……

默默的沿石級走到山下，老書僮才開口打破沉寂：「今天我們老爺出手好大方，居然一下賞了妳一百五十兩銀子！」

小蝶道：「不，是一個月的酬金。」

老書僮不解道：「一個月的酬金？」

小蝶道：「是的，你們老爺要我在堡中住一個月，說這可免來回奔跑之苦。」

老書僮道：「妳答應了？」

小蝶道：「我說我先要問問我爹爹，不想他就吩咐你帶來一百五十兩銀子。」

老書僮道：「這表示我們老爺要妳答應，所以妳最好答應。」

小蝶道：「可是，我好害怕，一天死一個人，這怎麼得了啊！」

老書僮道：「別怕此事與妳無涉。」

小蝶道：「等下你把銀子帶回去，上覆你們老爺，就說——」

老書僮搖頭道：「不可以，我們老爺決定了的事，誰也不能反抗！」

小蝶嘟嘟櫻唇道：「我又不是你們海堡裏的人，爲甚麼不能拒絕呢？」

老書僮道：「若在平時，也許不會怎樣，但現在的情況不同了，他現在火氣很大，而且……總之，小蝶姑娘，妳若是聰明，就不要拒絕。」

小蝶爲難地道：「這件事也要我爹同意才成啊，要是我爹不同意……我也沒辦法……」

老書僮道：「妳要努力說服妳爹。」

小蝶道：「閔爺，我悄悄跟你說句話，你可不要生氣，好麼？」

老書僮道：「好，妳說。」

小蝶道：「我覺得你們老爺人很好，可是却怪怪的……」

老書僮問道：「哪方面怪怪的？」

小蝶道：「我說不上來，只是覺得……雖然我已爲他捉了三次龍，但每次見面總覺得很陌生……」

她說這句話的目的，是希望套出有關「三個蓋世龍」的秘密。

老書僮不知是不知情或是不肯說，笑了笑道：「這沒甚麼，妳多爲他捉龍，以後就不會覺得陌生了。」

小蝶聽他這樣說，就不再開口。

老書僮道：「小蝶姑娘，我告訴妳，我們老爺很有錢，妳好好替他捉龍，討得他喜歡，他一高興，說不定可讓妳一輩子受用無窮。」

小蝶道：「我只要能養活我爹娘，別的不敢奢求。」

老書僮道：「妳打算養妳爹娘一輩子麼？」

小蝶道：「當然哪，我沒有兄弟，這個担子就自然落到我肩上了。」

老書僮道：「妳總要嫁人吧？」

小蝶道：「是的，但我還小，等過幾年誰願意帮我養活雙親，我就嫁給他。」

老書僮笑道：「如果我願意養活妳雙親，妳肯嫁給我麼？」

小蝶啐他一口，笑道：「你亂講，你的年紀比我爹還大，說這話還害臊麼！」

老書僮哈哈大笑起來。

兩人邊走邊談，不覺已到小漁村，老書僮在村口住足，說道：「好了，妳自己回家去，跟妳爹談好之後，將衣物打點好，明晚我來接妳去。」

說畢，將封好的一包銀子遞給她。

小蝶猶豫了半晌才接過銀子，轉身向村裏走去。

老書僮目送她走遠之後，忽然身形一騰，飛縱而起，快速的沿村西的野地掠去

，繞到村南，悄悄的掩近阿福的家，輕巧的飛身上屋，在屋頂上隱伏下來。

這時候，小蝶才剛剛以盲人的姿態走到家門口，阿福每天晚上都在門口癡癡的等，一看見她回來，高興的跳了起來，迎上前低聲道：「妳回來了？」

小蝶輕嗯一聲，與他一起入屋。

阿福道：「妳爹娘在房中和妳那位叫化叔叔在喝酒呢。」

小蝶道：「哦……」

阿福道：「小蝶姑娘，那位蓋老爺子還要妳去麼？」

小蝶道：「阿福哥，你先讓我回房歇一歇，等一會再告訴你好麼？」

阿福點點頭道：「好的，我在堂上等妳。」

這小傻子，他只要見到她就心滿意足了，對於她的話奉命唯謹，從不敢抱怨一聲的。

小蝶進入假爹娘的房中，看見「叫化叔叔」果然在房中喝酒，正要開口，却見男瞎子擧手一指屋上，再示意她勿開聲，她微微一呆，但即明白是怎麼回事，乃說道：「爹，娘，叫化叔叔，我回來了。」

男瞎子「唔」了一聲道：「蝶兒，妳今晚回來得早些吧？」

小蝶道：「是的。」

女瞎子道：「餓不餓，妳叫化叔叔帶來了半隻叫化鷄，妳也吃幾塊吧。」

小蝶道：「我不餓，你們吃吧。」

中年叫化一面用筷子在桌上寫字，一面笑嘻嘻道：「小蝶，妳不是最愛吃叫化鷄麼？來來來，這隻鷄腿給妳……」說到這裏時，已在桌上寫成八個字：『屋上有人，說話小心』。

小蝶微微點頭，拿過鷄腿來吃，邊吃邊說道：「爹，娘，叫化叔叔，今後我們日子好過了！」

女瞎子道：「怎麼說呢？」

小蝶道：「女兒帶回來一百五十兩銀子！」

說着，將銀子遞到女瞎子手上。

女瞎子撫摸了幾下，色喜道：「哪來這麼多銀子啊？蝶兒，妳可不能隨便接受人家的錢，要知道咱們雖然——」

小蝶道：「娘，妳聽女兒說吧，這是蓋老爺子付給女兒的一個月酬金。」

女瞎子道：「這又是怎麼說？」

小蝶道：「蓋老爺子體念女兒每晚來回奔波太辛苦，叫我去海堡住下哩！」

男瞎子道：「這怎麼可以，妳是個未出嫁的姑娘，怎可在人家長住？」

小蝶道：「爹，你放心，蓋老爺子是個好人，他的手下也個個正派，不會欺負女兒的。」

男瞎子道：「可是……」

小蝶道：「爹，凡事女兒自有分寸，女兒只爲蓋老爺子捉龍，不做別的事。」

男瞎子道：「可是，爹還是覺得不太妥當，妳不在家，我們不放心啊！」

小蝶道：「蓋老爺子答應每隔十天讓女兒回家住一日，這樣，你們可以放心了吧？」

女瞎子道：「每月一百五十兩？」

小蝶道：「是的，等於一天五兩銀子，這個酬金很高了，女兒平時爲人捉龍，每次不過五錢，一天也捉不到五個。現在每個月賺一百五十兩銀子，一年就有一千八百兩銀子，女兒只要捉他一年，咱們就可以買地蓋房子啦！」

中年叫化道：「好主意！我說大哥大嫂，你們已苦了幾十年，如今有這好機會，可千萬不要錯過。」

女瞎子沉吟片刻，問道：「蝶兒的爹，你認爲怎麼樣？」

男瞎子道：「只要不出事，當然是好，我就怕蝶兒年紀輕，不知世道奸險。」

小蝶道：「爹，人家蓋老爺子以前是一位全國著名的捕頭，專門對付壞人，像他這樣的人你還不放心，天下只怕再找不到好人了！」

男瞎子道：「罷罷，妳要去便去，自己小心就是了！」

小蝶轉對中年叫化道：「叫化叔叔，今後我不在家，希望你常來看我爹娘，好麼？」

中年叫化笑道：「只要妳不嫌我又髒又窮，我一定會來。」

小蝶道：「叔叔說那裏話，你和我爹是患難之交，等於是我的親叔叔，你要是不嫌棄，就在這裏住下也不妨的。」

四人又談了一些家常話，使得隱伏屋上竊聽的老書僮越聽越沒趣，乃悄悄飄身下屋，動身返回海堡去了。

男瞎子耳朵特別靈，已聽出來人離去了，微微一笑道：「走了！」

女瞎子道：「你猜是誰？」

男瞎子搖頭道：「不知道，海堡裏的人對咱們似已沒有疑心，應該不會——」

小蝶道：「他必是老書僮閔家桐！」

男瞎子一怔道：「是他麼？」

小蝶道：「今晚堡中又出了人命，老書僮可能心中犯疑，故乘送我回來之便，悄悄前來聽竊咱們的談話。」

男瞎子吃驚道：「堡中又出人命了？是怎麼回事？妳快說！」

小蝶便將「混江龍向亮武」遇害的事情說出來。

男子瞎眉頭連皺道：「怪事！怪事！究竟誰有這麼大的神通，竟能進入海堡連續殺人而不被姓蓋的老賊抓到？」

小蝶道：「昨晚餓狠粟森被殺之後，他們即下令封堡，你知道那座海堡一經封鎖，任何人也別想進出，而他們封堡之後，必曾仔細搜索過，既然未發現外敵，這就表示兇手不是外來的人。」

中年叫化驚訝道：「難道十八家將中有人背叛蓋老賊了？」

小蝶道：「可能是如此，只是還無法把他找出來罷了。」

女瞎子冷笑道：「好！先讓他們自己內訌一番，最好十八家將一個一個死掉，那時，咱們就更可輕而易擧的將蓋老賊宰了！」

小蝶笑道：「只怕沒這麼簡單，今晚我發現一樁怪事呢！」

男瞎子問道：「何事？」

小蝶道：「我今晚捉龍的那個蓋世龍，不是前晚那個，也不是昨晚那個！」

男、女瞎子和中年叫化一聽這話，登時目瞪口呆，半晌之後，男瞎子不勝駭異地道：「小蝶，妳是說……」



小蝶神情嚴肅道：「他是第三個蓋世龍！」

女瞎子接着急問道：「妳是怎麼看出來的？」

小蝶道：「今晚這個蓋世龍，身體狀態與前晚那兩個相似，但他頸上多了一顆黑痣！」

女瞎子道：「前晚和昨晚那兩個頸上沒有黑痣！」

小蝶道：「是的，我絕對沒看錯！」

男瞎子倒抽了一口冷氣，極度困惑地道：「他媽的，這究竟是甚麼玩意兒？」

中年叫化問道：「妳見過的三個蓋世龍，妳覺得哪一個是眞是蓋世龍？」

小蝶道：「我本來認定是昨晚那個，可是今晚看見『第三個蓋世龍』與手下談話的樣子，又覺得今晚這個才是眞的——總之我現在已搞糊塗了，十八家將對三個蓋世龍的態度完全一樣，都是敬畏有加，實在叫人分辨不出眞僞來。」

男瞎子道：「可是，妳說他們未經易容，也沒戴假面具，既然如此，世上怎麼可能有三個人面貌相同？」

中年叫化道：「對，這是絕無可能的事！」

小蝶道：「我也認爲不可能，但事實確是如此！」

四人低聲交談至此，不覺一齊沉默下來。

因爲，四人都很困惑，百思不得其解，有一種不知所措之感。

過了一會後，男瞎子才又開口道：「剛才妳說蓋老賊要妳去堡中住下，是眞的麼？」

小蝶道：「眞的。」

男瞎子道：「妳覺得怎樣？」

小蝶道：「依我看，他這樣大概沒有甚麼其他目的，你們男人都是好色如命——有個像我花小蝶這樣嬌滴滴的姑娘爲他捉龍，總是一項樂事呀！」

女瞎子啞笑道：「小蝶，妳可不能吊兒郞當，這件事可不是好玩的呀！」

小蝶道：「我知道，現在我雖然知道不好玩，也得玩下去了！」

中年叫化問道：「妳有何打算？」

小蝶道：「現在談不上打算，只能暫時觀望一陣，等摸淸楚了哪一個是眞正的蓋世龍再說吧！」

男瞎子道：「明天妳去後，要格外小心，說不定那兇手已知妳是誰，可能也會對妳不利呢。」

小蝶道：「我知道——好了，那傻小子在堂上等我，我得去應付一下。」

她說完這話，即起身出房，來到堂上，只見阿福雙手托着腮呆坐發怔，乃走過去笑道：「阿福哥，我有話跟你說，咱們到你房裏去，我一邊給你捉龍，一邊告訴你……」

撲朔迷離　誰能辨別眞假

第四個夜色降臨大地時，老書僮閔家桐準時到達，將小蝶接走了。

路上，小蝶問起昨夜「混江龍向亮武」遇害之事，老書僮答道：「沒有，還沒抓到兇手。」

小蝶道：「這怎麼辦呢？」

老書僮道：「不要緊，以後大概不會再發生了。」

小蝶道：「怎麼說？」

老書僮道：「告訴你也不妨，昨夜我們的老大許半仙獻了一計，我們老爺採納了。這個計策是從今天開始，我們十六個家將每人身邊跟着一個堡卒，日夜寸步不離的跟着。」

小蝶道：「這甚麼意思？」

老書僮笑道：「因爲我們斷定兇手是自家人，現在每個家將身邊跟一個堡卒，便可互相監視和保護，如果那兇手再要下手殺人時，他總不能同時殺死兩個人，因此當他下手殺死一人時，另一人便可開聲大叫，叫出兇手的姓名！」

小蝶一哦道：「這倒是個好辦法。」

老書僮道：「所以，這樣一來，兇手大概不敢再下手殺人了。」

他接着又問起她徵求父母同意在海堡住下的經過，小蝶就把昨晚自己與父母交涉的經過說出，最後說道：「幸虧我一位叫化叔叔帮我說了一句話，我爹娘才同意了的。」

她的說，老書僮昨夜均已偷聽而知道了，現在聽她說的與昨晚相同，便完全相信了她的話，當下笑問道：「妳爹怎麼有一個叫化子朋友？」

小蝶道：「很久以前，我爹夜裏出去捉龍時，不愼跌倒受傷，他救了我爹，從那開始，我爹便和他交上了朋友。」

老書僮又問道：「他叫甚麼姓名，會不會武功？」

小蝶道：「他姓王，名字我不知道，

從小叫他叔叔叫到現在；他不會武功，只會燒叫化鷄，他燒的叫化鷄，眞是好吃極了。」

老書僮沒有再發問。

不久，她又讓他揹着走上山頭，到達海堡門前，今天守南面正門的是「金錢豹申屠雄」，他的身邊果然跟着一個堡卒。

她，第四度來到了「神捕頭蓋世龍」的房門外。

今晚，接受她捉龍的將是哪一個呢？第一個蓋世龍？第二個蓋世龍？第三個蓋世龍？或者會再出現第四個蓋世龍？

她心中充滿着好奇。

「老爺，小蝶姑娘來了。」

「哦，請她進來。」

蓋世龍今晚沒躺在床上，而在燈下看書，他見小蝶提着包袱進來，放下書本，含笑道：「小蝶姑娘，妳爹已同意妳在本堡住下了，是麼？」

小蝶施禮答道：「是的。」

蓋世龍笑道：「很好，今後可以不必來回奔波了。」

小蝶道：「老爺，難女睡哪一間房子啊？」

蓋世龍道：「老夫已準備好了一間房子給妳，妳來看看……」

他起身走去一座壁櫥前，不知在哪裏按了一下，那座壁櫥忽然轉動起來，軋軋聲中，似一扇門轉開，出現另一間精房。

小蝶佯驚道：「嗄，這壁櫥怎麼會動的？」

蓋世龍不答，舉步走了進去。

小蝶跟入一看，但見房中佈置之精美，不亞於他本人的房間，不禁「啊」了一聲道：「就是這一間？這……這樣好的房子，我……我怎麼配啊？」

蓋世龍笑道：「你當然配！再沒有一個姑娘比妳更配住這樣的房子！」

小蝶發現房間別無出路，心中不免惴惴，說道：「老爺，我……我不要睡這間房子，您隨便找一間下人的房給難女就是了。」

蓋世龍道：「不，妳睡在這裏，才方便爲老夫捉龍，可隨叫隨到。」

他脫去身上一件錦袍，往床上一倒，笑道：「來，今晚就在妳床上捉龍！」

小蝶急想知道他是第幾個蓋世龍，當即放下包袱，在床前坐下，伸出了雙手。

一摸，是肉多骨細的一個，頸上沒有黑痣。

這一個，是第一個蓋世龍！

她暗忖道：「這樣看來，蓋世龍只有三個，所以今晚又從『第一個』開始。」

蓋世龍被捉得很舒服，眯着眼睛笑道：「小蝶姑娘，從現在開始，妳等於本堡的人了，有句話老夫要告訴妳，由於老夫的仇家很多，爲了安全起見，妳沒事的時候不要亂跑，在這裏見到的事物，出去絕對不可對人講，知道麼？」

「知道。」

「前晚和昨晚一連發生了兩樁人命，兇手至今未獲，所以這幾天妳不要離開這間房子，以免危險。」

「是的，可是……」

「可是甚麼？」

「整天呆在這裏面，會悶得發慌，要是有人陪伴，可不可以出去透透空氣？」

「這個……好，老夫沒事便陪妳出去走走便了。」

「我眞担心……」

「担心甚麼？」

「担心今晚又有人遇害。」

「唔，等着瞧吧！」

× × ×

賽諸葛許半仙的計策似乎管用了，這一夜未發生任何事故，平安而過。

小蝶也沒有任何「奇遇」，她爲「第一個蓋世龍」捉過龍後，陪着他吃了些點心，在房中盥洗一番，即上床睡覺。

原來房中設備齊全，角落裏有個蓄水池，池旁有一條暗溝，髒水可從暗溝流出去，這樣的設備對小蝶十分方便，若有人按時送食物來，簡直不用離開房中一步。

次晨，果然有個老媽子送早膳入房，她不跟小蝶交談，把早膳擺上桌子，就退了出去。

那扇房門的另一邊即是蓋世龍房中的壁櫥，小蝶摸索了半天也打不開，只好乖乖的呆在房中。

到了中午，房門開了，蓋世龍走了進來，笑問道：「小蝶姑娘，不習慣麼？」

小蝶勉強點頭道：「還好。」

蓋世龍道：「食物合胃口麼？」

小蝶道：「太好了。」

蓋世龍道：「這兩天老夫爲了想抓出那殺人兇手，無法陪妳出堡走動，妳可不要生氣。」

小蝶道：「不會的，老爺。」

蓋世龍道：「再爲老夫一捉好麼？」

小蝶道：「好的，難女隨時在侍候老爺。」

蓋世龍脫去錦袍，仍在她床上躺下。

小蝶又想知道他是第幾個蓋世龍，當即坐下開始爲她捉龍。

一摸，是肉少骨粗的一個，頸上也沒有黑痣。

這是第二個蓋世龍。

第二個蓋世龍一邊享受着她的美妙柔指，一邊笑道：「小蝶姑娘，老夫有一句話要問妳……」

小蝶道：「是，老爺請說便是。」

第二個蓋世龍道：「妳是個花般姑娘，難免使男人動起邪念，當妳碰到一個企圖向你非禮的男人時，妳怎麼辦？」

小蝶道：「不會的，他們都同情我，可憐我，不會欺負我的。」

第二個蓋世龍道：「妳這種想法不切實際，男人都是好色的，如果妳碰上一個不同情妳不可憐妳的男人，妳怎麼辦？」

小蝶道：「我……只好喊救命了。」

第二個蓋世龍笑道：「要是沒有人聽見，妳又怎麼辦？」

小蝶道：「我以死相抗。」

第二個蓋世龍道：「反抗不成，又怎麼辦？」

小蝶道：「那我就沒辦法了。」

第二個蓋世龍哈哈笑道：「對，碰上這樣的男人，妳是一點辦法都沒有的！」

說到這裏，突然駢指點出，點中了小蝶的軟麻穴！

小蝶嚶嚀一聲，倒了下去。

第二個蓋世龍翻身下床，將她抱到床

上，便動手爲她寬衣解帶。

小蝶大驚失色，叫道：「老爺！老爺！你……你要幹甚麼？」

第二個蓋世龍嘻嘻笑道：「妳碰上一個不同情妳不可憐妳的男人了！」

不久，小蝶已被剝得清光……

× × ×

小蝶在哭泣。

她已整整哭了一個多時辰，胸前都被淚水濕了一大片，但第二個蓋世龍彷彿沒聽到，他赤條條的擁被大睡，鼾聲如雷。

他眞的睡着了。

好像他已看穿了小蝶，料定她不敢乘他睡覺時下手殺死他似的！

小蝶眞的不敢麼？

是的，她眞的不敢，理由有四：第一她早已不是處女，早已是曾經滄海的女人了；第二她自知若殺了他，自己絕對逃不出海堡；第三是她不敢斷定眼前這個「第二個蓋世龍」是不是眞正的蓋世龍；第四是她不想放棄計劃。

其實這四個理由中，最實在的是她已非完璧，她年紀雖僅十八歲，却已是一隻「小狐狸」，她已跟許多男人睡過覺了。

因此，她現在的哭泣只不過是一種姿態罷了。

「唔……」

第二個蓋世龍重重的吐出一口氣，從酣睡中悠悠醒來，看見小蝶還在掩面飲泣，不禁微笑道：「怎麼，還沒有哭够？」

小蝶哭得更悲切。

第二個蓋世龍笑道：「再哭下去，老夫就要認定妳是假裝的了！」

小蝶忽然撲到他身上，拳頭如雨而下，又哭又叫道：「你該死！你不是人！你欺負我！」

她的拳頭沒有一點的力量，因此不是在打人，而是在大發嬌嗔！

第二個蓋世龍哈哈大笑道：「打吧！打得妳滿足了，再告訴老夫跟妳的第一個男人是誰！」

小蝶忽地停止哭鬧，瞪着眼睛道：「你……你說甚麼？」

第二個蓋世龍笑道：「別來這一套，老夫是不容易被人矇騙的。」

小蝶眼睛瞪大道：「你說甚麼？」

第二個蓋世龍道：「我說妳已非處女，用不着哭得這樣傷心欲絕。」

小蝶怒道：「你胡說！」

第二個蓋世龍突然神情一嚴，冷冷道：「妳回家去吧。」

小蝶一呆道：「甚麼？」

第二個蓋世龍冷峻地道：「回去！」

小蝶佯裝悲憤道：「你說甚麼？你已佔有了我的身子，現在就要攆我走了？」

第二個蓋世龍道：「是的，老夫不喜歡不坦白的姑娘。」

他快捷的坐起，穿上衣服，走去打開那扇活動房門，對着外面喊道：「家桐，你進——」

小蝶叫道：「不！」

第二個蓋世龍回望她冷笑道：「怎麼呢？」

小蝶低垂螓首，委委屈屈道：「我……我不要回去。」

第二個蓋世龍推上房門，走回來道：「那就得坦白告訴老夫。」

小蝶道：「說甚麼嘛？」

第二個蓋世龍道：「說妳爲甚麼已非處女。」

小蝶最大的本領是要哭就有眼淚，她淚如雨下道：「去年……去年我替一個男人捉龍時，他……他強姦了我。」

第二個蓋世龍道：「他是誰？」

小蝶道：「他是投宿客棧的一個客人，我不認識他。」

第二個蓋世龍笑道：「哈哈，老夫說的沒錯吧？像妳這樣漂亮的小姑娘說男人見了怎會不動心呢！」

小蝶抬起淚顏道：「你要攆我走？」

第二個蓋世龍道：「不，妳可以留下來侍候老夫，每個月老夫再多給妳一百五十兩銀子。」

小蝶道：「你不能娶我麼？」

第二個蓋世龍哈哈笑道：「妳乖乖的侍候老夫，就可永遠留下來，這樣也等於是老夫的妻室了。」

小蝶默然不語了。

她的希望只要留下來，留下來才有機會。

第二個蓋世龍敢情是個老淫蟲，看見她已就範，便上前捧着她的臉頰直親，笑道：「小白羊，妳不知道老夫多麼喜歡妳，從今以後，妳不必再四處奔波爲人捉龍了，老夫養妳一輩子。」

小蝶道：「我爹娘呢？」

第二個蓋世龍道：「每個月，老夫會派人送去三百兩銀子，這個數目够他們花了吧！」

小蝶點頭道：「够了。」

其實，她現在最關心的並非「父母」的生活問題，而是另一個有趣的問題：「明天，當那『第三個蓋世龍』出現時，他是否也要跟我睡覺？」

× × ×

賽諸葛許半仙帶着一個堡卒在堡中各處巡視，他是十八家將之首，不必輪值守門或保護蓋世龍。

每天，他就帶着一個堡卒巡視各要道，表面上看來非常盡職。

這天晚上，他巡視到一條秘道，打開每間石室進入探視，當進入最後一間石室探視時，他忽然關上房門，向隨着他的堡卒笑道：「小郭，我有話跟你講！」

堡卒小郭恭聲道：「是，許軍師。」

在海堡中的人，都稱呼他爲許軍師。

許半仙含笑道：「你是我帶進海堡來的人，是不是呢？」

小郭道：「是啊。」

許半仙道：「我觀察你很久了，覺得你這個人很不錯，值得提拔。」

小郭連忙表示感激道：「謝許軍師提拔，小的沒齒不忘。」

許半仙捻着短鬚沉吟道：「只不知你能不能與我共甘苦同榮辱……」

小郭道：「這個當然，小的雖是海堡裏的堡卒，但在小的心目中，你許軍師才是……才是……」

許半仙道：「才是甚麼？」

小郭道：「你老才是小的主人！」

許半仙表示滿意的點點頭道：「好，那麼我再問你，你想不想發財？」

小郭咧嘴笑道：「金錢人人愛，誰不想發財呢！」

許半仙道：「好，現在你先跪下來發誓，在任何情況下也不可背叛我。」

小郭跪下發誓。

許半仙更是滿意，笑道：「好了，現在咱們是一顆心兩條命，要死一起死，要活一起活。」

小郭錯愕道：「您老……」

許半仙道：「堡中接連發生兩件命案，你猜是怎麼回事？」

小郭搖頭道：「小的不知道。」

許半仙低聲道：「我們堡主以前壞事做絕，有許許多多的江湖人物想要他的老命，並奪取他的財產！」

小郭道：「哦！」

許半仙道：「粟森和向亮武之死，就是他們幹的！」

小郭吃驚道：「他們是誰？」

「目前還查不出來。」

「這怎麼辦？」

「是的，這件事很可怕，再讓它發展下去，只怕咱們的命也要斷送在此——我還告訴你一個秘密，我們堡主有風濕病，已經不能跟人動武了！」

「哦！」

「所以，咱們得爲自己設法，不能坐以待斃！」

「哦……」

「依我推測，不出一個月，海堡將被人攻破，堡主的大批財產將落入別人的手裏！」

「這……」

「我想，那批財產與其落入別人手裏，咱們爲甚麼不能拿？」

「對！對！」

「你知道十八箱金元寶的事麼？」

「不知道，那是……」

「每箱有一百個金元寶，每個金元寶有五十兩重，十八箱共是九千兩！」

「啊！」

「這麼多的黃金是落入人家手裏，豈不太寃枉？」

「對呀！」

「據我所知，現在有幾個家將也心懷不軌，企圖謀奪，你若願意與我合夥，咱們就先下手！」

「怎麼下手？」

「當然要先幹掉那十五個家將，把他們做了後，剩下的那個老殘廢就容易對付了！」

「我……我怎麼殺得了他們？」

「不，不要你動手，你只要從旁協助我，不要出賣我就行了。」

「這個……」

「事成之後，十八箱金元寶咱們對分，你一半我一半。」

「萬一失手……」

「不會，我有把握。」

「現在各個家將身邊都跟着一個堡卒，您老如何下手？」

「我連那堡卒一起幹掉。」

「這要連殺三十個人呀！」

「不錯，但一天晚上幹掉兩個，半個月就大功告成了。」

「您老眞有把握？」

「絕對有。」

「好，咱們幹了！」

「記住，你不能出賣我，否則你也會沒命。」

「不會！不會！」

「事成之後，我一定分九箱給你，絕不食言！」

「好！好！」

「現在咱們來幹掉那個『活閻羅荊大鼎』，他等下就要去上班了，會由此地經過……」

「怎麼下手？」

「將他們騙入這間石室，我會出其不意的給他們一刀！」

許半仙說到這裏，一揚長袖，露出藏在袖中的一柄短刀。

小郭面色發白，却連連點頭道：「好主意！好主意！」

許半仙走去拉開房門，探頭向黑暗的秘道上看了看，再側耳聽了聽，隨即回對小郭低聲道：「他們來了！他們來了！」

活閻羅荊大鼎帶着一個堡卒走進秘道，他準備去換下七尺無常賀炎，把守東面堡門。

這條秘道有百步之長，但只有中段有六間石室，平時少有人來到這秘道中。

許半仙聽得他們脚步聲近，便輕咳一聲，舉步跨了出去。

活閻羅荊大鼎機警的刹住脚步，喝問道：「甚麼人？」

許半仙輕聲答道：「是我，荊兄！」

活閻羅荊大鼎一聽是他許半仙，才邁步出來，道：「許兄在此幹麼？」

許半仙輕聲道：「我發現了一樁怪事啊！」

活閻羅目光一凝道：「甚麼事？」

許半仙退入石室道：「荊兄進來一看便知！」

活閻羅和那個堡卒那知有詐，立刻移步跨入石室。

石室裏面沒有點燈，十分黑暗，活閻羅目力雖佳，一時也看不清甚麼，他運目一掃石室，因看不見甚麼，乃回對許半仙道：「究竟是——」

刀光一閃！

他的咽喉裂開了！

許半仙怕鮮血濺上身子，所以一刀揮出之後，跟着抬脚踢出，砰然一聲，已將活閻羅踢倒在角落裏了。

可憐活閻羅叫都沒叫一聲，登時鮮血噴射，一命嗚呼哀哉！

跟隨他的那個堡卒大驚失色，奪門欲出，小郭却已即時掩上房門，以身擋住。

那堡卒面色大變，大叫道：「殺人哪！許軍師殺人哪！」

許半仙面露殺氣，嘿嘿獰笑道：「在這石室中，你即使叫破了喉嚨也沒人聽得見！」

那堡卒慌了，跪下哀求道：「許軍師饒命，小的……小的……」

許半仙笑道：「抬頭看看上面！」

那堡卒抬頭望去。

刀光又是一閃。

他的喉嚨「卜」的一聲被割斷，血尚未噴出之際，許半仙又一脚踢出，也將他踢到角落裏去了！

手法乾淨俐落，老練之極！

小郭心頭顫慄，雙脚發抖。

許半仙笑道：「你看，很簡單就解決了，是不是？」

小郭呼吸有些困難，强笑道：「是！是！您老眞行！眞有一套。」

許半仙眼睛一轉，又笑道：「對了！一不做二不休，咱們再去收拾那個七尺無常賀炎如何？」

小郭道：「好！好！」

× × ×

已是破曉時候。

第二個蓋世龍還在與小蝶芙蓉帳暖度春宵，兩人一絲不掛相擁在軟被底下，睡得正舒服。

忽然，鈴聲「叮叮噹噹」的响起來！

原來是懸吊在門上的一只鈴子，它有一條細繩接入壁孔，小蝶早就發現這只鈴子，心知它是警鈴，如發生緊急事故要通知蓋世龍，外面的人就在外面拉動繩子，警鈴就將蓋世龍吵醒。

蓋世龍霍然驚醒，急急起身着衣。

小蝶跟着醒來，驚問道：「怎麼回事啊？」

蓋世龍邊穿衣邊答道：「老夫手下有事稟報，妳睡覺，待老夫出去看看。」

他穿好了衣鞋，急急開門而出，到了前面房門，轉到牙床後面，又不知在哪裏按了一下，床後那堵房壁忽然整個轉開來了。

接着，從壁中走出一個人來！

這人，也是蓋世龍。

第三個蓋世龍。

第二個蓋世龍低聲道：「警鈴大作，必是又出了事，你出去處理一下。」

第三個蓋世龍輕嗯一聲，擧目一掃全房，問道：「小蝶呢？」

第二個蓋世龍指了指裏面的房間，然後附耳向他說了幾句話，最後一拍他的肩膀，含笑走入壁中去了。

房壁隨即恢復原狀。

第三個蓋世龍便走去打開房門，只見許半仙和小郭站在門口，乃問道：「是不是又出事了？」

許半仙惶聲道：「是的，老爺，大事不好了，荊大鼎和賀炎，還有跟隨他的兩個兄弟，都……都被殺了！」

第三個蓋世龍面色一變道：「是怎麼個情形？」

許半仙道：「屬下剛才巡視各處要道，到了東堡門，發現賀炎和跟着他的那個兄弟倒在血泊中，死亡情形與粟、向二人一樣……」

他說得上氣不接下氣，表示他內心的驚恐。

第三個蓋世龍沉着地道：「不要慌，慢慢的說！」

許半仙道：「賀炎本該在午夜下班的，應該接替他的是荊大鼎，屬下乃趕去荊大鼎的房中查看——他不在房中！」

第三個蓋世龍問道：「在哪裏找到他們的屍體？」

許半仙結結巴巴道：「在……在三號秘道的第六號石室中！」

第三個蓋世龍道：「也是被割斷了咽喉？」

許半仙道：「正是，死得好慘！」

第三個蓋世龍道：「沒有人聽見他們喊叫？」

許半仙道：「是的，屬下問過了，沒有人聽見！」

第三個蓋世龍冷笑道：「這麼看來，你的計策是無效了。」

許半仙惶恐的低下頭。

第三個蓋世龍又問道：「東堡門有沒有被打開的跡象？」

許半仙道：「沒有，仍鎖得好好的，兇手如已逃出，鐵門必會打開。」

第三個蓋世龍沉思有頃，說道：「你派人將他們四人的屍體抬到大廳上，並下令所有人一起到廳上集合。」

許半仙道：「是。」

他向小郭一招手，兩人匆匆而去了。

第三個蓋世龍關上房門，在房中踱了幾步，便走去打開裏面房間的門，進入小蝶房中，走到床前，看見小蝶似又睡着了，伸手揭開軟被，見小蝶赤裸裸蜷臥而眠，不禁微微一笑道：「小蝶，妳起來！」

小蝶一驚而醒，連忙拉被蓋住身體，道：「甚麼事嘛？」

第三個蓋世龍笑道：「起來穿上衣服，老夫帶妳看熱鬧去。」

小蝶取過衣服，就在被中穿着，一面問道：「剛才鈴响，是怎麼回事？」

第三個蓋世龍道：「老夫的手下，活閻羅荊大鼎和七尺無常賀炎，以及跟着他們的兩個兄弟，昨夜又被那兇手殺害！」

小蝶花容爲之失色，駭然叫道：「天哪！」

第三個蓋世龍道：「小蝶，妳能帮老夫一個忙麼？」

小蝶道：「甚麼事？」

第三個蓋世龍道：「老夫判斷兇手必是家將之一，只是老夫與他們相處太久，有着很深的感情，一時反而看不出哪一個嫌疑最大；而妳是女人，女人心較細，說不定可看出來，等下妳在旁暗中觀察，發現哪一個眼神不定，就告訴老夫！」

小蝶道：「好。」

她心中很高興，覺得這是借刀殺人的好機會了。

因爲，她和假父母及「叫化叔叔」的計劃，第一步就是要幹掉海堡十八家將，現在十八家將已死了四個，再死一兩個豈不更好？

穿好了衣裳，她便隨着第三個蓋世龍走出房間，來到大廳上。

這時，大廳上已站滿了人。

他們是許半仙，九尾狐毛百昌，霹靂雙劍喬如松，巨無霸張義，金錢豹申屠雄，飛刀鐵錚，流星追魂司徒春，銅鑼道人，花蝶阮復，大刀關仁虎，鐵筆孔八爺，金傘娘子潘愛蓮，黑蜈蚣冷昭，老書僮閔家桐。

另外還有三個燒飯的老媽子，三十六個堡卒，以及地上的四具屍體。

四個死者，當然就是活閻羅荊大鼎，七尺無常賀炎和跟隨他們的兩個堡卒了。

大家站在廳上，面對着四具屍體，個個心情沉重，面露憂懼。

第三個蓋世龍挽着小蝶走入大廳，在正中一張虎背交椅上坐下，目光如炬緩緩

掃視衆人一遍，才開聲道：「諸位兄弟都到齊了？」

許半仙躬身答道：「是的，全都到齊了。」

第三個蓋世龍道：「好，現在大家看看他們四人！」

他指着地上的四具屍體。

衆人一齊看着四具屍體，各人表情不一，有的悲傷，有的驚恐，有的冷漠。

第三個蓋世龍接着道：「你們之中，誰若知兇手是哪一個，現在告訴老夫，老夫馬上賞你一百兩黃金！」

大家面面相覷，無人開口。

第三個蓋世龍冷冷一笑道：「沒人知道？好，現在聽老夫命令——昨夜上半夜把守四個堡門的人站到左邊去！」

九尾神狐毛百昌，霹靂雙劍喬如松，巨無霸張義及跟隨他們的三個堡卒移步走去左邊站住。

另兩個輪值上半夜的，即是死者七尺無常賀炎和跟着他的堡卒。

第三個蓋世龍又道：「輪守下半夜的人站到右邊去！」

金錢豹申屠雄，流星追魂司徒春，銅鑼道人及跟隨他們三個堡卒移步走去右邊站住。

第三個蓋世龍道：「昨夜負責守在老夫房外的大刀關仁虎和鐵筆孔八爺，你們四人站到對面去！」

關、孔二人及兩個堡卒向後退了數步站住。

於是，站在中間的人，只剩下許半仙，飛刀鐵錚，花蝶阮復，金傘娘子潘愛蓮，黑蜈蚣冷昭，老書僮閔家桐及跟隨他們的六個堡卒了。

第三個蓋世龍站了起來，走到他們十二人面前，一個個的打量着。

小蝶也跟在一邊打量。

第三個蓋世龍看了一遍之後，又重頭開始，如刀的目光盯上小郭，突然問道：「你昨夜是否寸步不離的跟着許軍師？」

小郭嚇了一大跳，忙道：「是！是！是！小的寸步不離的跟着許軍師！」

第三個蓋世龍嚴厲地道：「如果兇手是許軍師，你說出來，老夫賞你一百兩黃金，要是隱瞞不說，將來一旦查出來，老夫會活活把你燒死！」

小郭惶聲道：「是！小的不敢，小的沒有隱瞞。」

第三個蓋世龍又盯視他半晌，才把視綫轉到那個跟隨飛刀鐵錚的堡卒的面上，仍以嚴厲的表情道：「你說！昨夜你與鐵錚未輪值，你們在幹甚麼？」

那堡卒道：「昨晚吃過飯後，鐵爺和花爺一起在房中喝酒，後來又擲骰子，玩到初更時分，就上床睡覺，小的們都是寸步不離的跟着，沒有離開一步！」

第三個蓋世龍聽他這麼說，就不再去問那個跟隨花蝶阮復的堡卒，而轉對跟隨金傘娘子的堡卒問道：「你呢？昨夜你們未輪值，都在幹甚麼？」

那堡卒道：「小的一直和潘姑娘在房中，沒出過房門一步。」

第三個蓋世龍道：「吃過飯後就一直留在房中？」

那堡卒道：「是的。」

第三個蓋世龍道：「爲甚麼？」

那堡卒道：「因爲堡中連續有人被害，潘姑娘說只要不出房門一步就不會有事，所以我們就不出門了。」

第三個蓋世龍就再轉對跟隨老書僮那個堡卒問道：「你呢？」

那堡卒道：「小的和閔爺在房中下棋，後來就上床睡覺了。」

第三個蓋世龍轉去打量那三個老媽子和三十六個堡卒，說道：「你們之中誰知道兇手是誰，趕快說出來，老夫立刻重賞一百兩黃金。」

三個老媽子和三十六個堡卒又是面面相覷，沒有一人開口。

第三個蓋世龍見無人開口，冷哼一聲，道：「都給老夫站着，未得老夫准許，不得離開一步！」

說畢，挽着小蝶欲出廳去。

飛刀鐵錚開口道：「老爺慢走，聽屬下一言。」

第三個蓋世龍精神一振，轉身望着他問道：「你有何話要說？」

飛刀鐵錚道：「屬下有幾句話要說，唯不便讓這位小蝶姑娘聽到！」

第三個蓋世龍聽了這話，便向小蝶道：「小蝶姑娘，妳先出去一下，在那甬道上等候老夫。」

小蝶答應一聲，便獨自出廳，走出廳外的甬道上立候。

飛刀鐵錚見她已離廳，才向第三個蓋世龍低聲道：「老爺，你就只懷疑自家人，難道對那小蝶姑娘全無一點疑心麼？」

第三個蓋世龍道：「你說這話，是否發現小蝶姑娘有可疑之處？」

飛刀鐵錚道：「屬下尚無直接證據，但是第一：她一個姑娘家竟以替人捉龍爲生，實在是一樁很不平常的事，一般姑娘是無此胆量的；第二：就算她爲養活雙親而操此賤業，但選擇小漁村也是不合情理之事，因爲村上漁民淳樸而貧困，不是捉龍的對象；第三：在此以前，本堡平安無事，自她來了後，本堡就接二連三的出事，如果說，她與此事無關，屬下實在不敢相信！」

第三個蓋世龍點了點頭，微笑道：「不錯，你的見解很有道理——你是不是覺得老夫和她太親近而不放心？」

飛刀鐵錚道：「是的，老爺最好小心一些。」

第三個蓋世龍道：「她的事，你不必替老夫操心，她本人及其父母的動態，一直在老夫的掌握之中，她父母如是武林人物，一旦他們有不軌之行動，老夫立刻會知道。」

他微微一笑，繼道：「老夫所以要她搬入本堡住下，也就是提防她父母一旦被老夫查出他們不是普通人物，而且企圖對老夫不利時，老夫便可以先制服她，此即所謂將計就計，你了解麼？」

飛刀鐵錚聽了欣然一笑道：「老爺既有如此打算與安排，屬下就放心了。」

第三個蓋世龍道：「你還有甚麼話要說麼？」

飛刀鐵錚道：「沒有了。」

第三個蓋世龍乃轉身出廳，走到甬道上，向在甬道上等候的小蝶笑道：「妳對

飛刀鐵錚的說法，有沒有意見？」

小蝶微怔道：「他說甚麼？」

第三個蓋世龍懷疑她已聽到了自己與飛刀鐵錚的話，故出其不意的問她的「意見」，這時見她表情茫然，知她未竊聽談話，便笑了笑道：「妳既未聽見，那就不必再提了，現在告訴老夫，妳覺得誰最可疑？」

小蝶道：「我覺得表現得最鎭靜的人最爲可疑，不知老爺以爲然否？」

第三個蓋世龍點點頭道：「有道理，那麼妳看誰表現得最鎭靜？」

小蝶道：「昨夜沒有輪值的六人中，表現最鎭靜的是飛刀鐵錚和花蝶阮復。」

第三個蓋世龍道：「假定他們兩人是兇手，那麼他們如何瞞過跟隨他們的兩個兄弟去殺人？」

小蝶道：「他們也許沒有瞞着兩個堡卒，而是四人一起行動。」

「那兩個堡卒有胆量背叛老夫麼？」

「誘之以利就敢背叛。」

「可是老夫剛才懸賞一百兩黃金，他們——」

「也許一百兩黃金已不放在他們眼裏，又也許他們已參與殺人，不敢招供。」

「唔，有道理，妳確定飛刀鐵錚和花蝶阮復是殺人兇手？」

「不敢確定，只是認爲他們兩人嫌疑最大而已。」

「老夫叫那兩個堡卒來問問如何？」

「要問，就把那六個堡卒一起叫入別室審問——對了，即使問不出結果，也可能逼那兇手原形畢露！」

「怎麼說呢？」

「老爺逐一審問那六個堡卒，如有人招供，那當然解決了，要是沒有人招供，老爺就暫時將他們留在房內，然後去廳上宣佈已知兇手是誰，那樣一來，兇手必會心慌欲逃——」

「好辦法，就這麼辦。」

於是，第三個蓋世龍再入廳上，命令那六個跟隨許、鐵、阮、潘、冷、閔六家將的堡卒出廳，然後向其餘之人道：「你們且在此站着，誰要離開一步，其餘之人可將他格殺！」

當下，便帶着六個堡卒回到自己房中，先將小郭留住，其餘五人再送入小蝶的房間，然後便開始審問小郭。

「小郭，你要對老夫說實話，許半仙是否殺害栗、向、荊、賀四人的兇手？」

「不，不是的！」

「現在許半仙不在這裏，你可以放心說話，如果許半仙是殺人兇手，你但說不妨，老夫不但不責罰你，而且會賞你一百兩黃金。」

「老爺，小的沒有說謊，許軍師確實不是殺人兇手，小的一直寸步不離的跟隨着他的呀！」

「哼，你如說謊，老夫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是，小的知道！」

「好，你回裏面房間去，將跟隨飛刀鐵錚的那個兄弟叫出來！」

「是。」

六個堡卒先後審問過了，沒有一人供出兇手，第三個蓋世龍便將他們暫禁房中，再與小蝶往大廳上來。

他故意寒着一張臉，使人以爲他已知兇手是誰，跨入廳上，示意小蝶在一旁站着，隨即舉目一掃廳上衆人，冷冷一笑道：「諸位，老夫已知兇手是誰了，眞是大出老夫意料之外！」

說着，便向許、鐵、阮、潘、冷、閔六人走了過去。

最緊張的一刻來臨了。

許半仙、鐵錚、阮復、潘愛蓮、冷昭、閔家桐六人神情都爲之一變。

許半仙是驚慌而變了臉色，其餘五人則是驚於「兇手果是六人之一」而變了臉色。

然而，第三個蓋世龍雖然使出這恐嚇之計，心中却已對他們六人沒有多大懷疑，尤其沒有懷疑到許半仙。

因此，爲了延長恐嚇的時間，希望那兇手自動現形，他先向許半仙靠了過去。

許半仙突然叫道：「小心身後！」

第三個蓋世龍吃了一驚，急忙掉頭望去。

許半仙就利用這一瞬間，用藏在袖裏的短刀一下刺入第三個蓋世龍的腹部。

深深的刺入。

「啊喔！」

第三個蓋世龍慘叫一聲，猛可揮掌劈出，但是許半仙早有準備，只見他一低頭一抬脚——

「砰！」

第三個蓋世龍已被踢出一丈開外，人倒在地上時，血已從傷口裏噴濺出來。

他掙扎欲起，但只跪起一隻脚，兩眼便已發直，又倒下去了。

變起猝然，飛刀鐵錚等十三家將個個爲之呆住，直到看見堡主倒地不起，他們才回過神來，於是暴叱聲起，十三家將豎掌的豎掌，亮兵器的亮兵器，立將許半仙圍困起來。

「慢着！」

許半仙大聲道：「各位先聽我一言再動手。」

十三家將聽他這麼說，就沒有動手，霹靂雙劍喬如松厲聲道：「許軍師，你還有甚麼話說？」

許半仙居然很鎭靜，微微一笑道：「有！我要說的是：他姓蓋的過去爲人如何？他曾經幹了些甚麼事？咱們大家都清楚得很，犯不着對他忠心不二，尤其是外敵已侵入本堡殺了栗、向二人——」

霹靂雙劍喬如松怒喝道：「胡說！栗、向二人是你殺的。」

許半仙大聲道：「不！我承認殺了荊、賀二人，栗、向二人不是我殺的！」

九尾狐毛百昌冷笑道：「那麼，栗、向二人是誰殺的呢？」

許半仙道：「不知道，我只知道對方計劃將咱們一一幹掉，然後奪取那十八箱金元寶。」

一提起十八箱金元寶，個個面色一動，眼睛都射出奇光來了。

許半仙冷笑一聲，接着道：「我判斷情勢，海堡崩潰已在不遠，所以……我說老實話，我對那十八箱金元寶也早已覬覦在心，計劃將來奪爲己有，現在事情既已發展到這地步，說不得只好見者有份，咱

們大家平分了！」

金傘娘子吃吃嬌笑道：「許軍師你既把話說開了，奴家不妨也將心意相告，我潘愛蓮對那十八箱金元寶也覬覦久矣！」

許半仙哈哈大笑，道：「好！現在我再把話說清楚，咱們十八家將共事有年，多少有一些感情，而姓蓋的又巳死在我刀下，我不希望大家為此翻臉成仇，凡是仍對姓蓋的懷有主人之情，不願分取那十八箱金元寶的人，現在可以離去，我們絕不為難他。」

飛刀鐵錚淡淡問道：「眞的麼？」

許半仙道：「不假！」

飛刀鐵錚道：「好，我鐵錚向來不取不義之財，我告辭了！」

說畢，舉步向廳外走去。

霹靂雙劍喬如松道：「等一等，我老喬跟你走！」

一邊說，一邊快步跟出。

老書僮道：「加上我一個！」

他也跑出去了。

許半仙冷笑道：「還有哪位忠義之士要跟他們去的沒有？」

九尾狐毛百昌、巨無霸張義、金錢豹申屠雄、流星追魂司徒春、銅鑼道人、花蝶阮復、大刀關仁虎、鐵筆孔八爺、金傘娘子九人站着沒動。

連三個老媽子和三十六個堡卒也站着沒動。

許半仙笑道：「小蝶姑娘，妳呢？」

小蝶發抖道：「我……我要回家去，我要回家去了！」

她拔步往外跑。

事情發展至此，她才明白一件事：明白他們十八家將還不知道蓋世龍一共有三個。

假如他們知道堡中還有兩個蓋世龍的話，他們是絕對不敢如此「造反」的。

而她，她料定好戲還在後頭，料定那兩個蓋世龍絕不會讓他們得逞，因此她當然不願跟他們同流合汚，她要藉此再表現一次自己是個普通而善良的女孩子。

許半仙看着她跑了後，便向衆人道：「走！大家跟我一起去起出那十八箱金元寶！」

目的為財　何妨坦誠相見

老書僮閔家桐快步追上了前面甬道上的飛刀鐵錚和霹靂雙劍喬如松，叫道：「二位慢走，咱們三人商量商量。」

飛刀鐵錚和霹靂雙劍喬如松停住腳步道：「老閔，你有何話說？」

老書僮恨聲道：「這些狗娘養的，我們老爺待他們不薄，他們竟敢造反，咱們跟他們拚一拚如何？」

飛刀鐵錚搖頭道：「要拚，你自己去拚，我不幹這傻事！」

老書僮道：「怎麼呢？」

飛刀鐵錚道：「三個對十個，絕對不成。」

霹靂雙劍喬如松接口道：「不錯，咱們三人絕對不是他們十人之敵，還是算了吧！」

老書僮道：「可是，我實在嚥不下這口氣！」

飛刀鐵錚冷笑道：「嚥不下也要嚥下，形勢比人强，沒辦法啊！」

霹靂雙劍喬如松聽到甬道上又有腳步聲，回頭一看是小蝶，不由一怔道：「小蝶姑娘，妳不跟他們在一起麼？」

小蝶佯裝悲憤道：「我才不跟那些狼心狗肺的人在一起，我要回家去了。」

老書僮聞言深受感動，嘆道：「唉，我們老爺眞是瞎了眼，他們本是在江湖上混的人，應以義氣為重，却不料到頭來竟是一羣見利忘義的禽獸，反不如妳小蝶姑娘……」

飛刀鐵錚道：「老閔，現在說這些話沒用，依我看咱們還是趕快離開為妙，要不然等他們冷靜一想，說不定就不肯放咱們走了。」

老書僮點點頭道：「說得是，咱們走吧。」

於是，四人急急忙忙順着甬道往外走，經過蓋世龍的房外時，忽聽房門「呀」的一响，有人從房內探頭而出，開聲道：「家桐，你們進來！」

好熟悉的聲音！

四人回頭一看，除了小蝶早已「心裏有數」之外，老書僮、飛刀鐵錚和霹靂雙劍喬如松頓時目瞪口呆，幾疑身在夢中。

不錯，那是蓋世龍！

鐵、喬、閔三人清楚的記得剛剛離開大廳時，堡主還倒臥在血泊中，那是絕對不會看錯的事，可是現在——老天，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為甚麼已被刺斃的蓋世龍會突然在他房中出現？

難道他沒有死？

但是，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呀！他們親眼看見許半仙的短刀深深的刺入他的腹部，又看見他鮮血像泉水一樣噴了出來，怎麼不死呢？

莫非他死不瞑目，變成厲鬼了？

鐵、喬、閔三人不禁面色蒼白，渾身泛起一陣鷄皮疙瘩。

那蓋世龍閃身出房，笑道：「別怕，老夫沒有死，你們進來吧！」

老書僮跟隨他幾十年，這時視、聽覺都告訴他眼前之人是堡主蓋世龍不錯，但他仍不敢相信這是眞的，他瞪大了眼睛，不勝駭異地道：「老爺……你沒有死！」

蓋世龍笑一笑道：「進來再告訴你們吧！」

說着，退入房中。

鐵、喬、閔三人驚疑的對望一眼，才慢慢移動腳步走了進去。

小蝶也跟了進去。

蓋世龍關上房門，說道：「他們都去尋找那十八箱金元寶了，是麼？」

喬如松吃驚的問道：「老爺，這是怎麼回事？難道剛才那個不是你？」

蓋世龍點頭道：「不錯，那是老夫的替身，他做老夫替身已有三年之久了。」

一個替身在堡中混了這麼久，他們竟然都沒發現這個秘密，難怪鐵、喬、閔三人聽了為之愕然，半天說不出話來。

蓋世龍轉望小蝶笑道：「這件事，小蝶姑娘應該知道，是不？」

小蝶滿臉驚奇道：「我……我怎麼會知道！我只覺……只覺老爺的身子有時結

貫一點，有時鬆軟一點，根本沒想到是兩個人啊！」

蓋世龍哈哈一笑，回對鐵、喬、閔三人道：「現在老夫才知道，十八家將之中，只有你們三人對老夫忠心，其餘的都是想謀奪老夫的財產。」

飛刀鐵錚道：「老爺，那許軍師是否知道藏放十八箱金元寶的地方？」

蓋世龍道：「也許知道，但他這一輩子水遠看不到一個金元寶了。」

飛刀鐵錚道：「為甚麼？」

蓋世龍冷笑道：「要進入藏放金元寶的石室，必須經過一條水道，他們絕對通不過那條水道。」

飛刀鐵錚道：「這又為甚麼？」

蓋世龍詭然一笑道：「因為那水道長達百丈，裏面養着十條最兇猛的鯊魚。」

飛刀鐵錚「啊」了一聲道：「許軍師知道這種情形麼？」

蓋世龍道：「不知道。」

飛刀鐵錚道：「這樣的話，他們是死定了。」

蓋世龍道：「現在忠奸巳分，從今天起，你們三人將是老夫的心腹，為了表示對你們的信任，現在，老夫帶你們去看好戲！」

說着，走去床後，按動機鈕，使那面房壁轉開來。

壁內，有一條秘道。

敢情，老書僮三人雖然跟他多年，對海堡裏面的情形也不盡了解，這時看見他打開房壁，面上均不禁流露出驚奇之色。

蓋世龍道：「你們隨老夫進來。」

老書僮三人隨着他走進壁道裏面，小蝶假裝胆子小，不敢跟入，說道：「老爺，我怕……」

蓋世龍道：「別怕，這裏面沒有甚麼，快進來吧！」

小蝶這才跟進去，一面問道：「我房中那六個人還在麼？」

蓋世龍道：「還在房中，老夫還沒有空處置那小郭，等有空的時候，老夫要好好處置他！」

壁道中有一條向下伸展的石級，蓋世龍領路走下石級，只見眼前有一條平伸的秘道，兩邊各有兩間關閉着的石室，蓋世龍打開其中一間，領四人入室，在石室中點上一盞燈籠，然再打開一面石壁，進入另一條向下伸展的石級。

石級成螺旋而下，一路轉下約兩百多級，估計巳深入地下幾十丈深，才又見到一條平伸而寬大的通道——

不，這不是通道，而是一間機關控制室。

室內，輪盤鐵鍊縱橫交錯，看上去非常複雜難解。

石室的另一邊是鐵壁，其上有幾個窗口，窗外有一片微弱的陽光！

蓋世龍熄去燈籠，輕聲道：「大家靠近窗口。」

老書僮三人各趨上一個窗口，蓋世龍拉着小蝶趨上另一個窗口，四人往窗外一望，但見窗外是一條水洞，波光掩映，只差一二尺就淹到洞頂！

水洞上方，有一些陽光射入，看情形是洞頂有裂隙，陽光從裂隙投射進來的。

老書僮驚異道：「怎麼有陽光射進來呀？」

蓋世龍道：「此處位在海邊，山腳下有一道縫隙。」

老書僮道：「這麼說，通過這條水洞，就可直達海上了？」

蓋世龍道：「不，要到海上，還有重重水閘，而且……另有一條水洞……對了，等下他們得從左邊的水洞口潛入水洞，當他們潛入水洞時，老夫會把左邊的水閘降落，這樣他們就被困住了。」

飛刀鐵錚問道：「水中有鯊魚麼？」

蓋世龍道：「是的，有，條一共有十之多！」

飛刀鐵錚道：「他們四十人都會潛入水洞？」

蓋世龍道：「至少有十個家將會潛進來。」

小蝶吃驚地道：「老爺是說，他們都會被鯊魚咬死？」

蓋世龍道：「不錯。」

小蝶道：「這太殘忍了！」

蓋世龍冷笑道：「這是背叛老夫者的下塲。」

喬如松問道：「他們快到了吧？」

蓋世龍道：「是的，等下看見他們冒出水面的時候，大家不要出聲，以免打草驚蛇。」

正說着，忽聽一聲水响，巳有一人從水裏冒出了頭——他正是許半仙。

接着，九尾神狐毛百昌，巨無霸張義、金錢豹申屠雄、流星追魂司徒春、銅鑼道人、花蝶阮復、大刀關仁虎、鐵筆孔八爺及金傘娘子等九人，一個個的從水裏冒了出來。

蓋世龍於是退到控制室中，不知在哪裏按動機關，隨又回到窗口來。

小蝶和鐵、喬、閔三人心知他巳將入口處的水閘降落，許半仙等十人巳被困在水洞中了。

許半仙不知死神巳臨頭上，看見後面九人巳都進入水洞，哈哈笑道：「諸位，過了這條水洞，就可直達藏放十八箱金元寶的石室中了。」

金傘娘子叫道：「哎呀！這條水好像很長嘛！奴家的水底功夫不大行，可別害奴家淹死呀！」

許半仙笑道：「我告訴妳，這條水洞長達百丈，幾乎貫穿整座山腹，本是一條天然水洞，當年建造這座石堡的海盜頭兒發現了這情形，就在水洞的中段另挖一條水道，在裏面另闢一間石室，將其金銀財寶藏入石室之中。」

金傘娘子道：「你怎麼知道得這樣清楚？」

許半仙道：「幾年前，姓蓋的打算佔據這座石堡之前，我巳聽一個人說過了，他是當年海盜頭兒的部下，如今巳老掉牙了。」

九尾神狐道：「許軍師，閒話少說，快領我們進入那石室吧！」

許半仙笑一笑道：「別忙，我還有話說。」

九尾神狐道：「你又有何主意？」

巨無霸張義大聲叫道：「有話等進了石室再說吧，我手腳不靈光，快要沉下去

啦！」

原來，水洞裏的海水相當深，巨無霸張義個子雖比其他人高，雙腳仍踩不到底部，這時他們十人就像十隻鴨子，雙腳一直在水裏踢着呢！

許半仙笑道：「你最好不要沉下去，那十八箱金元寶有一箱以上是你的！」

巨無霸又叫道：「好啦，你有話快說吧！」

許半仙道：「咱們今天背叛了姓蓋的，奪下他全部財產，雖然他以前壞事幹的比咱們多，但是此事若傳到江湖上去，對咱們也不大好，諸位認爲是不是？」

鐵筆孔八爺道：「咱們守口如瓶，不要將今日之事說出去就是了。」

許半仙道：「咱們十人當然會守口如瓶，但外面那三十個兄弟就不一定會守口如瓶了。」

鐵筆孔八爺道：「依你說，該怎麼辦呢？」

許半仙笑道：「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將他們一起做了，不但不會洩漏秘密，而且——」

說到這裏，突然面色大變，大叫道：「不好！」

撲通一聲，整個人突然的沉入水裏去了！

鐵筆孔八爺愕然道：「咦，他搞甚麼鬼？」

「哎唷！」

驀地，流星追魂司徒春慘叫一聲，也突然沉入水裏去，接着水中起了一陣翻動，好像跟誰在水裏搏鬥似的！

金傘娘子嚇得花容失色，惶聲道：「怎麼回事？怎麼回事？」

許半仙忽然從水裏冒出半個頭，慘叫道：「鯊魚！鯊魚——」

一語未了，又被鯊魚扯入水裏去了。

接着，一團一團的鮮血，從水裏飄浮上來。

「鯊魚？」

其餘八人大吃一驚，頓時亂成一團，紛紛轉向來路划去，要逃命了。

就在這時，金錢豹申屠雄也發出一聲慘叫道：「鯊魚咬住了我的腿！鯊魚咬住了我的腿！救命——」

「救命」兩字剛剛出口，整個人已被鯊魚扯入水中，瞬即不見。

「哇！」

巨無霸大叫一聲，一頭栽入水裏，接着雙手奮力抱起一條七尺長的大鯊魚！

大鯊魚身子滑力氣大，尾巴一擺，就已掙落水中，再一轉身，一口又咬住了巨無霸的腿部！

「啊呀！」

巨無霸也在一聲慘號中，沉入水裏去了！

這時，尚未遭到鯊魚攻擊的六人是九尾神狐、銅鑼道人、花蝶、大刀關仁虎、鐵筆孔八爺和金傘娘子，他們六人急急的潛水來到出口，發現本來通行無阻的出口已被一面水閘擋住，六人便在水裏用力搖撼水閘，但水閘堅牢無比，任憑他們使出吃奶之力也搖不動分毫。

他們都沒有精深的潛水功夫，不久已感閉氣不住，乃紛紛冒出水面，聚集在水洞的出口上方，金傘娘子驚駭欲絕的叫道：「咱們被困住了，怎麼辦？怎麼辦？」

銅鑼道人叫道：「爬到洞頂上去！」

一語驚醒夢中人，六人連忙游近兩邊洞壁，施展壁虎功爬上洞頂，緊緊抓住洞頂的岩石。

這一來，總算暫時避開了鯊魚的攻擊，六人不禁大大的透出一口氣。

而這時，遭到鯊魚襲擊的許半仙，流星追魂司徒春、金錢豹申屠雄、巨無霸張義四人已無影無踪，只見附近的水面上一片紅色而已！

不用說，四人已沉落水底，成了鯊魚的一頓豐富美餐了。

金傘娘子緊緊攀附在洞頂，一面哭一面罵道：「都是那臭牛鼻子害人的！天哪，這下咱們是死定了！毛百昌，你的腦筋不比那臭牛鼻子差，趕快出個主意呀！」

九尾神狐毛百昌也像一隻壁虎爬在洞頂，他聽了金傘娘子的話，不禁苦笑一聲道：「沒辦法了，出路已被封死，水裏又有鯊魚……」

花蝶大罵道：「他媽的，是誰把那出路封死的？」

鐵筆孔八爺也苦笑道：「必定在外面的那些人，他們認爲將咱們十人困死在此，十八箱金元寶便是他們的了。」

大刀關仁虎嘆道：「罷了，眞是陰溝裏翻船，早知如此，咱們不該一起來。」

金傘娘子道：「我早就說該留下兩個在外面守着，你們偏不聽，倒像怕分不到金元寶似的！」

銅鑼道人道：「現在說這些話都沒用了，大家想個法子出去才是……」

花蝶阮復忽然道：「有了！」

金傘娘子急忙問道：「你有逃命之策麼？」

花蝶道：「不錯，我想到了一個辦法了！」

金傘娘子道：「快說！」

花蝶道：「殺死那些鯊魚！」

金傘娘子一怔，繼之罵道：「去你的，這個時候你還有心情說笑話！」

花蝶道：「不是說笑話，我眞的有辦法殺死那些鯊魚！」

金傘娘子道：「眞的？甚麼辦法？」

花蝶道：「用毒！」

孔八爺道：「好辦法。」

金傘娘子道：「你是說用毒藥毒死水裏的鯊魚？」

花蝶回答道：「正是，我身上有幾顆蠟裝『五毒丸』——孔八爺，你也有是不是？」

孔八爺道：「是的，我也有幾顆，只不知能不能毒斃鯊魚？」

花蝶道：「應該可以，你我的毒藥毒性極强，只要一點點就可毒死一條牛，鯊魚也應該毒得死。」

銅鑼道人道：「就算能毒死鯊魚，咱們也出不去呀！」

九尾神狐道：「而且，水中有了毒藥，咱們也不能下水——這個辦法不成！」

花蝶道：「不，先毒死鯊魚再說，這水洞裏的海水不是死水，經過一次漲潮退潮之後，有毒的水就會流失於海中。」

金傘娘子道：「對！對！你們快將毒

藥取出，毒死那些鯊魚！」

花蝶道：「八爺，你意下如何？」

孔八爺道：「進退維谷，只好先試一試了。」

於是，他們兩人左掌五指緊緊抓住洞頂岩石，騰出右手伸入懷中掏摸毒藥——

控制室中的蓋世龍看到這裏，才突然開聲道：「阮復！孔八爺！你們沒有機會了！」

阮、孔二人一聽聲音，心頭大震，顧不得再掏毒藥，右手再伸上去抓住洞頂岩石，駭然道：「誰？誰？誰在說話？」

蓋世龍嘿嘿冷笑道：「老夫的聲音，你們還聽不出來麼？」

六人已聽出是業已死亡的堡主的聲音，這一驚非同小可，六人不禁都發起抖來，齊聲驚呼道：「老爺！是你……」

當然他們不相信人死能够復活，而以爲是蓋世龍的鬼魂前來索命。

金傘娘子驚得牙齒打顫，道：「老爺！老爺！請你饒命！殺……殺死你的是許軍師，不是我呀！」

「嘿嘿嘿嘿！」

蓋世龍陰惻惻的笑了幾聲，道：「饒妳？有甚麼理由要饒妳呢？」

金傘娘子道：「因……因爲奴家沒有背叛你呀！只因許軍師殺了你，奴家才跟着……跟着他們來到這裏的……」

蓋世龍緩緩道：「來這裏幹麼？」

金傘娘子道：「因爲……因爲老爺你已經死了，而堡中留下了十八箱金元寶，許軍師說要起出平分，奴家覺得……覺得不拿白不拿，所以……」

蓋世龍插口道：「可是老夫却聽到了一句話——許軍師，你既把話說開了，奴家也不妨將心意相告，我潘愛蓮對那十八箱金元寶也覬覦久矣——這是誰說的？」

金傘娘子心胆皆裂，顫聲道：「老爺，那是奴家說着玩的，老爺……你……你難道沒死？」

蓋世龍冷笑道：「我蓋世龍在江湖上混了一輩子，若說這麼容易就被你們殺了，那我就不是蓋世龍了！」

金傘娘子又驚又喜道：「這麼說，老爺你是沒死了？這……這太好了！老爺，奴家仍然願意跟隨你，你要奴家怎樣，奴家就怎樣！包括……包括……」

蓋世龍道：「包括甚麼？」

金傘娘子道：「包括……包括奴家的身子在內！」

蓋世龍縱聲大笑！

金傘娘子惶恐地道：「老爺，你答應了？」

蓋世龍笑聲突止，冷冷答道：「潘愛蓮，妳的身子只配送給鯊魚吃！」

話聲甫落，突聽金傘娘子慘叫一聲，抓住洞頂的雙手一鬆，撲通一聲，掉入水裏去了！

小蝶淸楚的看見蓋世龍彈動手指，射出一支細如牛毛的毒針，她假裝沒看見，一怔道：「咦，怎麼無緣無故突然掉下去了？」

蓋世龍沒有回答她的話，嘿嘿獰笑道：「孔八爺，阮復，怎麼不把毒藥掏出來呀？」

孔八爺自分必死，不願求饒乞憐，慘笑道：「老爺，屬下只說一句話：我們不是好東西，你也不是好東西，當年你藉任捕頭之便，對落入你手的黑道人物索財刦色，最後還冒充別人之名下手刦了一批鏢貨，十八箱金元寶不但盡入你手，還將帮你刦鏢的伙伴殺害——」

蓋世龍怒叱道：「住口！」

孔八爺道：「屬下說錯了麼？這些事情其實在我們看來也沒有甚麼，屬下只希望你冷靜的想一想，要找你報仇的人太多了，沒有我們，你不會活得太久的！」

蓋世龍道：「說完了？」

孔八爺冷笑道：「說完了，你下手便是！」

蓋世龍曲指一彈，又一支毒針電奔而出，正中孔八爺的背心，孔八爺悶哼一聲，掙扎了半晌，終於無力再抓牢，撲通掉入水裏去了。

敢情他的毒針異常厲害，一中人身，立告斃命，所以金傘娘子和孔八爺掉入水裏後，沒聲沒氣的就沉下去了。

剩下的花蝶阮復、九尾神狐毛百昌、銅鑼道人、大刀關仁虎四人眼看着金傘娘子和鐵筆孔八爺中針掉入水裏，却是束手無策，他們無法逃出水洞，也不敢入水去與鯊魚搏鬥，只有攀附在洞頂發抖。

鐵錚看了不忍，便向蓋世龍求情道：「老爺，饒過他們四人吧？他們經此一來，再也不敢背叛你了。」

蓋世龍道：「不，對老夫不忠之人，老夫絕不讓他們活下去！」

語畢，手指連續彈出四支毒針。

「哎呀！」

「啊唷！」

一片慘叫聲中，毛、阮、關及銅鑼道人四人恰似秋風摧殘下的樹葉，紛紛掉入水裏去了。

× × ×

這一天，蓋世龍一共屠殺了四十一人，其中三十一人是跟着許半仙背叛的堡卒，就中一人死得最慘，他就是小郭，他被活活燒死！

大屠殺過後，清點人數，家將只剩下飛刀鐵錚、霹靂雙劍喬如松及老書僮閔家桐三個。

堡卒則剩下五人，此外倖得不死的是那三個老媽子。

蓋世龍不殺她們的原因是還要她們燒飯洗衣，且知她們都是普通婦女，不會作怪之故。

包括小蝶在內，偌大的海堡只剩下十三人而已！

不，應該說還有十四人，因爲另外還有一個蓋世龍躲在堡中，此事只有小蝶一人知道。

小蝶認爲死在許半仙刀下的是第二個蓋世龍，而現身大開殺戒的是第三個蓋世龍，是故尚隱藏未出的，是第一個蓋世龍了。

直到蓋世龍回房躺下歇息，要她捉龍的時候，她才發現弄錯了。

敢情，這個蓋世龍依舊是第二個蓋世龍！

她想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忍不住開口道：「老爺，我有一點弄不明白……」

蓋世龍微笑道：「那一點？」

小蝶彎下身子，向他附耳低聲問道：

「你是昨夜跟我在一起的那位老爺吧？」

第二個蓋世龍笑道：「妳怎知道？」

小蝶忸怩道：「我……我……當然知道了。」

第二個蓋世龍哈哈笑道：「摸出來的麼？」

小蝶羞答答一笑道：「是的嘛！」

第二個蓋世龍大笑道：「怪不得人家說一夜夫妻百夜恩，老夫只跟妳睡了一覺，妳居然就把老夫摸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

小蝶掩面撒嬌道：「羞死人了，老爺你還說呢！」

第二個蓋世龍一把將她摟入懷中，對着她的櫻唇直親，笑道：「小白羊，妳說妳哪一點想不明白？」

小蝶一面半推半就，一面答道：「今天一大早，我們還在睡覺的時候，房中警鈴大作，當時老爺即着衣匆匆出去，後來……後來許軍師就在廳上殺死了『你』，可是爲甚麼被殺死的又不是你呢？」

第二個蓋世龍笑道：「那是老夫的替身啊！」

小蝶道：「我知道，我是說你在我房中是你本人，爲甚麼到了廳上就變成替身了？」

第二個蓋世龍道：「這是我的秘密，老夫不妨老實告訴妳，老夫的替身不只一個！」

小蝶佯驚道：「嗄，還有？」

「不錯！」

「還有幾個？」

「這也是老夫的秘密。」

「爲甚麼面貌都相同？」

「這是秘密之三！」

「老爺，你把我搞糊塗了，爲甚麼要有這麼多的替身呢？」

「要是沒有幾個替身，老夫今天已死在許半仙的刀下了。」

「這麼說，你才是眞正的蓋世龍了，是麼？」

「不一定。」

「不一定？」

「老夫不會告訴妳這一點，總之只有一個是眞的，而誰是眞的，却是一個秘密！哈哈哈……」

「老爺，除了你外，別的蓋世龍會不會叫我捉龍？」

「當然會！」

「會不會跟我……」

「當然會！」

「這……」

「如果眞假蓋世龍不能共有一個女人，那就會被人看出眞假來了！」

「不，老爺，我只要跟你……不要跟別個！就算你是假的，我……我的身子既然被你破了，我就一輩子只跟你一人！」

「笑話，妳並非處女！」

「老爺，你不能這麼說，我……雖然遭遇不幸，可絕對不是個下賤的姑娘！」

說到這裏，眼眶一紅，泫然欲哭了。

第二個蓋世龍笑道：「小蝶，不要傷心，這海堡中的眞假蓋世龍不會太多的，妳好好侍候我們，一輩子受用無窮，妳要甚麼，我們給妳甚麼。」

小蝶輕泣道：「我不要，我……要回家去。」

第二個蓋世龍面容一扳，道：「不可以！」

小蝶愕然道：「你不讓我回家探望爹娘？」

第二個蓋世龍道：「說好每十天回家一次，今天才是第二天而已。」

小蝶道：「我……我好想我娘，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讓我爹娘來一下？」

第二個蓋世龍沉吟了片刻，說道：「這個麼……」

小蝶急道：「你如不願外人進入堡中，我可以在堡外和他們見面聊聊，過一會便叫他們走，好麼？」

第二個蓋世龍確實很喜歡她，看她一臉迫切之色，不忍使她失望，說道：「好，老夫等一會叫老書僮去領他們來，但只能在堡外的涼亭上見面，不准入堡。」

小蝶歡呼一聲，緊緊將他抱住……

這天下午，男、女瞎子被帶到了海堡外面的那座臨海涼亭上。

涼亭名叫「觀濤」，人坐其上，海的景色可以一覽無遺。

小蝶就在「觀濤亭」上與假爹娘見面，由於有老書僮在旁監視，他們「一家人」只能閒話家常。

「蝶兒，妳在此住得慣麼？」

「住得慣的，娘。」

「那位蓋老爺子對待妳好麼？」

「很好！」

「蝶兒，我們雖是貧苦人家，可不是不三不四的人，妳可自重自愛啊。」

「是的，娘。」

「早晚要當心些，別着了涼。」

「女兒知道——對了，叫化叔叔還在我們家麼？」

「還在，因爲前天妳帶回了三百兩銀子，妳爹一高興，就叫阿福去城買了一些吃的回來，昨晚妳叫化叔叔多喝了幾杯，今天他說頭還重重的，妳爹就留住了他，叫他明後天再走。」

「對，索性就請他住下來，如今女兒每月有三百兩銀子的收入，不愁多他一個人了——爹，你就請他住下來，陪着你們解解悶也好。」

「唔，爹跟他說說看。」

小蝶乘着老書僮沒注意的時候，悄悄把一團紙塞入女瞎子的懷中，然後「一家人」又聊了一會，會面便告結束，老書僮又帶着男、女瞎子下山回家去了。

× × ×

這天晚上，第二個蓋世龍特地在飯廳上與三家將及五堡卒一起共用晚膳，而在席上說道：「各位兄弟，本堡今日不幸發生了許軍師率衆背叛之事，唯此事已告一段落，老夫希望在座兄弟今後好好做事，不要三心兩意，這樣對老夫對你們都有好處。」

接着，他宣佈三家將從這個月起每人加酬一百兩銀子，三老媽子和五堡卒也每人加酬五十兩。

最後，他要大家做好防守海堡的工作，並指定由飛刀鐵錚負責指揮調度。

飯後，他便挽着小蝶回房。

回到房中，他把自己脫得一絲不掛，

要小蝶爲他捉龍，小蝶這才發現他已不是第二個蓋世龍，而變成第一個蓋世龍了。

對此，小蝶已不感驚奇，她的雙手一接觸到他的身體，才假裝一呆道：「你——不是他了！」

第一個蓋世龍笑道：「妳說甚麼？」

小蝶道：「你不是吃晚飯以前的那位老爺？」

第一個蓋世龍道：「對，他忙了一天一夜，該歇一歇了。」

小蝶一邊爲他捉龍，一邊驚問道：「你們兩位，究竟哪位是眞的，哪位是假的呀？」

第一個蓋世龍道：「眞眞假假，假假眞眞！」

小蝶苦笑道：「這樣下去，我一定會發瘋！」

第一個蓋世龍笑道：「不會，不論妳見到的是哪一個蓋世龍，妳只要把他視爲眞正的蓋世龍，好好侍候他們就是了！」

說完這話之後，他就開始毛手毛脚起來……

× × ×

此後數日，堡中未再發生事故。

第一個蓋世龍和第二個蓋世龍每隔一天一夜替換一次，兩人於現身「輪値」時，都能指揮若定，也一樣好色如命，使小蝶分不出誰是眞的誰是假的來。

而，小蝶唱做俱佳，也漸漸贏得了兩個蓋世龍的信任，在堡中的行動不再受到限制了。

於是，她沒事的時候，就在堡中的各通道上走動，尋找那條進入水洞的入口。

這就是她的目的。

她的目的就是那十八箱金元寶。

那天，她沒有跟隨許半仙一起進入通往水洞的秘道，雖然她曾在控制室裏隔着一堵鐵壁看到那條水洞，却不知它的入口在哪條秘道上。

每天，當蓋世龍不需要她的時候，她便假裝散心，在堡中各處蹓躂……

一天下午，她走到樓下一條平時少有人走動的通道上——

這條通道沒有點燈，很黑暗。

她才走入數步，忽然瞥見對面數十步外的通道上，燈光一閃而沒。

經驗告訴她：通道的一間石室裏面有人，而且正在進行某項不可告人的行動。

於是，她提輕脚步走了過去。

走入數十步，果然發現其中一間石室的門虛掩着，一絲燈光從門縫射出。

她側耳一聽，立刻聽出有人在石室裏走動，而且，不知用甚麼東西在輕敲着石壁。

咦，他是誰呢？

他在尋覓甚麼？

海堡裏只剩下鐵錚，閔家桐，喬如松三家將，難道是他們三人中之一？

他們三人中，還有人敢背叛蓋世龍，覬覦蓋世龍的財產不成？

小蝶思忖電轉，決定看個明白！

她正想湊近門縫窺視，驀地房門一開，眼前燈光大亮——飛刀鐵錚一手提燈，一手握着一柄飛刀，站在她面前！

「哎呀！」

小蝶假裝嚇了一跳，急急後退三步，撫着心口道：「嚇了我一跳，鐵爺，原來是你呀！」

飛刀鐵錚冷冷道：「小蝶姑娘，妳到這裏來幹麼？」

小蝶道：「我悶得發慌，所以到處走走，剛剛走到這裏，看見有燈光，就過來看看——鐵爺，你又在這裏幹甚麼？」

飛刀鐵錚目光如刀，神情冷峻地道：「我在巡視！」

小蝶道：「哦，是，是。」

飛刀鐵錚道：「妳不該到這裏來！」

小蝶裝傻道：「爲何不能來？」

飛刀鐵錚道：「因爲這裏不是散心的地方。」

小蝶道：「是，那我以後不到這裏來就是了。」

說畢，轉身便走。

飛刀鐵錚道：「慢着，花小蝶！」

小蝶一聽他叫出自己的姓，心房大大一震，回頭驚聲問道：「鐵爺，你叫我甚麼？」

飛刀鐵錚道：「花小蝶！」

小蝶笑道：「鐵爺弄錯了，我不姓花，我姓——」

飛刀鐵錚不等她話完，又道：「我還知道妳有個綽號叫『小狐狸』！」

小蝶眞的呆住了。

飛刀鐵錚冷冷一笑，道：「我說錯了麼？」

小蝶已知再否認沒用，當下換上一付笑容，說道：「甚麼時候知道的？」

飛刀鐵錚道：「很久了。」

小蝶道：「那爲甚麼不向蓋世龍報告呢？」

飛刀鐵錚道：「無此必要。」

小蝶道：「怎麼說？」

飛刀鐵錚道：「因爲我有我要辦的事情。」

小蝶明白了，同時也放心了，她嫣然一笑道：「爲了那十八箱金元寶？」

飛刀鐵錚道：「不錯！」

小蝶一笑道：「你比許半仙高明得多了。」

飛刀鐵錚道：「妳也有一套。」

小蝶道：「我犧牲很大，天天陪他們睡覺——對了，你可知道蓋世龍一共有三個？」

飛刀鐵錚點頭道：「我要是不知道，那天就跟着許半仙他們一起去了。」

小蝶微笑道：「你比他們聰明得多了，我早就看出來了。」

飛刀鐵錚淡淡一笑道：「妳的假父母和那個叫化叔叔是誰？」

小蝶道：「男的叫『天山野狠時思祿』，女的叫『路邊花石麗妃』，他們當年曾幫助蓋世龍刼得那十八箱金元寶，蓋世龍在得手之後，發出毒針打中了他們的眼睛……」

飛刀鐵錚道：「蓋世龍的毒針中者立斃，他們怎能不死？」

小蝶道：「他們中針倒下時，立即挖下眼珠子，蓋老賊自以爲他的毒針厲害，中者無救，因此未加察看就走了，後來時思祿和石麗妃便結成夫妻，發誓要找姓蓋的報仇。」

飛刀鐵錚道：「那個叫化子呢？」

小蝶道：「他本來不是叫化子，原名叫『插翅虎白川坤』，十年前犯案被姓蓋的捕獲，姓蓋的敲詐了他五萬両銀子，說要放他逃走，結果沒有，所幸後來朝廷大赦，他才撿回了一條命。」

飛刀鐵錚又問道：「妳和他們是甚麼關係？」

小蝶道：「朋友。」

飛刀鐵錚道：「就憑這個關係，妳就冒着性命危險打入這海堡來，要替他們報仇？」

小蝶道：「不，他們的目的是報仇，我的目的是那十八箱金元寶。」

飛刀鐵錚笑道：「如此說來，妳我目的相同，殊途同歸！」

小蝶笑道：「能合作麼？」

飛刀鐵錚道：「只要妳願意，區區正有此意！」

小蝶道：「我十二萬分的願意。」

飛刀鐵錚欣喜道：「那麼，一言為定如何？」

小蝶道：「怎麼分帳？」

飛刀鐵錚道：「二一添做五。」

小蝶道：「分贓，必須皆大歡喜，否則後患無窮。」

飛刀鐵錚道：「妳不滿意？」

小蝶道：「不是我不滿意，而是時思祿，石麗妃和白川坤不滿意。」

飛刀鐵錚道：「妳不是說他們的目的只在報仇？」

小蝶道：「話雖這麼說，但如不分給他們一些，你說他們肯麼？」

飛刀鐵錚道：「妳說該怎麼分？」

小蝶道：「姓蓋的財產當不只十八箱金元寶，不論多少，屆時六人平分。」

飛刀鐵錚道：「我好像吃虧了些？」

小蝶笑道：「不要太貪心，其實光是那十八箱金元寶，你我只要帶走兩箱，就一輩子吃喝不盡了。」

飛刀鐵錚道：「說得也是，那就六人平分好了。」

小蝶道：「剛才你在找水洞入口？」

飛刀鐵錚道：「對。」

小蝶道：「找到了沒有？」

飛刀鐵錚道：「沒有。」

小蝶道：「咱們怎麼行動？」

飛刀鐵錚道：「妳負責對付姓蓋的，當妳確定那一個是眞正的蓋世龍時，妳就乘替他捉龍的時候下手，但不要殺死他，叫他無法行動就是了。」

「你呢？」

「我負責尋出水洞入口，並對付喬如松和閔家桐。」

「其實，蓋世龍只剩下一眞一假兩個人，我可以將他們兩個一起解決。」

「不，姓蓋的每一天一夜出現一個，妳如不能同時制服他們，就有危險，要知姓蓋的雖患風濕，但其武功仍非妳所能對付得了的。」

「我覺得昨天出現的那個是眞的，他的肌肉結實，而且他是第一個跟我睡覺的人，如果他不是眞的，怎敢如此大胆？」

「靠不住，一定要確定了才下手。」

「假的會不會武功？」

「不知道，不過眞的一被制服，假的就容易對付了。」

「有道理。」

「記住，行動要小心，如被姓蓋的發現咱們心懷不軌，那咱們就死定了。」

「我知道。」

「妳不會出賣我吧？」

「我如出賣了你，我也活不成。」

「對，正是如此！」

「我要回房去了，咱們隨時聯絡。」

「好。」

黃金萬両　到死可曾在手

過了兩天，小蝶悄悄告訴飛刀鐵錚：已確定第二個蓋世龍是眞的蓋世龍，理由是第二個蓋世龍警覺性很高，說他每於睡覺中聽到一點聲响就會驚醒過來，而第一個蓋世龍無此現象。

又過了兩天，飛刀鐵錚悄悄告訴小蝶：已找到水洞入口。

於是兩人商定了動手的日子和步驟。

× × ×

是小蝶進入海堡的第二十一天——

這天，現身「輪值」的是第二個蓋世龍。

他，像往日一樣，吃過午飯後，挽着小蝶在堡中走動了一會，即回房午睡。

午睡之前，要捉一條龍。

他脫光衣服，躺在床上，讓小蝶的美妙玉指在他的身上游走……

本來，一個經常担心被人殺害的人，是不敢把自己的身體這樣暴露在別人的手指下的，但是捉龍這玩意確能令人上癮，尤其捉龍的是個嬌滴滴的姑娘，又尤其這個姑娘已跟他有肌膚之親，那雙捉龍的手指已可肆無忌憚的時候，怎不令他上癮而入迷呢？

這種情形，好比吸食福壽膏而上了癮的人，明知後果不佳，却又難以戒絕了。

第二個蓋世龍現在就是這種情形，他對小蝶已完全信任，完全着迷了，每次「輪值」出現時，總要小蝶替他捉兩條，與趣來臨時，還要與她親密一番呢。

「小蝶，妳昨天回家去了？」

「是的，回娘家。」

「哈哈，妳爹娘知道麼？」

「知道甚麼？」

「知道妳跟老夫已經……」

「不知道，我爹要是知道了，不打死我才怪！」

「但紙包不住火，他總有一天知道的啊！」

「可不是，我好担心！」

「不要担心，索性明白告訴他好了，就說老夫要娶妳作繼室。」

「不成，你年紀比我爹還大！」

「這有甚麼關係？」

「你總不能叫我爹『岳父』吧？」

「哈，叫就叫，老夫才不害臊哩！」

他伸手將小蝶拉倒在床上，盡去其衫，拉過一條軟被蓋上，於是乎被底翻浪百事有，道不盡旖旎風光……

「且慢，老爺，現在是甚麼時刻？」

「午時三刻。」

「午時三刻，要推出斬了！」

「唷！」

一切突告靜止！

過了一會，小蝶才從被底鑽出，取衣穿上，一面笑道：「老爺，你好好睡一覺，我出去走走，不陪你啦！」

第二個蓋世龍沒有回答，他永遠不能回答了！

她沒有照飛刀鐵錚的話行事，她覺得「制服」總不如「殺死」來得穩當。

她穿好了衣裳，正擬開門出去，房門突然自動啓開——一個人當門而立！

他，第一個蓋世龍。他本來不該在這個時候出現，却突然出現了。

小蝶心中一驚，却笑道：「老爺，還不到你『輪值』的時候呀！」

第一個蓋世龍掛着濃重的憤怒之色，厲聲道：「小賤人，老夫看走了眼，原來妳也是奸細！」

小蝶實在想不通他怎麼發現的，一時不禁目瞪口呆，呆若木鷄……

× × ×

這個時候，天山野狼時思祿，路邊花石麗妃和插翅虎白川坤三人已到了海堡。

他們三人，肩上各荷着一口棺材。

當他們三人在堡門口將棺材放下來時，海堡的正門開了，飛刀鐵錚和一個堡卒從裏面走了出來。

那堡卒還不知道海堡已發生重大事故，一看他們三人抬着三口棺材到來，只覺他們不懷好意，當即上前喝道：「站住，你們這是幹甚麼？」

中年叫化「插翅虎白川坤」笑嘻嘻道：「兄弟，你是問這三口棺材麼？」

那堡卒道：「不錯，是誰叫你們抬這東西來的？」

插翅虎白川坤笑道：「是我們自己抬來的。」

那堡卒怒道：「甚麼意思？」

插翅虎白川坤道：「盛放金元寶呀！用棺材放金元寶，走在路上絕對不會引人注意。」

那堡卒聽了又驚又怒，轉望飛刀鐵錚道：「鐵爺，你看他們——」

飛刀鐵錚猛可曲肘撞出，喝道：「你躺下來歇一歇吧！」

「砰！」

那堡卒的肋骨登時斷了兩根，整個人頓如斷綫紙鳶，直飛了出去，掉落地上時，已然昏迷不省人事。

天山野狼時思祿笑道：「解決了？」

飛刀鐵錚笑道：「不錯，解決了。」

天山野狼時思祿笑道：「鐵兄，小蝶姑娘已將一切告訴我們，我們十分樂意和你交朋友。」

飛刀鐵錚道：「這些話，等一會再說，現在小蝶姑娘可能已得手，不過還有一個假蓋世龍和喬如松，閔家桐二家將要對付，你們快隨我入堡。」

說畢，轉身便要衝入堡中。

不料這時，霹靂雙劍喬如松和老書僮閔家桐已自裏面趕出來了，他們已聽到飛刀鐵錚與天山野狼時思祿的對話，知飛刀鐵錚已變節，因之雙雙撤出兵器，大喝道：「老七，你竟敢私通外敵背叛堡主！」

飛刀鐵錚笑了笑道：「是的，兩位若是識時務，可分一杯羹。」

老書僮閔家桐大怒道：「放屁！」

他的兵器是一口長劍，這時長劍一振，便向飛刀鐵錚疾刺過去。

天山野狼時思祿厲聲道：「慢着！」

老書僮聞言一勒劍勢，冷笑道：「瞎子，你究竟是甚麼來路的？」

天山野狼時思祿一個字一個字道：「我叫『天山野狼時思祿』，聽過沒有？」

老書僮沉聲道：「陌生得很！」

天山野狼時思祿冷冷一笑道：「那麼，說得清楚些：十年前我和拙荊都是蓋老賊的得力手下，我們帮他刦得十八箱金元寶，他却發出毒針打瞎了我們的眼睛！」

老書僮面色一變道：「哦！」

插翅虎白川坤接口笑道：「我也來自我介紹一下：我叫『插翅虎白川坤』，十多年前，我犯案被蓋老賊捕獲，他向我詐騙了五萬両銀子，說要放我逃生，結果他沒有履行諾言，嘿嘿嘿，今天我還要連本帶利一起算。」

老書僮轉顧喬如松問道：「老喬，你看怎樣？」

霹靂雙劍喬如松不加思索地道：「堡主對咱們不薄，應該替他拚一拚。」

老書僮道：「對，咱們拚了！」

天山野狼怪笑一聲道：「要拚，找我時思祿來！」

話聲中，他手上的竹棍子突然脫落一大截，露出了一柄特製的拐劍。

那柄拐劍，比一般長劍短一尺，劍身也比一般長劍窄一半，但磨得很利很亮。

路邊花石麗妃手上的竹棍子跟着一脫，也露出一柄拐劍，笑道：「誰不想活，就衝着我來便是！」

喬如松和閔家桐認為他們是瞎子，即使讓他們攻入堡中也不致造成重大的傷害，因此他們挑上飛刀鐵錚和插翅虎白川坤，二人使一眼色，前者雙劍一錯，撲上了插翅虎白川坤；後者長劍再揚，直取飛刀鐵錚，於是一場惡鬥展開了！

雙方各施本身絕學，就在堡門外的空地上鬥成一團，反將天山野狼夫婦冷落在一旁。

他們夫婦因是瞎子，看不見敵友，一時無法加入助戰，只有站在一旁乾着急，過了一會後，天山野狼竟似已從兵器聲中聽出誰是誰，忽然飄身躍上，枴劍很準確的攻向喬如松的背部，大聲道：「鐵兄！白兄！照計劃行事，這兩個交給我們。」

喬如松聽到他的枴劍攻至，迫得只好轉身招架，插翅虎白川坤便乘機向前一掠，衝入海堡裏去了。

路邊花石麗妃也憑其聽覺測出老書僮的位置，立即搶前出劍，厲叱道：「老書僮，咱們來玩玩！」

枴劍，也很準確的攻進老書僮腰部。

老書僮不敢不招架，身形半轉，揮劍架住她的枴劍，大喝一聲，抬脚踢出。

不料石麗妃眼睛雖瞎，聽覺却極靈敏，只見她擰身一錯步，居然巧妙的避開他的脚，緊接着枴劍如蛇舌倏縮倏吐，連續攻出數劍。

老書僮一時反鬧得手忙脚亂，慌忙退開幾步。

飛刀鐵錚哈哈一笑，雙足微頓，隨在插翅虎白川坤後面衝入堡中去了。

× × ×

第一個蓋世龍還不知道飛刀鐵錚已叛

變，也不知道天山野狼三人已來到海堡；他站在房門上，阻住了小蝶的逃路，滿面獰容，嘿嘿冷笑道：「小賤人，從實招來，妳是誰？是誰唆使妳來幹這件事的？」

小蝶沒有回答，兩顆眼睛溜溜轉，只想覓隙奪路逃出去。

第一個蓋世龍殺氣騰騰道：「妳跑不掉的，還是老老實實回答老夫的話吧！」

看見小蝶緊閉着嘴巴不說話，又冷笑一聲道：「老夫眞佩服妳，爲了混入本堡，爲了贏得老夫的信任，妳費了不少苦心，還不惜犧牲色相陪老夫睡覺，嘿嘿嘿！只可惜妳殺錯了人，枉費心機了！」

小蝶聞言一怔道：「殺錯了人？」

第一個蓋世龍笑道：「不錯，現在不妨老實告訴妳，老夫是眞正的蓋世龍。」

小蝶衝口道：「我不信！」

第一個蓋世龍道：「信不信由妳，反正妳絕對沒有機會活着離開這座海堡。」

小蝶忽然嬌笑道：「你縱然殺了我，也救不了你的老命！蓋世龍，你完啦。」

第一個蓋世龍面容一沉道：「妳是說：妳那瞎了眼的爹娘已趕來了？」

小蝶道：「不錯，他們會在午時三刻趕到海堡，現在他們必已攻入堡中了。」

蓋世龍面色變得很難看可怕，問道：「他們眞是妳的爹娘？」

小蝶道：「不，他們是我的朋友。」

蓋世龍道：「他們是誰？」

小蝶道：「兩個是你昔日的手下——時思祿和石麗妃。另一個叫『插翅虎白川坤』，你不健忘的話，應該還記得他。」

蓋世龍色變道：「哼，我道是誰，原來是他們三人，這眞是老壽星上吊，活得不耐煩了！」

說畢，舉步向小蝶迫過去。

看他的表情，就知他要動手殺人了。

小蝶自知遠非其敵，故打算盡量拖延時間，好讓天山野狼或飛刀鐵錚等人趕來助陣，當下一擺手道：「等一下！」

蓋世龍果然上當，一停步道：「有話說？」

小蝶道：「是的，殺死我之前，讓我明白一件事好麼？」

蓋世龍道：「甚麼事？」

小蝶道：「自我進入海堡之後，我就發現蓋世龍有三個，奇怪的是你們三人的身材骨格雖然不一樣，但面貌却相同，我不信世上有三個面貌相同的人，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呀？」

蓋世龍詭笑道：「妳死到臨頭還這麼好奇？」

小蝶道：「是的，因爲這是世上少有之事，我很想知道。」

蓋世龍道：「好，老夫告訴妳便了，上次被許半仙殺死的那個和今天被妳殺死的這個，是一對孿生兄弟！」

小蝶道：「原來如此，但爲甚麼你的面貌和他們的面貌相同呢？」

蓋世龍得意的笑了笑道：「許多年前，老夫偶然發現他們這一對孿生兄弟長得很像老夫，老夫便與他們結交，後來得知他們日子過得不好，就常常接濟他們，不久老夫徵得他們同意，將他們秘密送入本堡，經過一番巧妙的易容，他們的面貌就與老夫完全相像了。」

小蝶道：「何謂巧妙的易容？」

蓋世龍道：「比如他們的眉毛長得與老夫不太一樣，老夫便用刀子細心修改一番。」

小蝶道：「聲音呢？」

蓋世龍道：「他們說話的聲音與老夫也有些相似，再經——」

說到此處，突然省悟到小蝶是在拖延時間，不禁嘿嘿獰笑道：「小賤人，妳好狡猾，老夫現在沒有空跟妳說，妳納命來吧！」

雙掌一揚，十指曲如鷹爪，像個吃人的妖魔，又舉步向小蝶迫去。

眞巧，就在此際，房門上的警鈴「叮噹噹」的响起來了。

蓋世龍也急欲了解外面的情況，當即按動機鈕啓開了房門，對着外面的人大聲問道：「甚麼人？」

外面走廊上傳入飛刀鐵錚的聲音：「老爺，大事不好，你快出來！」

蓋世龍喝問道：「發生了甚麼事？」

飛刀鐵錚道：「有人攻入堡來了。」

蓋世龍聞言又驚又怒，回對小蝶道：「好，讓妳多活一刻，等老夫收拾了時思祿三人，再來好好處置妳。」

語畢，一閃出房，隨即再按動機鈕，將房門關上。

小蝶就這樣被困在房中了。

蓋世龍於按動機鈕關上房門後，又在外面房門加上一條鐵門，這才走到通往外面的一扇房門，扣上房門，沉聲問道：「鐵錚，來的是誰？」

房外的飛刀鐵錚以爲小蝶失手，心中不免懷着鬼胎，當下不敢扯謊，據實答道：「老爺，攻入本堡的是小蝶姑娘的父母，還有那個叫化子——老爺，你沒事吧？小心那小蝶姑娘！」

蓋世龍那裏知道他已叛變，聽了這話，即將房門打開，急問道：「家桐和老喬情況怎——」

「砰！」

飛刀鐵錚猝施突擊，一掌重重的拍中他的胸膛！

蓋世龍「啊」了一聲，身子往後飛去，背部正撞上房內牆壁，頓如一團軟泥，滑倒地上，嘴角溢出一縷血水，昏死過去了。

飛刀鐵錚一躍入房，拉開裏面房門上的鐵門，再按動機鈕啓開房門，一看小蝶站在房內發呆，不禁咧口一笑道：「花小蝶，妳失手了？」

花小蝶一見是他，大喜道：「正是，我殺死了一個蓋世龍，却被另一個蓋世龍逮住！」

飛刀鐵錚一怔，視綫投向床上，驚詫道：「妳是說……」

花小蝶走近床前，揭去軟被，笑道：「你看，這是第二個蓋世龍，我本來以爲他是眞正的蓋世龍，誰知竟然不是！」

那個全身赤裸，醜態百出的第二個蓋世龍，此刻兩眼暴瞪，嘴巴大張，早已氣絕了。

飛刀鐵錚吃驚道：「妳殺了他後，那第一個蓋世龍跟着出現？」

花小蝶道：「正是，他說他才是眞正的蓋世龍，若非你及時趕到，我這條命就完了。」

她一邊說一邊走入外面的房間，看見第一個蓋世龍倒在地上，很高興的笑道：「好，都解決了，這一個還沒死吧？」

飛刀鐵錚點頭道：「嗯，我只讓他受了點內傷，他等下就會醒來。」

花小蝶道：「留個活口也好，他醒來時，還有沒有力氣動手？」

飛刀鐵錚道：「大概沒有了，不過爲安全計，點一點他的穴道好了。」

花小蝶就點了蓋世龍的軟麻穴，接着問道：「他們三人呢？」

飛刀鐵錚道：「妳的假爹娘正在堡外和閔、喬二人拚鬥，白川坤則去收拾四個堡卒。」

正說着，聽得房外一陣脚步聲，花小蝶探首一望，見是插翅虎白川坤，便現身出房道：「我的叫化叔叔，你得手了沒有呀？」

插翅虎白川坤笑道：「都解決了，你們呢？」

花小蝶笑道：「大功告成，兩個蓋世龍一死一傷！」

插翅虎白川坤入房看到一遍，笑問道：「究竟哪一個才是眞正的蓋世龍？」

花小蝶一指受傷昏迷的第一個蓋世龍，說道：「他自承是眞正的蓋世龍，你看是不是？」

插翅虎白川坤道：「不管哪一個是眞的，反正都要他的老命——外面的情形怎麼樣了？」

花小蝶道：「不知道，咱們快出去看看。」

三人奔出堡外，只見天山野狼時思祿和霹靂雙劍喬如松仍在惡鬥不休，而路邊花石麗妃和老書僮閔家桐兩敗俱傷，倒在血泊中。

花小蝶叫道：「我的時大嫂，妳怎麼啦？」

她跑過去一看，才看出路邊花石麗妃腹部中了一劍，已然氣絕死亡，再看老書僮閔家桐，情況相同，中劍的部位在心下數寸，也已返魂無術，不由抽了口冷氣道：「我的天，怎麼都死了？」

天山野狼時思祿大聲道：「小蝶，妳說甚麼？麗妃她死了？」

花小蝶道：「時大哥，你別傷心，待小妹來助你一臂之力，幹掉這個姓喬的洩恨！」

霹靂雙劍喬如松一見他們三人從堡中奔出而不見堡主追出，心就涼了半截，因之鬥志全失，當即連發三招迫開時思祿一步，隨即縱身飛起，要逃命了。

「別走！」

插翅虎白川坤大喝一聲，縱空攔截，他的武器是三節棍，但聞「劈拍」一聲巨响，他的三節棍和喬如松的雙劍絞成一團，兩人從空中掉下，立時鬥成一團。

花小蝶嘴巴說要助一臂之力，却沒有眞的上前助戰，只在一邊虛張聲勢的吶喊着。

鐵錚也未出手，站在一旁觀戰。

天山野狼時思祿則滿地摸索，一面摸索一面叫着他妻子的名字，最後摸到了石麗妃的屍體，抱着屍體失聲痛哭起來。

這時，飛刀鐵錚忽然開聲道：「老喬，堡主已死了，你還要爲誰拚命啊？」

霹靂雙劍喬如松早就沒有了鬥志，聞言大聲叫道：「老七，你們讓我走，一切沒事！」

飛刀鐵錚道：「白兄，讓他去吧！」

插翅虎白川坤托地跳開尋丈，喝道：「好，你快滾！」

霹靂雙劍喬如松縱身便走，但才飛出數尺，突然慘叫一聲，一個踉蹌，砰然仆跌在地，全身抖動了幾下，就死了！

原來，他背上中了一柄飛劍，是天山野狼時思祿的枴劍！

飛刀鐵錚眉頭一皺道：「時兄，你一向都是這麼趕盡殺絕麼？」

天山野狼時思祿滿面悲憤道：「我的妻子死了，我恨不得殺盡天下人！」

插翅虎白川坤勸慰道：「時兄，人死不能復生，你看開些吧。」

飛刀鐵錚道：「對，只要有銀子，要甚麼就有甚麼，現在想要金元寶的人都跟我入堡！」

語畢，轉身入堡。

花小蝶第一個跟了進去。

白川坤第二個跟了進去。

時思祿放下妻子的屍體，找回枴劍，第三個跟了進去。

× × ×

第一個蓋世龍蘇醒過來了。

他看見眼前站着飛刀鐵錚、小狐狸花小蝶、天山野狼時思祿和插翅虎白川坤四人，登時面色大變。

時思祿冷冷道：「蓋世龍，還認得我麼？」

第一個蓋世龍搖搖頭道：「我不是眞正的蓋世龍！」

花小蝶道：「咦，剛才你不是已承認你才是眞正的蓋世龍？」

第一個蓋世龍道：「那是哄妳的，眞正的蓋世龍是躺在床上那一個！」

時思祿道：「小蝶，我想起來了，姓蓋的左手小指上有一道刀疤，妳看誰的小指上有刀疤，他是就眞正的蓋世龍。」

花小蝶走去床前，察看第二個蓋世龍的手指，果見他的小指上有刀疤，笑道：「現在證明我的判斷沒錯，這第二個蓋世龍才是眞正的蓋世龍！」

時思祿道：「他有刀疤？」

花小蝶道：「正是。」

時思祿嘆了口氣道：「他死得太舒服了，這十年來，我一直在等着用我的劍刺入他的心窩！」

飛刀鐵錚道：「好了，現在已證明這第一個蓋世龍是替身，現在讓我來問他幾句如何？」

白川坤道：「你問吧。」

飛刀鐵錚走近到第一個蓋世龍面前，含笑道：「老爺，那十八箱金元寶是不是藏在水洞裏面的石室？」

假蓋世龍道：「我唯一不知道的就是這件事，你想蓋世龍會把這樣重大的秘密告訴我麼？」

飛刀鐵錚道：「有道理，那麼你會不會操縱控制室的機關？」

假蓋世龍道：「會。」

飛刀鐵錚道：「假定我們要進入那水洞裏面的石室，有無其他捷徑？」

假蓋世龍道：「沒有，一定要經過那水洞。」

飛刀鐵錚道：「有甚麼方法可殺死水洞裏的那些吃人的鯊魚？」

假蓋世龍道：「沒有，只有打開通入大海那道水閘，讓牠們出去一途。」

飛刀鐵錚道：「打開水閘，牠們都會跑出去麼？」

假蓋世龍道：「這我就不敢說了。」

花小蝶道：「咱們可從控制室的窗口投入石頭，也許會把牠們嚇跑。」

飛刀鐵錚點點頭，又問道：「控制室裏面，有無進入水洞之路？」

假蓋世龍道：「沒有。」

飛刀鐵錚想了想，轉對花、時、白三人說道：「咱們先去控制室看看，同時打開外面的水閘如何？」

花、時、白三人自然不反對，於是飛刀鐵錚拉起假蓋世龍，命令他啓開牆壁上的秘門，四人即押着假蓋世龍進入秘道，由螺旋石級轉了下去。

不久，五人進入地下控制室。

假蓋世龍在飛刀鐵錚的命令下，按動機關，打開了水洞兩邊的水閘。

四人趨近鐵壁窗口往外望去，但見水洞裏波光掩映，十多天前慘死於裏面的許半仙等十人，今天已看不出一點甚麼了。

天山野狠是瞎子，看不見東西，他向花小蝶問道：「小蝶，裏面是怎麼個情形啊？」

花小蝶道：「這一面鐵壁的外面有一條水洞，據說長達百丈，水裏養着十條兇猛的鯊魚，那天許半仙等十人就是死在水洞裏面的。」

天山野狠道：「藏放十八箱金元寶的石室，就在水洞中？」

花小蝶轉對飛刀鐵錚問道：「是不是？鐵大哥。」

飛刀鐵錚道：「據我所知，那間石室可能在水洞的中段，那地方另外有一條洞道。」

天山野狠道：「從這間控制室中可以進入水洞麼？」

飛刀鐵錚道：「不能，須由另一條秘道進入，我已找到那條秘道了。」

天山野狠道：「現在該怎麼動手？」

飛刀鐵錚道：「首先要清除水裏的鯊魚，這樣好了，你們在此拿些東西丟入水裏，我去海邊的水閘看看，確定十條鯊魚都離開水洞時，才能潛水進入。」

天山野狠道：「好，就這麼辦。」

飛刀鐵錚轉身便欲離開控制室。

天山野狠忽然道：「慢着！」

飛刀鐵錚住步回身，問道：「有甚麼事？」

天山野狠道：「讓白兄跟你一道去如何？」

飛刀鐵錚明白其意，微微一笑道：「當然可以——白兄，你來吧！」

於是，插翅虎白川坤跟着他出去了。

× × ×

花小蝶不停的把可以丟入水裏的東西一件一件丟出去，水洞裏的水「撲通！撲通！」响個不停……

這樣，兩刻時過去了。

飛刀鐵錚和插翅虎白川坤還沒回來。

天山野狠漸感不耐，說道：「他們怎麼會去了這麼久還不回來？」

花小蝶道：「海邊在東面山頭下，有一段路好走呢！」

天山野狠道：「也差不多該回來。」

花小蝶道：「別急，再等一等看。」

天山野狠道：「說眞的，小蝶，我對飛刀鐵錚這個人有點不放心……」

花小蝶道：「哦！」

天山野狠道：「我覺得他這個人很不簡單，妳以爲如何？」

花小蝶道：「當然不簡單，十八家將只剩下他一個啊！」

天山野狠道：「他謀奪姓蓋的財產，分明計劃很久，如今成功在望，他肯跟咱們平分麼？」

花小蝶道：「這個……」

天山野狠道：「小蝶，我眞是很不放心！」

花小蝶道：「有白川坤跟着，我想他縱然意圖不軌，也不敢輕舉妄動吧？」

天山野狠道：「唔……」

花小蝶道：「他若想一人獨吞，就得殺了我們，但殺了我們，他一個人絕對無力起出那十八箱金元寶。」

天山野狠道：「說得是，不過——聽，有個脚步聲下來了！」

花小蝶側耳一聽，果聽見一個人的脚步聲正從上面的螺旋形石梯响下來，不禁一怔道：「咦，怎麼只回來一個人？」

天山野狠立刻擺出戒備的姿態，沉聲道：「他一定把白川坤制服了，小蝶，準備應戰！」

花小蝶再仔細一聽，便笑道：「別慌，沒有事！」

天山野狠道：「怎麼呢？」

花小蝶笑道：「步聲很大，這表示來人沒有懷着壞心呢！」

天山野狠道：「他怎麼只有一人回來呢？」

花小蝶道：「另一人可能進入秘道裏去了嘛！」

天山野狠聽見步聲已到控制室外面，便開聲道：「哪一位？」

「我……」

飛刀鐵錚的聲音。

隨着話聲，飛刀鐵錚已在控制室的門口出現！

花小蝶一見之下，登時呆住了。

原來，飛刀鐵錚已換了衣服，此刻穿的是一身公僕的制服。

那種打扮，任何人一看就明白，他是個衙門裏的捕快。

天山野狠眼睛看不見，不知情況已急轉直下，接着問道：「鐵兄，怎麼樣？」

飛刀鐵錚微笑道：「不好！」

天山野狠一怔道：「有何不對？」

花小蝶苦笑道：「時大哥，我們已完了！」

天山野狠面色一變道：「怎麼說？」

花小蝶道：「這位鐵大哥已換了一身服裝，現在他的打扮是一位捕快！」

天山野狠大驚失色，枴劍一橫，準備拚鬥，厲聲道：「姓鐵的，你耍甚麼花樣啊？」

飛刀鐵錚含笑緩緩答道：「請容我重新自我介紹一下，我不叫飛刀鐵錚，敝姓裘，賤名之安！」

天山野狠渾身一震，駭然道：「應天府的捕頭『小神捕裘之安』？」

飛刀鐵錚道：「正是區區在下！」

天山野狠也呆了。

小神捕裘之安。

原來他就是小神捕裘之安。

這個名字，對綠林人物來說是太熟悉了。

人人都知道，他是全國公僕中，繼「神捕頭蓋世龍」而名揚天下的一位厲害人物。

他的武功，不在「神捕頭蓋世龍」之下。他破案的神速，逮捕江洋大盜之多，也不在「神捕頭蓋世龍」之下。

尤其使人聞名喪胆的是：

他不像當年蓋世龍利用職權胡作胡爲，可用金錢打通關節。

他鐵面無私，盡忠職守，一點都不含糊。

因此，黑道上流傳一句話說：「寧見一條龍，不見一條蟲」；龍，是指蓋世龍，蟲，是指他裘之安而言，因爲他另有一個綽號叫『虎俠』。

因此，天山野狠和花小蝶一聽他是裘之安，心就涼了半截，驚得呆住了。

花小蝶心慌意亂道：「不，我不相信，你怎麼會是『小神捕裘之安』呢？」

裘之安微微一笑道：「爲了徹查蓋世龍的罪證，在下花了一番功夫才贏得蓋世龍的信任，就像妳，花姑娘，妳爲欲打入海堡，不是也花了一番功夫麼！」

花小蝶愕然道：「你……你在徹查蓋世龍的甚麼罪證？」

裘之安道：「有不少人告他假公濟私，斂財劫色，又有人告密說他在退休之前，曾冒充別人名義下手劫走一批官銀——也即是那十八箱金元寶，因此在下奉令徹查此事。」

天山野狠道：「裘之安，你打算怎麼處置我們？」

裘之安道：「你當年協助蓋世龍劫走官銀，雖然結果吃了蓋世龍的大虧，但從犯之罪是跑不了的。」

花小蝶道：「我呢？」

裘之安道：「妳殺了人！」

花小蝶道：「裘之安，你可要弄清楚，我殺的是蓋世龍啊！」

裘之安道：「不論妳殺的是誰，妳總是殺了人。」

花小蝶强笑道：「得了，裘老總，我們不要那十八箱金元寶了，你網開一面如何？」

裘之安搖頭道：「不可以，去年應天府失踪了七個美少年，我已查出那是妳幹的。」

花小蝶臉色大變，轉對天山野狠道：「時大哥，你看怎麼辦？」

天山野狠冷笑道：「哼，姓裘的，你的能耐我十分佩服，只可惜今天在這裏的只有你一個！」

裘之安哈哈太笑，道：「一個還不够麼？」

天山野狠悍然道：「不錯，好像太少了些。」

裘之安眼睛一眯，笑道：「你打算和我動手？」

天山野狠道：「對，大家都說你如何如何了不起，我時思祿不信邪，要領教一下。」

裘之安轉望花小蝶笑問道：「花小蝶，妳是不是也想拒捕反抗？」

花小蝶道：「當然，我不喜歡坐牢，像我這麼年輕貌美的姑娘，怎麼可以坐牢呢？」

裘之安再轉對假蓋世龍問道：「你，是否也要拒捕反抗？」

假蓋世龍吐出虛弱的聲音道：「不，我不是蓋世龍，罪不致死，你把我帶走好了。」

裘之安點點頭道：「好，你就蹲在一邊，看我來捕捉狠狐！」

他撤開佩刀，走入幾步，神色嚴峻的掃視天山野狠和花小蝶一眼，冷然道：「誰先上？」

天山野狠道：「我！」

枴劍當胸一兜，猛可飄身刺出！

裘之安含笑靜立不動。

天山野狠雙目已失，與人動手全憑聽覺，聞聲辨位的本能十分高强。

對手只要有一點移動，他就能感覺出來。

這時他憑聲振劍出擊，所攻擊的部位是裘之安的胸口，出劍一點都不差。

他預料裘之安會閃避，並且已擬好了下一招攻擊的招術。

可是，枴劍刺出後，却聽不到裘之安閃避的聲音，他不禁迷惑了！

難道方向弄錯了？

他心中一產生疑惑，便不敢將枴劍走實（事實上他只要再刺出三寸就可刺中裘之安），當即一撤枴劍，喝道：「姓裘的，你出招——」

裘之安就在這一瞬間突然跨出了一步，刀背如電敲上他的右腕，笑道：「出招了！」

「卡查！」一响，天山野狠的枴劍跟着叮然落地，右手腕骨斷了。

他狂叫了一聲，好像被火盪傷的蝦子，身子往後彈跳出去，却一頭撞上身後的牆壁。頓時撞得他腦門發暈，天旋地轉，倒地不起了。

花小蝶一見裘之安運用機智一擧便打垮了時思祿，心中大爲歎服，不覺嘆了一口氣道：「姓裘的，你眞聰明，我服了你啦！」

裘之安微哂道：「妳不打了？」

花小蝶聳聳肩道：「不打了，我不想白費氣力，只是……只是……」

裘之安道：「有話就說。」

花小蝶道：「將來到了牢裏，凡事多給我方便一些好麼？」

裘之安道：「這倒可以。」

花小蝶道：「你有沒有帶枷鎖來？」

裘之安道：「有，在我部下那裏。」

他退到門口，對着石梯上面喊道：「兄弟們，你們可以下來了！」

一陣雜亂的脚步聲從石梯上响下來，俄頃湧入了十多個捕快。

捉龍，至此結束。

（完）

短篇俠義奇情小說

楊　柳·文
子　成·圖

鐵血令

鐵血令傳　羣豪會商對策

集賢廳內十二人，全是身懷絕學，縱橫宇內的武林豪俠之士，此時集合在一起，個個神情肅穆，正襟危坐，門外戒備森嚴，如臨大敵。

武林中一定又發生了驚天動天的大事了。

赫然矚目的一塊令牌，血紅色，四寸見方，牌上八個字更加霸道：「鐵血令前，俯首稱臣。」

江湖上的血性漢子，寧可名在身不在，誰肯服從不知來由的鐵血令？

殺、殺、殺、抗令者死。

鐵血令施展雷霆手腕，誅除異己，想收殺一儆百之效，因此而歸順的固然大有人在，而寧死不屈的更佔多數，風起雲湧，江湖上又掀起軒然大波，一連串生死存亡的爭鬥，已展開了序幕。

震三關查寧，是當代少林最傑出的高手，三十年來縱橫大江南北，未逢敵手，貪緣際會，儼然已成南北十三省武林霸主，凡遇有重大事情，全任其仲裁判決。

鐵血令的崛起江湖，一連串的血腥事件，令武林人士談虎色變，人人自危。

震三關查寧義不容辭，廣發武林帖，招集天下英雄，聯成一氣，決心與鐵血令對抗。

九大門派各遣高手赴會，只有崑崙派未有人參加。

衆人心內雖然暗自嘀咕，但仍不知眞象，所以並未出言不遜。震三關查寧只是詢問各路英雄，關於鐵血令種種殺戮事件，叫人記錄下來。

三日過去，崑崙派仍然音訊杳然。

「天機老道出掌崑崙，也有四十多年，平時並不是這樣子，今天莫不是怕了鐵血令麼？」崆洞派長老天魔手胡三才忍不住道。

「我想其中一定另有原因。」武當長老三陽子道。

震三關查寧見崆峒、武當有人說話，其餘的人只怕也有意見，他防萬一引起崑崙派的誤會，雖說不會引起爭端，但種下爭端的因素，也是武林中的不幸！

當下，震三關查寧站起來，向在座十一人環掃一眼，沉聲道：「各位，衞道抗魔，人人有責。崑崙派創始至今，與八大門派，並立武林，鋤強扶弱，造福人羣，天機子道長，近年道力精進，功參造化，學究天人，鐵血令橫行天下，天機道長必有完善方策，尤其在這非常時期，九大門派彼此必須推心置腹，不可自相猜忌，令敵方有機可乘，以我們八大門派的正義力量，豈懼一鐵血令？崑崙派參加與否，根本不能動搖我輩除魔的信念。」

「阿彌陀佛，查師兄說得好，九大門派休戚相關，大家應該相信崑崙派。」少林無相大師合掌道。

以震三關查寧、無相大師及三陽子的身份名望，既然這樣說，而且合情合理，事實上，崑崙派為天下武林名門正派，歷

代都有其極輝煌史蹟，而當代天機子成就更高，聞說他近年來武學，已超越歷代祖師，到達一種新的境界。

雖然未曾在江湖上使用，但黑道上巨寇惡魔，的確有了極大戒心，可想而知，崑崙派決不會坐視鐵血令橫行江湖，荼毒生靈。

大夥兒心平氣和之下，也確實相信崑崙派作風，一定有交待。

集賢廳內又恢復了平靜！

「砰！」突然一聲暴响，左邊牆壁猛地爆炸起來，塵土飛揚中，烟霧漫天，頓時對面不見人！

假如是普通人，一定會驚慌失措，但大廳內十二人，全是內外兼修的特等高手，養成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定力，聽聲辨形，知道只是一塊巨石打破牆壁，因此絲毫不為所動。

大約半盞茶時分，沙塵落定，只見無相大師掌中托着塊石頭，想來正是打破牆壁的石頭。

「好功夫！」人隨聲現，一個中年漢子由洞中跨進大廳，神態輕鬆，簡直不把廳內所有的高手放在眼內，試想，九大門派十二高手，豈容人輕視，但這般人修養有素，喜怒不形於色，平靜注視來人，看他有何行動。

震三關查寧忝為主人，不容不出聲，平靜道：「閣下光臨寒舍，是敵是友，尚請見示。」

「哈哈！」中年漢子朗笑一聲道：「敵友之間，那要看主人的取決。」

「在下愚魯，請說明白些。」震三關查寧仍然不動聲色，和氣問話。

「我這做客人站着，主人是否覺得妥當？尤其是威震大江南北的俠客，總不至失禮吧。」中年漢子嬉笑怒罵，一副嬉皮笑臉神態。

天魔手胡三才再也忍不住，「颼」地站起來道：「做客人的由大門進來，主人自然倒屣相迎，像這樣破牆而入的鼠竊行為，自然要用對待盜賊的法子，還談得上客氣麼？」

「既然如此，我這做賊的已在此，閣下又怎辦好呢？」中年漢子冷笑道。

「好！」天魔手胡三才性子最烈，暴喝聲中，人已縱身而起，右手伸處，已抓住中年漢子肩頭，掌心力勁疾吐，中年漢子蹬蹬蹬，連退五步才勉強站住脚。

胡三才有天魔手的外號，果然有其不凡的藝業，出手就給來人一個下馬威，九大門派豈容人輕視的！

廳內十一人眼看天魔手胡三才露了這一手，情不自禁齊聲喝采：「好！」

中年漢子好像也大出意料之外，臉上神色連變幾變，目中兇光電射，正待有所行動，猛然又靜下來，露出微微笑意道：「好功夫，請這位老朋友再來試試，如果我輸了，任憑處置，萬一我贏了，請留下閣下這隻手如何？」

天魔手胡三才怎受得了這個，「颼」地站起，就要動手時，震三關查寧伸手攔住，轉頭向中年漢子道：「閣下究竟到此何事，說個明白，我自然給你答覆，這種莫名其妙的糊塗架，打了豈非無味。」

中年漢子轉頭冷笑，道：「這位老朋友莫非怕了，剛才偷襲成功，他還得意洋洋，現在就無胆量比試麼？只要他贏了，還怕我不交待明白麼？」

「查兄，讓我先和他較量再說。」天魔手胡三才怒火中燒，說時就往前去。

震三關查寧微一沉吟，心內已有主意，當下對胡三才笑道：「比試自然可以，但若萬一胡兄錯手傷了人，這位朋友今日到此目的，豈非無人知道，再說，憑他一人敢來的胆色，我們也要客氣些才好。」

「哈哈！」中年漢子朗聲一笑道：「震三關果然名不虛傳，我王嘯天奉命傳訊，違抗鐵血令者，一律處死。」

大家心頭一震，這王嘯天外號奪命無常，出身黑道，三十年前闖蕩江湖，心狠手辣，殺人如麻，突然間消聲斂跡，想不到今天竟然投身鐵血令組織，再度為害江湖，倒是不可輕敵。

「好極。」天魔手胡三才知道對方是黑道巨擘，而且是鐵血令手下帮兇，下手不必顧忌，當下再不客氣，喝道：「接我一掌。」

奪命無常王嘯天剛才試過一次，這回再也不敢輕敵，右肩微沉，身形如箭，雙掌幻起一片如山掌影，胡三才暗叫一聲：「來得好。」一招天魔手絕學「探囊取物」，又抓住王嘯天的右肩頭，正想施展殺手，王嘯天掌緣已切中胡三才的左肘，「拍」的一聲响，胡三才內腑已傷，當下咬緊牙關，內勁加到十成，王嘯天悶哼一聲，肩骨已碎，但他仍然驃悍如故，衝衝跌跌，由破洞穿出去，口內叫道：「你們好好洗淨脖子引頸就戮，等着受死吧。」

震三關查寧白眉軒動，喝道：「鐵血令主如果有胆，查某願意與之決一死戰，不要傷及無辜。」

「好，我會把這話帶到。」奪命無常王嘯天答話的聲音已在十丈開外，瞬即杳然。

這時候，無相大師已取了一顆小還丹，塞入天魔手胡三才口中，同時右掌抵住天魔手命門，內力源源貫入，助他療傷，大約半盞茶時份，天魔手的臉色才漸漸轉紅，一條老命總算保住了，衆人這才算放下了心。

經過這番折騰，衆人心內暗自震驚，鐵血令下的勢力確實非同小可，像奪命無常王嘯天這樣的高手，竟然只是個傳訊之人，可以想像到，鐵血令所擁有的人才，決不是普通人可以抗衡，即以在座十二人來說，與鐵血令爭鬥的確不敢太過樂觀。

「這時起，大夥兒別分散了，鐵血令的鬼域伎倆，層出不窮，我們千萬不可大意。」震三關查寧小心囑咐。

當下，震三關查寧在住宅前後，佈置嚴密防守網，九大門派十二高手，也在枕戈待旦，決定與鐵血令決一死戰。

三日平安過去了。

但是，集賢莊所招集的白道豪俠之士，總有百人左右，個個鬥志激昂，磨拳擦掌，準備與鐵血令魔徒決戰。

第五日，仍然風平浪靜，沒有任何動靜，鐵血令往日的雄風不知那裏去了。

晚風帶點陰凉，喝幾杯酒，別有一番風味。

突然，一陣急驟馬蹄聲，狂風暴雨般

挾着雷霆萬鈞之勢衝到集賢莊。

十五匹馬，全是千中選一的好馬，馬上人的騎功也是超絕卓越。

莊前三十幾人，正在密切注視這些騎士。

颼颼颼，七人騰身下馬，招呼也不打一個，見人就抓，他們全是一等一的高手，大家還未看清楚，他們已上了馬背，風捲殘雲般往官道馳去，走得一個不剩。

衆人定下神來，立刻齊聲怒喝，但來人影子也不見一個，又那裏去追呢？

十二名主腦人物接到這消息，知道又是鐵血令玩的把戲，看情況，他們仍有顧忌，九大門派的力量，也不能作等閒視之，如果鐵血令主有信心，當然會明槍明刀叫陣，不會耍這等花樣了。

「七人給他們捉去了，就這樣算了不成？」天魔手胡三才怒火冲天道。

「他們決不會就此罷手。」震三關查寧沉吟道，顯然他一時仍未弄清楚對方目的何在。

第二天，戒備更嚴，大樹頂上也派人瞭望，即使再有飛馬偷襲，也不會像上次給人得手。

「有兩人來了。」樹頂上傳來消息。

集賢莊內立刻全神戒備，靜觀其變，過了好半天，才看清楚兩人形象，平平常常像鄉下人，年紀很輕，大的只有二十三四上下年紀，小的最多十二歲，剛到莊前，二人就很詳細察看四周環境。

「小子。」一名三十來歲壯漢上前查問，「看你年紀青青，怎麼會投身鐵血令下做事？」

「這位大哥，你別誤會才好，我不是鐵血令的人。」少年客客氣氣地回答。

「哼，裝模做樣，準不是好人。」壯漢冷笑道。

「趙老二，別和他嚕嗦，抓起來再講。」另一名少年忙着出主意叫道。

原來這趙老二正是崆峒派弟子開山神趙啓，與另一名峨嵋第二代弟子，無回掌周三泰，二人正負責大門口安全，此時趕上來查問。

「好吧，看你是甚麼東西變的。」開山神趙啓說時，手下絲毫不客氣，用足七成勁力猛劈過去。

少年眉頭微皺，左手微拂，開山神趙啓腰上覺得有股大力推來，身不由主退後五步，才勉強站住，衆目睽睽之下，有點掛不住臉，猛喝一聲：「小子拿命來。」再奮力擊出一拳。

「住手。」天魔手胡三才緩步走來，一雙眼睛盯着少年二人，冷冷道：「好功夫，鐵血令太看得起我們，竟然派上乳臭未乾小子來了，哼……」

「前輩誤會了，我不是鐵血令的人，我……」少年急得滿頭大汗。

天魔手胡三才不容分說，微一提氣，人已衝前，右掌已施展天魔手絕學：「探囊取物」，看來少年難逃出去。

「好！」廣場上羣豪轟然叫好。

少年肩頭微微一沉，剛好避開這神奇的一抓，急叫道：「老前輩是天魔手麼？晚輩是崑崙弟子。」

天魔手胡三才又驚又怒，他這天魔手絕學，縱橫宇內數十年，尚未失過手，即使奪命無常王嘯天，一樣手到擒來，這少年舉重若輕，竟然毫不費力避開威震武林的天魔手，令人實在難以相信，但事實擺在面前，又不能不信，廣場上羣豪也給這現象駭傻了。

「再試一招。」天魔手胡三才定下神來，心內實有不甘，提足勁力，準備再孤注一擲，拚個明白。

「胡兄且慢！」震三關查寧已走過來，阻止天魔手，一方面轉過頭來向少年二人問道：「二位小朋友，你們不是鐵血令的人麼？」

「晚輩姜明，奉家師天機道長之命，前來會合八大門派，略效微力。」

「原來是自己人，好好！進廳內坐，」震三關查寧見是崑崙派門下弟子，自然很高興！

「慢來。」天魔手胡三才叫道：「他說是崑崙弟子，是眞是假有甚麼證明？」

「這位小兄弟剛才施展身法，正是崑崙嫡傳，胡兄莫非仍有懷疑？」震三關查寧道。

「武功人人可學，如果是敵方鬼計，派人來臥底，我們豈不是危險？再說，碰到這樣重要的關頭，崑崙只派來兩個素未謀面的毛頭小子，實在太輕率了。」天魔手胡三才仍然火氣十足。

「嗯。」震三關查寧十分爲難，若果是敵人詭計，的確不好對付，萬一眞是崑崙弟子，豈不引起誤會，日後又如何向天機道長交待呢？

「老前輩，弟子這兒有師父親筆信一封，請過目。」少年姜明說時呈上了一封信。

這時，武當長老三陽子，少林無相禪師等全到廣場，震三關查寧也不客氣，撕開信封看時，果然是崑崙天機子親筆，再無懷疑，卽邀姜明二人入廳。

但是，九大門派在此生死存亡重要關頭，各派全力以赴，參加的人不僅在本派是首屈一指的高手，即使聲望、武功，在江湖上也是德高望重，威名赫赫之士，崑崙竟然派一個不見經傳的毛頭小子，天機老道究竟怎麼搞的，衆人心內暗暗嘀咕。

「令師身體還好吧！」武當三陽道長與天機子交情最好，坐定後即問候故人近況。

「家師近年澈悟玄機，算出江湖又有刦運，所以令弟子姜明下山略效微勞。」

「這位是你師弟麼？」三陽道長問。

「哦，他叫喜僮，是招呼我起居飲食的。」姜明道。

走江湖的，竟然帶着書僮，不僅如此，聽姜明語氣，儼然自承是消解這次江湖刦難的人，八大門派全是無用的廢物，尤其是他們這十二位，全是當今武林中的泰山北斗，走到那兒都是受人恭敬的前輩，今日受盡敵人的氣，又受自己人的氣，雖然有幾位方外之人，對於名利比較淺薄，但也有點不是味道。

「好，崙崑派出了位少年英雄，我老胡倒是不揣冒昧，自不量力，要領教崑崙派的『飛龍九式。』天魔手胡三才剛才輕敵，吃了個啞吧虧，這時再也忍不住，想教訓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道兄何必？」武當長老三陽子出言

勸阻，他知道天龍九式是崑崙派鎮山之寶，非有極深厚內功，兼且稟賦悟性極佳，非十年以上苦功，才勉强學會，別說拿來應用了。這少年姜明，只不過二十來歲，要他施展飛龍九式，不是要人出醜麼？

「道長別担心，自己人切磋武功，又有甚麼關係呢？」天魔手胡三才轉頭說道，對於這位三陽子，他一向敬重有加，言語上也特別客氣。

少林長老無相禪師正想說時，姜明已站了起來，拱手道：「飛龍九式家師近年已稍有改正，今日正好借這機會，請各位老前輩指點指點，有勞那位大哥斬七枝竹竿備用，晚輩先演一次，看看家師近年心得。」

「哼！」天魔手胡三才心內端的不是味道，見姜明坦然承認已學會天龍九式，似乎說經過天機子改進，比以往更加精進，好像有意露上一手，現現威風。

大廳後有一片極大院子，僕人早已插好七枝竹子，按着七星方位，每枝相隔足有二丈遠，每枝竹子也有二丈餘高，此時十二位武林高手伴着姜明走向廣場。

看情形，姜明眞想一顯身手，讓這班武林前輩見識一下崑崙鎮山絕學，衆人心內也疑惑不定，弄不清楚姜明是玩甚麼把戲。

院中出奇的靜寂。

姜明緩緩走前三步，神態突地嚴肅起來，肩頭微幌，人已平空滑出，右步一踏出去，身形已升高五尺，跟着左脚踏出，又升高五尺，連踏四步，人已平穩地站在第一枝竹竿上面。

「好！」在場高手忍不住轟然叫好喝采，這等輕功已接近凌虛蹈空境界，即使他們自己也不易做到，誰想到崑崙派下一名初出茅廬的小伙子，輕易做到，他們暗地慚愧之餘，也不禁慶幸正派門中又出了一位少年英雄，看來對抗鐵血令的魔徒，已有了很大勝券。

姜明陡地大喝一聲，人已冲霄飛起，「平步青雲」、「鵬飛九天」、「足亂浮雲」、「仙子凌波」、「霓裳舞起」五式一氣呵成，身法輕靈巧妙，看看已升上七丈高空，正在此時，姜明一個空心觔斗，頭下脚上，「飛鳥投林」猛往地面衝下，頭髮幾乎沾着地上，雙掌往後一划，身形翻騰滾動，又站在第二枝竹竿上……當姜明在第七枝竹竿上站立時，雙掌一合十，平緩地由竹竿滑下來，那等從容、平緩、是輕功中最難做到的功夫。

姜明站在地上，向十二人抱拳道：「獻醜。」

「好，英雄出少年，崑崙又出位少年英雄，天機老道躲在山頂上，偷偷調教徒弟，等我上去找他算帳。」武當老道三陽子笑呵呵道。

「天機道兄近來功力又精進不少，看來崑崙武學又要在武林中放一異彩。」震三關查寧道。

「好。」天魔手胡三才道：「見了老弟你的功夫，我老頭自嘆不如，我們還是到廳內去較量喝酒本領吧。」

酒宴擺開，大廳裏頓時洋溢着酒香、豪笑，九大門派今天歡宴一堂，愁雲盡掃，尤其是姜明，給大夥兒問得答不過來。

「各位前輩。」姜明突然想起件事，頓時莊容問道：「有一件事，家師要我徵詢各位前輩意見。」

「甚麼事？」衆口齊聲道。

「九大門派各有專長，內功心法雖然大同小異，但各有不傳之秘，如果大夥兒開誠布公，共同切磋，熔天下武學爲一爐，正派武學必能更精深博大，這次鐵血令逞兇，如果正派中有不能抗拒的絕學，他們怎敢隨便侵犯呢？」姜明侃侃而談，顯然在武林中是從未有過的事，固然是天機子意見，但仍然不易爲人接受。

十二人在九大門派中雖是武功出衆，輩份也高，像這樣洩漏本派機密，非得本派掌門及各長老同意不可，否則難行。

「這是個好意見。」震三關查寧首先接道：「門戶之見，秘技自珍，使歷代祖師精心創設的絕學愈來愈萎縮，待平定鐵血令事件，我首先請求本派掌門，爲天下武林盡一番心血。」

「老前輩。」姜明又道：「家師曾吩咐，公佈本派武學之秘，最好就在今日，因爲鐵血令在江湖上使用的武學，別具途徑，我們還未與對方主力決戰，故而自己先要有個準備，也多一份勝算，事急從權，萬一敗在魔徒之手，那時悔之晚矣！」

「嗯！」大夥兒也感到有理，像奪命無常王嘯天，仍然未得鐵血令主秘傳，已具有那樣身手，可想而知，對方主腦人物的武功，決不輕易接得下，只有姜明這種法子，可以取長補短，最少彼此也可以相輔相成。

「今日面臨非常時期，可否從權？」天魔手胡三才首先意動。

「不行。」一名絕色少女衝進大廳叫道。

「賢姪女也來啦。」震三關查寧出聲招呼。

原來這少女不是別人，是震三關查寧的師弟神判秦殷的掌珠秦秀珠，外號女神鷹，在江湖上也是有名的女殺手，想不到今天也來這兒湊熱鬧。

「這人是鐵血令手下魔徒。」女神鷹秦秀珠指着姜明道。

「甚麼？」廳內衆人叫將起來。

「他盜竊崑崙信件。」女神鷹秦秀珠道：「重傷松月道長及門下兩俗家弟子。松月道長並未死，目下正在我家養傷，爸爸叫我前來報訊。」

「好小子。」天魔手胡三才大怒，躍身飛起喝道：「快拿命來。」鐵掌猛劈。

震三關查寧知道對方武功卓越，怕天魔手胡三才個人要吃虧，不敢怠慢，百步神拳施出，嘭嘭之聲響不絕，無相大師龐大身形凌空飛起，排山掌劈出，勁氣空，呼呼之聲不絕！

好個姜明，身受三大高手夾攻，他連人連椅突然向後退出七尺有奇，堪堪避開，口中忙道：「慢慢有話好說。」

「再說下去，九大門派武功全給你騙去了。」天魔手胡三才怒喝聲中，鐵掌幻起一片濃密掌影，罩向姜明。

震三關查寧暗暗駭然，三大高手出動，而且廳內在强手環伺之下，對方一人竟然從容應付，魔徒武功如此高强，再來幾個那還得了。

「除魔衛道，不須講究甚麼江湖規矩，大家一起下來誅殺此獠。」震三關查寧招呼其餘高手。

「他跑不了。」在九大高手及女神鷹合圍之下，漸漸縮緊包圍圈。

「各位。」姜明陡地大喝道：「停手先給我解釋片刻，再打不遲。」

「殺！」無相禪師這回也動了眞火，掌中內勁有如鐵錘擊出，威力最大。

「你們……」姜明想說甚麼，但衆人那會聽他這套，他巳額頭冷汗直流，看來不出五十招，定然會喪命集賢廳。

「大家加把勁，先殺他再找其它魔徒。」天魔手胡三才怒叫如雷。

「住手。」姜明的僮兒此時巳捉住女神鷹，右掌按在她百會穴上，只要內力暗出，女神鷹秦秀珠只怕會命喪黃泉，衆人大驚，不由自主停了手。

姜明吐了口氣，迅速退到喜僮身旁，沉聲道：「魔徒施展詐術，只怕神判秦殷老前輩巳經遭了毒手，今日崑崙弟子就此告退，要單獨與鐵血令中人決一生死，告辭了。」

廳內十二人竟然束手無策。

片刻間，姜明巳退到廳門口，命喜僮放了秦秀珠，喝道：「女神鷹秦秀珠好好聽住，你家內一定有禍事，這麼大的人，別再不懂事胡鬧了，害了父親性命，再連累九大門派，妳冷靜想想吧，我去了。」

衆人只有眼睜睜看着他與喜僮揚長而去。

女神鷹秦秀珠性子剛烈，幾曾受了這等侮辱，暗自一咬牙，猛地抽劍，就要往脖子上抹去。

「錚！」一塊小石頭打在劍刄上，女神鷹秦秀珠竟然把持不住，寶劍跌落。

「賢姪女，勝敗乃兵家常事，又何必自尋短見，只要日後多殺幾個魔徒，也算挽回今日顏面。」震三關查寧勸解這位大小姐。

「我還不是敗給這奸賊。」天魔手胡三才也在一旁道：「只是這小子年紀青青，竟然把崑崙派絕學練得這樣好，今天又險些騙了我們八大門派不傳之秘，要不是賢姪女來了，後果眞不堪設想。」

武當道長三陽子憂形於色，緩緩道：「我看，這其中必有古怪，崑崙武功，偷學的人，能有那樣成就？而且，剛才動手之際，這少年並未施出殺手，爲甚麼會這樣，大家可明白？」

剛才大戰之際，衆人未及想到，經三陽子一說，情形果然如此，難道說這少年眞是崑崙派嫡傳弟子，眞要是這樣，只怕神判秦殷有危險了。

「我先回去瞧瞧。」女神鷹秦秀珠急道。

「好吧。」震三關查寧也莫可奈何，「我們一起去，等待也不是辦法，找他們去。」

「對，找他們去。」天魔手胡三才也贊成。

這班武林豪俠之士，說走就走，除了本身應用兵刄之外，甚麼也不帶，震三關查寧吩咐幾個弟子，叫他們小心防守外，並說明要去的地方，萬一有甚麼重要事情，可以前去尋找！

× × ×

十三人施展輕功，大約一個時辰，巳到了神判秦殷府第，女神鷹秦秀珠先衝進門去，叫道：「爸爸！」

屋內沒有人。

「看來，眞中了人家離間之計，」三陽道長平靜道。

「我爸爸呢？」女神鷹秦秀珠急得眼淚直流，別看她早時兇神惡煞般，當緊急關頭仍然像其他女孩子一樣，沒有法子時也會哭。

大家心內雖然相信，神判秦殷巳中了暗算，但對這個女孩子，却不好意思說出來。

「看，」震三關查寧細心觀察下，見正中壁上貼有一張紙，急伸手拿下來，上面寫着：「伴月山莊決雌雄。」

「好呀，他們竟然躲在那裏！」天魔手胡三才叫將起來。

「照各種跡象看，姜明等兩名少年，只怕眞是崑崙派來的弟子，天機道長玄機莫測，造就少年英才，有他在此，我們實力大增，如今不知到那裏去了！」武當長老三陽子緩緩道：「魔道中人詭計多端，只要稍有可乘之機，他們就會運用，只怕這伴月山莊也不是好玩的地方，我們大夥兒則要好好商量商量，免得中人奸計，那才不值呢！」無相禪師冷靜發言。

「你們不去，我去！」女神鷹秦秀珠只想爸爸，見衆人猶疑不決，猛地衝了出去！

「姪女！」震三關查寧叫時，這女孩子那裏會聽，人已衝出二十餘丈。

「遲早都是一樣，我們十二人，與對方一戰，總會弄個明白！」天魔手胡三才道。

「好呀，我們一起去！」無相禪師也覺得早去比較好。

當下十二人如流星趕月般，片刻巳追上女神鷹秦秀珠，足足有個半時辰，巳到伴月山莊。

莊內火把通明，莊門大開。

十二人連同女神鷹秦秀珠大大方方，堂堂皇皇直往莊門闖去。

「客人到！」門口一名漢子高聲叫。

「請！」這聲音聽起來很平常，他那樣清楚傳入耳內，說話的人却在百十丈遠，那可不容易，這種內功修爲，在當今武林中就不易找到幾個。

莊內廣塲上巳擺好幾張桌子，大約二十餘人由左旁一間房子走出，而奪命無常王嘯天也在其中，他正在一名老者身邊低聲細語。

「請坐，請坐。」那名老者立時向九大門派十二人延坐。看氣度與說話神態，似乎正是鐵血令首腦人物，衆人一面敷衍，一面暗暗奇怪，武林中此人從未見過面，他的來歷究竟如何呢？偏又武功機智超人，豈非怪事。

「老朽王松，率領門下三才使者十八人，今日在此與各位分個高下，勝者爲王，敗者稱臣，各位可否答應？」

震三關查寧這時已無暇顧及虛應客套，也不及徵詢九大門派長老，竟自起身答道：「閣下憑藉武力，欺凌江湖各大門派，任意妝殺異己，一旦君臨武林，蒼生再

無寧日，九大門派以及武林中正義人士，必然抱着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決心，與閣下決一死戰。」

「好極了，查大俠快人快語，本座就請決戰，你們十二人，我們這裏只派九人，現在開始好麼？」鐵血令主王松答道。

「讓我先試試！」天魔手胡三才說着，人巳走向廣場中央，對鐵血令主道：「那位下來？」

「地字二號上去！」

「是！」一名三十來歲漢子，大踏步走向胡三才面前，雙手一抱拳，陡地大喝一聲：「看掌。」

他說幹就幹，一招平常的冲拳，挾着雷霆萬鈞之勢，向胡三才中宮猛搗。

「來得好！」天魔手胡三才拳腳功夫了得，見對方的硬功及快速拳勢，雖無甚花招，但應付起來，不能大意，隨即運勁貫掌，當下天魔手胡三才右手幻起一片掌影，虛實不定，腳踏七星步，幾個轉折，手指巳扣上對方脈門。

「好！」九大門派十二人轟然叫好助威。

天魔手胡三才也在這時內力疾吐，隨又開聲吐氣，猛喝道：「去！」誰知那傢伙手腕寸關冷凍如冰，內力一投入，竟然無踪無影，天魔手胡三才大驚，高手對敵，豈敢絲毫怠慢，微一錯愕之際，地字二號手指巳反扣上來，天魔手胡三才巳失手被擒。

九大門派十二人大驚，「颼！」全體站起來，無相禪師龐大身形冲天而起，往場中猛撲，人在半空，百步神拳凌空發出，地字二號連連閃避，有時也揮掌迎擊。

但是，天魔手胡三才仰倒地上，竟然動彈不得，無相禪師連發七拳，地字二號退出七八丈開外，無相禪師找個空隙，抓住胡三才往後一拋，巳有人接住，他再不容情，百步神拳施展十足功力，地字二號一個應接不及，「砰」的一聲給捧得飛了起來，受了極重內傷，昏死過去。

女神鷹秦秀珠幾次想衝出去，震三關查寧等再三阻止，才勉強使她留在座上。

「地字一號接令！」鐵血令主又另派人手。

「是！」一名矮瘦老者應聲而出。

無相禪師站立如山，他知道今日一戰，關係正邪兩派存亡生死，所以一反往日謙和容忍的作風，見地字一號巳到面前兩丈遠近，百步神拳發出，連環七式，一招快一招，威力越來越猛，到後來幾乎是千斤鐵錘搗在地上，咚咚咚震得直響。

地字一號人雖瘦矮，但對於百步神拳毫不畏懼，劈空掌迎頭猛擊，兩人全是猛勢子，轟轟烈烈，直震得地動山搖，風雲變色。

無相禪師大怒，身形一凝，提足十二成功力，右掌往前推出，地字一號毫不相讓，揮掌相迎，雙掌相交，黏在一起，竟是拚鬥內力，一盞茶時分過去，兩人全是汗流浹背，看來勢必兩敗俱傷，地字一號心如鐵石，毫不畏死相拚。

羣豪不由大驚，但外人無法相救，只有乾睜眼的份兒，二人情況愈來愈危急。

「待我去殺了這黑面老賊！」女神鷹秦秀珠說時，人巳冲霄而起，「玉女穿梭」，往前直衝。

正在這時，地字一號臉上突然露出殘忍冷酷神色，無相禪師內力往對方手上衝去，似乎控制不住，大驚之餘，極力收回，就在這時，對方內力如洪水驟發般衝刺，「砰」地一聲響，無相禪師猛往後倒，口中鮮血直噴，人巳昏了過去。

女神鷹秦秀珠反給這情境駭壞了，地字一號冷哼聲中，身形平滑向前七尺，手臂抖動，女神鷹秦秀珠巳給點了十二處大穴，翻身就倒。

「好！」三陽子身形搶出，青鋼劍抖動，七朶劍花在空中爆開，叫道：「接我一劍！」

地字一號拚鬥內力時消耗過甚，功力大打折扣，閃避不及，左臂「嗤」地一聲，給削斷了。

「天字三號出戰！」鐵血令主王松神態巳越來越冷淡。

這次應聲而出的是位少女，二十歲上下，美得不帶一絲人間烟火味。

三陽子不由怔住了，以他的輩份，怎能與這少女動手，但魔徒中怎又會有如此氣質的女孩子，豈非怪事？

她此時手中握着枝鐵棍，黑黝黝的毫不起眼，隨隨便便地站在前面，淡淡道：「請發招！」

「好！」三陽子想到此時是正奸之爭，不能以平常江湖規矩來限制，當下再不客氣，施展武當鎭山之寶「大衍七式」，一股寒森森劍氣，颼颼之聲佈滿谷中。

天字三號少女素手微動，鐵棍揮出，架在劍身上，三陽子猛覺得寶劍與鐵棍黏在一起，不由大驚，正想運勁抽劍時，天字三號鐵棍面上突地飛出四枝玉針，三陽子在猝不及防下，又給打中軟麻穴，翻身倒地。

鐵血令主王松趁這時輕喝一聲：「給我拿下！」

十七人往前撲擊，震三關查寧及其餘衆人，拚命拒敵，由於這批怪人個個武功怪異，看來他們巳下了不少功夫，所以羣豪很快失敗，當然是不公平的失敗！

「哈……」鐵血令主見九大門派十二人全部成擒，心內大喜，忍不住縱聲狂笑起來。

震三關查寧不由暗暗叫了聲：「罷了，中了敵人奸計，九大門派怎能抵擋敵人怪異武功呢，看來魔徒要肆虐武林了！」

「恭喜主人，大功告成！」十八使者齊聲恭賀。

「大丈夫生於天地間，應當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蹟，今日捉了這十二人，只不過初步成功，大家還要辛苦一番，功成之日，兄弟們自有一番美滿風光。」鐵血令主王松勉慰十八使者一番。

「多謝令主栽培！」十八使者齊聲答應。

「押進大牢！」鐵血令主吩咐。

「慢來！」姜明主僕二人，施施然走進廣場。

「崑崙派高徒到了，很好，九大門派派連手敗在我手下，此事在武林中將要流傳千百年。」鐵血令主王松得意洋洋道。

九大門派十二人見姜明現在才到，心內雖然感到十分高興，但也有慚愧，要不

是中了敵方反間計，今日決不會敗得這樣澈底。

「天字五號你去收拾這小子！」鐵血令主王松下令。

「得令！」一名壯漢應聲衝出廣場，根本不把姜明放在眼內，伸手就抓。

崑崙派飛龍九式，豈是等閒，姜明心內早已算定，待對方肩頭幌動之際，身形冲霄而起，直升上二丈餘高，陡地一個轉折，右掌疾拍，天字五號根本連還手機會都沒有，已經躺在地下。

「好，崑崙派出了位少年英雄，如果投身本座，前途無量，小伙子，你認爲怎樣？」鐵血令主顯然很愛惜姜明的身手。

「崑崙派厠身九大門派，除奸鋤惡，千百年來屹立不倒，門下弟子捨身衞道，倘可臨危降賊，豈非笑話？」姜明義正詞嚴，斷然拒絕。

九大門派各人暗喝聲采！

「很好，少年人有股拗勁，待你見識一下本門武功，九大門派坐井觀天，自以爲天下無敵，本門只需幾位平常使者，就令他們束手就擒，你還要試試麼？」王松沉聲道。

「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威武不屈，是大丈夫行爲，勝負成敗，又算什麼？但求心之所安，生死何足道哉？」姜明侃侃而談，震三關查寧等心悅誠服，這少年果然有過人之處，怪不得天機子大成之日，收了這樣年青弟子，確有其過人眼光。

「天字一號，你去試試！」鐵血令主王松顯然不高興，調遣高手出戰。

看來，鐵血令主十八位殺手，以天地人三才定等級，這天字一號是其中最高一位，自然武功又是最好的一個，姜明定睛看時，這位天字一號，大約四十來歲，外表平平常常，像個生意人，完全沒有江湖人的習氣，也沒有一般武人好勇鬥狠的神態，既然是天字一號，自有其非凡藝業，姜明全神戒備。

「要比什麼？」天字一號和氣地問。

「客隨主便，看你的啦！」姜明也很和氣。

「嗯，」天字一號沉吟半晌，漫應一聲，抬頭道：「崑崙派飛龍九式，享譽武林，我想試試！」

「我年輕不懂事，學得太差，閣下別見笑。」姜明越來越客氣，不知他搞什麼名堂。

只有喜僮，仍然一副不懂事的樣子站在一旁。

侍者送來寶劍，兩人面對面相距七尺，在場衆人立即緊張起來，蓋崑崙派飛龍九式，集輕功、劍術之大成，歷代弟子得到這門絕藝者並不多，由於悟性內功，必須要有很高天分，還要經過心性考驗，才決定傳授，試想，天字一號指名要試試飛龍九式，自然有其條件，這一戰，必將是驚天動地的一戰。

下期預告

一期完俠義短篇

動蕩神州

方翎 著

戮力同心　一舉殲滅群魔

正邪兩派，全在注視這一戰。

兩人相距七尺，木然不動，大約半盞茶時分，天字一號肩頭微幌，劍鋒突然間刺出七下，脚下只不過踏出一步而已，劍刃已沾着姜明衣襟。

僅此一招已顯出天字一號的身手。

姜明絲毫不爲所動，手中寶劍突然間放出光芒，衆人急定睛看時，並不是劍刃放光，只不過劍身比較明亮，大家全是內行人，知道姜明貫注內力所致。

天字一號劍術運用輕靈快捷，在當今武林中，到達這境界的相信不會超過五名，然而姜明只不過將劍身僅移動一尺寬，已完全封住對方的攻勢。

天字第一號自己感受到，姜明面前，似乎是一塊黏性極濃膠質，手中寶劍竟然無法移動，不由大驚，脚尖輕點，人已倒縱八尺。

姜明這招，外行人看來，根本莫名其妙，確已到歸眞反璞，以拙勝巧的境界。

天字一號當然深明此理，大驚之下，往後急退，姜明那能容得對方走脫，身形滑出，劍尖指住天字一號胸口，他連使七個身法，仍然無法擺脫劍尖，天字一號不由長嘆一聲，「噹」的一聲，寶劍跌落地上，閉上雙目，束手就擒。

「承讓！」姜明不爲已甚，屹立原地不動。

九大門派十二人暗暗心喜，看來今日尚有轉機，或者就此除去鐵血令主，魔徒自然是蛇無頭不行，因此整個希望都寄托在姜明一人身上。

「好，」鐵血令主王松笑道，「看看你的身手，益發引起我愛才之念，老弟是否考慮過，跟隨我前途無量！」

「閣下再說這等話，是否過份點？」姜明冷冷道。

「嗯！」鐵血令主微微點頭，緩緩道：「本門武功蓋世，不讓你見識一下，自然是心不服了，司徒護法何在？」

「有！」陡地一條人影由右旁樓上冲天而起，七八丈遠近一冲而至，原來是一名白髮老者，看樣子總有六十歲上下。

「有勞司徒護法，擒下此人！」鐵血令主道。

「得令！」老者恭敬答應。

「司徒青塵！」震三關查寧驚叫。

姜明耳內聽得分明，震三關查寧這一聲驚叫，似乎這司徒青塵不是易與之輩，但他究竟是何方神聖？難道崑崙絕學，仍然無法勝他？

「小子，你是天機老雜毛的徒弟吧！」司徒青塵滿頭白髮的腦袋不斷幌動，兩隻眼睛盯着姜明，兇光畢露。

「你怎可以口出不遜？對我師父無禮！」姜明怒道。

「哈……」司徒青塵突地縱聲狂笑，笑聲舖天蓋地往外播去，大有風雲變色，日月無光之慨！

一班功夫較差的人，已經忍受不住，露出痛苦神色，但姜明却暗暗震駭這老頭內力精湛；如果再練有甚麼奇門邪功，更非同小可，看來今日之戰，勝負不易逆料呢！

足足有半盞茶時分，司徒青塵笑聲倏停，望着姜明恨聲說道：「對他無禮，嘿……我要看他跪在地上求我，崑崙派那套玩意兒算得了什麼？本護法神功早成，直到今天，才有機會揚眉吐氣，小子，出手吧！」

「難道怕你不成！」姜明毫不相讓。

「司徒護法，別傷了他，本座看這小子天資尚好，慢慢調教，可以繼承大業！」鐵血令主吩咐。

「老朽遵命！」

姜明心內暗自有氣，二人一彈一唱，似乎吃定了，這老鬼到底有何絕學，倒要試試。

「出手吧，還等什麼？」司徒青塵冷冷道。

「好！」姜明大怒，陡地大喝一聲，劈山掌猛擊，一股嘶嘶破空聲，直往司徒青塵胸前擊去。

司徒青雲一頭白髮倒豎而起，神態威猛，寵大衣袖無風自動，倏地伸出鳥爪般黑手，往前迎去，姜明見對方手爪烏黑，似乎聽師父說過這門功夫，電光火石般二人手掌已然相迎，黏在一起。

「呀！」不知是誰，總有七八個人驚呼。

姜明神功貫足剛陽之氣，無堅不摧，根本不怕對方什麼毒功，但是，兩人手掌甫接，姜明只覺得內力源源吐出，經過手指，投入對方體內，他從未聽說過有這樣的事，不由大驚，疾收內力。

司徒青塵是何等功力，拚鬥場中，豈容你這般容易退出，趁姜明微一錯愕之際，手指閃電擊出，嗤嗤嗤，巳點中七處穴道，姜明暗叫一聲「完了。」砰地一聲倒在地上。

喜僮大驚，叫道：「相公！」正想衝出，巳給一名黑衣壯漢抓了起來，往地上擲去，竟然昏死過去了。

震三關查寧心內暗自奇怪，這小童當日擒住女神鷹秦秀珠，智勇雙全，今日怎會不懂武功，給人隨手擲去，就這麼容易昏死過去，豈非怪事！

「有勞司徒護法！」鐵血令主王松說道。

「擒此乳臭小兒，何足道哉！」司徒青塵洋洋得意。

「九大門派十二人，比這小夥子差遠了，崑崙武功近年頗有長進，今日將這批人押下大牢，作爲人質，那一派要是抗命不服，殺人立威。」鐵血令主王松道。

震三關查寧等十二人，加上姜明喜僮二人，還有女神鷹秦秀珠，十五個人，關在大牢，另外神判秦殷及集賢山莊捉來七人，也在大牢內。

九大門派第一次全軍覆沒，雖然只是十二個人；但照這情形看，鐵血令主王松究竟擁有多少高手，尤其是司徒青塵，身兼正邪兩派絕頂武功，不說多，只此一個，又有誰能抗拒！

「這次失敗，我犯錯最大！」神判秦殷難過萬分，向大夥兒道。

「不！」女神鷹秦秀珠接口道：「如果我稍爲冷靜些，當日在集賢山莊不圍攻姜少俠，說不定今日可以擒下這什麼鐵血令主呢。」

震三關查寧忍不住插口道「你們女別難過，他們這班人無孔不入，詭計多端，即使你們不中計，一樣會有其他法子，如今大夥兒被擒，各派更不明情況，敵人如再稍用詭計，九大門派勢將受到極大損傷！」

「現在受困於此，只好聽天由命，還有什麼辦法。」神判秦殷喃喃道。

一天三餐，只是平常伙食，但也難能可貴，雖然這班人是武林尖頂高手，鐵血令主門下點穴功夫獨樹一幟，旁人無法能解，因此大夥兒手足並未上鎖枷，除了在牢內，其餘一樣行動自由。

第二天，一名壯漢突然走進大牢，一脚踢在喜僮身上，喝道：「小子，以後你負責送伙食，快跟我走！」

「遵命！」喜僮很馴。

壯漢突然向大伙兒叫道：「你們別想弄什麼花樣，這小子不懂武功，才叫他做這件事，萬一查出有任何不軌行爲，你們這班人只好餓死。」

沒有人回答，壯漢哼了一聲，轉身喝道：「小子，跟我來吧！」

喜僮規規矩矩跟着。

兩天過去，喜僮巳可以自由來去厨房領取茶水伙食，伴月山莊根本不把這班人放在心上。

第三天深夜，天字三號突然來到大牢內，一言不發，手指抖動，已先後解了衆人穴道。

由於她是一位女孩子，兼且美絕人寰，衆人當日與她對敵，心內暗暗嘆息，誰知道今日她來解救，大夥兒不由呆住了，不知如何說才好。

「姑娘，你……」震三關查寧忍不住問。

「各位暫時仍然不要走，裝着穴道未解的模樣，本莊高手已全部出動，三日後即回，那時再趁機進擊，看看有沒有機會擊倒這班狂徒！」天字三號淡淡道。

「姑娘，司徒青塵使的是什麼邪功，可有什麼法子破得了它！」姜明問。

「這是星宿海傳入的吸星神功，只要不與他拚內力，不與他手足接觸，最好用兵刃；但這老魔頭武功獨創一格，極之難敵，各位千萬小心！」天字三號道。

「姑娘妳怎麼反向我們呢？」喜僮忍不住問。

「我父親是鐵掌金鏢俞振遠，當年爲這魔頭擊斃，小女子俞鳳瑛七載學藝成功，見這魔頭王松武功太强，個人決非其敵，即投身匪穴，等候機會報仇。」

「看來上天有眼，今日遇到姑娘這樣的人！」武當長老三陽道長道。

「事不宜遲，請各位師兄修書到本門，招請救兵，約期前來會合，誅殺此獠！」震三關查寧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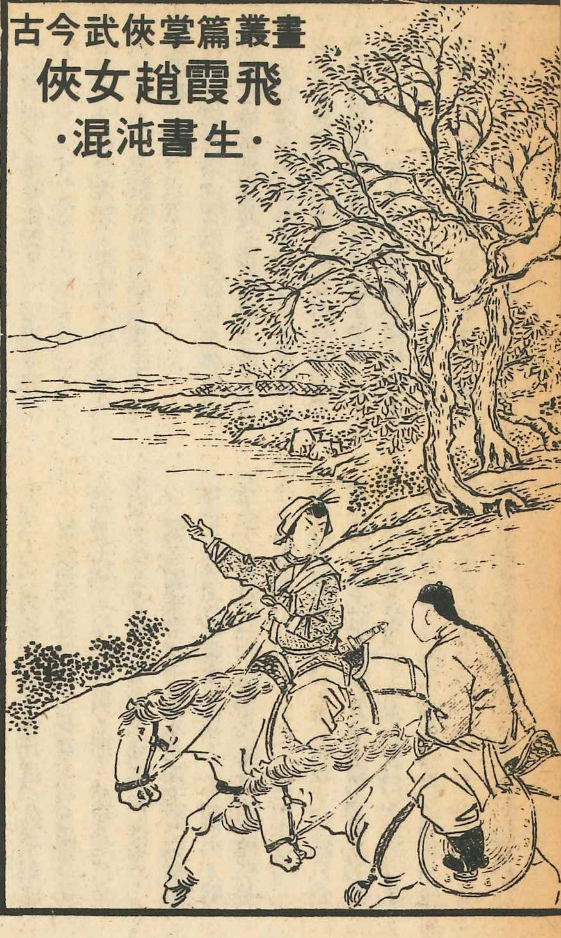
「查大俠，討救兵太過費時間，後山就有帮手，何必捨近求遠呢？」天字三號俞鳳瑛道。

「什麼樣的帮手，尚請姑娘見示。」

古今武俠掌篇叢畫

俠女趙霞飛

·混沌書生·



南陽蔣元濟，才豐貌美，一日往鄰村訪戚，衣履煥然，踽踽獨行，覺疲甚，迨抵郊，已暮色蒼茫，炊烟四起矣，忽有女子自側徑出，目視元濟，並躡足隨之，步速亦速，緩亦緩，元濟以爲盜，大懼，而女子足力殊健，終無法以避之，時有叢草在前，高與人齊，元濟匿身其中，女已瞥見，僞爲不覺，遂過叢草而行，元濟竊喜，無何，抵一小逆旅，入門則女已先在，欲他徙，然郊野荒僻，舍此外更無第二旅舍，凝思間舍主人已出，迎客，狀極慇懃，飯已，倦極而臥，夜將午，起身如厠，過舍主人房，聞喁喁私語，異之，以爲夜深胡不寢，於門隙竊窺之，大駭，蓋店主人與夥伴，皆手執白刃，狀極獰惡，若謀肆刦者，元濟毛髮悚然，顧念身陷盜窟，脫聲張，實足自速其死，乃信足急奔厠所，徑昏黑不可辨視，忽一人自後拍其肩曰，癡郎速逃命，稍延恐冥路近矣，元濟大驚，以爲盜至，急乞饒命，女笑曰，我非取汝命者，此來正爲拯君耳，元濟忽悟爲日間同行之女子，悉其來意非惡，即與商逃避之法，女曰，盜之凶惡，君頃已知之，顧鼠輩雖岸然碩大，儂自思足以了之，爲今之計，須急返房中，置履牀下，門則微啓，僞爲已睡者，君當擇僻處匿身，如今日之匿於叢草中得矣，元濟曰，事急矣，請勿爲戲言，女曰，誰作戲言，趣匿之，非儂呼勿出也，元濟去，女乃携其履置牀下，闔扉出，匿身門側，無何盜已至，啓扉揭帳，客不知何處去，遍搜室中不獲，遂巡將出門，女伏於門外，盜出，出其不意，一一爲女所殲，事已，女呼元濟出曰，宜急行，否則盜黨大隊至，非儂所敵矣。

乃相將出，門首有二騎在，盜所備也，遂乘之，並轡而馳，狐鳴鴟唱，草木皆兵，約一里許，盜黨已追蹤至，元濟偕女並下馬，伏樹下，俟其過，女即以劍殛之，有踣而復起者，女飛一足立斃，盜既被創，跨馬復行，時已月淡星稀，鷄聲喔喔，女曰，茅屋不遠，盍請少歇，有頃，一小溪在前，沿溪而行，可百步，兩行綠竹，曉露未乾，過一大厦，朱門碧戶，女叩扉入，一老者出曰，霞飛歸耶，女曰，兒歸矣，途中且救得一人，言次，元濟知爲女父，急下拜曰，異鄉之人，中途遽遭危難，蒙女公子相拯，實再生之德也，老者掖之起，延之入坐，元濟拜問姓氏，曰，老夫趙姓，字仲篪，先仕爲參軍，今已年耄，故退居鄉閭，言訖，復詢元濟邦族，元濟具告之，老者訝曰，老夫有一同袍，與君同鄉同姓，君識之乎，元濟叩以名，曰，是家君也，數年前已物故矣，老者曰，舊交已隔雲泥，可慨奚似，言次呼女出，曰，世兄想已飢，速以饌來，女即入厨治饌，飯已，元濟將辭出，老者曰，茲有一事相托，不審能邀金諾否，元濟曰，生我者父母，存我者女公子也，有所命，即赴湯蹈火，所不敢辭，丈人速言之，老者曰，老夫久厭凡塵，屢欲泯跡四方，以瞻宇宙之大，祇以女兒年幼，迄未果行，倘不以寒微見拒，東床之席，謹以屬君可乎，元濟曰，使君已有婦矣，奈何，老者沉思有頃曰，然則妹之如何，元濟拜諾曰，丈人不以爲辱，而手足雁行之，足爲門楣光矣，既而老者呼女出，拜兄已，即摒擋衣物，隨兄返，瀕行，女嬌啼婉轉，不忍去，老者曰，終有相見日，何必戀戀爲，撫其肩而慰藉之，然亦淚數行下，告元濟曰，容爲渠覓一婿家，不奢望豪貴，得一秀才可矣，女遂揮淚，載拜辭父，既抵家，元濟白其故於母，妻母視女容光可人，曰，眞愧爲吾女矣，女與元濟妻，甚相得，衣履互易，會元濟外出，無賴輩以其可欺也，羣集而刦之，財物一空，既而覩女美，以爲荏弱可犯，詎未及動手，已爲女發彈擊之，皆仆於地，女乃命僕，反縛諸無賴於庭下，元濟返，以狀白宰，遂皆伏重典，由是其母，益珍愛之，不忍一日離，無何，元濟妻以難產死，瀕危告元濟曰，妾死君必續絃，妹之爲人，其才德堪匹君也，元濟不答，厥後元濟，續絃有日矣，母迫之再三，遂婚，女燕爾之夕，元濟詢女曰，曩昔何不畏險而相拯耶，女曰，豈不知其險，然實出於憐才一念，遂不能自主耳，元濟拍其肩曰，卿眞癡情哉，女匿笑答曰，負心郎忘却死矣，一笑而罷，逾年女擧一子，元濟亦學優致仕。

震三關查寧道。

「這鐵血令主王松與司徒青塵本是星宿海同門，他們二人以爲可以依仗吸星神功，稱霸中原，其門中三代長老，深知中原武學博大精深，決不能成功，不許他們妄爲，二人暗中下手，捉住三長老，關在後山洞中，只要殺了守門衞士，解除三老穴道，以他們功力與各位聯手，當可消滅鐵血令門下組織。」天宇三號俞鳳瑛道。

「我們何不立即下手！」天魔手胡三才跳將起來。

「姑娘你說呢？」震三關查寧問。

「好吧，早點去也好，免得夜長夢多又出差錯，後山守衞武功很平常，只要這位姜少俠去，最多再去一二位，就可馬到成功！」天宇三號俞鳳瑛道。

「我跟師兄去！」喜僮突然道。

「你不是書僮麼，怎麼又是姜少俠師弟呢！」震三關查寧奇怪道。

姜明笑道：「我這小師弟叫李喜，武功比我好，家師早就算到有今日，一明一暗，很多時有方便，今日能碰到俞姑娘，是我們的大幸，這就去吧！」

衆人暗暗感到天機子老道果然比人想得深遠，即是沒有天宇三號俞鳳瑛，姜明師兄弟也一樣有法子，只不過沒有如今這樣方便而已！

天宇三號領着姜明師兄弟，往後山奔去，經過一片松林，前面一座石壁擋住，並未見什麼房屋，師兄弟二人已在奇怪時，天宇三號俞鳳瑛一聲呼嘯，石壁突然開了一門，三名黑衣人魚貫而出，正想問話時，姜明師兄弟「颼」地衝上前去，二人毫不費力扳倒三人。

「好功夫，跟我來！」天宇三號俞鳳瑛不敢怠慢，直往石洞中衝去。

姜明師兄弟跟着衝進去，大約有七人正在賭牌九，見天宇三號進門，還來不及說話，師兄弟二人旋風般轉了一轉，全部將守衞放倒。

天宇三號俞鳳瑛早已竄進一小石房，向三位老者低聲說明原委。

「哈……」三老者聽畢，放聲狂笑，姜明心內暗暗震駭不已，三名老者內功精深如斯，眞要動上手，那可厲害呢！

笑聲倏地停住，其中一名老者恨聲道：「這兩名畜生也有今天，女娃子妳應該早來才是！」

天宇三號俞鳳瑛笑道：「弟子本身武功差，不能一擧手制服這班守衞，只要任何一個傳出音訊，莊內高手齊出，那時豈不白白送死？」

「嗯，這倒是眞的，現在我們出去透透氣吧！」其中一老者說時領先走出。

「小娃子，你是崑崙派的吧？」其中一名老者轉向姜明道，「瞧你剛才身手，深覺你武功精湛，當今宇內，大概可以任意闖了！」

「老前輩過奬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晚輩前幾日就敗在司徒青塵手中，今日要不是俞姑娘解救，只怕仍在大牢中受困呢！」姜明道。

「哦，」老者顯然對姜明很投緣，笑道，「那畜生取巧，並不是眞正武功，待我告訴你這吸星神功訣竅，他不會在你手中走過五十招。」

「多謝前輩恩賜！」姜明叩謝。

「別客氣，我們幾個老骨頭太懶了，傳你功夫，須要你用氣力，帮我擒下那叛徒。」

「晚輩一定效勞。」姜明恭恭敬敬地道。

一天過去，伴月山莊又落在九大門派手中，震三關查寧調來大批人手，沿路布下暗樁，只待敵方進莊，即可一網成擒，消弭武林浩刼。

伴月山莊大廳，筵開二十餘桌，羣雄開懷暢飲，一片歡笑洋溢着。

「報告，」一名黑衣壯漢衝進大廳報告，「敵人已到莊前半里，即將進莊。」

「好吧，」震三關查寧吩咐，「傳令多安排火把。」說時，轉頭對大夥兒說道：「擒住元兇，再來享受慶功宴，我們去吧。」

羣豪眼見大功告成，個個磨拳擦掌，興高采烈，湧到廣場上，火把如星，照得如同白晝一般。

答……答……蹄聲遠遠傳來，靜夜中越發顯得威勢赫赫，鐵蹄翻飛中，三十餘騎已衝進莊來。

「咦！」鐵血令主及屬下已看清楚情況。

「魔頭，今日還有何話說？」震三關查寧朗聲道。

「待本護法出馬，盡殺小輩！」司徒青塵請命出戰。

「我來試試！」姜明緩步走出場去。

「哼！」司徒青塵悶哼一聲，烏黑手爪挾着一股令人窒息勁氣狂捲而來。

姜明再不客氣，身形冲天而起，隨手揮處，手中寶劍頓時洒下萬點繁星，嗤嗤聲之劍氣佈滿空中，司徒青塵烏爪窺隙進擊，姜明已得高明指導，那能再讓對方得逞，陡地猛喝：「看劍！」貫足內力的寶劍有如飛天神龍，閃電般射出，司徒青塵想不到對方竟敢用此劍招，待看清楚時，寶劍已臨胸前。

「呀！」衆匪徒也驚叫起來。

崑崙飛龍九式身法何等高妙，姜明早到司徒青塵頭上，右掌疾拍，「砰」地一聲大响，司徒青塵已給打中，鮮血狂噴，直飛出五丈餘遠，掙扎一下，立刻昏了過去。

鐵血令主王松大驚，「颼」地站起，還想親自下場擒住姜明時，忽傳來一聲：「畜生，還不給我坐下！」星宿海三老已站在王松身旁。

看看大勢已去，王松全身似乎像洩了氣的皮球，頹然坐下，臉色灰白。

其中一老者淩空施出彈指神通，已點中王松的氣海大穴，廢了這魔頭武功。

「好！」在場羣雄歡聲雷動。

星宿海三老却在衆人歡呼聲中，帶着司徒青塵及王松緩緩走出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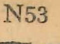
五人身影霎時給黑暗吞沒了。

「喝酒去！」

慶功宴早已擺妥，酒香，豪笑在晚空中播揚，武林中一場浩刼已在歡笑聲中消解了。

留下了黑暗在外面，吞噬罪惡的黑暗，外表是平靜的，內面究竟是怎樣，九大門派已無暇顧及了。

（完）





兩期完技擊打鬥傳奇小說

龍乘風・文
子成・圖

血戰黃金廟（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關殘應封烈之邀，加入飛魚帮，事爲九如坊惡棍强老太爺所知，大起恐慌，於是吩咐手下，必須將關除之。關在飛魚帮內，大受優渥，一夕夜宴，既畢，帮衆押一囚至席前，此人乃朱大帥之參謀長岑棟，因謀殺大帥並偸走黃金無數，帮主老范，逼問黃金藏於何處，岑矢口不說，即以其獨子爲挾，亦不供出，范無法，命將之還押。翌日，岑突死牢中，守者韓胖子同告失踪。范得報，即着人追捕韓，未幾，追捕者抬回韓之屍體一具……

風雲險惡鬥

上午九時零六分。

譚胖子已被抬回來。

他並不是被老范的手下抓回來，而是抬回來。

他已變成了一具屍體。

他全身上下，只有一個傷口。

傷口就在他的雙眉之間。

令他致命的不是刀劍，而是槍彈！

他被發現的地方，是在城郊以南三里外的一間茶館。

× × ×

申老六，譚胖子和岑棟，在同一夜間死亡。還有一件令到老范更震驚的事，就是岑棟的兒子也失踪了。

事情已很明顯，有人利用譚胖子，把申老六殺死，繼而把岑棟的兒子擄去，作爲對岑棟的一種要脅。這些人的目的，當然也是爲了那一批黃金。

黃金的誘惑力，又有誰能抗拒？

岑棟唯一最顧忌的，就是他的兒子。

現在，他顯然已把黃金埋藏的地點說出來了。

黃金美夢收

× ×

在這個大都市西南三十里外，有一座山嶺。

山嶺上有一間古廟，供奉的是黃金之神。

黃金之神，是關外傳到中土的一個「財神」，所以這一間古廟，就命名爲黃金廟。

世間上最令人心動的金屬，是黃金。

黃金之神一直備受附近居民所膜拜，也許那是因爲每個人都想發大財。

兒女生養得太多，會吃不消。

但黃金這一種美麗的金屬，又有誰會嫌多呢？

所以，黃金廟的香火一向都很鼎盛。

事實上，也有人全靠黃金廟的黃金之神而發了大財。

那是黃金廟的廟祝鄧裕。

× ×

黃金廟的香火越鼎盛，鄧裕的財富也就越多。

他是個默默無名的小人物。

但近年來，他已發了不少財。

可惜，就在他準備移居到外國的時候，黃金之神離開了他。

他掉進了死亡之神的懷抱裏。

× × ×

黃金廟的香火，仍然和以前般鼎盛。

但這裏的廟祝，已不再是鄧裕。

鄧裕不見了。

但誰都沒有理會廟祝是誰，前來上香的人，他們都是爲了黃金之神而來的。

又有誰知道，一手創建黃金廟的廟祝，現在已被埋葬在黃金廟外的一坏黃土之下？

現在黃金廟的廟祝，已換了另外一個人。

那是一個身材比鄧裕最少高大三分之二的彪形大漢。

他叫阿根。

× × ×

黃金之神的神像，就放在黃金廟的中間。

這是一個髹上金漆的金像。

這一個金像，高達十二尺。

如果這一個金像全是純金鑄造的，它的價值該是多少？

曾經有人忽發奇想，悄悄的走上前用刀子刮了神像一下。

但那人失望了。

神像並不是黃金鑄造，而是用木雕刻而成的。

直到現在，這一具黃金之神的神像，仍和以前般毫無分別。

但假如黃金之神的裏面，還有另一具神像呢？

雖然這一具的神像比外面的一具體積較小，但它若是全部用純金鑄成，它的價值又該是多少？

這是一個秘密，絕大的秘密。

——黃金之神這一具神像之內，還有另一具神像，而這一具神像，是全部用純金鑄成的。

——這一個金像的價值當然驚人，因爲那本來就是朱大帥生前搜刮回來的民脂民膏！

× × ×

岑棟已招供。

他的獨生子已經落在老范的手上，黃金雖然可愛，但他更不能失去這個唯一的兒子。

黃金只是金屬。

而他的兒子，却是他的骨，他的肉，他的血。

爲了黃金，岑棟可以對任何人無情。

甚至對待自己也可以毫無憐憫之心，所以老范雖用嚴刑，依舊無法從他的口中逼問到黃金的下落。

但他的兒子落在老范手上之後，他無法不屈服。

朱大帥的金子，已被岑棟熔煉成爲一座金像，埋藏的地點，就在黃金廟的那一具黃金之神的神像之內。

那是一筆令人驚心動魄的財富。

老范相信岑棟不會說謊。

他若說謊，他的兒子就立刻會死。

但現在，情況突然生變。

岑棟已死，連他的兒子也被人擄去。

能夠幹得出這件事的，當然只有一個人。

強老太爺！

× × ×

近年來，強老太爺的敵人已經越來越少。

沒有人敢跟他作對。

敢跟他作對的人，也沒有多少個還能夠活着。

只有飛魚帮例外。

所以，強老太爺最大的敵人，就是老范。

老范，封烈，關殘，這些人全都是強老太爺的心腹大患。

他們之間，遲早都會發生一場激烈的大火併。

朱大帥的黃金，就是這一場大火併的導火綫。

顯然，強老太爺也在謀算着這一筆驚人的財富。

老范知道了黃金的埋藏地點後，立刻召集他的手下。

他要全力進軍黃金廟。

他本來預算兩天之後才動手。

但現在情況生變，他已不能再等待。

× × ×

黃昏。

阿根在黃金廟內吃晚飯。

廟宇之地，他不但喝酒吃肉，而且吃的居然是狗肉。

狗肉的香味四溢，他似乎吃得津津有味。

這時候，那些參神上香的善男信女都已離開，難怪他吃得如此放心。

但就在他吃得最起勁的時候，盛載着狗肉的瓦罉子突然爆裂。

瓦罉子不但有狗肉，而且多了一塊石頭。

阿根的臉色陡地一變。

他站了起來，怒喝道：「甚麼人竟敢在此搗亂？」

廟宇門外一人淡淡笑道：「你敢在這裏吃狗肉，我爲甚麼不敢搗亂？」

阿根霍地站起。

廟宇內不知何時，竟已出現了七八個黑衣人。

在那七八個黑衣人的背後，還有一個西服筆挺的俊俏年青人。

阿根倏地大喝道：「你們這一羣兔崽子是甚麼人？」

他一面吆喝，一面拿起一根木棒，也不避忌對方人多，就衝出去。

年青人淡淡一笑，對他道：「在下姓封。」

阿根「呸」一聲，大聲道：「管你娘是風還是雨，吃俺一棒。」

這個「廟祝」的蠻勁也眞厲害，年青人面前的幾個黑衣人，居然攔阻不住他的木棒。

呼！

木棒向年青人當頭而下。

這一棒若是給它敲個正着，勢非頭顱爆裂不可。

但年青人的身形突然一矮，不但避過這一棒，而且一記快腿，便踢在阿根的小腹之上。

這一脚踢得不太重，但却令阿根爲之怒火上湧。

——阿根是一個鏢師的兒子。

——他的父親以前是一間鏢局的總鏢頭，後來鏢局生意日漸式微，鏢局關門大吉，而阿根也流落異鄉。

——十八年前，阿根的父親死了，連殮葬費都無法籌得到手。

——最後，阿根去找强老太爺。

——强老太爺沒有讓他失望，而且還替他找到了一份很不錯的職業。

——阿根並不是個忘本的人，强老太爺對他恩重如山，就算强老太爺叫他去跳火鍋，他也絕不會稍加猶疑。

——只可惜他不知道另一件事情的眞相。

——他的父親在鏢局結束營業的時候，還有好幾千塊。

——但他忽然在一夜之間就變成了一個窮措大。

——原來他賭錢輸了。

——贏掉他全部財產的人，就是强老太爺。

——這件事，阿根的父親一直沒向任何人透露，甚至連自己的兒子也不知道。

——直到後來，阿根的父親發現了一個秘密，强老太爺是個老千！

——阿根的父親一氣之下病倒，臨嚥氣的時候告訴阿根：「找强博禮……」他的意思，是叫阿根找强老太爺算帳，爲自己報仇。

——但他只說了四個字就斷氣畢命。

——所以，阿根一直都把强太老爺視爲恩人，他不知道强老太爺就是害死他父親的老千！

× × ×

——强老太爺壯年的時候從不賭錢。

這是一般人的錯誤想法。

別人以爲他在壯年的時候不賭錢，只因爲他賭錢的時候，賭得很仔細，很秘密，連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他在賭博。

他不但賭，而且賭得兇。

他不怕賭注大，也不愁會輸。

他是個老千，而且千術比絕大多數的江湖騙子還更高明！

× × ×

知人善用，是强老太爺能够得到今天這種成就的重要因素。

他知道阿根一定會替自己拚命。

阿根果然與封烈拚命。

强老太爺命令阿根：

「無論是誰，誰敢闖進這幢廟宇的，就殺！」

殺！

爲了强老太爺，阿根將不惜與任何人爲敵，也不惜動手殺任何人。

他拿起木棒，足可殺人有餘。

因爲這一根不但是木棒，也是一柄長刀。

木棒的尖端，突然「霍」聲彈出一截長約一尺的刀鋒。

刀鋒森冷，颯聲向封烈胸膛上刺去。

封烈一怔。

他也似乎未曾料到，這個廟祝居然是個會家子，而且所用的武器還具有如此强大的殺傷力。

顯然，這一個廟祝絕非普通人。

阿根的武功很不錯。

可惜他今次遇上的對手是封烈！

× × ×

如果阿根用的武器只是一根木棒，封烈也許還不會妄動殺機。

但當阿根的木棒突然彈出半截刀鋒的時候，封烈的臉色變了。

這種武器不但有强大的殺傷力，而且還陰險毒辣得很。

如果封烈的身手稍差的話，說不定已經死在這一柄長刀之下。

封烈不再客氣，突然雙掌斜綫向阿根的咽喉上戳去。

篤！

阿根的眼珠子忽然向外凸出，褲襠上濕了一大片，額上冷汗涔涔而下。

封烈却連眼角都不再瞧他一眼，緩緩的從他身旁走過，順手輕輕一推。

阿根偌大的身軀，竟然就給這輕輕一推，彷似推金山倒玉柱的蓬然仆在地上。

他雙手緊握着的長刀已握不穩，手一鬆，也隨着他的身體同時倒下。

一股鮮血，已染滿了他的胸膛。

封烈的手也有血。

但他不在乎。

血雖骯髒，但黃金却是美麗的。

廟中唯一的廟祝已被除掉，攫取朱大帥的黃金，該毫無困難了罷？

× × ×

這一次奪寶的行動，是大規模的。

老范親自指揮手下，對於附近的環境，已瞭如指掌。

他獲得最親信手下的報告，知道這裏附近並無可疑人物出現。

直到晚上八點十二分，老范和關殘，帶着十二個打手闖進黃金廟，接應封烈。

黃金之神巍然矗立在廟宇的中央。

老范突然對封烈道：「九如坊的那羣兔崽子，比咱們的行動似乎早了一步。」

封烈一呆：「早一步？難道那些黃金已落在他們的手上？」

老范搖搖頭。

他忽然露出了一個很奇特的笑容，他的目光也彷如電光射在封烈的臉上。

他緩緩的道：「這裏沒有黃金，只有炸藥！」

「炸藥？」封烈的臉色變了。

老范冷冷一笑，指着黃金之神這具神像，道：「神像之內沒有金像，但在神像之下，却埋藏着足以使這幢廟宇化爲灰燼的烈性炸藥。」

封烈的臉色，刹那間變得蒼白如紙。

但突然身形如箭，向廟宇之外衝去。

這一着實在出人意外。

誰也不知道封烈爲甚麼如此害怕。

他是爲了炸藥而走，還是另有緣故？

× × ×

黃金廟外，是否眞的如老范的手下所報告，並無可疑人物埋伏？

錯！

黃金廟已陷入了天羅地網之中。

在黃金廟的左右兩旁，均是林木茂盛之地。

從表面上看來，的確沒有人，甚至連飛禽走獸也沒有。

但在這些林木的下面，却有着兩條秘道。

這種秘道，建造得十分精巧，利用草木的掩飾，從外面看去，的確很難發現得到。

何況現在還是黑夜？

黃金廟內，仍然有燈光傳出。

强老太爺，洪老福和高浩三人，親眼看見飛魚帮的人，全部都走入黃金廟內。

洪老福的臉看來有點興奮。

而强老太爺和高浩的神色，却是木無表情，彷彿一點也不緊張。

但現在，却是最緊張的時刻。

强老太爺突然做了一個手勢。

這個手勢的意思，就是燃點藥引。

黃金廟很快就會變成灰燼瓦礫，黃金廟內的人，將無一倖免。

× × ×

封烈向廟宇外衝出的速度，幾乎已達到了人類體能的極限。

誰也無法想像得到，一個人向前奔出的速度，竟能快到這個地步。

封烈跑得快。

但另條人影的走勢竟然比他更快。

封烈給一個人攔截着。

攔截着他的，是關殘。

關殘靜靜的站在封烈的面前，淡淡的道：「你爲甚麼要跑？」

封烈道：「這裏有炸藥！」

關殘點點頭道：「這一點我知道。」

封烈道：「既然如此，你怎麼還不快離開？」

關殘搖搖頭。

「在下的心中沒有做過任何虧心事，爲甚麼要走？」

封烈道：「難道你認爲我是做了虧心事？」

關殘冷冷的道：「你們的計劃很好，可惜范老大遠比你們想像中聰明得多。」

封烈不敢回頭去望老范。

老范的聲音却緩緩的响起，道：「俘擄岑參謀長和他的兒子，這兩件事都是你幹的？」

封烈承認。

老范冷冷一笑，道：「岑參謀長是眞的，但他的兒子却是假的。」

封烈的額上已冒出了冷汗。

老范又緩緩的道：「他的獨生子，一直都在强老太爺的手裏，所以，岑參謀長一直都與九如坊的人合作，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把飛魚帮的人，引到這一座黃金廟一網打盡。」

封烈無言。

老范吸了口氣，再說下去：「自從關殘在本市出現之後，他一直就成爲你所爭取的對象，因爲你已需要他這種人。」

關殘道：「可惜封公子不知道關某從遠方到此，本就是應范帮主半年前的邀聘，關某早已是飛魚帮的一份子。」

老范淡淡一笑，道：「關殘最大的任務，就是要密切注意你的行動，你一直都不服氣我這副老骨頭，表面上對本帮主忠心，其實早就想窩裏反。」

關殘接道：「可惜他還沒有窩裏反的力量，苦思無策，居然不惜勾結强老太爺，設計謀算飛魚帮……」

封烈不等關殘說完，立刻就大吼道：「飛魚帮的天下本就是咱們封家打出來的，老范憑甚麼担任帮主的職位？」

關殘冷冷一笑：「封三爺不錯是飛魚帮的大功臣，昔年若非他大破鬼斧黨，本帮絕無今日的成就，但封三爺並不是死在鬼斧黨的手下的。」

封烈一怔。

關殘冷冷一笑，道：「當封三爺大破鬼斧黨之後的第二天，他就跑到醫院裏，要殺范帮主。」

封烈怒道：「胡說！」

關殘的說話，就像鋼刀般鋒利：「封三爺大破鬼斧黨，並不是爲了要替范帮主報仇，而是欲趁機自立爲飛魚帮的帮主，鬼斧黨既已除去，他唯一要對付的人就是范帮主，可惜他沒有料到，范帮主早已防到他會有此一着，所以當封三爺跑到醫院想動手的時候，却中了埋伏。」

封烈的臉已扭曲。

他知道關殘的話並不是揑造出來的。

關殘冷冷的說下去：「當時拚死保護范帮主的，就是在下的先父！」

老范的目中，露出了淡淡的哀思神色：「關殘的父親，就是昔年江湖上有千臂大盜之稱的關飛雪，當日若非他拚死保護，我早已被封三爺所殺，結果他們兩人火併之下，同歸於盡。」

封烈的頭髮已被冷汗濕透。

老范又慢慢的再說下去：「封三爺臨嚥氣時唯一要求我的，就是要我好好的對待你，扶育你成材。」

封烈的臉色變得比死人還難看。

老范語音一頓，又道：「你的確是一塊材料，可惜器量太狹窄，你想把本帮主除掉，唯有借助强老太爺的力量。」

關殘冷冷一笑：「但他却沒有想到，强老太爺是一個如何陰險的老狐狸，誅除飛魚帮是他多年以來的夙願，你與他勾結，但他却準備把你一併炸死免留後患。」

封烈忽然道：「你們何以知道這裏沒有黃金，只有炸藥？」

老范嘿嘿一笑：「朱大帥不錯曾經擁有大批黃金，但連年征戰，他早已把那批黃金購置了軍火武器。」

關殘接口道：「所以當你提出俘擄參謀長，奪取黃金計劃的時候，范帮主早已動了疑心。」

封烈無言。

黃金廟中的確沒有黃金。

但他們何以知道這裏已埋藏着大批的炸藥？

× × ×

强老太爺已下令燃點炸藥。

但時間一秒一秒的溜去，黃金廟仍然沒有被炸掉。

强老太爺突然冷冷的對洪老福道：「炸藥是否出了毛病？」

洪老福在皺眉。

强老太爺倏地嘆息一聲：「高浩還沒有回來？」

洪老福的心中猛然一震。

燃點炸藥的人是高浩。

但高浩一去之後，就再也沒有回來，難道他已遭遇到不測？

洪老福道：「我出去找他。」

强老太爺瞪眼道：「你在這個時候出去送死？」

洪老福道：「總不能不理高浩。」

强老太爺冷冷一笑，目中忽然露出無限的殺機。

洪老福深深的吸了口氣，欲言又止。

强老太爺的臉色沉了下去，道：「炸藥是你們親手埋藏在黃金廟中的？」

洪老福點頭。

强老太爺道：「這件事是你親手指揮手下幹的，還是全都倚仗高浩？」

洪老福的舌頭有點發乾。

他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這一個問題。

强老太爺的嘴角間又露出了一絲冷酷的笑意，他慢慢的說道：「你太信任高浩了。」

洪老福的濃眉彷彿打了個結，道：「難道高二那小子……」

强老太爺冷冷的道：「他和封烈簡直就是同一類型的人。」

洪老福重重一咳。

强老太爺的說話，已再明顯不過。

——封烈出賣了飛魚帮，也出賣了老范。

——而高浩則恰恰相反，他出賣的是九如坊的洪老福，强老太爺！

× × ×

强老太爺的計劃原本很週密。

他有極大的信心，可以把飛魚帮的精英戰士，全部引進黃金廟中，然後一網打盡。

動用炸藥是謀殺敵人的最佳上策。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

黃金廟不但沒有黃金，也沒有炸藥。

原本埋藏炸藥的地方，現在連一斤炸藥也沒有。

這當然是高浩的傑作！

× × ×

封烈一直都以爲黃金廟中眞的埋藏着大量的炸藥！

事實上，炸藥本來是已被埋藏着，而且應該已經爆炸了的。

强老太爺要殺飛魚帮的每一個人，包括封烈在內。

——封烈既能背叛老范，將來也一定會背叛强老太爺。

但現在，黃金廟沒有發生爆炸，因爲炸藥早已被搬走。

關殘冷冷的盯着封烈。

封烈突然發現，關殘的背後出現了另一個人的影子。

影子長得像是一桿竹竿。

那是高浩！

× × ×

斷骨二郎高浩。

封烈心中暗暗一喜。

這是一個殺死關殘的大好機會。

他突然衝前，連環三掌向關殘的額子上劈去。

關殘急退。

封烈的掌勢倏地一變，改爲鷹爪之勢，插向關殘的小腹。

關殘的臉彷彿變得有點蒼白。

封烈的武功，絕不等閒，他如果不退後，封烈這一爪就會把他的腸臟都掀了出來。

所以，他再退。

但他一退再退之下，高浩已像一條又瘦又長的毒蛇般向他纏了過來，一指就戳向關殘的心窩。

斷骨二郎的穿心指，在江湖上有極大的名氣，當然也具有極大的威力。

好快的一指。

封烈大聲道：「別放過這小子！」

高浩這一指沒有擊中關殘，但却把關殘逼得更是險象環生。

封烈殺氣騰騰，忽然從懷中掏出一把刀。

颼！

刀鋒如箭般向關殘的咽喉上射去。

但就在同一剎那，高浩突然獰笑。

當封烈看見高浩在獰笑的時候，高浩的掌心指已深深的插在他的胸膛上。

× × ×

穿心指！

好厲害的一指，果然一指穿心。

這是絕對致命的一擊。

封烈的臉色倏變，聲音變得極其憤怒：「你……你爲甚麼殺我？」

高浩笑了笑，攤開雙手：「我爲甚麼不能殺你？無論是誰背叛范帮主，都只有一條路可走。」

那當然是一條死路。

封烈的眸子，陡地變得黯淡無光。

他還想再說話，但嘴巴突然呈現僵硬的現象。

一指穿心，立死無救。

雖然斷骨二郎的武功，本非封烈的對手，但是現在封烈却反而死在他的穿心指下。

高浩雖然贏得並不光榮。

但在他們的圈子裏，只有勝利與失敗，光榮與否，並不重要。

何況封烈本來就不能算是一個光明磊落的人，他死在高浩的暗算之下，也許這就是天意。

封烈的人已倒下。

而他剛才發出的一刀，却已被關殘的兩根手指緊緊拑住。

他殺不了關殘，到頭來却死在高浩的指下。

× × ×

强老太爺雖已屆七旬高齡，但好勝之心仍然和五十年前一樣。

他一直都希望摑跨飛魚帮。

他要親眼看見飛魚帮崩潰，滅亡。

這就是他爲甚麼親自趕到黃金廟，親自指揮屬下進行火併的原因。

他本來的計劃，是「炸毀飛魚帮」。

但飛魚帮沒有被炸毀，因爲炸藥已被高浩暗中移去。

洪老福渾身已濕透。

他在九如坊中，是個不可一世的大人物。

但在强老太爺的眼中看來，洪老福也和其他人沒有分別。

這個沒有分別的意思，是指如果强老太爺要殺他的話，那麼就算洪老福的武功再高，狠勁更兇猛，也一樣躱不開去。

强老太爺能够有今天的成就，洪老福並不是主要的功臣。

二十三年前，一手爲强老太爺開山劈

石，在九如坊中力殲十三惡霸的人，現在仍然活着。

他就是强老太爺的第一號皇牌殺手邊飯哭！

× × ×

在强老太爺的勢力範圍下，洪老福無疑是他屬下中風頭最勁的人物。

許多人都有一種錯誤的想法，以爲洪老福是强老太爺有力的一根拐杖。

既是最有力的拐杖，也是最厲害的殺人武器。

許多人不敢與强老太爺作對，就是因爲怕了洪老福和斷骨二郎高浩。

只有極少數的人才知道，强老太爺手下最可怕的人，絕非洪老福，也不是斷骨二郎高浩，而是江湖黑道中人稱爲「青色魔鬼」的神秘殺手邊飯哭！

× × ×

邊飯哭是一個怎樣的人？

這一點，人言人殊。

但就憑「青色魔鬼」這四個字，就已經使人意味得到，這人行事的手段是何等暴戾。

他的武功如何？

這一點，更不必提。

因爲凡是領敎過邊飯哭武功的人，現在都已變成了枉死城中的厲鬼。

近十餘年來，邊飯哭已陷入了歸隱的狀態，他已有多年未曾爲强老太爺動手殺人。

但洪老福知道，邊飯哭隨時都會突如其來，把强老太爺的敵人殺死。

邊飯哭絕不會隨便出手。

而强老太爺也絕不會隨便的就動用到他。

但現在已是適當的時候，邊飯哭又再出現了。

他的臉青得幾乎發綠，就像是一具青綠的幽魂，他靜悄悄的站在强老太爺的身後。

他的眼睛看來很細小，但無論是誰，却不敢與他的目光正面接觸。

誰都不知道他的臉爲甚麼會變成這種妖異的青綠色。

從這張臉看去，他簡直就像一具綠毛殭屍。

面對着這一個已隱伏多年的皇牌殺手，洪老福實在爲之心悸。

强老太爺突然看着他，道：「你不必怕我會殺了你，背叛我的只是高浩，他將會得到應得的懲罰。」

洪老福下意識地不住點頭。

强老太爺淡淡的說下去：「你雖然犯了疏忽之罪，但罪不致死，你還可以有帶罪立功的機會。」

洪老福更是連連點頭。

看他現在的樣子，就像個只有八九歲的學生，正在聆聽老師的敎訓。

他總算揑了一把冷汗。

他唯一值得自己安心的，就是他並沒有背叛過强老太爺。

背叛强老太爺的人只有一個，那就是高浩！

× × ×

黃金廟內外，殺氣瀰漫正濃。

每一個人都感覺得到那種逼人眉睫的殺氣。

劍拔弩張，磨拳擦掌的對峙局勢，已經形成。

高浩在九如坊中潛伏多年，誰也不知道他竟然是飛魚帮中的副帮主。

强老太爺固然是老謀深算，而老范的手段，亦絕不比他遜色。

目前的形勢，誰也沒有佔到絲毫的便宜。

這將會是一場劇烈的大火併。

× × ×

風輕吹，天上忽然亮出一輪明月。

明月洒出一片銀輝，照在洪老福那張充滿殺氣的臉上。

他帶着九如坊裏的六君子，率先闖進黃金廟。

六君子在九如坊裏，是長相斯文，最不像打手的打手。

但他們的拳頭和腿法，却比絕大多數的打手都更狠辣、更要命。

這六個人一直以來都是洪老福的心腹手下。

他們闖進黃金廟所看見的第一個人，就是高浩。

洪老福冷笑一聲，道：「高二，你幹的好事！」

高浩淡淡道：「這當然是好事，壞事我絕不肯幹。」

洪老福瞪着眼：「你這是在存心害我？咱們還算是甚麼兄弟？」

高浩道：「與你結拜成爲兄弟，本就是一種手段。」

洪老福突然大笑：「好手段！姓高的，看你還能得意多久！」

大笑聲中，斧光忽現，直向高浩的臉上劈去！

× × ×

洪老福擅用多種武器，尤其是斧。

但他用得最少的兵器，也是斧。

雖然他認爲斧頭是一種極具威力的武器，但他總是覺得斧頭太累贅，携帶在身上甚不方便。

他最常用的武器，通常都是一柄長僅八九寸的刀子。

但他這一次來黃金廟，早有預備，他認爲還是用斧頭比較好一點。

他每次出動到斧頭，就必會殺人。

這是他使用斧頭的一種原則。

洪老福鐵斧飛舞，高浩悍然不懼。

他的頭一側，堪堪閃過迎面劈來的一斧。

洪老福的斧勢一沉，向高浩的腰間劏下。

高浩拳風呼呼，不但不向後退，而只向洪老福展開凌厲的反擊。

洪老福大吼如雷，雙手握斧，瘋狂般向高浩的胸膛上劈去。

這一陣的氣勢，極爲駭人。

洪老福已變成了一條瘋狂的惡狗。

他的斧頭絕非弱者。

高浩沉着應戰，神態雖然遠比洪老福鎭靜，但却缺少了一種兇猛的威勢。

就在他們動手的同時，六君子也與飛魚帮中的打手混戰在一起。

× × ×

在九如坊裏，人人都知道洪老福和高

浩的武功極爲厲害。

但他們之間，究竟誰是强者？

現在他們已動手拚命，這似乎是尋求答案的最好機會。

但事情突然又生變。

因爲高浩突然倒了下去。

但擊倒他的人，却並非洪老福，而是另一個人，另一隻手。

× × ×

當這一隻手突然出現的時候，高浩的臉色剎那間變成死灰之色。

就在同時，這一隻手已「颯」聲深深插在他的左脇之下。

這一插好大力。

這一隻手竟然把高浩的肋骨完全震斷，直逼他的心臟。

高浩一陣驚呼未已，人已仆倒下去。

洪老福雙手緊握鐵斧，滿臉通紅。

他的斧頭屢攻不下，但這一隻手只憑一招，就把斷骨二郎的肋骨全折斷。

這當然是邊飯哭的手。

除了邊飯哭之外，又有誰能有這種駭人聽聞的殺人手段？

高浩一倒下，九如坊的打手又再有十餘人手持武器湧上。

九如坊的打手，與飛魚帮的人終於展開一場天昏地暗的厮殺。

斧頭，鐵棒，尖刀，利劍，各式各樣的武器都在揮舞。

大混戰中，强老太爺居然親自出現。

在他的身旁，有兩個西裝大漢，他們的手中，都一柄巨斧。

老范與强老太爺兩個黑帮大亨，終於在黃金廟內碰頭。

這兩個强人，究竟誰將最先倒下？

× × ×

混戰雖然已經開始，但是關殘並未動手。

他正在與洪老福的斧頭，形成對峙之局。

關殘的武功究竟如何，洪老福是見識過的。

他是高手中的絕頂高手，强如姜月，在三招兩式之間，便被他重創不起。

所以，洪老福不能不份外小心。

忽然間，他背後傳來了一個人冰冷的聲音：「你根本不必怕他。」

洪老福倏地精神一振。

不錯，有邊飯哭這一號皇牌殺手在此，又何必對姓關的小子有所顧忌？

颼！颼！

洪老福連劈兩斧。

關殘冷笑一聲：「好兇猛的斧法！」

洪老福這兩斧，的確很兇。

但關殘全然不懼。

他的拳頭比洪老福的鐵斧還快。

砰！

洪老福突然覺得一陣劇痛，整塊臉好像向下凹了下去。

他捱了關殘一拳。

洪老福咬了咬牙。

他不咬牙猶可，一咬之下，原本已被打鬆了的牙齒，立刻就脫落了兩顆。

洪老福鐵斧攻勢再展，儘量把斧頭的威力發揮。

邊飯哭仍然靜靜的站在一旁，毫無出手之意。

關殘冷冷一笑。

他知道邊飯哭隨時都會向自己襲擊。

邊飯哭暫時還沒有動手，只因爲他知道關殘的武功極高，他希望能夠在最有利的時候，才發出最致命的一擊。

這的確是一個如意算盤。

× × ×

斧影森森，洪老福已盡全力。

但無論怎樣，他仍然無法把關殘傷在斧下。

强老太爺忍不住深深的吸了口氣。

此人不除，實乃心腹大患。

洪老福渾身已濕透，他臉上捱了一拳，更是又青又腫，臉色難看已極。

倏地，洪老福一聲大喝：「倒！」

隨着大喝之聲，他手中鐵斧突然脫手向關殘的臉上射去。

這一斧飛擊，若然命中的話，關殘當然非倒下去不可。

但可惜這一斧又落空了。

鐵斧從關殘的頭頂飛過，但關殘的拳頭却猛然的撞在洪老福心窩之上。

這一拳的力量，沒有任何人能承受得起。

所以倒下去的並不是關殘，而是洪老福！

就在洪老福中拳的時候，邊飯哭突然飛身撲前，向關殘的腰上拍出一掌。

他不動則已，一經出手，便似狂風暴雨般，招式奇猛已極。

他果然不愧是强老太爺的第一號皇牌殺手。

關殘立刻後退。

邊飯哭怪笑一聲，左手平伸成蛇形之狀，又向關殘的小腹上插去。

關殘的反應極快，猛地擰腰，左掌虛扣，右手一踭便向邊飯哭的左脇間大力撞去。

邊飯哭突然露出了白森森的牙齒，竟用力在關殘的右臂上咬了一口。

這一口咬得奇快，而且咬得極準。

關殘結實的肌肉，居然給他咬得鮮血淋漓。

邊飯哭臉上展開笑容。

這種笑容殘酷得像一隻吸血魔鬼！

× × ×

黃金廟沒有黃金。

這裏只有血腥的屠殺。

黑帮之間的火併，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屠殺。

强老太爺處心積慮的計劃，本可不費一兵一卒，就可以把飛魚帮全部殲滅。

但現在，被殲滅的並不是飛魚帮，而是他的手下。

洪老福戰敗，他被關殘一拳擊中要害，此刻已完全無法動彈。

而其他的打手，包括六君子在內，也俱已陷入了苦戰之中。

戰爭是殘酷的。

黑帮的火併，尤其殘酷。

强老太爺雖然年紀有一大把，但他仍然喜歡看人殺人的場面。

他知道這一戰遲早都會來臨。

而且這是許勝不許敗的一戰。

但假如敗了，那又如何？

邊飯哭的武功，是不擇手段的武功。

他可以用牙齒咬人，也可以在酣戰之中，突然口吐唾沫，以擾亂敵人的視綫。

他的作風，絕不像個有風度的武林高手，而是像個無賴、最無恥下流的無賴。

但一般市井無賴，又焉有他這般驚人的身手？

關殘感到一陣憤怒。

但他絕對沒有衝動，他知道這一個青臉怪人的武功，絕非洪老福可比擬，任何小的錯誤，都可能要付出死亡的代價。

驀地，邊飯哭的身子突然飛躍而起。

這一躍之勢，就像是一條兇猛的飛豹似的。

腿風呼呼。

邊飯哭一脚踢在關殘的右胸上。

關殘居然不閃，只是輕輕拗腰，把這一脚的力度消卸，然後突然五指箕張，向邊飯哭的足踝上捏去。

邊飯哭急縮腿。

但遲了。

關殘已把他的足踝脚骨完全捏碎。

邊飯哭一聲怪叫，左右雙掌瘋狂般向關殘的胸前擊去！

但此際關殘已智珠在握，五指一鬆，改用連環腿向邊飯哭的小腹上踢去！

蓬！蓬！蓬！

一連三腿，無一落空，第三腿更踢在邊飯哭的心窩上。

老范大笑道：「幹得好！」

邊飯哭還想再戰。

但關殘已取得絕對性的優勢，再衝前在他的咽喉上補踢一脚。

又是蓬然一聲悶响。

邊飯哭慘呼吐血，雙眼向外凸出。

他已經被關殘一輪猛攻之下，氣絕斃命。

× × ×

這一戰，强老太爺輸了。

黃金廟的戰事，已告結束。

强老太爺突然對身傍兩個手持巨斧的西裝大漢道：「你們回去罷。」

兩個西裝大漢同時搖頭！

强老太爺道：「九如坊從此後起，已是姓范的天下，你們跟着我，只有一條死路。」

兩個西裝大漢這一次却點頭。

强老太爺沉聲道：「難道你們願意陪着我死在這裏？」

兩個西裝大漢一言不發！

他們互望了一眼，突然同時舉斧，向對方的心臟部位大力劈去！

颼！

颼！

兩人同時凄然大笑。

蒼凉的笑聲中，兩人同時倒下！

强老太爺黯然道：「那又何必呢？」

他說完這五個字之後，一張臉突然變成紫色。

他的嘴角在冒血。

在五秒鐘之內，這個不可一世的黑社會鉅頭，竟然就倒斃在黃金廟內。

× × ×

老范親自在强老太爺的身上，搜出一瓶金色的藥丸。

老范輕輕嘆了口氣，喃喃道：「好厲害的穿腸毒藥。」

强老太爺已垮台。

他這種人，只可以成功，絕不可以失敗。

現在，他已失敗了。

既已失敗，又何必活下去！

不過，就算他還想活下去，恐怕也難以逃避得過老范無情的追殺。

老范突然對關殘道：「從今後起，你就是飛魚帮的副帮主。」

關殘搖頭！

「我不想做副帮主，只想離開這個城市。」

老范一愣。

「這是你應得的果實，爲甚麼不嚐一嚐？」

關殘目中露出了疲倦之色，道：「我現在甚麼都不想，只想帶着你給我的幾萬塊錢，到另一個城市去，安安份份的做個生意人。」

老范緩緩道：「你早已有此打算？」

關殘道：「不錯。」

老范道：「你已考慮清楚？」

關殘的回答，仍然是那兩個字。

「不錯。」

他的確想脫離這個充滿血腥、充滿暴力的圈子。

× × ×

故事到此，已經結束。

半年之後，關殘千里迢迢，來到了廣州。

廣州是廣東省省會，市道繁榮，是經商的好地方！

再過三年，關殘已成爲廣州市大富商之一！

他果然是個成功的商人。

當他在五月廿六那天晚上，準備大事慶祝關氏企業公司成立三週年紀念的時候，他忽然接到了一個消息。

——老范遇刺，與他最喜愛的一輛豪華汽車同時被炸藥炸成粉碎！

——飛魚帮在二十四小時之內，被另一個帮會所吞滅，死傷人數逾百。

黑帮風雲險惡，誰也不能保證明天的自己，將會變成怎樣的樣子。

高高在上的强老太爺，自盡於黃金廟內。

以爲已戰勝一切敵人的老范，結果却給另一個突然崛起江湖的帮會，用炸藥炸爲飛灰。

自古以來，又有誰能夠得到永遠的勝利呢？

有誰能？

（全文完）

武林事軼

麥海雲·文
子成·圖

黎仁超怒闖聚賢館

清末民初，廣州有許多武林高手出現，最有名氣的共有十人，稱做廣東十虎，即是鐵橋三、王隱林、周泰、蘇黑虎、譚濟筠、黃澄可、黃麒英、黎仁超、鐵指陳、蘇乞兒等，大多數曾經設武館授徒，其中以王隱林、黎仁超，以及蘇黑虎三人都在黃沙設館，故此，他們三人另有特別的綽號，叫做「黃沙三虎」。

王隱林所開設的武館在兼善大街，所教的是俠家拳，黃沙一帶的大小職員，多數投入該館習技，至於蘇黑虎的武館，則在義美街，因為那一處靠近米埠，米埠就是貨艇雲集之區，水上人為了自衛的緣故，特別喜歡練武，他們崇拜蘇黑虎達於極點，紛紛投入黑虎門下，故此，當時蘇黑虎的門徒十居其九是水上人家，勢力伸展到芳村花地各處。至於黎仁超，本來是信亨當舖的朝奉，朝奉即是企頭位的職員，負責判斷某一件求押的飾物價值多少，他並無武館開設，但因押店之人懂得他的武功很高，紛紛到該處請他指教，故此他晚上就在當舖後面的一片空地之上教授拳腳，也有三四十人，由於這三名好漢同列十名猛虎之內，仗義之心，人所共知，故此他們非常投契，互相往還，無形中就結合起來，產生特殊勢力，黎仁超也就名氣逐漸响起來，但因三人當中王隱林與蘇黑虎兩人既然開設武館，認識他們的人較多，至於黎仁超，只是當舖裏面的朝奉，根本是文人的身份，長年穿着長衫，下邊穿鞋着襪，手上還揸住紙扇，對他並非認識深切的人，看在眼裏，大多數以為他是一名書生，怎料他的武功極高。

有一天，黎仁超由第十甫返回信亨當舖，經過觀音大巷，那一條巷後來就是大同路，當時並未興建馬路，狹窄異常，觀音大巷的闊度僅有三尺多些，行人擠迫，挑着貨物的人，寧願走遠一點，不肯由這條街巷經過，黎仁超却不同，因為它是捷徑，習慣了經過這條街，然後回到當舖去，那天恰當有事，黎仁超因為天氣太熱，身穿白夏布長衫，搖着紙扇，施施然的行走，怎料他走到觀音大巷中間，忽然有苦力兩人抬着一大桶生油，在前走動，黎仁超因為他兩人行得太慢，擋住去路，非常不滿，不過，苦力究竟是粗人，滿身臭汗，不便跟他交涉，只好忍在心上，行了不多久，忽見那兩個苦力將那桶生油放在路上，黎仁超一望就知道他們準備駁油，所謂駁油，即係由兩人抬油到半路，放在旁邊，再由另外兩人抬那桶油，如是者輪流接駁，可以節省人力，大多數苦力就是如此，接駁之際，他們所抬的貨物就放在街中，本來生油放在街上是不成問題的，但因觀音大巷非常狹窄，油桶又大，放置下來，已經佔去了過半的面積，只剩一尺空位，普通人如果身材瘦削，還可以走過，較胖的人就無法走過去，黎仁超身穿白布長衫，體型壯健，如果在油桶旁邊行過，衣裳必被沾污，因此不敢走動，跟隨着黎仁超背後的過路客，也有同感，黎仁超向各人望了一眼，挺身而出，對苦力說：「這條路極為狹窄，你們還把一大桶油塞在路上，難道叫人跳過油桶然後行走嗎？」

兩個苦力聽了，絕不動心，其中有一人說：「如果你認為油桶阻路，可把它移開好了。」

他的說話帶着怒氣，黎仁超聽了，即時心知肚明，認為對方欺他無法把油桶搬走，冷然說：「你們如果一定要我把油桶搬去，我立刻可以把它搬走，有許多人作證，萬一油桶傾瀉，漏出油來，不要埋怨我。」

那兩個苦力知道這一大桶生油的重量超過一百斤，長衫之人，如何鬥得過苦力呢？當然無法搬動，故此奚着說：「如果你能夠把它搬開，我們絕不會怪責你，而且不要你賠償。」

黎仁超看見他們如此强硬，立刻捲高衫袖，說：「我本來想把油桶擊破，不過，因為油桶之油並非你們擁有的東西，生油傾瀉，你們必須賠償，心有不忍，倒不如顯點顏色給你們看看吧！」

說完，黎仁超就把左右兩臂伸出來，揜住油桶，隨手捧起，該處附近有一間商店的窗臺比較大，他就把這桶油放在窗臺之上，然後拂袖而去，過路之人看見他如此厲害，拍掌稱讚，而兩個苦力則噤若寒蟬。

那一間商店的窗臺高四尺過外，兩名苦力一定無法把它抬下來，立刻到附近另找幾名苦力到來，合力把這桶油搬開，跟着隨便閒談，兩人都說此人的氣力特別大，不知何方神聖。

有些苦力問明此人的衣裳面貌，其中一人說：「你們眞是有眼不識泰山了，此人就是廣東十虎之一的黎仁超。」

兩個苦力知道黎仁超是有來頭的，而且知道黎仁超是信亨押店的企櫃，心裏不服氣，立刻回到聚賢館想辦法報復。

所謂聚賢館，乃是苦力的集團，勢力頗大，兩個苦力故意把黎仁超的舉動說得非常驕傲，挑起衆人的仇恨，一齊想辦法報復，別輕視苦力，他們也另有一套的，翌日黎仁超正在押店工作，照常企櫃，生意甚忙，忽然有一人衝入，手提包裹，看見黎仁超，即把此包裹由小窗遞上去，依照普通的規矩，想把一件物品押錢，當然是這樣做的，黎仁超發生誤會，以為他想典押一件衣裳，正想把那個包裹解開，怎料他已經把包裹放在小窗的櫃上，隨手打開，原來包裹的內層是舊報紙，報紙裏面包着一個很細的沙煲，沙煲之內貯滿了糞溺。

更奇的是糞中藏着幾十隻蚱蜢，此人順手將沙煲打破，蚱蜢亂飛，臭氣薰天，無可收拾，黎仁超知道他有意靠害，由企櫃迫到門外，此人已經遠去，無法可想，只好叫店伴慢慢的將糞溺掃除，收拾蚱蜢，費去不少工夫。

黎仁超事後暗想，他一向並無仇家，何以有人出此絕招復報呢？想了又想，忽然想起昨晚在觀音大巷發生之事，心裏暗想，沙煲裏暗藏蚱蜢這件事情必然是苦力帮報復，細心偵查，很快就查到入店以沙煲求押的傢伙是聚賢館的一名頭目，姓張名霸，許多人把他稱做霸哥，黎仁超雖然非常冷靜，仍覺有些憤恨，索性到聚賢館找張霸算賬。

當日下午，他到了聚賢館，揚言找張霸，館內的苦力看見他一表斯文，以為他是老板，到此斟生意，起立招呼，問他找張霸幹甚麼，黎仁超說：「我想請他替我抬一件十分沉重的東西，給以高價，可惜他不在，未知他何時回來呢？」

各苦力以為他眞的有生意光顧，接口說：「我們和他有如兄弟，你想抬甚麼沉重的品物，不妨告訴我們轉達霸哥。」

黎仁超說：「我只是想叫他把一個夾萬從前廳抬入後房，不過，那個夾萬有五六百斤重，普通的竹升實在難以勝任，你們有沒有特別粗壯的竹升呢？」

有一名苦力說：「我們聚賢館之內，任何一種竹升都是齊備的，你要抬一千斤的夾萬也可以辦得到，因為我們有些雙料的竹升，又圓又大，倘若你不信，我可以把竹升拿出來給你看看。」

說完，那個苦力就從內進拿出一枝非常粗壯的竹升送給黎仁超，黎仁超接過，兩手抓住竹升頭尾兩端，向下一沉，跟住把左脚的膝頭向上撞上去，聽到劈拍一聲，竹升登時分為兩截，各苦力大驚失色。

黎仁超笑着說：「或者這一條竹升有些破裂，可否請你帶我到放置竹升之處，讓我揀一兩條出來，然後去抬夾萬呢？」

黎仁超說得十分輕鬆，有些苦力發生錯覺，以為確是那條竹升早已破裂，於是帶他到貯物室看看，殊不料黎仁超即時抓着另外一條粗大竹升，用同樣方式把它拗斷，一連拗斷七枝竹升，面不紅，耳不熱，好像沒有動過手，然後慢步走出來。

黎仁超走到前廳，說：「如果霸哥回來時，你們告訴他，黎仁超曾經來此找過他。」

說完，他轉身就走，各苦力不敢冒犯他，只好讓他走開，從此，黎仁超的名字就不脛而走，更加响噹噹。（完）

（編者註：粵語「竹升」，卽竹槓。）

太空和尚 （一）

女俠金燕子傳奇故事

東門白・文
子成・圖

千古情種 現世懦夫

那市第一號大道「孔廟」附近，有一家規模最大的化工廠，現在，在這工廠中央的硫酸坦克上，站着一個極爲有名，却頗爲潦倒的大作家——西村浩。

名作家西村浩顯然要自殺，因硫酸坦克頂端的蓋子已經打開，可以俯瞰蓄球內三十餘噸的硫酸。

名作家自殺，近年來頗不乏人，僅是日本，就有剛獲得諾貝爾獎的川端康成，和青年名作家三島由紀夫，川端康成死於煤氣，三島則用傳統的切腹方式。而西村浩似不讓他們專美於前，這方式更加殘酷可怖。

如果自殺也像賽馬、賽車或高爾夫球大賽一樣，設有巨獎的話，西村浩的方式就可能不是最殘酷的了。

這是一件大新聞，轟動的程度，不下於正在進行選美會之下，當然也使「太空和尚」的出現黯然失色。

這硫酸蓄球高約二十碼，一邊有鐵梯可以攀登，站在頂上的西村浩，望着蓄球二十碼外的人羣，他一直沒有動一下。

岩田督察親自指揮營救工作，且有廣播車不斷地勸導：「西村先生，無論發生了何事？你都要退一步着想，記得你寫過一本叫着『生命之旅』的名著，書中不是充滿了人類與命運搏鬥的企示嗎。很多人都相信那是一部傑作，下次參加諾貝爾文學獎角逐，必能脫穎而出……」

喊話的內容，用心良苦，但西村屹立不動，似乎追求死亡的決心十分堅定，人類與命運搏鬥是讀者們的事，與他無關。

圍觀的人愈來愈多，其中大部份是他的忠實讀者。有的悲呼哀求，有的跪在地上哭諫。

金燕子、岳敏和唐潔等人也在人羣中，金燕子是以貴賓身份被請來此担任選美大會評審委員的。

岳敏說：「西村凌晨五點，就偷偷上了蓄球頂端，現在已快到七點了。還沒有跳下去，可見他還不想死，唬人的成份居多。」

「自古艱難唯一死。」金燕子說：「自殺者有時回頭，也並非怕死，而是對生命仍有一份留戀。西村浩我曾於去年見過一面，據說他收入雖豐，却因不善理財，揮霍無度而負債纍纍。但我以爲，這也許不是他自殺的原因。」

唐潔說：「他站在硫酸蓄球上，要救他還眞不容易。除非他眞的打消了自殺念頭。」

「可以用『高級手球』瓦斯，使他暫時失去抗拒力。」岳敏說：「由於他提出嚴厲警告，不准任何人接近蓄球，捨此一途，沒有更好的辦法。」

「你眞聰明，如果諸葛亮還活着的話，會被你氣死。」唐潔冷笑說：「西村已打開了硫酸蓄球蓋子，他立足之處，距蓄球入口絕不超過三步，一旦受制於瓦斯而往前一栽，卜通一聲——」唐潔作了個花

式跳水的姿式。

岳敏大聲說：「世上沒有那麼巧合的事，難道說他一定要往前栽？」

「這就是外行話了！」唐潔說：「男女暈倒時有別，男的大多往前仆下，女的則往後仰倒，這是由於男女骨骼不同之故，就以溺水者來說，男的多數面瞧下，女的面瞧上。」

「不要爭吵了！」金燕子說：「現在要救西村浩，一定要弄清楚他自殺的動機，比喻說，是爲了債務或者爲一個『情』字。」

「西村先生，我們都走您的忠實讀者，請您抬頭看看我們，您有任何困難，我們都願意支援您，只求您別走上這條路……」跪下的讀者在數百人以上，要求一位偉大的作家不要自殺，這場面極盡諷刺，發人深省。

西村浩仍未抬頭看一下。這時岩田督察揮汗如雨，指揮警方人員，一部份在前面（有梯的一面）吸引西村的注意力，另一組自後側架梯。

但消防梯剛架上，西村就發現了，他嘶呼着：「岩田，別來攷驗我，只要有人上來，我就跳下去！」

岩田束手無策，而跪在地上的讀者仍未站起來。

西村浩往前走了兩步，只要再邁半步，就掉入蓄球中了。

「表妹，妳去試試看吧！」岳敏說：「自後側的消防梯最高級上掠向西村，大約三丈左右，也許能及時揪住他。」

「太危險了！」金燕子說：「我並非怕負這份失手之責，而是毫無把握。」

「還是我去吧。」唐潔說：「一旦失手，由我來負責比較好些。因爲岩田督察並沒有請我們插手。」

岳敏說：「你是不是自以爲比表妹高明些？」

唐潔說：「你要是不說話，人家會不會把你當啞叭賣了？」

「還是由我來吧！」金燕子走出人叢，回身向人羣揮手示意，叫他們別出聲，然後兩個縱躍，上了梯子。再一縱上了梯子頂端。

事實上由消防梯頂端到西村站立之處，仍有三丈五六以上，中間還有一道高可齊腰的鐵欄杆擋着。這雖然擋不住金燕子，但要不能在二分之一秒內到達西村背後，必定造成不幸。

更不幸的是，由於金燕子的美妙輕功，使後側圍觀的人驚奇而出聲驚呼，在西村剛剛警覺，即將回頭時，金燕子的身子突然彈離梯端，划個半弧向球頂飛落。

然而，她雖快，西村只要一邁步就能跳入硫酸蓄球內，而現在，金燕子剛剛飛掠到鐵欄之上，距西村還有一丈七八。但西村却嘶吼着，把一腿伸入蓄球入口內：

「站住——」

這是絕對的命令，金燕子及時下落刹住，站在鐵欄以內，說：「西村，你能確知你自己在讀者心目中的地位嗎？那麼你往下看看。你要自殺，與他們固然沒有關係，却不能抹煞一項殘酷的事實，那就是否定了你的地位、榮譽和尊嚴。侮蔑了他們對你的聖潔崇拜，如果你跳下去，直接受害的雖是你自己的肉體與靈魂，間接受害的人又何止千千萬萬，他們會懷疑任何作家，也會爲『盡信書不如無書』下一肯定的註脚，西村，毀、譽、成敗，全在你的一念之間，請你下來吧！」

「下去！妳聽到沒有？我知道妳是誰？我告訴妳，誰也不能改變我！」西村一脚垂入蓄球口內，身子搖搖幌幌，隨時都會掉下去。在上面可以嗅到濃烈的硫酸氣味。

「好吧！我絕不會再前進一步。」金燕子說：「西村，可以告訴我你要自殺的原因嗎？」

「不！自殺並不需要理由，我只是活夠了！」

金燕子攤攤手，只好順原梯下來，而西村又把那隻腿收了回來。

圍觀的人爲金燕子的輕功和捨己爲人的襟胸而喝采，相反地，那些忠實的讀者們，已開始懷疑這位作家的偉大了。其中一個忿然站起來，說：「我不要再尊敬這種人，他不配作爲一個作家。」

另一個早就站了起來，冷笑道：「你錯了，作家也是人，他們所說的大道理，自己未必能做到，相反地，他們大多情感脆弱，多愁善感，如果不是這樣，也就寫不出東西了！」

這人的話，確有幾分道理。

這時岩田督察和警方高級人員已迎上金燕子，向她道謝，金燕子說：「岩田先生，你知道西村自殺的動機嗎？」

「很抱歉！我也不知道。」

金燕子喟然說：「不能找到他自殺的動機，救他是十分困難的，硫酸蓄球中眞有硫酸嗎？」

「是的，金小姐，據廠方負責人說，大約三十噸左右，一旦跳下去，一刻鐘之內，恐怕連骨屑也找不到一根了！」

金燕子說：「督察對西村的私生活清楚嗎？」

「並不太清楚，我只知道他愛揮霍，欠債很多，似乎沒有聽說他有任何桃色糾紛。」

「他有親人嗎？」

「可以說沒有，此人很孤獨。」

「岩田督察，我以爲應該馬上廣播，徵求知道西村自殺原因的人前來支助。」

這時一個警員匆匆走近，把一張六寸的彩色照片交給岩田，說：「督察，這是一個八九歲的小孩子交來的。」

照片上是個私家的大泳池，池邊有一對青年男女，女的上空，僅在「三叉口」處有一朵半開的絨質玫瑰花。

而男的，顯然就是西村浩，二人携手欲跳，神色十分親嫟愉快。

金燕子說：「督察，這位女郎是誰？這張照片很有價值。也許把這位女郎找來就可以救他。」

「是……是她？」岩田驚奇地說：「會是山本秋子？」

「山本秋子又是誰？」

「一個名女人，也可以說是一個名交際花，」岩田搖搖頭說：「以西村的聰明，絕不會對一個交際花產生情感的。」

「督察，『情感』這玩藝是很難說的，而愈是聰明人，愈是勘不破情關。」—

燕子說：「這女人在何處？能馬上找到她來嗎？」

「沒有問題，而且還在警方的保護之下呢！」

「爲甚麼要保護她？」

「因爲近來有人跟踪她。是她自請警方保護的。」

金燕子愕然說：「這件事很值得研究了！」

「金小姐的意思是……」

金燕子覺得這件事大有文章，却又不便武斷。岩田立即吩咐部下，去接山本秋子。

金燕子說：「督察，我覺得這件事隱伏了很大的危機。」

「金小姐是指……」

「我是說西村的自殺，有點戲劇色彩，把山本秋子找來，也許……」金燕子說：「送照片的孩子呢？」

那警員說：「一會工夫，那個孩子就不見了。」

岩田說：「拍這種照片的人，十之八九是記者，因爲照片上的人，一個是名作家，另一個是名交際花，而且他們的交往又十分秘密，這正是記者們追逐的對象。對方爲了救人，並不想出面，就派個小孩子把照片送來。」

這說法並不能使金燕子滿意。她總是感覺危機一觸即發。

山本秋子被接來，這女人約二十六七歲，果然風姿不惡，一下車就望着硫酸坦克頂上的西村悲呼着：「西村，你不能這樣！西村……」

這聲音對西村來說，是世界上最動人的音響，遠超過千百個崇拜他的讀者的跪求和哀禱。西村終於抬起頭，望着山本秋子。

「秋子小姐，」金燕子說：「妳知道西村自殺的原因嗎？」

「不知道，」秋子說：「也許和窘困的經濟狀況有關係。」秋子要奔向硫酸坦克。岩田說：「秋子小姐，希望妳能盡一切努力使他改變絕望的意念。」

「這個不須你交待。我會盡力的。」

金燕子用望遠鏡望上去，西村俯瞰着秋子，神色略顯激動，金燕子說：「秋子小姐，妳和西村是好朋友嗎？」

「妳這是多此一問的。」秋子有點不耐。

「是的，秋子小姐，在你們二人看來，的確是多此一問，但由於外人對二位的交往並不太清楚，所以希望妳看看這張照片。」

秋子看過那孩子送來的照片，說：「請問這照片是誰拍的？」

金燕子說：「是個八九歲的孩子送來的，那孩子轉眼就不見了，秋子小姐，妳不感到意外嗎？」

秋子皺皺眉頭想了一下，哂然說：「又是那些可厭的攝影記者，這並不意外，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唆使那孩子送來照片的人居然沒有索取代價。」

金燕子深深點頭，這和她認爲危機一觸即發的看法十分相近，她說：「秋子小姐，我們請妳來此，當然是爲了救人，但也要小心妳自己。」

秋子說：「雖然我要求警方保護，是因爲有人跟踪我，像今天這個場面，就算有人想害我也辦不到吧？」

「話不是這麼說，如果有人要害妳，他們的方式是不會讓我們猜到的。」金燕子說：「秋子小姐，妳能否猜到跟踪者的動機和企圖嗎？」

「猜不到，」秋子已奔向硫酸坦克。若在平時，她是不敢攀登那弧型鐵梯的，爲了救人，她的表現非常勇敢，因此，西村的懦弱也就更明顯而不合理了。

千萬隻眼睛，望着緩緩攀登鐵梯的秋子，這時一輛豪華轎車開入現場中，一對奇醜的中年夫婦匆匆下車。

「墨先生，墨夫人……」岩田對這一對夫婦十分尊敬，絕不因爲二人的奇醜而影响敬意，相反地，也許他們醜得奇，醜得怪也醜得過火，才使人刮目相看吧？

中年紳士禿頂，頭頂正中自然形成一道溝，像吳道子繪的鬼王圖，前額與下顎突出，由於眉骨高，雙目深陷，目光就更加逼人。一張大嘴直咧到耳根，而兩隻大耳足有半尺多長，相法所說的兩耳垂肩，大概就是這種境界吧？另外還有一臉銅錢大的紫痳子。

中年婦人髮如飛蓬、牛眼、塌鼻、聳顴、暴牙。唯一不同於紳士之處是面色紅一塊，白一塊，粉紅之處，像剛出生的痳雀的嫩肉，而二人唯一相同之處是，耳朶之大之厚，無與其匹。

耳朶厚大，有邊有輪，是有福的象徵，這說法在墨氏夫婦身上獲得證實，至於墨夫人的塌鼻，根據相法家解釋，鼻子塌而寬者無妨，最忌塌而窄。

「這位是墨先生，這是墨夫人。」岩田爲金燕子介紹，說：「墨氏夫婦也正是這家化工廠的東主。」

金燕子早知墨家是琉球最富有的，無人能準確估計他們到底有多少財產？

岩田慨然說道：「西村跑到貴廠的硫酸坦克頂上企圖自殺，對貴廠眞是一大不幸……」

墨先生聳聳肩說：「無妨！如果他不跳，那當然好，如果不幸跳下去，對本廠並無害處。」

岩田愕然說：「墨先生的意思……」

「近來國際物價飛漲，有些小的化工廠過去經常抱怨我們是化工產品的『托辣斯』，操縱市場，所以近來不斷傳出謠言說我們的經營方式外强中乾，週轉不靈，硫酸坦克中經常是空的。」

墨先生的話，使岩田和金燕子相顧苦笑，凡是會作生意的人，三句不離本行，即使在夢寐中，對利害關係的估計也不會鬆懈。

現在秋子已爬到鐵梯一半處，萬衆矚目，有人爲她喝采。而金燕子已繞到後面，以望遠鏡望着。

終於，秋子上了頂端。這在西村的讀者來說，比看他的小說更引人入勝，人們都相信，秋子救人的目的可能順利完成，這位偉大的作家如何放棄自殺而靦顏走下坦克？

當然也有些人，希望西村不顧一切地跳下去。或者和秋子一起跳下去。

無數的攝影機都對準了坦克頂上，等

待不可知的結果。

秋子張開雙臂，向前奔去，似也在悲呼着。但西村搖着手，大概不讓她接近。

秋子終於不顧一切地抱住了西村，在金燕子的望遠鏡中，可以清晰看到秋子淌着淚在低聲訴說甚麼？她的雙手十指，緊緊地抓着西村背上的衣服。

大約一分鐘光景，西村突然被秋子推開，秋子似在悲忿地說話。西村搖搖頭，秋子悲嘶着，顫慄着：「西村，你太使我失望……也太使你的讀者失望了！我死之後，你仍然有權去選擇你自己應走的路——」湧身一跳，四周驚呼聲乍起，坦克中已冒起一股青烟。

這是任何人所想不到的後果，名交際花爲一個潦倒的作家殉情，在目前這種社會上，應該比茱麗葉更偉大感人的。

警方人員忙着一團，坦克中的青烟很快就湮沒了仍站在上面的西村。

金燕子把「翦水三抄」儘量施展，在消防梯上彈身，就落在坦克頂上了。隱隱約約可以看到濃烟中的影子。而且西村還在嗆咳。

西村對秋子的愛，以及秋子所付與西村的愛，就像他的大聲嗆咳一樣，無法瞞人。

要自殺的人，到現在還沒有跳下去，本來無意自殺的人，却先跳了下去。金燕子發現，西村前進半步，似要跳下，但又被坦克口中的濃烟嗆得退了兩步。

是不是秋子的骨肉被硫酸溶蝕的「嘶嘶」聲粉碎了西村的自殺信心？總之，他前進、後退兩次之多，不會是在繼續製造高潮吧？

下面的人哭聲震天。由於已隱約看到西村仍站在青烟中，有個忿怒的讀者嘶着：「西村浩，跳下去！怎麼？你不敢跳？西村，你要是不跳，你就是—」一個警員撲上來把這人打出三五步外，昏倒地上。

西村又上前兩步，青烟少了，他似乎想跳下去，金燕子一掠而至，立掌如刀，西村倒在她的臂彎中。

「啁——」一顆子彈自金燕子耳邊划過，她大呼着：「岳敏，唐潔，接着……」端平西村的身子，竟向下面丢去。

岳敏和唐潔及時接住了西村的身子，如果這位仁兄醒着，必會駭死，因爲他的身子下落時，估計四五發子彈自他的身邊瀉過。而金燕子就在伏擊的人射擊西村時，她已經在消防梯上彈了下來。

「岩田，狙擊手在東北方的公寓三樓上，快叫你的部下去包圍。」金燕子說：「唐潔，西村交給你，岳敏，快走——」

二人的速度不謂不快，但到了那公寓的三樓上，屋內空無人影。這是新建的公寓房子，窗上還未鑲玻璃，也無人居住。二人找遍了三層樓，沒有找到任何綫索。

顯然狙擊者射了就走，恐怕連狙擊槍都未拆卸。

但警方在樓下檢到一個彈殼，據初步鑑定，是一種新式連發狙擊槍，口徑爲〇．二五。

秋子被弄出硫酸坦克時，只剩下一具骨架。

× × ×

輿論界對秋子之死及西村之苟活，異口同聲口誅筆伐：「千古情種交際花捨身死諫見者同聲哭

現世懦夫大作家貪生苟活觀衆齊裂眦」

這是某晚報稍具代表性的一則標題，有的簡直是破口大罵，可見這世界上充滿了同情與溫暖。

被救的西村，除了表示對秋子負疚之外，隻字不吐。而且他不承認有人狙擊他，可能是狙擊金燕子。因此，他必須以評審委員身份出席今夜之選美會。

以金燕子的意思，西村不宜再出席，非但危險，而且由於市民對他已經反感，可能破壞了選美會的氣氛，但岩田說：「金小姐，本市任何選美活動，西村都是評審委員之一，五六年來一直如此，目前改選也來不及了。況且其他委員約五分之三堅持西村出席。除非西村犯了罪。」

金燕子搖搖頭說：「岩田，如果我是你，這件事根本不予攷慮。」

「不予攷慮？」

「是的，太危險了！」金燕子說：「儘管西村一字不吐，但你應該體會到，西村的自殺半途而廢，以及秋子的死諫，加上陰謀者的狙擊，這些都顯示了本案的複雜性和危機。」

「這箇我也知道，」岩田說：「由於西村未犯罪，而其他委員又一直堅持要他出席。金小姐，妳不知道，這次選美和一往不同，這是才藝競賽，僅具美的外貌而無才藝，根本無法入圍。所以工商界大力支持。鄭重其事，因爲前三名皆爲工商界爭取之對象。」

金燕子看得出，岩田身爲督察，他的權責本是超然獨立的，却因對工商界的大人物過份遷就與重視，就顯得軟弱了。

岩田續說：「況且，金小姐也是特聘的委員之一，有妳一道參加，可負保護之責，如果金小姐沒有把握，那就只好拒絕了！」

金燕子笑笑說：「督察的飛索絕技很了不起，只要把人套上，休想掙脫。既然這樣，就照督察的意思去做吧！」

岩田說：「金小姐，妳最後一句話，似有更正的必要，固然放不放西村去參加，警方有決定性的權力，但這是全體委員一致的要求，並非我的本意。況且西村自己也——」

「好，好！」金燕子說：「西村出席評審委員這段時間，他的安全由我負責。」她看出岩田是個老油條，爭功勞絕不後人，負責任的事最好別找他。

七點正，才藝競選決賽如時展開。這眞是名符其實的選「美」大會（內在美），十二位小姐，來爭取前三名，機會是四分之一。

選美會在那市的環球酒店中擧行，評審委員八人中，只有金燕子和西村是負責內在美的，其餘委員負才藝方面之責。

技藝項目有英文打字、速記、文件處理、外文、烹飪、服裝設計、珠算（以計算機取代不可，但計算機亦應會用），最後一項是特殊事件處理，也就是急智測驗，而這一項的分數高達百分之二十。因爲一個才藝雙全的女主管，如果沒有處理特殊事件的能力，也就是缺乏急智，那是重

大的缺點，不堪重用。

金燕子和西村坐在一起，其餘評審委員分別監攷。他們二人負責內在美評審項目——服裝設計（三種服裝），走伸展台。就在三次服裝展示中的擧止、儀態及訪問時的談吐上，為她們打分數，這是一件很難的事。

岳敏和唐潔也在不遠處小心戒備，這時有位紳士走過西村面前時，和西村熱烈握手，說：「西村，沒有問題吧？」

西村淡然說：「你放心！也謝謝你的關切……」

「那就好！」高大的紳士喟然說：「你是知道，我們都為你担心哪！」

「謝了！」

紳士走後，金燕子說：「西村，剛才這位是誰？」

西村木然地說：「警方的人。」

選美最後一項是走伸展台，十二位女郎中，十一位是談不上美的，說得明確點，她們很醜。單就外貌來說，隨便在餐館或百貨公司中找出一個女侍或女店員，都比她們高明些。但這是才藝競賽，着重於內在美。

唯一例外的一位女郎，是中裔琉籍司馬玲，她非但三圍標準，面貌清麗，肌膚細膩白嫩，儀態也雍容華貴，如果在才藝方面，也能出人頭地，榮登后座是沒有問題的。

然而，金燕子聽到觀衆交談，十之八九都認為司馬玲不會落選。其中有個人的說法也頗有道理：「由於醜人自卑，他們全部的精神都貫注在工作上。所以美的人一般來說，沒有醜的人專心。就以美的女學生和公務員來說，前者被捧為校花，後者被視為花瓶，由於心有外騖，成績就遠不如醜的好。」

金燕子深深相信這說法。因而，才藝小姐競選，在決選中只剩下一名美好的女郎，比例是十二分之一。但是，仍有一個例外，金燕子本身的貌與技藝，不就粉碎了這種說法嗎？

金燕子投了司馬玲的一票。她不知西村投了誰的票？問他也不回答。

開票結果，出乎大多數人的意料，最沒有希望當選的司馬玲，居然榮登后座。全場大嘩。

在金燕子看來，司馬玲當選是衆望所歸，表示她非但具有美貌的外型、優越的內在，在技藝方面也十分超脫。如果這種人不當選那才是反常現象呢！因此，金燕子認為觀衆的態度是反常的。

大會閉幕，正是幾人歡樂幾人愁。司馬玲喜極而泣，第二三名也感差强人意，落選的小姐大多哭了。而其中一位小姐是第四名，大發雌威，當場批評委員們不公平。像這類事件，過去的選美中也不時發生過。

散會時門外出現了三個彪形大漢，和四位委員離去，金燕子要護送西村返回警方，岩田在門外，說：「金小姐，總算沒有出乎本人的逆料，大會順利閉幕，也沒有發生妳事先所担心的事故。」

「是的，督察。」金燕子說：「岩田督察，司馬玲小姐當選，觀衆反而感到意外，這是為了甚麼？」

岩田說：「才藝選美和一般的選美不同，它重視才藝和智慧，所以『特殊事件處理』一項，佔最高分數比例。而司馬玲小姐，人品自然是無話可說，但一般人相信，在技藝方面，她要落後其中三四位小姐約十五分以上。即使她不是最後一名，也絕不會高登后座的。」

「如此說來，督察認為這次選美的委員們不够公正了？」

岩田攤攤手，說：「我沒有這意思，但妳不能否認，觀衆有這種想法吧？」

花魁司馬玲被護送離開了環球酒店。

唐潔說：「奇怪！司馬玲小姐當選，我發現人叢中有不少忿怒的面孔。」

岳敏說：「也許大會應該增加一項『最壞人緣獎』，而司馬玲小姐的人緣一定不佳。」

岩田說：「西村交給我的部下送回去吧！金小姐，妳說過，會後要去西村和山本秋子的住處，再仔細看看的。」

「不錯。」金燕子說：「督察，請叮囑貴屬下，儘管到目前為止，並未發生任何我所担憂的事，仍是小心點為妙。西村的安全，才是我們破案的重要關鍵。」

岩田說：「這箇小姐儘管放心。我的部下，今天跟我來的都是五段以上的高手，如果有人敢在途中動西村的腦筋，我的部下就有免費拳靶和活動鎗靶了！」

金燕子笑笑，自信與樂觀是一項美德，岩田都兼而有之。於是他們先驅車到西村的住處去。

現在，護送四名評審委員的三名彪形大漢之一，駕着旅行車駛往那市東方約四公里的首里。這雖是個小鎭，過去却是琉球王城的所在地。

自十二世紀至十九世紀中葉，琉球是個獨立小王國，第一王朝叫做舜天王統，第二王朝是英祖王統，第三是察度王統，第四是尚思紹王統，第五是尚圓玉王統。而第一、二代王統都以首里鎭為王城。而琉球的三所大學（沖繩大學、琉球大學、國際大學）之一的琉球大學就在首里鎭。

車行極速，四位委員都是心情沉重，很少交談。當車子在一處山壁下轉彎時，壁上落下十餘塊數百斤重的岩石。

落石的地點與車子的距離只有十餘碼左右，尤其是事出倉卒，車子急刹，仍然衝向一塊大石，車前輪爬上大石，然後側衝五七碼，兩個翻滾掉落路邊谷中。

如果是雨天，石壁落磐是很可能的。但近來沒有下雨，而這石壁也沒有塌方落磐的紀錄。

溝深約二十碼，且多巉岩，當場死了四個人，火光照亮了深夜的谷峽。

錄音藏箱　甜言催命

西村畢竟是個名作家，儘管潦倒，他的住處仍是相當氣派的。院中的大泳池，正是照片上所拍攝的。

西村本來僱有傭人，近來因情緒不佳，傭人都幹不久，已經有一個多月沒有僕傭了。一小時後，他們沒有找到任何綫索，岩田屬下仍封鎖此宅，再驅車到山本秋子的住處。

出乎意料的，秋子的住處，反不如西

村的有氣派，女傭宮城粉，三十七歲，似乎哭泣很久，眼泡都紅腫了。金燕子叫岳、唐二人去搜查，她和岩田詢問宮城粉：「宮城女士，妳為山本小姐管家有多久了呢？」

「三年了吧！」

「前些日子，有人跟踪山本小姐，妳知道這件事吧？」

「知道，小姐，而且是我勸她要求警方保護的。」

金燕子說：「西村先生和秋子小姐認識多久了？他們經常來往嗎？」

「是的，他們最少已經認識三年以上了。」宮城粉冷冷地說：「據我所知，小姐還為他還債。」

金燕子說：「在秋子小姐沒有請警方保護之前她有沒有透露是誰在跟踪她？」

「她沒有說，但我看得出，小姐很怕，小姐本是一個很勇敢的人。」

「宮城女士，我知道妳對秋子小姐很忠誠，秋子小姐的不幸，不可能是單純的殉情自殺。必有重大因素，妳要為小姐復仇，必須把妳所知的一切都告訴我們。」

宮城粉[illegible]然說：「我只知道小姐被人跟踪時很焦燥，也很氣忿。噢！對了！有一次不知是誰打來電話，是小姐接的，他們談及『才藝小姐競選』的事。小姐很激動，一連說了三聲『辦不到』，忿然放下電話。」

金燕子忽然想到，這案子和選美有重大的關連。這使她想不通，如果有人暗中操縱選美，目的是甚麼呢？

「這很有價值。」金燕子說：「在秋子小姐被跟踪時，西村是否繼續和她來往？西村知不知道這件事？」

宮城粉說：「這箇我也弄不清。只知道小姐被跟踪，自己在困擾中，却仍然關心西村，打電話安慰他叫他振作起來。」

「謝謝妳！宮城女士，沒有事少外出，更要小心妳自己。」金燕子看過唐潔搜到的詩，那是以前西村為秋子而寫的。內容很華麗動人。

男人寫詩來讚美女人，早有先例，幾句讚美的話，能使女人不保留地奉獻一切，而在利害相衝突時，又會毫不攷慮地放棄。在馬嵬坡上，唐太宗賜死楊玉環就是最好的例證。

另外岳敏也找到了秋子的日記，正要離開，岩田的部下匆匆趕到，一看他的表情，金燕子就知道有痲煩了。

「報告督察……」來人喘着說：「西村……西村他……」

「西村？」岩田沉聲說：「西村怎麼樣了？」

「他……他……他瘋了……也……也死了……」

「語無倫次！」岩田大怒，說：「你不能說得清楚點嗎？」

「是這樣的，自選美會返回警局的時候，本來有五個人保護他，分乘二輛車子，前車二人開道，後車三人，加上西村是四個人，在國際街轉角處附近，我們發現有人跟踪……」

「慢着，」岩田說：「你在前車還是在後車中？」

「前車，督察，前車與後車僅相距十碼左右，對於跟踪的車子也可看清，在國際街的轉角處，西村突然把住方向盤，同時猛踏刹車。因為他是坐在司機旁邊。」

岩田說：「他要跳車是不是？」

「不，不！督察，他似乎恨透了跟踪的人，要在轉角處陡然刹住，和後車同歸於盡，由於司機措手不及，而西村轉動方向盤，車子刹住橫在轉角處，跟踪的車子自然未想到這一手，就撞上了。」

岩田失聲說：「車上的人還有沒有活着的？」

「本來有一個重傷活着的，他說出這事之後馬上死了，至於跟踪的車上三個人因起火都被燒焦了！」

岩田厲聲說：「我是說西村，他還活着嗎？」

「西村他……當然也死了！」

金燕子警告他的話言猶在耳，馬上就出了紕漏，可見過份自信有害無益。

唐潔說道：「岩田督察，這眞是想不到啊！你說過，貴部下都是五段以上的高手……」

「唐潔！」金燕子狠狠地瞪他一眼，說：「這是甚麼時候？」

岳敏說：「本來嘛？護送西村回去，應有三輛車子，西村的車子應被夾在中央，這是第一項錯誤，讓西村坐在駕駛座旁，又是第二項錯誤，車上既然都是五段以上的高手，在緊要關頭，後座的人應出手擊昏西村而未這樣做，又犯了第三項錯誤，依我看，他們的身手在五段以上，也許可信，但他們智慧和應變能力還沒有上段呢！」

「表哥，你們怎麼和小孩子一樣？」岩田臉上紅一陣白一陣，說：「金小姐，咱們快去看看……」

起火的車子已撲滅，但保持現場未動，兩車的損毀情況差不多，但西村那輛車子未起火。

跟踪的車子顯然是計程車，經電話詢問車行，才知道車子被偷，這車上三人因衣服都燒焦經灌救的水一冲，任何資料也都消失了。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路人報告警方，在通往首里鎭的路旁深谷中，有輛旅行車在燃燒，初步鑑定，那旅行車是選美委員之一的車子，岩田立即邀請金燕子同往。

現在岩田的樂觀與自信早已動搖，不停地流汗，金燕子交待岳、唐二人，分別去保護秋子的女管家宮城粉和才藝后姐司馬玲，她深信選美才是造成此案的主要關鍵。

由於初步鑑定是選美會評審委員之一的車子，而那位委員又住在首里鎭，金燕子馬上通知其家屬到出事現場上認人。

金燕子和岩田等人到達現場，已經是午夜十二點多了。焚燬的車子火已滅，還在冒烟，尚幸有個人摔出車外，而這人正是車主川口，馬上認出，但車上的人，都燒焦而無法辨認了。

但經選美會主任委員的作證，他說川口和另外三名委員同車離去，他們都住在首里鎭。另外三人是濱田、石原和井上，而和四人同車的還有三名彪形大漢，也就是說，這車上應該有七個人，但加上摔出

車外的川口，只有六人。缺少的一人是誰？此人是中途下車抑是車禍時僥倖逃生離開了現場。

「岩田，這不是意外的車禍，這是有計劃的謀殺。」金燕子招呼岩田，找到了車子翻下馬路前在路上留下的創痕。她說：「看到沒有？谷邊上幾塊巨大的岩石，是從斷壁上滾下的。柏油路上被砸了十餘個小坑。」

「是……是的，金小姐。」

「由於旅行車的毀損，大多是自身翻滾所造成的，我們可以判斷，車行至此，在轉角處落下巨石，並未正中車身，而是落在車前，車子在高速下閃避不及，撞上巨石，翻落溝中的。」

「金小姐，我也是這麼想，可是車中少了一個人，又不知道少的是那一個？」岩田說：「還有，那三個彪形大漢是幹甚麼的？這眞是叫人頭痛……。」

金燕子說：「馬上把四位委員的家屬接來，讓他們根據屍身上的零星物品如：手錶、領帶夾、袖扣、鑰匙等物來辨認，那就容易多了。」

直到凌晨兩點半才有點頭緒，三名委員巳證實在車禍中死亡，那是摔在車外的川口及車內的石原和井上，濱田不見了，因爲三名彪形大漢身高都在一八〇公分以上，很容易分辨。

然後再到斷壁上察看，證實了金燕子的看法，巨岩是由上面推下來的。

返回那市途中，金燕子說：「岩田，馬上盡一切可能去找脫身的濱田，不論此人是中途下車或遇難後僥倖逃生，他都是本案的唯一證人，也可說是關鍵人物。」

「金小姐，」岩田抹抹汗，說：「妳是說秋子的自殺，西村的與匪同歸於盡，都和選美有關係？」

金燕子說：「初步判斷，的確如此，岩田，有件事我很奇怪，才藝小姐競選，本來不限美與醜，爲甚麼美的封后，反而使觀衆大感意外呢？」

岩田說：「才藝小姐競選，這是第五次，大家都逐漸形成一個印象，那就是當選者一定是外型醜而技藝超羣的。因爲也只有醜的人才能專注於技藝，所以司馬小姐入選，觀衆可能以爲委員們偏心。」

「這看法不無道理，但非絕對的。請問這次才藝競賽共有多少小姐參加？」

「六十七名，都是大專程度，她們的珠算、速記和英文打字等都是一流的，她們得分的差別，是在內在美及『特殊事件處理』方面。」

「請問六十七名小姐之中，外型美好的有多少？」

「嚴格地說，只有七名，但外型最美的是司馬小姐，她是中裔琉人。」

金燕子搖搖頭說：「外型美與醜的比例，竟不及十分之一，這一點我眞想不通，岩田，你不以爲這現象有點反常嗎？」

「這次的確有點反常，過去四次美與醜的比例是五與一之比。」岩田說：「金小姐，有件事說出來，也許對妳有參攷的價值，據說墨家的獨子要選媳，其對象就是才藝小姐第一名……」

「這……」金燕子說：「你說的墨家就是西村站在硫酸坦克上，驅車到現場去的一對奇醜中年夫婦？」

「不錯，他們墨家世代奇醜，可以說墨家的直系親屬，沒有一個不醜的。所以醜是墨家的標誌，而富有也是他們的標誌。」岩田苦笑說：「據我所知，墨家近五代以內都是如此。」

金燕子說：「我有點不信，以墨家的財勢，要討個美好的外姓人，而改變醜陋的傳統，應該沒有問題吧？」

「是的，問題就在這裏。」岩田說：「似乎墨家近五代的男主人找對象，非醜不可，美的根本不予攷慮。」

「爲甚麼？」

岩田攤攤手說：「也許正是我們剛剛所談的，醜人比較自卑，心無旁騖，專精於幾種技藝，較美的事半功倍。而墨家財富雄厚，據說僅是在航空方面的投資，在國外就有三處之多，而這三家航空公司，都擁有七四七型的巨無霸客機，墨家的男女主人，都具有理財辦事的超人能力，他們要永遠保持財勢之不墜，似乎認定只有這辦法是唯一的可靠。男的醜，不易有外遇，女的醜而能幹，會專於工作，而不會有太多之交際，更不會招蜂引蝶。」

金燕子忍不住笑了起來，說：「岩田，表面聽起來，似乎言之成理，你不以爲這說法很荒謬嗎？」

「所以，關於傳說中墨家要選才藝小姐第一名作下一代女主人的事，我不太重視，才遲遲未告訴妳。」

金燕子却肅然說：「岩田，我却認爲這件事很有價值，而你告訴我這件事也晚了些。」

岩田頹然說：「這正是一步錯，步步錯，自西村的死亡事件發生後，我不能不承認自己的無能。」

「不，督察，」金燕子說：「如果你一定要引咎自責的話，也僅是大意疏忽，即使是我們整天幹這行的人，也會犯這種錯誤的。」

「不，金小姐，自西村自殺時起，你們的表現就一直很機警，一開始就沒有把那件事當作單純的自殺事件看待。」

金燕子苦笑說：「一開始我雖沒有把事情看得太單純，但我也有疏忽的地方，比喻說，在現場上找來了秋子小姐，我就該偷偷地把一個袖珍攝聽器放入她的皮包中或者衣袋中，那就可以聽到他們二人在硫酸坦克上交談的重要部份，雖然在秋子跳入坦克之前的悲呼和幾句話，也能企發我的靈感，畢竟太過籠統了！」

「這都怪我！」岩田說：「只要西村活着，事情就好辦了。……」

× × ×

根據秋子近日的日記片斷記載，金燕子對於秋子和西村的交往，有了較深的認識。

唐潔說：「根據日記的記載，秋子對西村一往情深，而且非常同情他的處境，也出錢帮他還過債，但西村是不是也像她一樣地對他，似乎大有疑問。」

金燕子說：「是的，自日記的字裏行間，可以看出他們的愛情是片面的，你知道原因嗎？」

「我知道。」岳敏說：「西村是個軟骨頭，要不，他也不會虎頭蛇尾，使一次轟動的自殺半途而廢了。他只是利用秋子的錢，爲他償債，也可能利用秋子的良好公共關係，爲他拖債。」

搖搖頭，金燕子說：「你們仍沒有說出眞正的原因，我想西村如此，可能是一種先入爲主的心理排斥作用，以爲秋子是個從不動眞情的交際花，秋子和他接近，是利用他在文壇上的名氣，也就忽略了她的眞情。」

唐潔說：「對！直到西村發現秋子跳下坦克，以最殘酷的方式死諫，才知道秋子是眞心愛他的，因此，在選美結束途中，發現匪徒跟踪，他才決心以同歸於盡的方式撞車，表示對秋子的內疚和懺悔。」

金燕子點點頭，又搖搖頭，說：「大致如此，但你仍然漏了最重要的一點。」

岳、唐二人一齊望着她，說：「難道說秋子的死，西村有謀殺之嫌？」

金燕子說：「爲甚麼？」

唐潔說：「選美會的利害關係。」

金燕子說：「你們能把這事和選美會扯上關係，產生聯想，總算比岩田高明些，我隱隱猜出，小孩子送照片來，指出秋子和西村的密切關係，繼而，岩田把秋子召到現場，以致秋子苦諫，而西村不聽，絕望中跳入坦克中，這些都經過精心設計過……」

唐、岳二人相顧失色說：「妳是說西村要自殺本是假的，僅是由於秋子在警方的保護中，無法下手，就想辦法把她引出來？」

金燕子說：「這雖是一種假設，衡量一切過程，不能不發生這種聯想。」

岳敏說：「妳是說西村的自殺就是殺人的藍本？」

金燕子又搖搖頭，說：「如果西村是主謀，既然秋子巳經死了，他的目的巳達，又何必在路上與跟踪者同歸於盡呢？」

岳、唐二人相視苦笑，他們不能不承認她的話言之成理，有不可反駁的論據。

金燕子揮揮手說：「好啦，現在該談談你們去保護宮城粉和才藝后姐司馬玲的收獲了！」

唐潔說：「宮城粉幾乎一夜未睡，睡睡醒醒，醒了就流淚，她對女主人秋子的確忠心赤誠。」

「關於后姐司馬玲，深夜返家，是凌晨兩點上床的，但向她祝賀的電話太多，一直無法入睡，最後一通電話似乎不同於其餘的祝賀對象，這次電話時間很久，約五分鐘，司馬玲一直在聽，最後她含情脈脈地說：『謝謝你！愛人，要我吻你那裏？』然後『嘖』地一聲，在電話中吻了一下，立即掛斷。」岳敏說：「唐潔，你猜對方要她吻他那一個部位？」

「手，」唐潔說：「因爲對方的手最需要安慰。」

「不，是眼睛。」岳敏說：「司馬玲在台上，她的愛人在台下，可望而不可及，所以眼睛最可憐，當然也可能是耳朵，在打電話的時候，聞聲而不能看到，眼睛自然妒嫉耳朵了！」

「少說廢話！」金燕子說：「表哥，你負責保護司馬玲小姐，並查明她的男友是誰？唐潔繼續保護宮城粉。」

岳敏說：「表妹，妳一定要去找岩田吧？」

「不錯，我只是去光顧他們的檔案室，看看墨家的資料……以及叫岩田速找失踪的濱田。」

唐、岳二人相視愕然。

× × ×

墨家的大宅座落在那市東北部「中城古堡」附近，據說「中城古堡」是日本佐凡公爵建於一四四〇年，依山臨海，形勢險峻，現在琉球巳將該堡闢建爲公園了。

墨家大宅佔地千坪以上，與古堡的雄偉相互標榜。

客廳中燈光幽暗，使牆壁四周懸掛的巨型墨家歷代男女主人遺照，更加陰黯而醜惡，死去的如此，活着的也是如此。

墨家男女主人正在爭執着，醜人在發怒之下，就顯得更醜些，女主人說：「墨宇，墨家四代的傳統，不能毀在第五代手中，告訴你，我對你的退讓和容忍巳經够了！」

「夫人，妳冷靜點，傳統是要遵守的，但必須是好的傳統。」

「聽你的口氣，你要背叛墨家列宗列祖？」墨夫人望着四周牆上的巨型醜惡肖像，醜是他們的註册商標，在客廳中展示歷代的醜相，大概是引以爲榮吧？

男主人哂然說：「這不是背叛，而是想摒棄墨家的自卑心理，重建信心。醜雖不丟人，却也不是一件光榮的事。」

「在祖宗面前說這些話，你不感到慚愧？」墨夫人忿然說：「別忘了！我們在那些不醜的人心目中，他們羨慕我們，响往我們……。」

「錯了！夫人，他們所羨慕的是我們的雄厚財富，而不是响往我們的醜惡外型。尚幸我們四代以來，還沒有生個女兒，但妳不能保證下一代不生女兒。試問萬一生了女兒，讓她在社交場合中被人指指點點，視爲怪物，難道妳不能體會那種痛苦嗎？」

墨夫人大聲說：「我從來不否認墨家的人是醜陋的，但我們的醜與衆不同，也是一種值得原諒，使人樂於接納的醜。」

墨宇瞇着眼說：「夫人，妳這論調怪極了！我們的醜憑甚麼與衆不同？憑甚麼值得原諒？相反地，如果我們的醜的確與衆不同的話，那是因爲我們醜得出奇，是天下無雙的醜中之醜，我們自己人朝夕相處看慣了，自然會有『孩子是自己的好』的看法，可是別人——」

「『老婆是人家的好』是不是？」墨夫人忿然站起，說：「當初爲了我不能生育，特准你另找女人，生了墨奇，你一直未接回來，直到他在非島大學畢業才接回家來。墨宇，我那裏對不起你？」

「夫人，我也沒有對不起妳。妳允許我再找個女人，限定是醜的，我就找個醜的，這由墨奇的外型就可以證明。」墨宇說：「可是我們作長輩的，不能固執成見，時代變了！後代是否肯作這種無謂的犧牲？我眞沒有把握。」

「你沒有把握，我有。」墨夫人說：「把墨家歷代的遺囑拏出來看看，你就有把握了。任何一個後代，只要找個美的對象，都是墨家的叛徒，遺囑上有明文規定，任何叛徒的上一代或配偶，都有權把他

逐出墨家，脫離關係。」

這時，全宅中電鈴聲大作，墨宇說：「宵夜時間到了！夫人，這件事，明天再說……」

墨宅中主人只三人，僕傭三十二人，包括司機三人，廚司五人，花匠五人，淸潔工三人，管家二人，內宅侍女五人，其餘爲保鏢護院的。

這些僕傭有共同之點，那就是必須能幹而且奇醜才行。一經錄用，即視爲金飯碗，因爲待遇高，福利優厚。

傭僕們排隊到餐廳宵夜，墨宇來到西偏院找他的兒子墨奇，但墨奇外出未回。

「又找那妞兒去了！這件事……眞是難辨……」

金燕子今夜收穫不少，聽墨氏夫婦交談，似乎整個案子都與他們所談的事有關，那就是墨家下一代女主人的美與醜問題，敏感的人一定認爲昭然若揭，距破案已不遠了。

金燕子絕不犯自我陶醉的毛病，任何一件事的單純橫斷面，往往是個陷阱，當她趕到司馬玲小姐住宅處見到了岳敏時，岳敏說：「司馬小姐今夜一直未離家，也許是這些日子選美太勞累了，入夜八點就入睡了。」

金燕子說：「沒有人打電話給她或者約她出去？」

「沒有。」

對經常自我陶醉的人來說，這無異是當頭棒喝，好在金燕子早有心理準備。因爲聽了墨氏夫婦的交談，以及墨宇到墨奇屋中自語的話『又找那妞兒去了吧？這件事眞是難辨』，都會猜想墨奇是去找后姐司馬玲了。

「表妹，妳是不是有甚麼重大發現了呢？」

「還沒有，」金燕子說：「不要大意，我要到首里鎭去一趟。」

「是不是去找濱田？」

「是的，也許深夜他會偸偸回家看看。」金燕子再到秋子的住處，唐潔說：「我以爲有警方的人在此保護也够了！宮城粉女士一直很安靜，也沒有人來過。我們也不能過早相信西村、秋子以及選美委員等人的死亡而和選美扯上關係的。」

金燕子說：「一連串跡象顯示，我們的猜測並沒有離譜。第一，秋子未求警方保護之前，曾有人打電話給她，據女管家宮城粉說，他們在電話中談的都是有關才藝競賽的事，而秋子連說三聲『辦不到』，忽然掛斷了電話。在硫酸坦克上秋子和西村擁抱交談，我以爲她在勸他，但西村執迷不悟，秋子絕望之餘，才悲呼着：『西村，你太使我失望，也太使你的讀者失望了……我死之後，你仍然有權選擇你自己應該走的路——』，由此推斷，西村可能被陰謀者所收買，但秋子則不爲所動，所以被跟踪。」

「這我就想不通了！」唐潔說：「如果西村被陰謀者收買，在選美會上作不公正之評判，他爲甚麼又要自殺呢？」

金燕子說：「自殺是美餌，也可以說是苦肉計，把在警方保護的秋子誘來，而背後主謀人却知道，秋子對西村一往情深，更知道秋子生性豪爽剛烈，苦諫無效，她會死諫，或者西村會拏言語激她，使她走上自殺之路。」

「我記得妳說過，西村是不會害秋子的。」

「是的，但他估錯了一件事，他以爲交際花不會有情感，不過是利用他，但證明秋子愛他，已經太遲了。」

唐潔說：「我還是不懂，記得妳自坦克頂上丟下西村，曾有幾發子彈自西村身邊瀉過。那又如何解釋呢？」

金燕子說：「那可能是匪方要造成錯覺，暗示西村背叛了他們。欲殺之滅口，但結果西村眞的叛了他們，我相信西村投的案，和陰謀者所指的背道而馳。」

「如此說來，陰謀者所支持的才藝小姐，是個醜的了？」

「不錯，最低限度，陰謀者所支持的小姐絕非司馬玲。」金燕子說：「還記得司馬玲當選，觀衆中有些忿怒狠毒的面孔嗎？」

「不錯。我的確看到，還認爲是反常現象呢！」

「那些人都是陰謀者的部下，由此推斷，非但西村臨時變卦，改投了司馬玲的票，就連死去以及失踪的濱田等委員，也都沒有依計行事。才招致殺身之禍。」

唐潔說：「西村變卦，可以解釋爲向秋子懺悔，而向陰謀者報復，如果那四位車禍的委員也曾答應合作，而又臨時變卦，是甚麼原因使他們敢於這樣做呢？」

「這個問題問得好。」金燕子說：「如不是爲了金錢，必有極硬的人物幕後撐腰，他們才敢出爾反爾。」

金燕子和岩田驅車前往首里鎭，這裏的名勝很多，「守禮門」是最聞名的，以前首里城有四大門，其餘三門是「歡會門」，「瑞泉門」和「白龍門」，二次大戰被燬，於一九五八年重建了「守禮門」。

岩田和金燕子見到了濱田夫人，原來一些選美會的評判委員，都是大企業家，由於企業界讚助才藝小姐選拔，委員名銜也就落在他們頭上了。

「濱田夫人，」金燕子說：「自車禍之後，濱田先生有沒有和妳連絡過？」

「沒有。我一直担心，他到底還在不在呢？」濱田夫人悲聲說：「車上四位委員，自己都有車子，爲甚麼要搭川口的旅行車呢？」

「是的夫人。」金燕子說：「這的確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關於車上有三個彪形大漢，好像是保鏢的，妳知道他們的來歷嗎？」

濱田夫人說：「昨天他參加選美會，沒有開自用車去，我就問過他，他說有人保護，四個人合乘一輛車子較安全。由於他臨去匆匆，我也來不及問其他的事。」

「夫人，我想濱田先生在選美會進行中，總會對妳透露些有關選美的事吧？」

夫人搖搖頭，說：「過去他充任評判委員，總會告訴我一些有趣的事，或者幾號小姐有希望之類的看法，只有這次他一字不提，問他也不願說。」

金燕子說：「夫人，濱田先生近年來的事業順利嗎？」

「不，很不順利，對於這件事，我還抱怨過，自己的事業搖搖欲墜，却整天去搞選美的事，他似乎聽不進去。」夫人說：「但我們夫婦的情感一向很好，彼此都極信任，所以我也不便干他預的事。」

「謝謝妳！夫人，打擾妳了！」金燕子和岩田辭出，岩田說：「金小姐，重點在那市，我們還是快點回去吧！」

「不，濱田如果未死，他和夫人情感很好，必然潛回來看他的愛妻，濱田是個重要證人，咱們既然來了，就等到午夜再說。」

岩田犯了幾次錯誤，已不敢再作主張，二人返回車上鵠候。

午夜十二點差五分，突然落着細雨，這時濱田大宅後門外出現了一個人影，四下看看，馬上按鈴。

「岩田，咱們總算沒有白等。」金燕子說：「你在此等候，我去看看。」

後門開啓，那人閃身而入，似乎還挾着一個小型提箱。金燕子下了車，在側牆外以俯滾式跳高姿式翻入三米高的牆內。

「難怪她的兩個助手諷刺我，」岩田嘆口氣，說：「憑我岩田這一套，爲她作助手恐怕也……」

挾提箱的人正是濱田，擁着妻子進入客廳中，只開了暗淡的壁燈。夫妻二人唏噓着，擁吻着。

「濱田，謝謝天！你終於脫險了。」

「是的，我可以想像，妳一定是坐立不安的。」

夫人說：「濱田，提箱裏是甚麼東西？記得你沒有這種手提箱的。」

「菊子，我們不必發愁了！這箱子就是我們重建事業的保障。」

夫人茫然說：「告訴我，濱田，裏面是甚麼東西？」

「妳最好別問，菊子，我不會騙妳的，重振聲威，就在這箱子上。」濱田得意地一按箱子上的鎖，「卡察」一聲，馬上傳出低沉的女人口音：「在今夜凌晨三點正，把此箱交與陰先生，你會得到相當驚人的報酬……。」

濱田的臉上綻出篤定的笑容，側面的窗子「叭噠」一聲，飛進一件東西，「拍」地一聲，正中濱田的後腦，濱田栽出五六步仆在地上，可見力量是够大的。

在濱田夫人驚呼聲中，撲向濱田時，一個人影一瀉而入，抓起桌上的手提箱自原窗竄出。

當夫人發現濱田的後腦全碎時，立即呼天正地悲號起來。

金燕子奔回車邊，說：「岩田，偏勞你到濱田家協助濱田夫人處理善後吧！我要用車子。」

岩田茫然下車，來不及問明一切，車子已向前飛射而去。

搶手提箱的人約三十五六歲，像是歐美人，他駕的車子是義大利出品六〇〇CC的「飛雅特」四門轎車，性能很好，但他開得並不太快，也許是因爲，在凌晨三點之前到達陰先生處，有充裕的時間吧？

金燕子對這意外的發展，也實在想不通。濱田在車禍中未死掉，反而獲得一個手提箱，而箱內顯然有錄音裝置。要他送給陰先生。這位陰先生，是不是八名選美評判委員之一的陰家森呢？

按金燕子的推測，濱田、川口，井上及石原四位委員可能是先被收買臨時又變卦背叛，而招致殺身之禍，所以他們才同車返家，且請了保鏢的。而陰家森和另一位委員，會後自行離去，很可能未背叛幕後陰謀者。錄音叫此人把提箱送給陰先生去，是甚麼意思？錄音者知不知道送箱者已不是濱田而換了另一個人呢？

濛濛細雨使夜色更加凄迷，如果此人仍要把提箱送給陰先生，顯然陰先生是住在那市，因爲車子瞧那市行駛。

四公里的路程，一刻鐘就到了。那人下車按鈴，久久無人應門，他掏出一串鑰匙，試了三把就開了。

這是西式房子，可能是美軍撤離所留下的，那人開了大廳門，打量一陣，要去開燈。箱中突然又發出聲音：「請移開左側的衣架，下面有鑰匙，打開提箱取去你應得的一半，其餘留給陰先生，謝謝！」

那漢子愣了一會，開了燈，移開衣架，下面果然有一把鑰匙。他輕鬆地丟起鑰匙，再伸手接住，然後帶着愉快的笑意去開提箱。

「卡」地一聲，顯然是開了。這人正要打開，突然自鑰匙縫中冒出一股淡淡的白烟。

這個人的反應是不會太慢的，只可惜在開箱時心中想着箱中可能出現的景象，花花綠綠的大鈔啦，璀燦奪目的珠寶和鑽石啦！等等。難免分散了精神。

當一個人心神不屬時，他會把牙膏揑在牙刷背上，而不揑在毛上。

這漢子驚容乍現，也僅僅吸入少許，捂鼻後退半步，搖幌一陣，原地塌下，驚駭的神色仍定滯在眉宇之間。

一陣低沉的笑聲來自天花板上，兩格吸音板移開，「嗡嗡」聲中，一個輕便的樓梯伸了下來。一位紳士扶梯緩緩走下。

果然是乾癟精瘦的陰先生。瞅了那漢子一眼，取下領帶夾，伸入提箱的鑰匙孔中。

「請在一小時內，把提箱送交春田先生，任務即告完成，謝謝！」又是箱中錄音帶的聲音。

陰家森抽出鑰匙，倒了一杯酒灌下，提起箱子就出了門。

「要不要截住他搶到提箱？」金燕子爲難了。任其送去，可以看到一個結局，這結局和本案可能搭上關係，但有其利必有其弊，萬一陰先生的下場和剛才死去的漢子一樣，豈不是白忙一場？

最後金燕子還是決定看個究竟再說。

用釣小魚的工具，往往也會釣到大魚，要弄上大魚，必須放長綫，收收放放，以逸待勞。魚的耐性總是不如人類的。

那市除了國際街，第一號大道幾條幹綫外，其餘都是一些狹窄的小街巷，當汽車通過時，行人必須避到屋簷下。

陰家森的車子自第一大道的「明倫黨」遺蹟（和『孔廟』一樣，深受中國文化及儒學思想影响。）處轉入小街中，曲折迂迴行駛。

金燕子所以要看個究竟，甘冒斷綫的危險，主要是猜想，八名選美評判委員，除了她自己和這最後二名春田盛及陰先生之外，全部罹難。到了春田那裏應該停板。也許能擒到元兇。

（未完）

中篇俠義傳奇小說

曹若冰·文
子成·圖

煞星·黑鳳·嬌貴情

（一）



江湖現煞星　武林人自危

這是一條小巷子。

小巷子很短，從頭到尾，總共不過四五丈來長，門兒也只有三扇，而且都是漆得紅紅的小窄門兒。

明眼人一望即知，這種紅漆小窄門兒裏住的決不是什麼善良百姓，這種地方也不可能是什麼正經地方。

在小巷子頭的拐角上，有一個小麵攤兒，擺麵攤兒的，是個五十多歲的瘦老頭兒。

小麵攤兒雖小，但賣的花樣却很多，除了麵和餛飩以外，有鹵菜，有豆腐干，花生米和酒。

初更過半，小麵攤兒上來了個客人。

那是位灰衣客，穿着一襲已經洗得發了白的灰布長衫，二十多歲的年紀，人品，儀表長得很不俗，文質彬彬的，看樣子顯然是位讀書人，而且是位落魄的寒士。

本來也是，要不是個落魄寒士，怎麼會光顧他這種街頭小麵攤兒。

灰衣客要了一小盤鹵菜，一碟花生米，二两酒，就在小麵攤兒旁邊的一張小竹桌上獨個兒淺斟低酌的，默默地吃喝了起來。

這時，小麵攤兒的生意很清閒，除了灰衣客外，沒有第二個客人。

灰衣客抬眼瞥視了小巷子的一眼，然後望着瘦老頭兒含笑說道：「老人家，我請問，這小巷子裏住的是什麼人家？」

瘦老頭兒也正閒得無聊，一聽灰衣客問了話，立刻笑笑說道：「相公您不知道？這小巷子裏是咱們這兒有名的三門頭兒呀。」

灰衣客眉鋒不由微微一皺，道：「老人家，什麼叫三門頭兒？」

瘦老頭兒老花眼一瞇，道：「相公，您不是本地人吧？」

灰衣客搖搖頭，說道：「我剛從外地來。」

瘦老頭兒笑嘻嘻地道：「這就難怪相公不懂了，三門頭兒就是本地的三家私門頭兒，也就是私窰館兒。」

「哦。」灰衣客明白地點了點頭道：「原來是這麼個地方。」

瘦老頭兒老花眼忽又一瞇，道：「相公，您打聽這，是不是想……」

灰衣客搖頭接道：「老人家誤會了，我只是一個人吃悶酒感覺無聊，隨便問問的。」

說話間，小巷子裏傳出了開門的聲音，灰衣客抬頭朝小巷子裏望去；是兩個黑衣精壯漢子由第二扇小窄門兒裏閃身走出，朝巷口走了過來。

兩個黑衣精壯漢子由小麵攤兒前走過，望也沒望灰衣客和瘦老頭兒一眼，沿着長街向東走去。

他兩個脚下好快，只刹那工夫，便巳走出了百丈以外。

灰衣客望了望那兩個黑衣精壯漢子的背影，站起身子，從懷裏掏出二十來個制

錢兒往竹桌上一放，問道：「老人家，這够不够？」

瘦老頭兒只一眼便知道只多不少，連忙點頭道：「够了够了，還有得多呢。」

灰衣客笑了笑，邁步瀟洒地走了。他去的方向，正是那兩個黑衣精壯漢子去的方向。

瘦老頭兒收起竹桌上的制錢兒，再抬頭看時，不要說是那兩個黑衣精壯漢子了，連灰衣客也都走得不見了影子。

想必是在前面那兒拐彎的地方拐了彎了。

× × ×

這是座大宅院。

影壁牆，高台階，黑漆大門，大門兩旁分踞着一對人高的石獅子。

由這氣派上看，這座大宅院，顯然是當地的富豪官紳人家。

× × ×

兩個黑衣精壯漢子走到大宅院前，一齊停步站立，左邊的一個漢子開口說道：「老潘，咱們的約定不變！」

右邊的漢子老潘點頭道：「嗯，你找貪官要錢，我刦人，咱們分頭行事，各幹各的，先得手先回。」

左邊那漢子道：「好，咱們就這樣說定了，進去吧。」

老潘「嗯」了一聲沒說話，與那漢子邁步朝旁邊圍牆處走去。顯然，他兩個是要越牆而入。

「老潘。」那漢子忽然想起什麼地脚步一停，道：「有件事情我可要先提醒你一聲。」

老潘停步，問道：「是什麼事情？小林。」

小林道：「聽說那小妞兒長得確實十分美貌動人，我希望你千萬壓制着點兒別動她，否則，莊主那兒可不好交差。」

老潘嘿嘿一笑道：「小林，你放心吧，小桃紅那浪蹄子的浪勁兒可真大，剛才那一陣子，浪得咱的精力還沒有完全恢復呢！」

小林道：「我這是好心先提醒你一聲，其實你要是先動了她，倒霉的也只是你，好了，我們進去吧！」

話落，二人雙雙騰身而起，掠入了圍牆內不見。

老潘和小林二人剛掠入圍牆內，那影壁牆背後閃出了一個身材頎長的人影，正是那位落魄寒士——灰衣客。

灰衣客雙目如電地朝老潘小林兩個掠入的圍牆處看了一眼，旋即長身而起，身形有若一縷輕烟般奇快無比地跟踪掠入大宅院內。

老潘小林二人掠入圍牆內，立即直奔後院。

灰衣客伏身在大廳的屋頂上，監視着二人的行動。

老潘和小林對大宅院裏的情形似乎很熟。

兩人進入後院之後，便互相一打手式，分開行動。

老潘奔向西邊的一個房間。

而小林則撲向東邊一間燈光外透的房間。

灰衣客由老潘小林二人的談話約定中，雖然已知這座大宅院的主人是個什麼貪官污吏，已明白二人此來的目的意圖，也知道老潘所奔向的房間，必是一個女子的香閨。

找貪官污吏刦財，灰衣客他可以完全不管。

但是刦人子女，他却不能袖手旁觀。

於是，灰衣客飄身下屋，悄悄地躡踪老潘身後。

老潘奔到一間房門前，側耳貼在門上聽了聽，抬手推了推沒推開，顯然，裏面上了閂。

老潘略微沉吟了一下，隨即抬掌以掌力震斷了裏面的門閂，推開門，閃身進入房內。

這傢伙實在够大胆的，他進入房內，連門也沒關，竟取出火摺子，點上了燈。

灰衣客猜料的一點沒錯，這房間果然是閨女子的香閨。

檀木床，紅綾被，羅帳低垂。

羅帳中睡着一個美貌動人的少女，好夢正甜。

老潘走近床前，伸手掀開羅帳，望着床上少女的嬌美動人的睡態，臉上浮現起邪笑，俯身低頭去親吻少女的臉兒。

少女倏然驚醒，櫻口一張，要叫，但聲還未出，老潘巳飛快地抬手一揚點上了少女的啞穴，嘿嘿笑道：「小乖，讓大爺親親妳！」

說着，低頭就往少女臉兒上親去。

倏地，人影一閃，灰衣客適時在房門口現了身，語聲冰冷地說道：「姓潘的，色字頭上一把刀，這話你懂？」

老潘驀地一驚，轉過身子道：「朋友是什麼人？」

灰衣客道：「在下複姓司馬，雙名子都。」

老潘臉色駭然一變，道：「你就是最近武林人稱『煞星』的灰衣客！」

司馬子都冷冷道：「不錯，你既知我的名號，當也聽說過我的爲人，現在你怎麼說？」

老潘嘿嘿笑道：「聽說你一身武功高絕，但那只是傳說，今天我要試試你！」

話聲中，倏然抬手一掌直拍司馬子都的胸窩！

司馬子都雙眉微微一挑，沒說話，跨步挺掌迎上！

「砰！」的一聲，老潘被震得胸中氣血翻湧，身軀一幌，後退了一大步，如不是檀木床擋着，起碼還得後退上兩步！

司馬子都身形凝立着沒動，目光如電般冷冷地逼視着老潘！

老潘心中不禁發毛！

突然，他身軀一轉，探掌直朝床上的少女抓去。

顯然，他想抓起床上的少女，想以少女的性命做護身符，逃命。

司馬子都像是早巳猜料到了老潘的心意，老潘剛才轉過身軀，司馬子都巳探掌如電地一把抓住了老潘的後衣領，將老潘的身子提了起來，冷笑道：「在我面前想來這一套，憑你還差得多呢！」

脚下一鈎，將老潘摔在地上，一脚踩上老潘的心窩，語音冷漠而威稜地喝叱道：「此間主人叫什麼名字？做過什麼官？」

說！」

老潘一身武功雖然不俗，堪稱江湖一流，但司馬子都踩在他心窩上的那隻腳，却使他有如一隻洩了氣的皮球般，也沒了輒！

因爲司馬子都那隻脚，只要往下一用力，他就得立刻口噴血箭，命歸陰曹。

他深知此時此刻不宜過於逞强，也逞强不得。

於是他吸了口氣答道：「名叫李文訓，做過知府，是個貪贓枉法的貪官！」

司馬子都道：「你與他有仇？」

「沒有。」

「床上的少女是李文訓的什麼人？」

「女兒。」

司馬子都語冷如冰地道：「李文訓是個貪官，你們可以刦他的錢財，懲罰他，但是姓潘的，你不該起色心想動他的女兒主意，你實在該殺該死！」

老潘一聽這口氣，心頭不禁打顫，臉色煞白地道：「我下次不敢了！」

司馬子都口中一聲冷哼，道：「你還想有下次！」

抬手一指點上老潘的死穴，老潘悶哼了一聲，兩眼往上一翻，當時氣絕魂斷，往陰曹地府報到去了！

床上的少女啞穴雖然被制，不能開口說話，身子却能動，此時，正擁着棉被瑟縮的躲在床角，嬌靨兒煞白，滿是驚恐之色！

司馬子都從老潘的心窩上收回脚，轉臉望着少女，神色溫和地說道：「姑娘，妳不用害怕，我不會傷妳的。」

少女驚魂略定的望着司馬子都點了點頭。

司馬子都又道：「現在沒有事了，妳可以安心的睡覺了。」

話落，抬手揮掌隔空拍開了少女的啞穴，却又出指點上了少女的睡穴。

少女嬌軀一歪，躺倒床上閉起眼睛，睡着了。

司馬子都抬手揮熄了燈，跨步出房，並隨手帶上房門，掠身撲向東邊那間燈光外透的房間。

× × ×

這是間書房。

書房內，那叫做小林的黑衣漢子，正用一把短刀抵在一個五十多歲年紀的矮胖老頭兒的咽喉上。

這矮胖老頭兒是誰，不用說，一定是老潘所說那做過知府的李文訓了。

只聽小林沉聲冷喝道：「貪官，你說是不說！」

李文訓渾身哆嗦着囁嚅地道：「好漢，我實在沒有錢！」

小林神色兇惡地道：「哼！貪官，據我們調查所得，你搜刮的民脂民膏，總數在十萬以上，你再要不說我就宰了你！」

李文訓道：「好漢爺，這眞是寃枉，我實在沒有弄到那麼多的銀子！」

小林道：「那實在你弄到了多少？你說！」

李文訓道：「大概五萬兩左右。」

小林道：「放在什麼地方？說！」

李文訓哭喪着臉道：「我一個也沒有得着，都送到上頭去了！」

小林雙眉一挑，冷笑道：「你以爲我會相信你這種鬼話！」

李文訓發誓道：「我說的絕對是實話，如有半句謊言……」

小林一聲冷哼道：「看來你是不見棺材不會掉淚的！」

抵在李文訓咽喉上的短刀往前微送了送，立刻刺破了李文訓咽喉的外皮，鮮血往下直流！

李文訓臉色一片煞白，疼的額上冒了汗，頸項頦子往旁歪，想躲。

奈何，他身子坐在椅子上，小林又是一隻手抓着他的肩胛，他連動都不能動，如何能躲得開。

適時，司馬子都在書房門口現了身，一聲輕咳，道：「朋友，够了，眞要割斷了他的咽喉，你會什麼也得不着的，還是先收起你的刀來再說吧！」

小林心頭倏然一驚！回首望着司馬子都喝問道：「閣下是什麼人？」

司馬子都淡淡道：「江湖人。」

小林道：「閣下和貪官是朋友。」

司馬子都搖頭道：「從未相識。」

「閣下的來意是什麼？」

「我是跟着你和老潘身後來的。」

「你想分財？」

「我從來不和人分財。」

「閣下尊姓大名？」

「司馬子都。」

小林臉色駭然一變，道：「你是武林人稱『煞星』的灰衣客。」

司馬子都淡然點頭道：「不錯，收起你的短刀來，這件事讓我來吧。」

小林雙目眨動和略微猶豫了一下，收回了抵在李文訓咽喉上的短刀，但並未收起，抓着李文訓肩胛的那隻手也未收回。

顯然，他心裏有點不放心司馬子都，他怕司馬子都和李文訓是朋友，必要時他可以拿李文訓作人質護身。

司馬子都是當世武林奇才，他當然明白小林這種沒收起短刀，沒收回李文訓肩上那隻手的心意。

不過，他沒在意這些，瀟洒地跨步進入書房，望着李文訓含笑說道：「李大人可願聽我的話？」

李文訓喘了口氣，定定神，道：「大俠請說。」

司馬子都微微一笑道：「李大人高抬我了，我是個武林人稱心黑手辣的煞星，可不是什麼大俠！」

李文訓神色微怔了怔，搖頭道：「那怎麼會，看大俠的人品氣宇……」

司馬子都抬手一擺，淡然截口道：「李大人，我是煞星還是大俠那都無關緊要，要緊的是你李大人眼前的問題，俗語說得好：錢財乃身外之物，又說：財去人安樂，這話李大人你可懂？」

李文訓連忙點頭道：「我懂！我懂！可是我確實……」

司馬子都又截口道：「李大人既然懂，那就別再說什麼可是、確實了，我勸你還是看開點兒，把藏銀子的地方說出來吧，不然，眞要讓他用刀割斷了你的咽喉，那就來不及了，你李大人縱有百萬兩銀子存着，沒有了命，要銀子有什麼用？」

李文訓似乎被這番話說動了心，默然

了刹那，想開了，咬咬牙說道：「在書櫥後面牆壁的夾層裏。」

司馬子都道：「有多少？」

李文訓吸了口氣道：「黃金一箱，白銀一箱。」

司馬子都目光轉向小林，笑道：「閣下，你聽見了麼。」

小林沒說話，大踏步走過去推開書櫥，壁牆上現出一道暗門，拉開暗門，裏面果然有兩口鐵箱，搬出鐵箱，扭斷鎖打開，的確是一箱黃金，一箱白銀。

司馬子都站在那兒沒有動，也沒有說話。

小林蓋好箱蓋，直起身子朝司馬子都雙手抱拳一拱，說道：「謝謝司馬兄的帮忙！」

說罷，俯身提起兩隻鐵箱，扛在肩上邁步往外走去。

司馬子都突然一聲冷喝：「站住！」

小林心神不禁一震！停步回首問道：「司馬兄有何見敎？」

司馬子都抬手一指點上李文訓的昏穴，目視小林道：「閣下尊姓大名？」

小林道：「在下名叫林虎。」

司馬子都道：「白馬莊『賽溫侯』芮文和手下的快刀林虎。」

林虎點頭道：「正是在下，苗莊主豪義好客，交遊遍天下，司馬兄如想和苗莊主結交，兄弟當爲引見。」

司馬子都淡淡道：「多謝林兄的盛情，林兄此來，苗莊主知道麼？」

林虎點頭道：「知道，在下和潘剛此來，本就是奉苗莊主之命。」

「哦。」司馬子都微一擺手道：「林兄你請吧，那潘剛已經得手先回去了。」

林虎沒再說話，朝司馬子都一點頭，大踏步走出書房，躍出圍牆疾奔而去。

× × ×

白馬莊，在洛陽東郊，洛水南岸，與名聞天下之白馬寺遙遙相對。

白馬莊莊主『賽溫侯』苗文和，一身武學功力高絕，爲人豪義好客，是位名滿武林的當代大俠。

洛陽城週圍百里之內，更是家喻戶曉，無人不知白馬莊主之名。

× × ×

夜，二更過半。

一條灰衣人影，奇快如電地投進了白馬莊內。

這灰衣人影，正是那位武林人稱「煞星」的灰衣客司馬子都。

白馬莊的大廳中擺着一桌酒席，人只有三個，成品字形圍桌而坐。

當中一人是個白淨臉孔，雙眉斜飛入鬢，目光如電，威稜逼人，身着錦袍，四十開外的中年人，也正是主人「賽溫侯」苗文和。

左邊是個三十八九的黃衣漢子，姓姚名守成，外號人稱「飛狐」。

右邊是個四十上下，儒生打扮的藍衫文士，姓項名雨青，外號「鐵扇秀士」，以一柄鐵扇二十四招詭異扇招名震武林。

姚項二人都是苗文和的生死交。

他三人雖未義結金蘭，但彼此的感情莫不表現得遠比義結金蘭的盟兄弟還好，尤爲顯得够義氣！

然而，這只是外表的表現，心底實際如何？那就只有他三人自己心裏知道了！

因爲，他三人相交多年，尙未共過眞正的患難，面臨過一次生與死，利與害的事實攷驗。

所謂「患難見眞情」，唯有在生與死的邊緣，方知平常表現的感情的眞僞。

這時，「煞星」灰衣客司馬子都已隱身在廳後窗外的暗影中，窺視凝聽着廳內三人的談話。

只聽那「飛狐」姚守成說道：「大哥，有件事情，小弟一直想不通，不知當不當問？」

「賽溫侯」苗文和含笑道：「三弟，你我兄弟生死知交，還有什麼當不當問的、什麼事情？你直問就是。」

姚守成道：「大哥不會生氣？」

苗文和搖頭道：「當然不會，三弟你只管放心好了。」

姚守成神色猶豫地微一沉吟，道：「大哥，關於那流星老兒的事情，大哥能說說內中的原因究竟嗎？」

「哦……」苗文和含笑道：「這件事，愚兄心中也甚感做得過份了些，可是……事實上愚兄也是迫不得已，老兒如果沒有看到那柄劍，不一再的追問那柄劍的來歷，愚兄又怎麼會不顧……」

語聲倏然一頓，搖搖頭輕嘆了口氣，沒有接說下去。

姚守成這才明白地點點頭道：「這就怪不得大哥了，流星老兒也太愛多管閑事了！」

「鐵扇秀士」項雨青接口道：「大哥，小弟聽說流星老兒和那含烟山莊莊主夫婦平日雖不常來往，但却頗有交情……」

苗文和點頭道：「要不然愚兄便不會得那麼……」

他話未說完，突聞廳外一陣脚步聲急响，立時住口不語，於是，三人六道目光同時齊朝廳外望去。

是「快刀」林虎回來了，肩頭上扛着兩隻鐵箱，看樣子挺沉重的！

林虎快步進入廳內，將鐵箱放落地上，朝苗文和抱拳說道：「屬下覆命。」

苗文和抬手一擺，含笑道：「林兄弟辛苦了，快坐下來喝一杯吧。」

林虎道：「謝謝莊主。」

語落，跨步在姚守成身旁的一張空椅子上坐下，伸手拿起桌上早就爲他和潘剛準備好的酒杯一口喝乾。

苗文和望着林虎喝乾一杯之後，這才問道：「林賢弟，數目有多少？」

林虎放下酒杯，答道：「一箱黃，一箱白。」

苗文和道：「貪官怎麼樣了，可是巳經……」

用手做了個宰切的手式，代替那「巳經」以下未說的意思。

林虎微一搖頭道：「屬下沒有。」

苗文和雙目倏地一凝道：「林兄弟，你該知道，這種事，可是心腸絲毫仁慈不得……」

林虎接口道：「這個屬下知道，奈何屬下根本沒法做得到！」

苗文和道：「爲什麼？」

林虎道：「因爲……司馬子都也在那

兒。」

苗文和臉色勃然一變，道：「是那武林人稱『煞星』的灰衣客？」

林虎點頭道：「正是他。」

苗文和道：「他和那貪官是朋友？」

林虎搖搖頭道：「看情形應該不是，要不然，他就不會讓屬下帶回這兩箱東西了！」

這話不錯，司馬子都和貪官李文訓要是朋友，他焉會讓林虎帶回這兩箱黃白之物？

苗文和默然想了想，道：「他知道你是我的人？」

林虎點頭道：「屬下一報出姓名，他就知道是莊主的手下了。」

「哦。」苗文和眉鋒微皺地略一沉吟，道：「潘剛呢？他怎麼沒和你一起回來呢？」

林虎這才想到潘剛沒在廳中，神情不由愕然一怔，道：「怎麼？老潘還沒有回來？……這就不對了，老潘應該早就回來了才對！」

苗文和凝目道：「是怎麼回事？」

林虎道：「那司馬子都對屬下說，潘剛已得手回來了，難道老潘他……」

語鋒倏然一頓，以下的話竟未接說下去。

苗文和接口道：「潘剛他怎麼樣？」

林虎神色微一猶疑道：「屬下是說老潘他會不會先把妞兒帶往別處去了！」

「這……」苗文和微一沉吟，問道：「你和潘剛前往辦事之前，可曾先去過三門頭兒？」

林虎道：「去了。」

「這就對了。」苗文和含笑說道：「臨去之前，我曾再三叮囑過潘剛，要他千萬別動那妞兒，並要他先到三門頭兒去放放火氣，潘剛到現在還沒有回來，我想他大概還沒有那麼大的胆子敢不聽話，只怕是已經出了意外！」

項雨青突然接口說道：「大哥說的不錯，潘剛只怕眞是已經出了意外，可能永遠回不來了！」

苗文和凝目道：「二弟可是說潘剛可能已經遭了毒手？」

項雨青點頭道：「小弟猜想的如果不錯，殺潘剛的人，很可能便是那『煞星』司馬子都。」

這時，司馬子都已閃身離開廳後，在廳前院中現身，腳下故意弄出聲響。

苗文和倏然抬眼望向廳外院中，沉聲喝問道：「什麼人？」

司馬子都朗聲答道：「司馬子都特來拜訪莊主。」

苗文和與項、姚、林四人臉色全都不禁凜然一變的長身站起，疾步走出廳外，站立在大廳門外的走廊上。

院中司馬子都神情瀟洒地岸然岳立。

苗文和抱拳拱手說道：「不知司馬大俠俠駕光臨寒莊，苗文和有失迎迓，尚請原諒。」

司馬子都含笑抱拳，道：「不敢當，司馬子都貪夜造訪，越牆擅入，冒昧失禮之處，還望莊主海涵！」

苗文和哈哈一笑，道：「司馬大俠太客氣了，請。」

語聲一頓，側身擧手肅客，說道：「司馬大俠請入廳中坐談。」

司馬子都淡然搖頭道：「不客氣，我此來只請問莊主一件事，並請實答！」

苗文和眉鋒一皺，道：「什麼事？苗某當是知無不答，答必盡實！」

司馬子都含笑道：「謝謝莊主。」

語聲一頓即起，凝目說道：「聽說苗莊主得到了一柄名劍，我請問那是柄什麼劍？」

苗文和臉色不由微微一變，道：「司馬大俠這是聽什麼人說的？」

司馬子都淡淡道：「請莊主先實答我問話，那是柄什麼劍？」

苗文和搖頭道：「司馬大俠可能是聽錯了，苗某並未得到什麼劍！」

司馬子都雙眉微微了一揚，道：「莊主不敢承認？」

苗文和道：「苗某說的是實話！」

司馬子都倏然一聲冷笑道：「其實莊主不說，我也已經知道了，劍是那含烟山莊雲莊主夫婦之物，紫電青霜之一，對不對？」

苗文和心頭凜然一震！瞪目喝道：「司馬子都，你休得胡說八道！」

司馬子都冷冷道：「苗文和，老實告訴你，我早就來了，在廳後的窗外站了足有半盞茶的時辰，如此，你明白了麼？」

苗文和不是傻子，這話，他還有什麼不明白的，心頭驚駭無比地道：「我們的談話，你都聽見了？」

司馬子都說道：「句句入耳，字字不遺！」

苗文和道：「你既然都聽見了，何必還要多問？」

司馬子都道：「我想弄淸楚它是紫電還是青霜？」

苗文和暗吸了口氣，說道：「是紫電，你可是想要它？」

司馬子都冷冷然點頭道：不錯，我不但要它，並且連你的命一齊要！」

苗文和臉色又是一變，道：「你自信你能辦得到？」

司馬子都淡淡道：「我辦不辦得到，你馬上就知道了！」

苗文和雙眉一軒道：「司馬閣下，苗某請問，你我有仇麼？」

司馬子都搖頭道：「無仇。」

苗文和道：「那你爲什麼要連苗某的命一齊要？」

司馬子都道：「因爲你該殺該死！」

苗文和道：「苗某怎樣該殺該死？」

司馬子都冷冷道：「你假冒僞善，欺世盜名，就憑你令諭潘剛刦色，爲紫電劍而屠殺『流星客』全家滿門的邪惡狠毒行爲，已足死有餘辜！」

苗文和眨眨雙目道：「司馬閣下，你自己應明白，你外號人稱『煞星』，乃是個被武林俠義道視之爲魔，公認爲心黑手辣，兩手血腥，也是個該死該殺，死有餘辜的惡徒！」

司馬子都雙眉一軒，道：「哼！我是魔，你是俠，可是你這位俠的陰狠惡毒行爲，比我這個魔還要心黑手辣，所以我這個魔今天要除你這個俠！」

苗文和嘿嘿一笑道：「這麼說，你今

天是非殺我不可了？」

司馬子都冷冷道：「不錯，今天我非要你這條命不可！」

苗文和冷冷笑道：「苗某雖然聽說你一身武學功力高絕。爲當世武林年青一輩中的絕頂高手，可是你應該明白眼前的情勢！」

司馬子都淡淡道：「眼前的情勢怎麼樣？」

苗文和道：「眼前和苗某站在一起的就有三位，都是苗某的生死交，而你閣下只有孤身一個！」

司馬子都神色冷漠地道：「這我很清楚，在你這白馬莊中，除了眼前你們四位外，你苗莊主手下還有幾名算得上是江湖好手的屬下！」

苗文和道：「你既然很淸楚，就該知道想要我這條命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那是當然。」司馬子都道：「不過，你也應該明白，我要是在乎你們人多，我就不會得現身了。」

苗文和目光凝注道：「這麼說，你是已經準備以一對四了？」

司馬子都淡淡道：「我說過了，我並不在乎你的人多，別說是四對一，就是八對一，今天我仍然要連你的命一齊要！」

苗文和突然輕聲一嘆，道：「司馬閣下，我實在替你惋惜！」

司馬子都訝然道：「你替我惋惜什麼呢？」

苗文和道：「說實在話，苗某對你甚有好感，也十分愛惜你的人品氣宇，衷心實在不想與你爲敵，奈何你語氣堅決，一定要苗某這條命，苗某已別無選擇，如不殺你，就得被你所殺，爲了保命，苗就只有……」

語聲一頓又起，說道：「如果你現在願意改變心意，還來得及，苗某並願以赤誠與你結交，而且，這對你只有益而無害的！」

司馬子都道：「怎樣有益而無害？」

苗文和道：「如你與苗某結交，以苗某在武林中的聲望，當可爲你向武林俠義朋友闢謠，爲你解除那『煞星』魔名！」

司馬子都道：「武林俠義朋友難道都會聽信你的？」

苗文和道：「那當然不可能，但是苗某有把握經苗某闢謠之後，最起碼有半數的武林朋友會聽信苗某之言！」

司馬子都目光一凝，道：「你將如何爲我闢謠？」

苗文和微微一笑道：「很簡單，苗某只須說你所殺之人，都是該殺該死的江湖惡徒，你若不殺他們，他們就會殺你，同時我輩行俠江湖，濟困扶危，誅除的對象本就是惡徒，殺惡徒即是行善，這又焉能你心黑手辣，指你是『煞星』，是『魔』呢！」

司馬子都笑笑道：「我衷心至爲感謝莊主這些爲我闢謠的道理說詞，其實，這也全是實情，我這個人向來只要仰不愧，俯不怍，只要問心無愧，從不那在乎世情之褒貶，武林俠義之士對我的看法如何，指我是『煞星』，是『魔』，都無所謂，我也不屑理會，所以，你苗莊主的這番抬愛盛情，我自忖福薄命薄，消受不起，也不敢高攀，我只有心領了？」

苗文和雙眉一皺，道：「看來你我之間，今天必須有一個非倒下不可了？」

司馬子都神色冷漠地一哼，道：「結果必須如此，現在你可以去拿兵刃來全力一搏了！」

情形至此，苗文和已知一場搏殺無法免除，再多說也是徒然，心中不由暗暗咬牙，雙目殺機飛閃地嘿嘿一笑，道：「好吧，司馬子都，你既然定要如此，我無可奈何，只好成全你了，你請稍待？」

話落，立即轉身大踏入廳，往廳後走了進去。

司馬子都目光如電的掃視了項雨青，姚守成和林虎三人一眼，語音威稜懾人地緩緩說道：「三位，寃有頭，債有主，今天我找的是苗文和，與三位無關，我希望你們三位最好只作壁上觀，千萬別輕擧妄動，否則，可不要怨我劍下狠辣絕情，沒有先打招呼！」

項雨青等三人互相望了一眼，沒有接話。

他三人都久聞司馬子都身懷罕世奇學，功力高不可測，一年前，司馬子都曾獨闖那稱霸黃河兩岸，橫行不法，江湖上人人憚忌不敢招惹的黃河十八寨，憑一柄緬鋼軟劍，力戰黃河十八寨的總寨主「金鐺無敵」鄧天祐與十二位分寨主的聯手，結果鄧天祐飲血橫屍當場，十二位分寨主也九死三傷。

自那一戰之後，黃河十八寨是瓦解了，司馬子都名震天下武林，也被冠上了「煞星」的外號。

最近年來，更有不少名震當世武林，被譽稱爲一流中一流的高手毀在「煞星」的劍下。

因此，最近一年來，「煞星」行踪所至，江湖惡徒莫不聞風驚心奪魄，以避之爲吉。

項雨青等三人心中都很明白，以「賽溫侯」苗文和這等雄踞洛陽，威鎭一方，極具俠譽的人物，爲何要對司馬子都一再忍耐的說那麼多話，並願與司馬子都結交呢？

這無他，苗文和他顯然自知絕非司馬子都之敵，雖多人聯手，結果只怕仍將難逃死刦，乃想憑三寸不爛之舌說服司馬子都，與司馬子都化敵爲友！

因此，他三人雖然沒有接話，心裏却都在暗暗盤算，稍時要不要與苗文和聯手會戰司馬子都？……

× × ×

苗文和取了兵刃出來了。

司馬子都抬眼望去，只見苗文和右手執着他成名武林的兵刃——一柄五尺多長，銀光閃閃的銀戟，左手握則着一柄寒光閃灼如電耀眼的長劍，大踏步自廳後現身走了出來。

那柄劍，劍身如一泓秋水，隱泛紫光，冷氣森森逼人肌膚生寒！

它正是那前古寶刃，鋒利罕世，切金斷鐵，天下武林知名的神兵利器——紫電劍。

苗文和大踏步走下走廊，跨下台階，在司馬子都對面八尺之處停步立定，雙手抱拳一拱，肅容說道：「在未動手之前，

有件事情，苗某想請閣下作千金一諾，閣下肯麼？」

司馬子都問道：「什麼事情？」

苗文和深吸了口氣，道：「苗某倘然不幸濺血閣下的劍下，希望閣下網開一面，放過苗某的家小妻兒！」

司馬子都毫不遲疑地一點頭道：「莊主但請放心，我只取紫電劍與那封自貪官之處的一箱黃金，絕不動你白馬莊一草一木！」

苗文和道：「如此，苗某先謝謝閣下了！」

語聲一頓又起，說道：「閣下請亮劍動手吧！」

司馬子都雙目一眨道：「莊主打算單獨與我一搏？」

苗文和點頭道：「苗某在往取兵刃之間，已經想過了，黃河十八案『金鐺無敵』鄧天祐與十二位分寨主聯手，尚且未能有所僥倖，苗某這白馬莊中屬下，好手雖也不少，但絕強不過鄧天祐與十二位分寨主的聯手實力。今天你找的只是苗某一個，要的也只是苗某的這條命，苗某既明知絕難僥倖，又何必拖累上別人！」

語聲一頓，轉向站立在走廊上的項雨青，姚守成和林虎三人說道：「二弟三弟和林兄弟，稍時我與司馬大俠動手時，不管情形如何，三位賢弟均不許出手，否則便不是我苗某人的好兄弟，好朋友！」

項雨青等三人心中雖然已各自作了決定，對這一場縱是四人聯手，也毫無一絲把握的搏殺，只靜作壁上觀。

這時，苗文和如果揚言要他們與他聯手合搏司馬子都，他三人也許一個都不會得開口接話，自然，也更不會得與他聯手了。

但是，他這麼一說，反而使三人心中不禁頓然暗生慚愧，臉上發熱。

「飛狐」姚守成首先忍不住說道：「大哥，你怎麼可以這麼說，你我兄弟多年知交……」

苗文和不待他話完，倏然沉聲截口道：「三弟，我心意已決，你不必多說了，你與二弟若是還認我這個大哥，以後便請與二弟共主這白馬莊，盡心照顧你大嫂和你的侄兒就好了！」

這話出自苗文和之口，顯然他已知今天決難逃過濺血司馬子都劍下的厄運，所以先行托孤，將家小托給了項、姚二人。

當然，這也是由於他聽說司馬子都一身武學功夫奇絕高絕，近一年來，凡是被司馬子都找上的武林高手，從未聽說有一個能由司馬子都劍下逃過死刦的！

「飛狐」姚守成為人性情較直，也是個較有血性的漢子。聞言，胸中熱血不由一湧，連忙點頭啞聲說道：「大哥你請放心吧，小弟與二哥只要有一口氣，決不讓大嫂與小侄兒受到絲毫委曲就是。」

苗文和點了點頭，目光凝視着「鐵扇秀士」項雨青說道：「二弟，你如果不願意聽愚兄的話，那就算你我從未相識，現在便請離開白馬莊，這兒的事，也與你無關！」

這話的意思項雨青當然懂，苗文和是怕他不聽話，妄自出手白饒一條性命。

因此，苗文和話聲一落，項雨青連忙說道：「大哥，你只管請放心，小弟聽話遵命，並與三弟同心合力照顧大嫂扶養調教小侄兒成人！」

苗文和臉上這才泛現起一絲安慰的笑意，又點了點頭，沒再說話，目光轉望向司馬子都。

這時，司馬子都星目突然異采一閃，說道：「苗閣下，看來你還算得上是條漢子，比那黃河十八寨的總寨主鄧天祐強得多了，佛語有云：『一念善因，福澤滿門。』就衝着你還算是條漢子，衝着你這一念善因，現在我破例給你一個改過向善的機會，只要你能在我劍下走過三招不死，今天我就放過你，不過，你得據實回答我一個問題！」

苗文和一聽這語氣，知道自己這條命今天是保住了。忙問道：「什麼問題？」

司馬子都微一沉吟道：「這問題，且等你走過三招以後再說吧？」

話落，探手一撩衣襟，撤出一柄寒芒閃灼耀眼的緬鋼軟劍，振腕抖了抖，說道：「你出手吧！」

苗文和沒有虛作客套，雙手抱拳一拱，說了聲：「有僭。」

雙手一分，右戟左劍，化作一銀一紫兩道寒虹，威勢凌厲無倫地直朝司馬子都攻去。

司馬子都右手軟劍一揮，一陣金鐵交鳴激響中，封開苗文和的銀戟直向一旁盪去，右掌電出，奇幻無比的只一抓！

苗文和驀覺左腕脈一麻，手中一輕，紫電劍已被司馬子都一抓奪去。

他心中不禁陡然一驚！右手銀戟疾地一收，才待揮戟攻出時，一片寒虹已經罩體，森冷的劍氣已經侵肌，連忙身形後仰，倒縱八尺！

倏而，寒虹劍氣一斂。

司馬子都身形冷然凝立原處，腳下似乎絲毫未移動過，但左手多了把奪自苗文和手中的紫電劍！

可是，苗文和的胸前衣襟上却出現五個銅錢般大小的破洞。

這五個破洞，自然都是司馬子都替他留下的，每一個破洞的位置都在要害部位，都足以要了苗文和的命！

換句話說，在這快如閃電的刹那一招之間，苗文和等於已經死了五次。

情形顯然，這是司馬子都破例劍下留情，否則他苗文和縱有五條命也都完了！

至此，苗文和這才完全明白，司馬子都一身武學功力之高，遠比他所聽說的尤為高絕！

今天，他苗文和眞可以說是祖上有德，這位向被武林人稱心狠手辣的「煞星」，竟然會對他破例，劍下留情！

司馬子都臉色神氣仍是一片冷漠地凝立着，雙目冷冷地望着苗文和，沒說話。

苗文和在這死裏逃生的情形下，他的一顆心彷彿已經凍結了，呆呆地望着司馬子都，也沒說話。

走廊上的項雨青，姚守成和林虎三人，都被司馬子都那一招奇絕罕世的劍招驚駭得呆怔住了，連氣也不敢喘！

於是，院中空氣有了刹那的沉寂！

倏然，苗文和長吁了一口氣，一抬手將銀戟擲落地上，說道：「多謝司馬大俠

劍下留情，苗某自今而後，此生當不再言！武」

司馬子都淡淡說道：「你苗莊主此生言不言武那無關緊要，緊要的是今天我破例留你一命，是希望你改過向善，重新做人！」

苗文和正容說道：「司馬大俠但請放心，經此一搏，苗某雖不敢說已完全悔悟，但今後如再有不當惡行，這條命，司馬大俠儘可隨時取去！」

司馬子都深望了他一眼，話題一變，道：「現在你該實答我一個問題了。」

苗文和道：「司馬大俠請問就是。」

司馬子都目光凝注道：「我想知道那青霜劍落在什麼人的手裏？」

苗文和雙眉不由一皺道：「這……這個……」

司馬子都星目倏射寒電道：「怎麼？你不願說？」

苗文和搖頭道：「不是不願說，而是根本不知道。」

司馬子都道：「這話實在？」

苗文和吸了口氣，道：「當日夜襲『含烟山莊』之人，個個均以黑巾蒙面，誰也不知道誰，我雖因機緣湊巧得到了紫電劍，可是却連青霜劍的影子都未見着。」

司馬子都道：「這麼說來，當日夜襲『含烟山莊』的都是些什麼人物，你也不知道。」

苗文和點頭道：「事實確是不知，不過……」

語聲微頓，神色遲疑了一下，接道：「有部份人物似乎來自京中。」

司馬子都凝目道：「是北京方面的江湖人物？」

苗文和搖頭，道：「可能是官家的高手。」

司馬子都道：「是侍衞營的人麼？」

苗文和道：「這我就不敢說了，當時我只聽到有人喊了一聲『大領班』，並未見到別的什麼？」

「哦！」司馬子都目光冷冷地望着他默然了片刻，道：「你把劍鞘給我吧。」

苗文和連忙由腰間取下紫電劍鞘，遞交給司馬子都。

司馬子都接過劍鞘，將紫電劍納入鞘內佩在腰間，又收起軟劍，然後望着「快刀」林虎說道：「林閣下，麻煩你到廳裏去把那一箱黃金拿出來。」

林虎立刻依言大步走入廳中，將那隻裝着黃金的鐵箱拿了出來。

司馬子都沒有再說話，接過鐵箱，舉步瀟洒地出莊，飄然而去。

司馬子都剛走不久，便見白馬莊的一處暗影中掠起了一條黑衣人影，身法高絕，快逾電射地撲向洛陽城。

這黑衣人影是誰？

是白馬莊中的人？還是……

× × ×

夜，三更一刻。

這時候，該已是家家閉戶熄燈，早已上了床，好夢正酣的時候。

可是，洛陽城內北大街上，却有那麼一戶人家，不但燈未熄，人也未睡。

那是一家古玩店，名滿洛陽的老董記古玩齋。

老董記古玩齋的東家並不姓董，姓楚，名楚士揚，據說姓楚的是從姓董的手裏買下來的。

因為「老董記」三字是老字號，信用也好，遠近知名。

做生意講究的就是字號老，信用好，才會有生意，有客人上門，尤其是這種古玩生意，不是老字號，客人多半不會上門，因為客人怕吃虧上當買了贋品。

楚士揚買下這間古玩齋已經十多年了，生意不但比「老董記」原來的東家做得還好還大，還有信用，更因他待人和善，樂善好施，對地方上的公益善舉更從不後人，所以洛陽城裏外無人不知老董記古玩齋之名。

後院，大廳。

大廳上點着燈，默默地坐着六個人。

一個五十開外年紀面貌清癯的青衣老者，他正是老董記古玩齋的店東楚士揚。

四個三十多歲，雙目精光灼灼，兩太陽穴高鼓，令人一眼即知都是內外雙修一流好手的黑衣精壯漢子。

另一個則是個瘦老頭兒，赫然竟是那在三門頭兒巷口拐角上擺麵攤兒的瘦老頭兒。

瘦老頭兒雖然仍是一身穿着打扮，但是此刻在大廳上他却高踞首坐，而且雙目開闔之間，精芒如電，與先前擺麵攤兒時的神情氣概，眞像是換了個人。

六個人，全都默默的坐着，每個人的臉上都流露出一股焦急的神色，而且目光全都不時朝廳外面望。

他們在望什麼？……

這瘦老頭兒是何許人？他又是個什麼身份？……

突然，瘦老頭開了口，語聲低沉地：「五弟，不是三哥抱怨你，這件事，你實在該攔住她的！」

五弟楚士揚苦笑地道：「三哥，你我都是看着她長大的，你又不是不知道她的脾氣，她決定了的事情，除了大哥之外，誰能攔得住她，何況她……」

他話未說完，三哥——瘦老頭兒忽地抬手一擺，低聲截口道：「五弟別說了，可能是她回來了。」

這時，廳外院中，有如電射劃空般地射落下一個身材婀娜，面蒙黑紗的黑衣少女。

黑衣少女身形一落，瘦老頭兒，楚士揚和四個黑衣精壯漢子臉上焦急神色立時全都消失，紛紛站起了身子。

瘦老頭兒首先迎着黑衣少女笑說道：「姑娘，妳回來了。」

黑衣少女語音甜美的說道：「三叔大概又在抱怨我不該單獨行動，說我任性，也揪心了吧！」

瘦老頭兒乾咳了一聲，笑說道：「姑娘，妳是我們老兄弟幾個心目中的一隻鳳，妳這麼任性行動，三叔能不揪心麼？」

說話間，黑衣少女已擰身走進大廳，毫不客氣地在當中適才瘦老頭兒坐的那張椅子上坐下，玉手一抬，說道：「三叔，五叔，您二位請坐。」

瘦老頭兒和楚士揚沒說話，默默地在兩旁的椅子上落了坐。

四個黑衣精壯漢子分兩邊站立着沒有

動。

黑衣少女望了四人一眼，又道：「大虎，你四個也坐下吧。」

四個黑衣精壯漢子略微遲疑一下，一齊躬身說道：「謝謝姑娘。」

話落，各自移步矮身坐下。

瘦老頭兒眨了眨眼睛，望着黑衣少女問道：「姑娘，此行如何？有收穫麼？」

黑衣少女嬌笑一聲，道：「三叔您猜呢？」

瘦老頭兒微一沉吟道：「聽妳這口氣，好像此行不虛，對不對？」

黑衣少女道：「對，也不對！」

瘦老頭兒不由微微一怔，道：「這話怎麼說？」

黑衣少女道：「對，是說此行果然不虛，那柄紫電劍的確是落在苗文和的手中，不對的是，白跑一趟！」

「白跑一趟？」瘦老頭兒雙目一眨道：「可是劍已經被人奪走了？」

黑衣少女道：「正是，已經被人奪走了。」

「可知是誰？」

「灰衣客司馬子都。」

「是苗文和自己說的？」

「不是，是我親眼看見的。」

「姑娘遇上那『煞星』了？」

「我到達白馬莊中時，司馬子都已經先一步到了那兒。」

瘦老頭兒眨眨眼睛，忽然想起什麼似地輕聲一嘆，自語地道上：「我看走眼了，竟然沒想到會是他！」

黑衣少女星眸突如電射地透過蒙面黑紗，凝視着瘦老頭兒道：「三叔，您什麼時候也遇見過他了？」

瘦老頭兒道：「就在今次晚上初更剛半的時候，他曾照顧了我那小麵攤兒。」

「哦。」黑衣少女倏然輕聲嬌笑道：「三叔，您好大的榮寵呀，名震當世武林的『煞星』，竟然也照顧了您那個小麵攤兒。」

瘦老頭兒苦笑了笑，問道：「姑娘，妳看清楚了他的容貌長相了麼？」

「沒有。」黑衣少女搖頭道：「我隱身在距離二十丈以外的暗處，根本沒有現身。」

瘦老頭兒臉容忽然一正，道：「姑娘，說良心話，看他那像貌人品氣宇，實在一點也不像是個心狠手辣的『煞星』！」

對於這話，黑衣少女沒有置評，也沒有接話。

她雖然沒有接話置評，但是心裏却在暗說：「事實上，他根本就不該是個『煞星』！」

楚士揚忽然輕咳一聲，說道：「三哥，俗話說得好：『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一個人的好壞善惡，是不能以其貌相為準的！」

這話，立刻引起了黑衣少女芳心裏的不平，含笑接口說道：「五叔，您這話說的雖然不錯，可是却也不能一概而論，一般傳說更不足以為憑，必須目睹事實證明才能算！」

瘦老頭兒以為黑衣少女這是帮他說話，不由點頭得意地一笑，說道：「五弟，你聽見了麼，那『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之說，雖然名言俗話，但是姑娘說的却是個『理』字，一般傳說確實不足以為憑，應該以目睹事實論定！」

在一個「理」字下，楚士揚不由無詞以駁地笑說道：「三哥，有姑娘帮你的忙說理，我只好吃癟，由你神氣了！」

黑衣少女道：「五叔，您可不能寃枉我，我這並不能說是帮三叔的忙呀，只是在說理，也是在提醒五叔，別跟着人云亦云。」

楚士揚正容點頭說道：「姑娘，五叔謝謝妳，妳放心好了，五叔不會跟着別人作那人云亦云的！」

瘦老頭兒含笑調侃地道：「好，這才是知過能改，善莫大焉！」

楚士揚不由瞪了瘦老頭兒一眼。

瘦老頭兒故意裝作沒看見，目光轉向黑衣少女問道：「姑娘，那苗文和怎麼樣？大概已經見閻王去了吧？」

黑衣少女搖頭道：「沒有。」

「沒有？」瘦老頭兒不由意外地一怔，道：「凡是被這位『煞星』找上的人，從來沒聽說過還有一個能活着的！」

黑衣少女淡淡道：「那只是江湖傳說，事實上今晚司馬子都並未殺苗文和，苗文和也仍然活得好好的，連一根汗毛也未受到損傷！」

—未完—

玄機妙算

機智子

欲擒故縱計

提起「欲擒故縱」，自然會想到「諸葛亮擒孟獲」的故事。這有一點像是「攻心戰術」。

「欲擒故縱」這句話是出身老子，老子說：「欲翕之，必先張之；欲擒之，必先縱之。」也就是「以退為進」的意思。

有個叫沈愛珠的，本來是名門閨秀，後來嫁給許季臣為妻。

季臣天性風流，經常留連在青樓柳巷中，愛珠屢次勸諫，季臣仍然是我行我素，結果夫妻間也弄得不和。季臣索性就納王墨蘭為妾，把愛珠給打入冷宮。

鄰居有個郭氏的婦人，面貌可說得上是醜惡，但是性情和順，所以夫唱婦隨，十分恩愛。因結婚多年，郭氏並沒有為丈夫生下一女半子，郭氏就勸丈夫納一小家女為妾，而夫婦間的感情却不受絲毫影響，反而更加恩愛。

愛珠眞是想不通，難道郭氏有什麼秘方，使得先生對她的寵愛不稍減？她感到大惑不解了，就前去請教郭氏。

郭氏說：「我們夫婦倆，是在患難中結合，彼此都能互信互諒，自然就如琴瑟般和順。現在姊姊妳的容貌比二太太要好得多了，却得不到先生的寵愛，理由很簡單，因為人通常都是喜新厭舊的，又加上二太太本來是妓女出身，善於耍弄手段，來媚惑先生，自然姊姊就要失寵。現在我教姊姊個計策：此後一個月內，姊姊只需穿着破衣，不必化妝，與夫婿疏遠些，這是第一步。一個月後，姊姊再來，我教姊姊第二個步驟。」

愛珠回家後，就按計行事，每天穿着粗服，和奴婢們一道兒操作。季臣看見夫人變成了這模樣，望而却步，益加不敢親近。

一個月後，愛珠又去向郭氏請教第二步驟。

「明天，是我姑媽的壽誕，姊姊可盛妝艷服來我這兒，切記：不可使妳先生見着了。」郭氏說。

第二天，愛珠一大早就打扮得艷麗異常，到郭氏家道賀。

季臣、墨蘭也被郭邀請參加。壽宴後，季臣先回家去，郭氏就强邀墨蘭搓麻將，打個通宵，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回去。

那季臣守到半夜，還不見墨蘭回家，百般寂寥，沒處可遣解。忽然聽到敲門聲，以為是墨蘭。開門一看，只見得一美人，不聲不響的，直往裏走。季臣想：怪了，那來的這麼一位貌若天仙的麗人？就跟蹤進去，才看出來，原來是愛珠。

本來愛珠的姿色就勝墨蘭多多，加上盛妝艷服，看起來更加光彩動人



。季臣不禁心旌搖動，顛倒不已，强拉愛珠並坐臥床。

「你有你心愛的人，這裏又不是你留宿的地方，來這兒做什麼？」愛珠故做嬌嗔的說。

「夫人不要生氣，我知錯了，請夫人不要見怪。今晚我是住定這裏了。」季臣陪着笑臉說。

從此，夫婦二人重修舊好，墨蘭也就漸被疏淡了。

韓信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楚漢相爭時，漢王劉邦，接受了張良的建議，把所有的棧道燒光，假裝要退守漢中，再也不想東出了，項羽以為是眞的，帶兵往北攻打齊國時，劉邦又決定乘這機會平定三秦。

三秦是項羽封的秦的三個降將，即章邯為雍王，地在咸陽以西，司馬欣為塞王，地在咸陽以東至河；董翰為翟王，地在上郡；三秦王只注意要嚴密扼守棧道的出口處，以防止漢兵東來，其他的都不加以注意。

韓信命令樊噲率兵一萬人，限一個月內，將所燒毀的棧道全修好，如誤期就要軍法嚴辦。樊噲深知棧道有連雲、鳳州、清風閣等處，總長約三四百里，而且全為懸崖峭壁，高度驚人，施工非常困難，於是請周勃、柴武一同向韓信請求延期，結果樊噲挨了罵，且未獲准，韓信只對周、柴二人說：「『出其不意』，『攻其不備』這二句話的意思你們可知道？」二人回答道：「是的，屬下明白。」韓信便不再多言，周、柴皆不解其故。

樊噲帶領衆人去修棧道，工作太辛苦，又十分危險，常有傷亡的現象發生；有的監工者，因受不了樊噲的斥責，紛紛逃亡，甚至還有人逃到秦嶺大散關敵人方面去。眼看一個月就要到了，而棧道才修好一小段，照這種速度去修，不知要多少年多少月才能完工。

大家都緊張，深恐要受軍法嚴刑，問蕭何，蕭何亦不知道，於是再問韓信，韓信這時才說：「其實限定時限要你們修棧道，只是在使三秦諸王不加準備，實際上已由陳倉小道，暗地進軍，並已派遣幾位將卒，混入逃亡的工人中了，藉此混進大散關埋伏，這對於奪關有莫大帮助。樊噲早已知道這計劃，現已經由孤雲山出兵，為大軍開道，幾天內就可聽到好消息了。」大家這時才明白韓信限期修棧道的原因。

果然過了不久，傳來了捷報，韓信大軍由陳倉北口，直搗大散關，守關的大將章平，一時驚惶失措，逃來的修棧道工人已破關迎接漢軍，章平正要迎戰，而埋伏在工人羣中的漢將周、柴也一齊動手，將章平及其他重要的守將分別抓住，漢軍立即掩襲三秦諸國，全部勝利了。韓信這一計策用得十分巧妙，得到全國人的稱讚。

暗渡陳倉

元太祖命令部將攻取居庸關。金兵扼守住險要的關口通路，還把鐵熔化了澆注在關門上，又在關前百里之內，密布着用尖銳的鐵片串成的路栅，使得元兵不能前進，只能在離關百里的地方紮營，元兵派遣間諜探聽入關的小路，回報說向北的山谷中有小道，離城只有五十里。元將率領兵衆從山邊的小路進行，走了一夜，已可望見居庸關，可是金人早已作了防備，在必經之路上駐紮很多軍營，幸虧元兵的先鋒騎馬走在前頭，馬上揮手示意後退，沒被金兵發現，於是解散隊伍，躲藏在山下的破寺中，挖掘地道，直到關門，挖通地道之後，便從地道進攻。把守關隘的金將，以為關前有密布的鐵栅欄，關後有大部隊駐防，有恃無恐，不作防備，忽然看到元兵到來，奮勇地進攻，就如同飛將軍從天而下，金兵來不及想辦法，這要塞就失陷了。駐守關後的金將，正打算領兵回關救應，不料元將已埋伏奇兵於山谷，金兵遭到突如其來的襲擊，只能拒敵而無暇回關援助，等到關塞失陷，元兵從後關出來夾擊，終於把金兵打得落花流水。

司馬洛傳奇故事

月圓兇手（一）

馮嘉・文　子成・圖

月圓之夜　肢解屍體

這是一個理想的月圓之夜，月亮又圓又大，天上一點雲都沒有，天氣是夏天最炎熱的階段。游在那清涼的銀色水面，司馬洛就覺得這個世界眞是充滿了茱伯。

他的頭冒出水面，吸了一口氣，看見她已經登上了沙灘，正向沙灘邊緣的樹林跑去。

司馬洛加快動作，游到了淺水的地方，站了起來，也向那座樹林跑去。

她已經仰躺在樹蔭之下，閉上了眼睛。那樹蔭之下仍然是平滑的沙灘，一棵大樹伸出來，投下一大塊很可愛的，濃黑的陰影。在黑暗中，她的白皮膚在一閃一閃的。

司馬洛在她的身邊蹲下來。

他並沒有注意到從草叢中伸出來的那條腿，因爲他剛好背着它。而且，他的注意力全被她所吸引了。

一面，他在猜她是不是處女。如果她是，那麼可能這一次他是不能達到最後的目的的，因爲她通常會緊守……

接着他的吻已到達了峯頂。而她的反應是熱烈的，熱烈得不像處女。她的身子不耐煩地一騰，和司馬洛一起打了個滾。

這時，她首先看見了那條腿子。因這腿子離開她的臉祇有幾呎。她的身子一硬，她在他的耳邊小聲說：「這裏有人！」

司馬洛也轉過來看看。那是一條女人的腿子，綫條還是相當優美的，顯然屬於一個年輕的女人。它就從那密密的草叢裏伸出來。司馬洛全身都冷了下來，就像墮進了一座冰窖似的。

「眞不好意思，」她說：「原來我們阻礙了別人！」

「嗯，」司馬洛點着頭坐起來：「我們走吧！」他幫着她穿回了泳衣的上截，然後他們就跑回水邊，跳進水裏，向海中心游出去。

他們是從不遠的對岸游過來的，現在他們又游回去了。她還是興緻勃勃的，領先游在前面，司馬洛則相反地顯得意興索然了。

他們回到了他們本來起程的地點，她站上了一塊平坦的礁石上，等着司馬洛也爬上來，便熱情地拉着他的手，一點羞赧都沒有了。現在，已經差不多可以肯定她不是處女了。

「我們——可以回到車子裏去！」她說。

「嗯，」司馬洛點頭，「你先回去吧，我過兩分鐘就來！」

「爲甚麼？」她表示詫異，「你要到哪裏去？」

「我並不是要到哪裏去，」司馬洛說，「我祇是等你換衣服！難道我們一起換衣服嗎？」

「但——爲甚麼換衣服呢？」她顯得莫名其妙。

「因爲我們要走了！」司馬洛說。

「走？但我們還沒有——」她沒有說下去，她要說的這件事是很難啓齒的。她低着頭：「我——做錯了甚麼嗎？」

「沒有甚麼！」司馬洛說着轉身走到車子，拿了他的衣服，走到一塊大石後面去換上了。

當他回到車子的時候，她也已經換好了衣服，坐在那裏，眼睛直瞧着前面，似乎不大願意理睬他似的。這也難怪，他的忽然冷淡下來，使她心理很不舒服。不過沒有辦法，他不能把理由告訴她。還是不告訴她好一點。

他開動了車子，駛回公路上，駛了一段路，他忽然停車。那裏的路邊有一座公衆電話亭。「希望你不介意我去打一個電話！」他說。

她聳聳肩。

司馬洛的電話是打到警局去，他找的人是利來探長。司馬洛說：「怎麼樣，老朋友，那件碎屍案有頭緒了嗎？」

「甚麼都沒有，」利來探長咆哮道，「我已經够麻煩了，你還來麻煩我？」

「我祇是要盡一個市民的責任，」司馬洛說，「向你報告發現了一條人腿！」

「一條甚麼？」利來探長的聲音像就要把聽筒震破。

「一條人腿，」司馬洛說：「從草叢裏伸出來的！我知道那是一條沒有身體的腿子，相信我，我是有經驗的！」

「我的天！」利來探長呻吟道：「在哪裏？」司馬洛告訴了他。

「你怎會到那裏去的？」探長問。

「我不是兇手！」司馬洛說：「別懷疑我。那裏是一處優美的海灘，在月圓之夜，帶女朋友到那裏去游泳是最理想不過的！」

「帶女朋友到那裏去游泳？現在我明白了，」探長恍然：「我很羨慕你有這許多空閒享受人生！」

「媽的，」司馬洛吼道：「如果你早些捉到了兇手，我這小心安排的美景良宵就不會給破壞掉了！」

探長吃吃笑：「既然你這樣不滿意，你何不親自動手，把兇手捉起來呢？」

「我不想帮你這個忙，」司馬洛恨恨地說：「我想你這份薪水拿得辛苦一點。落力點辦案吧，朋友，不然你可能連這份薪水也沒有得拿了！」說完便掛了電話。

回到了車中，她仍然是那麼冷淡地坐在那裏，祇是凝視着前頭，看也沒有看一眼司馬洛。司馬洛開動了車子，駛了一段路之後，她忽有所觸地按着他的手臂：「等一等，司馬洛，」她說：「停一停！」

司馬洛把車子在路邊停住，問：「怎麼了？」

「我想起了一件事，司馬洛，」她的神色變得有點不自然了，而且微微地喘着氣：「這幾個月來所發生的那幾件謀殺案，那幾件碎屍案——」

「是的，我知道，」司馬洛點着頭：「每當月圓之夜，就會發現斷體零肢。一連發生了好幾個月，兇手還沒有捉到！」

她困難地再咽下了兩口涎沫：「我在想，司馬洛，」她吶吶地說：「剛才在沙灘上，那也許不是一個人——」

司馬洛苦笑：「不錯，那並不是一個人，那祇是一條腿，而今天晚上是月圓之夜！」

她用一隻手按着前額，像就要暈倒似的。「司馬洛，」她軟弱地說：「我想——我們應該報警！」

「我剛剛已經打電話！」司馬洛說。

「噢，司馬洛！」她忽然投進了他的懷中，緊緊地抱着他，給他一個深而長的吻，完畢之後，她輕輕咬着他的耳朶：「噢，司馬洛，」她說：「我愛你！」

「你不怪我這樣冷落你嗎？」司馬洛苦笑着。她搖搖頭：「我現在明白了，」她在他的耳邊低聲說：「你不想我害怕，所以你不告訴我！你怕我知道那是碎屍，是不是？」司馬洛苦笑：「作爲一個男子漢，我是應該如此！」

她又吻他。「你眞體貼，司馬洛！」

「過獎！」司馬洛說着，露出一個苦笑。

「我還以爲我已經失去了你，」司馬洛說：「我還以爲你不會再見我的！」

「我剛才也發過誓不要再見你了，」她微笑：「不過這個誓可以收回的，因爲不過是誤會吧了！」

「明天晚上再見你？」司馬洛問：「明天晚上月亮還圓！」

「好的，」她說：「但，我再沒有胃口游泳了，」她苦笑着做了一個鬼臉：「到我家來吧！我是一個人住的！我親手給你燒一頓晚飯。」

「好極了！」司馬洛拍拍她的肩。

他開動了車子，把她送回家去。然後，他自己也回家了。這一夜，他睡得很不安寧，一方面因爲慾火挑起了之後得不到發洩，另一方面因爲那條人腿。夢中，那條人腿不斷在腦海中浮現。

而且，到午夜時，電話又响起來，把他吵醒了一次。那是探長打來的。探長要司馬洛把他發現大腿的經過情形再講述一遍。

「媽的，」司馬洛吼道：「我不是已經告訴了你嗎？」

「我知道，」探長抱歉地說：「但請你再講一遍行不行？也許，你會有所遺漏呢！」

「我沒有遺漏！」司馬洛說：「你究竟有沒有找到一條人腿？」

「找到了！」探長說：「和上幾次一樣！」

「那麼你去辦案好了，」司馬洛說：「還來騷擾我幹什麼？」他重重地擱下了電話。

這一夜，他是睡得那麼不安寧，和完全沒有睡過一樣，因此第二天白天，他又睡了一整天。

當他終於願意起床的時候，已經是晚間，他的約會時間已經到了。司馬洛匆匆梳洗了一遍，便離開了他的家。走在街上，他可以看到路邊一大叠的晚報，頭條新聞都是報導那件發現人腿的事，以及再重提一下近來頻頻發生的碎屍案。近幾個月來，每一個月圓之夜都會發現給肢解了的屍體，棄在荒僻的地方，而且死者總是美麗的女人，但是身份却不容易查出，因爲並不是全個屍體都出現，祇是出現一兩條腿，或者無頭無手的屍體。這使到警探們每屆月圓之夜就要捉心吊胆了。

人們認爲，這一定是一個心理極端變態的色魔的所爲，各界都催促警方快點破案。事實上，警方當然也是想快點破案的。但是很可惜，一點可以跟查的綫索都沒有。因爲，死者是不明身份的，殘肢發現過不少了，但無論怎麼找，都找不到一個頭顱，或者一隻手，沒有頭和手就無法查出死者的身份，怎樣着手偵查呢？

而且，更使警方感到氣悶的就是，並沒有人報失人口。難道死的都是沒有家屬的孤女嗎？

司馬洛看看那些新聞，對探長感到無限同情，對那些死者感到無限同情，也希望探長能快點找到兇手。

司馬洛到屋後那座露天停車場，回到他的車子，取出車匙來，要探進匙孔內，打開車門。但是他却發覺鎖匙插不進去。他皺着眉頭，低下頭去看看，就不禁大聲咒罵起來，因爲，他的車門匙孔裏已塡滿了香口膠，這是最可惡的惡作劇了，塡了香口膠的匙孔是十分麻煩的，很可能要把鎖整個拆下來修理才行。

就在他低着頭，對着匙孔大感苦惱時，脚步聲就從背後來了。他並沒有回過頭去看，如果回頭去看，就會來不及了，他祇是迅速地向橫跨了一大步，轉身。

轟！那把本來是向他身上劈下來的兩呎長水果刀就劈中了車頂，把車頂劈得凹陷了一點，而那持刀人也一時震得虎口發麻！司馬洛也沒有再去看這人究竟是甚麼樣子了，他祇是一揮拳頭，擊中了這人的

下顎。生死存亡之際，他這一拳是用足了氣力的。那人一隻腳離開了地面，另一隻腳也祇有腳步點着地，好像陀螺的尖頂，而身子也像一隻陀螺一樣打着轉跌開，跌到遠遠，撞在另一部車子的車身上，刀子也跌下來了。

司馬洛一跳而前，那人及時復原過來，連忙彎身要拾回他的刀子。現在司馬洛已經有機會看清楚這人的樣子了。一個長髮青年，頭髮比好些女人都要長，身上穿的是一套新潮派的衣服，上身是一件白色的汗衫，上面有紫色的花紋，這件衣服已不知多久沒有洗過了，本來是白色的部份，已經變成了灰色。下身是條藍布牛仔褲，現在司馬洛面對的顯然是一隻野獸。

這人的臉扭曲着，那是一張愚昧無知而醜惡的臉，充份顯示出他的智力的低下，及獸性的豐富。他以很迅速的動作抓住了刀柄，而司馬洛提起了一隻腳，向他的臉上踢去。

但，在這隻腳踢到半途的時候，後面的腳步聲又使他把這隻腳收回，而且連忙向旁一滾。

另一把水果刀「呼」的擦過他的頭頂，和他的頭髮揩了一揩，很可能把頭髮也削去了幾根，司馬洛冒了一額冷汗。原來那人還有同黨的。現在從背後向他襲擊的就是另外一個長髮青年了。除了高度稍有差異之外，打扮是差不多的，也有着一張兇暴而愚蠢的臉。如果從後面看，你可能分不出誰是誰。

這人一刀雖然劈了一個空，但是已使他的同黨有時間把刀子拾起來了。兩個人分左右包圍着司馬洛。於是他轉路就逃，逃向停車場的中央。

其中一個長髮青年追在他的後面。這人舉着刀子，一聲不响地追着他。祇是一個人追來。不用說，他的同黨現在是正從另一個方向企圖包抄到司馬洛的前頭了。

司馬洛很可惜沒有帶任何武器。去赴一個女人的約會，帶武器在身似乎是多餘的。

通過停滿了停車場中的車子之間，司馬洛逃走着，好像走在一座八陣圖中似的。一面，他也提防着前面。那另一個長髮青年隨時會在他的前面出現的。

果然，大約到達停車場的中間時，那人就出現了。他忽然從一部大黑汽車的後面跳出來，擋住司馬洛的去路，舉起刀子。後面的一個也舉着刀子。

如果司馬洛轉身，就會吃後面那一個一刀，如果不轉身，就會衝着前頭那一個一刀。而，他就祇有前進和後退兩條路可走了，不能向旁邊逃，因爲兩旁都有汽車在阻着。

司馬洛選擇了前進的一條路。不過不是站着前進。他以第一時間向地下一伏，身子便像一個球一般向前直滾。

跟着事情就發生得很快了。他撞中了前面那人的腿部，那人失去平衡，向前直仆。後面來的一個的刀子才剛剛劈下，無法及時收住。兩個持刀的人互劈是難免了，至於那一個比較幸運一點，那就很難說了！

司馬洛再滾了一段路，一躍而起，一面，跟着聽到一種撞擊的聲音：肉店的伙計用大刀把一隻豬腿劈開的聲音差不多。有人慘叫。司馬洛一跳起身。

其中一個長髮青年的刀子已經丟在地上了，頸間鮮血向旁邊直噴，噴得一部車子的玻璃窗都全紅了。他是不幸的一個，很不幸。他的頸子可能已給砍斷了一半。接着，他頹然地倒下來。

他的同伴祇是站在那裏，拿着那把染血的刀子，呆着。司馬洛又一次後悔自己的身上並沒有携帶武器。如果他有帶槍，他現在會毫不遲疑地向這隻野獸放槍的。

他向那人走前一步。

那長髮青年忽然不呆了，他好像一隻帶驚的小鹿般一跳，轉身就逃。司馬洛準備跨過那個倒地的人，但那人却在這時又爬起身來了。這似乎是迴光反照式爬起來。他的頸子仍然在冒血，眼睛已經是全白，眼珠看不見，很顯然他已經無法看見了。他的手像鷹爪一般在一部車子的車身上爬抓了幾下，然後他又倒下來了。

如果司馬洛不是還未吃晚飯，他會馬上把肚裏的食物都吐回出來的。現在，他全身的汗毛都直豎了，就像隨時會自動脫落下來似的。

他提不起脚步跳過這個人。他祇好轉身，繞過一部車子，繞道而行。這樣一阻，他已經慢了很多，那個逃走的長髮青年已經逃得很遠了。

司馬洛在停車場中追了一陣，終於嘆口氣，停下來。他知道他是追不上那傢伙的了。

他向停車場的邊緣走去，跨過那度水泥的矮牆，到了行人路上。街口就有一座電話亭。他用電話亭的電話打了九九九，報告了這件兇殺案。

「你留在這裏不要走開，知道嗎？」聽電話的警探在電話裏吩咐他。

「好吧！」司馬洛說。

但是他並沒有留下來等着。不錯，這是市民的責任，警方經常勸人們這樣做，從小學開始，教師就教人們這樣做，但是，仍然很少會這樣做。司馬洛也沒有這樣做　如果他有空，他會等着的，但現在他沒有空。爲了盡市民責任，他已經虛耗了一個良宵，現在，他不想再耗一個。

但是，他也沒有馬上就起程赴約。首先，司馬洛回家去走一趟。他回到家裏，匆匆進入他的浴室，打開了浴室的藥櫃。司馬洛從這隻櫃子裏拿回了他的槍，此外又再拿了兩件其他的秘密武器，然後才離開。

這一次下樓，到了街上時，他是舒服得多了，就像一個裸體的人穿回了衣服那麼舒服。他若無其事地回到停車場，警車和救傷車都已到了。

因爲那個長髮青年不是倒在他的車子旁邊（流血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已跑了好長一段路，遠離了他自己的車子了），因此司馬洛回到自己的車子上時，也並沒有受到甚麼麻煩。祇是有一個探員走過來，有禮地問他：「你有看見發生甚麼嗎？」

「沒有，」司馬洛裝傻地搖着頭，「我還是剛剛從家裏出來的。究竟發生了甚麼？」

「一個阿飛被砍死在那邊！」那警探說。

司馬洛聳聳肩。「沒有，我甚麼都沒有看見！」

那警探嘆一口氣。「應該有一條法律，阿飛打架死人不必調查，因爲殺人的是該死的，被殺的也是該死的，何必麻煩我們，我們爲正經市民服務就已經足够忙的了！」

「有道理！」司馬洛說。

他開動了車子，離開了那裏。

他到達了她的家。她說在家裏等他的，司馬洛奇怪她有一個怎樣的家。她大概是一個人住，有一個女傭人服侍她之類，而今天晚上連女傭也遣走了吧？她是唱歌的，歌女多數是如此的。

司馬洛在那度金漆的鐵柵外面伸手按門鈴。但是沒有人應門。按了十分鐘之後都沒有人應，他就斷定不會有人開門了。也許，她想清楚了之後，對昨夜的事還是感到生氣吧？他想轉身離開。

這時，司馬洛就注意到大門祇是虛掩着的。

司馬洛的心一震。這裏是市區，人們沒有不關門的習慣。大門虛掩着，這是一種極不尋常的情形。他輕輕地伸出手去，把門推推。那門應手而開了。

屋內是一片漆黑的，黑得異乎尋常。他眯着眼睛看清楚，才明白這是因爲內面的客廳中，窗簾都完全拉攏了，窗外的街燈的光也幾乎完全透不進來。

司馬洛伸手進去，摸到燈掣，扳下了，廳中燈光大亮。他踏進去，發現果然是一如他之所料，廳中的窗簾都拉攏了，使得廳中的空氣相當窒悶，廳中的各物都很齊整，看不出有什麼不對，唯一似乎有異之處就是缺乏了生氣。

司馬洛乾咳兩聲，然後就直入走廊，進入了睡房。睡房裏也一樣是一片漆黑的，那是因爲這裏也是拉攏着全部窗簾。現在燈一開，就可以看見她了。她是躺在那張豪華的大床上，兩隻眼睛安祥地閉着。

司馬洛知道她一定不祇是睡着了而已。他毛髮森竪地走過去，輕輕碰一下她的肩。她的皮膚已經是冰冷的。她已經死了，死了很久，久到皮膚已經冰冷，而屍體也開始發硬了。

司馬洛輕輕地掀起她身上蓋着的那張紅色的薄被。他得看看她是怎麼死的。那張薄被掀開了，露出一絲不掛的身軀。雙乳的形狀是那麼美好，死後，乳頭的顏色淺到幾乎不存在了。

那張被子繼續往下滑，那平坦的小腹也露出來了，那淺淺地凹入的肚臍像一個笑渦。仍然看不見什麼傷痕。再下去已經不是身體的要害所在了。

司馬洛仍然繼續拉，那張被子離開了她的身上。忽然，他放了毡子，雙手捧着喉嚨，他想嘔吐了，他覺得天旋地轉！因爲，她已不再是那麼美好了。她的右腿已經不見了，在大腿的中部整齊地斷去，而床上的血是那麼多……那張棗紅色的被子實在也是已經吸滿了血的，不過因爲它是棗紅色，所以看不出來吧了……

× × ×

「你認識了她多久？」探長問。

「我已經說過了，」司馬洛說：「我是剛剛認識她的！我對她一無所知！」

現在已是天亮時份了，司馬洛和探長正一起在偵探部的餐廳裏喝咖啡，司馬洛的領帶已拉鬆了，衣領解開，臉色蒼白而憔悴，臉上的鬍子長得下邊青青黑黑的。

「起碼這一次有點不同了，」探長說：「這一次我們知道死者是誰！」

「這一點不同的，」探長繼續指出，「目前，月圓之夜發現碎屍，祇是一具，但這一次却有兩具。但她是死於同一個兇手之手的，這一點是無可懷疑的了！」

司馬洛楞楞地坐在那裏。

「司馬洛，」探長說：「死者是什麼人，爲什麼她會遭殺身之禍呢？」

司馬洛聳聳肩：「到現在，你已經比我更清楚了，我已經對你說過，我還是剛剛認識她的。」

「但你承認，你剛才在停車場上遭遇到過襲擊。」探長指出。

司馬洛皺着眉頭。他亦是在想着這件事，如果他在停車場裏不敵那二個長髮青年的話，他會不會也遭遇到和他這位新的女朋友一樣的命運呢？如果是的話，他就會成爲碎屍案的第一個男死者了。

「你應該知道爲什麼有人要殺死你的」探長說。

司馬洛搖搖頭。「不，我不知道！」

探長又沉默下來了，最後，他說：「司馬洛，你可以回去了！」

司馬洛站起來，打了一個呵欠。「是的，我實在需要睡覺！」

但，爲什麼那個碎屍的兇手要殺死他，又要殺死那個女人呢？祇因他們發現了那個草叢中的人腿，這是沒有理由的。以前發現碎屍的人都沒有遭遇不測，爲什麼偏偏他們就要。

當他走到門口，探長又說：「還有，司馬洛，那個停車場中的死者，他的身世也已經查清楚了，一個廉價的打手，給他五塊錢叫他殺一個人他也會考慮的！」

「意思是說，如果給够五百元，叫他殺一個人，他就什麼問題都不會問了。」

「正是。」探長點頭，「即使找到了他的同伴，我也懷疑是否就能够問出是誰主使他們的！」

「找到他再說吧！」司馬洛說。他離開了警探部，到了停車場中，回到了自己的車子旁邊。

司馬洛坐進車內，開動了，離開了停車場，開到大路上，也許他是心有所思，也許是因爲宵來的睡眠不足使他心不在焉吧！他差點與一部迎面而來的車子相撞，他連忙煞車。

× × ×

對方那車中的人恨恨地瞪了司馬洛一眼，然後才開動了車絕塵而去，司馬洛却祇是呆呆地坐在車子上，並沒有開動。他的車子停在那裏，阻碍了交通，使得別的車子都不能經過了，號角大响起來，司馬洛如夢初醒地把車子再開動了，這一次則是把車子倒退，退回警局的停車場裏，司馬洛跳了下車，衝進警局，又出現在探長的辦公室裏。

探長詫異地看着他：「你怎麼了，司馬洛？」探長問：「我還以爲你回家睡覺去了！」

「你有地圖嗎？」司馬洛問。

「什麼地圖?」探長問。

「發現人腿那個地方的地圖!」司馬洛說。

探長在他自己的抽屜裏找了一會,便找出了一張地圖,那是一張手繪的簡圖,就是那個海灣的地形了。這地圖上畫了一個紅色的交叉,交叉的地方顯然就是那條人腿發現之處了,司馬洛眯起了眼睛看着這幅地圖,後來,他從探長的桌子上拿起一支紅筆,在那上面另外畫了一個交叉。

「這算是什麼?」探長問。

「出事之夜,」司馬洛說:「我和死者到那海灣去游泳,在到達之前,我和一部車子差點相撞,輕碰了一下。我差點忘記了,剛剛才記起來!」

「那麼呢?」探長問。

「這個交叉的地方就是差些撞車的地方,」司馬洛說:「從這裏有路下去發現人腿的那個地方嗎?」

「有的,」探長的手指由司馬洛那個交叉指到地圖上原來的那個交叉:「這裏有一條小路下去!」

司馬洛嘆一口氣:「我們却游泳過去,其實我們可以從這條小路直駛下去,就到達這海灘了!」

「對了,」探長皺眉看着他:「司馬洛,你究竟想告訴我一些什麼?」

「我想告訴你的就是,」司馬洛說:「昨晚和我差點相撞那部車,就是拋棄人腿的車子,因爲這部車子正在從那條小路上來!」探長楞楞地看着他。

「這就是爲什麼我們兩個人都有殺身之禍,」司馬洛慢慢地說:「那人以爲我們會認得出他的樣子,所以就非滅口不可了!」

「你認得那人的樣子嗎?」探長問。

「不,」司馬洛搖頭,「我不認得,我當時沒有興趣注意別人的!」

探長失望地嘆口氣。

「但,」司馬洛說:「我認得那部車子!」

探長的眼睛閃出希望的光采。

「當然,」司馬洛解釋着,「當你和一部車子相撞時,你首先就是注意對方的車牌號碼,以免對方走掉了,那就要保險公司賠償也比較難了!」

「唔,你沒注意到對方的人,」探長說:「但你有注意到對方的車牌號碼?」

「是的,」司馬洛點着頭,「那人並沒有停下來和我交涉,祇是馬上開車走了,我根本沒有機會看到他的面貌!」

「但至少你可以斷定他是一個男人。」探長說。

「我沒有斷定他是一個男人!」司馬洛說:「我對他究竟是男是女都沒有機會分辨,他走得太快了,現在想起來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你是到那海灘去拋棄一條人腿的話,你也不想任何人見到你的面!」

探長洩氣地嘆息一聲。「但車牌號碼——車子也可能是偷回來的!」

「更可能不是偷回來的,」司馬洛說:「如果是去行刦之類,才會用偷來的車子,但是,去拋棄一條人腿,反正是不打算讓人知道的了,何必要偷一部車呢?」

「那麼,車牌號碼是幾號?」探長又緊張起來了,「寫下來!」他把桌上的記事簿推前,他的緊張是情理之常,因爲這還是第一次發現有關這件碎屍案的綫索。

司馬洛搖搖頭。

「甚麼意思?」探長瞪眼看着他。

「我忘記了,」司馬洛說:「那人匆匆把車子開走了,我看看自己的車子也沒有大損壞,就沒有記住他的車牌號碼。」

「我的天!」探長用手掩着自己的前額,在椅子上一倒,「司馬洛,你祇是來和我開玩笑!你祇是來和我開玩笑的!」

司馬洛冷冷地瞪了他一眼。「給我一點時間想一想吧!」

「想一想,忘記了就是忘記了的,想也沒有用!」

「你聽過一句老話嗎?」司馬洛冷冷地說:「記憶是不會失去的,祇是收藏起來吧了,努力點找,就可以找出來了!」

探長在房中踱來踱去。

後來,他又回到司馬洛的身邊。「怎麼樣了,想到了沒有?」

司馬洛用手一指桌上。那本記事簿上已經寫上了一個車牌號碼,司馬洛微笑:「我已經說過了,記憶是不會失去的,祇是收藏起來吧了!」探長已經動手打電話查號碼了,這件事花了他不到十分鐘,已經得到結果了,他拿着那記事簿回到司馬洛的前面。「是一部七〇年的紅色大福士,是嗎?」

「對了,」司馬洛說:「那是誰的車子?」

「我很快就可以查出來了!」探長說道。

× × ×

那個車主姓名叫張若谷,住在一間很荒僻的屋子,荒僻到沒有近隣,最接近的一座屋子也要用望遠鏡才能望見。

「如果我想找一個肢解屍體的場地,」司馬洛說:「這裏是最理想的!」

「但張若谷,一個六十二歲的老翁!」探長說道:「他還會有氣力幹這種事情嗎?」

「這世界上哪一種人都有,」司馬洛說:「在未見過他之前,你不能肯定!」

他們現在是在山坡上,俯望着張若谷那間屋子,他們是正坐在司馬洛的車中,在屋子的周圍,警探正在佈置包圍網,包圍網一完成,探長和司馬洛就會下去了。

「是那部車子嗎?」探長問。

那座住宅的花園裏,屋子的前面,就停着一部汽車。「是的,」司馬洛點點頭:「就是它!」這部車子,就是司馬洛當夜在海邊的路上差點和它相撞的汽車了,車牌號碼也是一樣的。

「既然車子在屋裏,人應該也在屋裏的!」探長說。

遠處,路口停着的另一部汽車的車窗內閃了一閃,是一個探員在車中用一面小鏡子反映日光造成的閃光,是一切妥當的訊號,表示那個包圍網已經佈置好了。

「我們走吧!」探長說。

司馬洛開動了車子,駛下山坡,一直駛到了那間屋子的花園柵門前面,按响號角,他們是不能直接派警察闖入屋中去搜查的,還沒有任何證據呢,祇是一種猜想吧了,司馬洛猜是這部車子到海邊去棄下那條人腿,但是不能證明。

很可能這祇是一場誤會,現在,司馬洛和探長就是要去看清楚,這究竟是不是一場誤會,司馬洛不斷地按號角,但是連續按了五分鐘,仍然沒有反應,沒有人出來,屋中是一點生氣都沒有的,司馬洛和探長面面相覷。司馬洛說:「沒有人應門,那我們很有理由走去看看了!」

他們下了車。

司馬洛進柵門之內,把柵門的門閂拉了起來,又把柵門推開了,還是沒有發生什麼。司馬洛和探長交換了一個眼色,兩個人一直向屋子的本身走過去。

露台的門是開着的,他們踏進去,便看見了那具屍體。

一個老年的男人,伏在那純白的羊毛地毡上。

司馬洛首先蹲下來,摸摸他的脈門,證實了那果然是一具屍體。皮膚是冰冷的,脈搏已停止跳動。這人已經死了。

司馬洛輕輕把他翻轉過來,老人的臉色本來就已經是不大好看的,死了的老人臉色就更加難看了。「這就是張若谷?」司馬洛問。

探長遞過來一張照片,那是從人口登記局取到的一張副本,照中人就是六十二歲的車主張若谷,不錯,這死者就是張若谷。

「看來他死於心臟病發,」探長說:「沒有打鬥的痕跡,沒有傷痕!」

「那正好了,」司馬洛說:「我們剛要找他談談,他就心臟病而死!」

這時,外面有一個探員匆匆走進來,既然探長和司馬洛已經進來,那些警探們也都進來了,那探員看見屍體就發愣。

「什麼事?」探長問。這個探員匆匆忙忙地走進來,顯然是有所報告的。

「車子裏——找到血跡,」那探員報告:「看來是人血!」

「當然了,」司馬洛說:「這車子載過一條血淋淋的人腿!」

「我去看看!」探長說着出去了。

司馬洛却沒有跟着前去,司馬洛祇是更深地進入這間屋子,他在屋子的底層巡視了一遍,然後到樓上去,樓上可以看的東西是比較多了,那上面的一間睡房裏放滿了書籍,有醫學的書籍,也有犯罪小說,祇是這兩類,醫學理論書及犯罪小說。

「張若谷是個退休的醫生!」探長在後面說。

「哦?」司馬洛聳聳肩:「那麼,他是一個很有本領肢解女人的人了!」

「他就是那個人,」探長說:「我們已在地下室裏找到了他的解剖手術室!」

那手術室沒有剩下什麼斷體零肢,但是有很多血,而且是人血,接着,警探們發現園中的泥土有許多鬆浮的地方,他們就開始掘了。

他們掘出很多很多碎骨,那些失去了的頭顱和手都是埋在園中的,眞可怕的老人!因爲,照數目看已有不少人死在他手中了。

這可怕的老人使司馬洛也做起噩夢來了,恐怖的事他已見過不少,而且也不是初見了,但這次竟使他做噩夢。在夢中,他看見無數身裁美好的裸體美女。身裁美好,但是毫不性感,因爲她們都沒有頭的,有些還缺了兩手,或者缺了一條腿!

當他終於醒過來時,已經是午夜了。汗使他全身濕透,他是剛過中午時份回家睡覺的,睡到現在,已經睡了不少時間,但是仍然很累,那些噩夢使他無法鬆弛下來,也許醒了還好一點。

頭痛得很厲害,司馬洛拿了兩片阿斯匹靈,斟一杯水服下了,然後就在廳中的沙發上坐下來,冥想了一會,終於拿起電話。

門鈴却就在這時响了,他沒有去開門,祇是一按廳中那副電視機的遠距離控制按鈕,電視機的銀幕出現了畫面,不過不是什麼電視節目,而是一個樓梯口。就是他的門口,他這電視機是另有一條內綫綫路的,他看見門外那人就是探長。

司馬洛詫異地皺眉,按鈕使電視機熄掉了,然後又伸手去按了另一個按鈕。這一次大門開了,探長踏進來。

「這眞巧了,」司馬洛說:「正想找你!」

「是嗎?」探長在沙發上一坐,丟下那隻鷄皮紙袋,疲累地嘆了一口氣。司馬洛看見他的眼圈發黑。

「爲什麼你不睡覺?」司馬洛問。

「我希望我有這福氣,」探長說:「但,工作,工作!」

「案不是已經完結了嗎?」司馬洛說:「還忙些什麼?」

探長嚴肅地搖頭。「也許還沒有完結,還有幾個疑點!」

「很有趣,」司馬洛說:「在夢中我也是想起了幾個疑點!」

「例如什麼呢?」探長問着,雖然睡眠不足,那雙眼睛還是烱烱有光的。

「例如,張若谷也許不是我們要找的人!」司馬洛說。

「爲什麼你這樣想呢?」探長問。

司馬洛聳聳肩:「這不是很明顯嗎?一個六十二歲的老人,而且很顯然不是一個老當益壯的老人,他有那麼充沛的精力把美麗的女人捉回家裏,加以肢解,把殘肢運出去丟掉,又把其餘的部份埋起來,不,這不是一個六十二歲的老人所會做的事!」

「對了,」探長說:「而且,這個老人又是有相當嚴重的心臟病,稍爲劇烈的運動也會使他倒下來。」

「而且,」司馬洛說:「我也相當肯定我在海邊路上碰到的不是他!」

探長眯着眼睛看着司馬洛。「你說你沒有機會看清楚他的模樣的?」

「是的,」司馬洛說道:「但我的第六感告訴我,這決不是一個六十二歲的老人!」

「假設這件事是還有一個人和他一起做的,」探長說:「這人的車子給你碰到之後,覺得不大安全了,甚至連張若谷活着也覺得不大安全了,如果要消滅張若谷,這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一個心臟病這麼嚴重的人,有許多辦法可以使到他病發的!」

「例如驚嚇他,或者殺死他之類,」司馬洛點着頭,「我也是這樣猜的,但,這祇是猜想而已,有什麼證據可以支持你的猜想嗎?」

探長點頭。「那車子裏什麼指紋都沒有，都抹掉了，」他說：「張若谷不會把指紋抹掉才死去的！」

「唔，這果然是很好的證據！」司馬洛點點頭，「但可以想出這個和張若谷一起的人是誰嗎？」

探長苦惱地搖起頭來。「我知道的，那裏並沒有什麼隣居，沒有人注意到這屋子裏有什麼人進出的，因此完全沒有綫索了！」

「唔，這是心理學家最感興趣的故事了，」司馬洛說道：「兩個殺人狂住在一起，專門謀殺美麗的女人，然後又加以肢解！」

探長皺着眉搖頭。「我却懷疑這不單是殺人狂那麼簡單，殺人狂的行為是有一定的規律的，凡是狂人，狂的程度都有一定，他們的手段每一次總一樣的，他們殺死你的女朋友的時候就沒有做重要的一件事——沒有拿走她的頭和她的手！」

「也許因為她的身份反正巳經有人知道了！」探長搖頭。「我猜以前那些案子是另有作用的，不是殺人狂，死者的頭和手都埋起來了，其他部份却被拋棄，這不是因為狂性，而是因為另外一種理由。」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司馬洛也皺起了眉頭。

「你的女朋友被殺，都沒有失掉頭和手，這就和狂人的心理學不符了，」探長說：「一個狂人殺人之後把死者的頭和手收起來，他就每一次都會這樣，而你那女朋友的身上也不應該例外的。但你的女朋友的頭和手都留下來，這是一個破綻。顯示出兇手殺其他的人是因為一個不同的目的！」

「情形似乎是很簡單的，」司馬洛說：「他不想死者的身份給查出來！」

探長道：「你這話有點道理。」

「此外，花園裏也埋不下這許多東西」探長又說：「所以，不能不把沒有用的部份埋到別處去了！」

「沒有用的部份，」司馬洛皺眉瞧着他：「你的意思是說，埋起來的是有用的部份嗎？」

「我猜是的，」探長說，一面點頭：「埋起來的是頭和手兩個部份，其中一個作用當然是避免死者的身份給查出來，但是，還有另一個作用，那些手骨。」

「手骨？」司馬洛又皺起了眉頭看着他。

「是的，手骨，」探長點着頭，「我們掘出不少手骨，但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前臂骨都敲碎了！」

「前臂骨都敲碎了？」司馬洛發怔地看着探長。

「是的，」探長點着頭：「還有一條肋骨，也是敲碎了的。每一具碎屍的手骨都在這園中掘出來了，每一具屍體也有一條肋骨埋在園中——至少，我猜這是以前每一具碎屍的肋骨，因為園中掘出來的肋骨，每一條都是屬於不同的人。而且，以前的屍體，全部都是欠了一條肋骨！」

「很有趣！」司馬洛點起了香烟，探長也接受了一根，兩個人狂吸起來，「這個兇手，」司馬洛說，「他殺人之後必然把屍體的一條肋骨取出，和一條前臂骨一齊敲碎！」

「右前臂骨，」探長補充着：「總是右前臂骨！」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狂人，」司馬洛苦笑：「殺人不夠，還要碎骨，殺人要殺到入骨！」

「這和殺人狂的心理也不大符合，」探長說：「我認為這不是一個狂人，這是一個很冷靜的人，而這人是正在找尋一些東西！」

「在碎骨的裏面找尋一些東西？」司馬洛問。

「正是，」探長點着頭：「這是唯一的答案了，最接近右乳的那條肋骨，以及右前臂骨！」

「除了骨髓之外會找到什麼呢？」司馬洛莫名其妙。當探長沉默着沒有回答時，司馬洛又說：「但既然頭和人手都埋在園中，最近這一具屍體的死者，你大概沒有什麼困難查出她的身份了？」「我們正在查，」探長點着頭，「我們巳找到了還未腐爛的頭部和雙手。告訴你，那是個很美麗的女郎！年輕美麗！」

司馬洛沉默了一下，又問：「其餘的部份呢？」

「也在市上各個地方陸續發現了！」探長說。他頓一頓，又說：「還有一個我們以前做夢也想不到的秘密。」

「什麼秘密？」司馬洛問。

「右乳下肋骨上面的一塊皮膚。」探長說：「在張若谷的園中，我們除了找到最新這個死者的頭和手外，而且找到一塊肋骨上面的皮膚。那是用刀割下來的！」

「肋骨上的皮膚？」

「是的，」探長說：「現在再對一下，原來在以往的斷體零肢上，都是缺了這一片皮的。以前我們沒有注意到，因為反正是巳經肢解了的屍體，缺一片皮並不見得特別！」

「這片皮膚到底又有些什麼特別的地方呢？」司馬洛問。

「我相信就是有這個特別的地方，」探長說着，從那隻鷄皮紙袋裏取出了一張照片，遞到司馬洛的臉前。

司馬洛接過來，看見那照片中有一塊碎爛像紙一般的東西。「就是那片皮膚嗎？」他問。

「是的，」探長點頭，「這片皮膚還沒有腐爛，所以我們可以看得清楚。」

那片皮膚上還有一個奇怪的圖案，就是用黑綫勾成的一條蛇，盤在那裏，昂首吐舌的。「這是刺花嗎？」司馬洛問。

「是的，」探長點頭，「這是刺花，抹不去，洗不掉的刺花！」

「哦，」司馬洛說：「你相信以前那些屍體上都給割下了一片這樣的皮膚，一片有毒蛇圖案的皮膚！」

「你認為我應該這樣相信嗎？」探長問。

司馬洛點着頭：「唔，很有道理，如果你問我，我也認為是如此！」

「現在，死者的身份雖然還未查出來，」探長說：「我們似乎巳經可以斷定了一點，那就是，死者都是乳下刺了這樣一條蛇的刺花的女人，這就否定了狂人的說法了。」

「唔，」司馬洛又點着頭，「這不是一個狂人，而且是一個冷靜的人，很冷靜地找尋這些乳下刺了毒蛇刺花的女人，然後把她們殺掉，要在他們的臂骨裏找尋一些東西，但，骨頭裏除了骨髓之外還會有些什麼東西呢？」

「這就是我們要研究的，」探長說：「研究出這答案，事情就全部解決了！」

「而這些女人又是全部無親無故的？」司馬洛皺着眉頭，「如果死了也沒有人報失，沒有人追究，」探長狂吸着香烟。「這個冷血的兇手不是張若谷！」司馬洛說道：「這是可以斷定的了，」探長說：「肢解屍體他也許幹得來，因為這是他的老本行，但掘泥埋屍，以他現時的心臟病情況，我猜這對於他來說是一種太劇烈的運動了！」

「有人利用張若谷的身份、屋子及車子，也許還利用張若谷在醫學上的本領，你知道的，並不是人人都能乾凈而順利地把一具屍體解剖的！」

「當那部車子駛到海邊撞到之後，這人覺得和張若谷在一起巳經不大安全了，於是他使張若谷心臟病發而死！這是不難的。然後，這人就把一切指紋都抹掉，收拾了與他有關的一切東西，逃走了！」

「也許他以為可以把一切都賴在張若谷的身上。」

「如果賴在張若谷身上，也祇是暫時性的，除非他不再動手。如果他要動手，破綻就會露出來了！」

沉默了一會之後，司馬洛說：「他會再動手的，我不相信他是巳經找到了他要找的東西！」

探長抖了一抖。他却不大希望那人再動手了。「那些死者實在死得太慘。但，如果那人不再動手的話，破案的希望，却又是相當渺茫的。」

司馬洛緊緊地皺着眉頭，極力回憶着當時的情景——在海邊路上，差點與那部車子碰撞時的情景，他是有着攝影機一般的記憶力的，現在一想，那幅畫面又清清楚楚地重現在腦海中了，但是沒有用處，這幅清楚的畫面裏，那個駕車人却是朦朧的，祇是一個黑影，在月光之下，車廂內是特別黑暗的，而且，當時司馬洛的注意力也是放在那車牌號碼上。

接着，司馬洛又想起了另一個問題，他看着探長，眼睛裏有一種奇怪的閃光，他說：「探長，為甚麼告訴我這許多？就像，你是想求我帮忙辦理這件案了！」

「是的，」探長點頭，坦白地承認。

「這一次你倒很謙虛！」司馬洛說。

「我是有我的理由的，」探長說着，臉上忽然出現了一個狡猾的微笑，「司馬洛，你有機會看過今天的晚報嗎？」

「沒有。為甚麼呢？」司馬洛搖頭。

「看吧，」探長把一份晚報遞給他。

司馬洛看了一看那頭條新聞，就呆住了。「唏！」他不平地說：「你不能這樣的，你還沒有得到我的同意！」

因為，報上刊登了一段很特別的新聞，那顯然是警方發出去的。那段新聞說，司馬洛和那個歌女受到狙擊，是因為兩個都曾清楚地看到棄屍人的模樣，歌女被殺了，但是司馬洛仍然活着，警方正在和司馬洛保持着密切的聯絡，相信兇手很快就可以落網了。

探長狡猾地吃吃笑着：「對不起，司馬洛，你是唯一可以帮我這個忙的人，這段新聞會使兇手更加非找到你不可！難道，這不也是你所希望的事嗎？」

司馬洛苦笑：「你該早告訴我的，既然你沒有徵求過我的同意就做了，那麼我要罰你一頓晚飯！」

「那是勒索公務員了，」探長微笑，「不過也好吧，我看這頓晚飯也是值得的！但記得帶槍！說不定那位朋友巳經在街上等着你了！」

「我倒希望他快點來！」司馬洛說。

他走進裏面去洗了個澡，然後換上衣服，和探長一起出外。探長那隻鷄皮紙袋裏袋着的就是有關這件案的資料，他是帶來給司馬洛參考的，現在既然要出去吃晚飯，司馬洛就把這些資料也帶在一起了。

仍然有一個問題使他們兩個人都感到十分迷惑的，那就是：為什麼以前的被殺者都沒有人報失，也沒有人追究呢？但他們都研究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我認為你該把這張照片也發給報館，」司馬洛說：「既然被殺都是乳下有蛇印的女人，那麼，很可能還有許多同樣蛇印的女人活着。這些女人起碼現在會知道警惕了！」

「這可能會破壞了我們破案的機會，」探長說：「如果減少了這傢伙下手的機會，我們就更難和他接觸！不過，基於人道立場，我們是非如此不可的！」

他們沉默了一會，吃着東西。探長祇是淺嘗而巳，眞正肚子餓的人是司馬洛。

「沒有強姦的跡象？」司馬洛又說。

探長搖頭：「即使這是一個狂人，這也不像是一個色情狂。起碼，最近新發現的屍體上就沒有受過性方面的襲擊！」司馬洛從紙袋裏取出那死者的照片。祇是頭部，但因死了不久，還沒有發腫，所以面目還是很清楚的，而且黑白照片顯不出死屍那種可怖的膚色，因此並不難看。事實上這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司馬洛嘆一口氣：「怎樣一個噩魔才會忍心把美麗的一個女人肢解，還忍心把她的骨頭敲碎？」

「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這人的性心理一定有問題，」探長說：「起碼是不能人道的！」

「一定是一個狂人，」司馬洛說，「即使他碎屍敲骨的出發點不是因為瘋狂，他本身也一定是一個狂人！如果不是一個恨極了女人的狂人，也做不出這種事情的！」接着就有一個探員匆匆地走過來，在他們身邊的桌子坐下。

那探員瞥了一眼司馬洛。探長揮揮手叫他放心：「有話說就說好了！」

「死者的身世巳經有綫索了！」那探員說。

× × ×

那死者是一個職業時裝模特兒，在一家叫「花花模特兒」社任職的。這模特兒社是一種新興的事業，如果什麼時裝店或者其他的時裝設計家之類舉行時裝表演，需要模特兒，就可以到這裏來租用。社方祇取回佣金。這些模特兒社，和市上的大多數職業模特兒都有聯絡。（未完）

密宗十絕（十二）

慕容美著

上文提要

前文書至徐凝香於回程時，途中木橋被毀壞，車馬不能通過，正躊躇間，藍二突被狙擊斃命，丁玄往救時，却遭暗算，中毒昏迷，有人正下手殺害，爲金狐所救，丁玄與金狐返抵太平鎭，經丁玄一番說詞，兩人恩怨全消，這時太平鎭來了一批神秘人物，欲不擇手段，務求置丁玄於死地……

隻身投羅網　妙計出重圍

丁玄的猜測完全正確。

今晚，太平棧前後兩進院子，總數約四十多人的各式房客中，至少混雜了七名以上各具獨門絕藝的殺手。

這些殺手當然不是太平鎭上的殺手。

他們像在胡集李二痲子賭場裏用神機奪魂弩的白天勇那夥人一樣，都是來自另一個秘密組織，受命於一個秘密人物。

他們奉命前來太平鎭，任務只有一件：不擇手段，置血鏢丁玄於死地。

丁玄不死，他們就得死！

這種命令也許太苛嚴了些，不過，在這批殺手來說，他們並沒有這種感覺。

這是他們組織中的規矩。

他們業已習以爲常。

當他們加入這個組織時，他們就等於向這個組織交出了自己的生命。

平時，他們的日子都過得很舒服。

舒服得近乎奢侈。

任何奢侈的享受，都是須要付出代價的。

他們付出的代價是隨時面對死亡。

只是面對死亡，而並不是一定會死亡的。

正因爲他們人人都有拚死的決心，所以他們執行任務時，很少有失敗的機會。

也正因爲如此，他們受死亡威脅的機會其實並不多。

這正是很多江湖人物都知道一件事實。愈怕死，死得愈快，不怕死，反而死不了！

這七八名殺手，如果一對一，也許全不是丁玄的敵手，但如今情勢並非如此。

他們沒有逞英雄的必要。

他們只是在執行一件例行任務，只要任務能完成，無論採用那一種方式都可以的。

今晚，他們還有一點比丁玄佔便宜的是：他們都認得出丁玄的長衫，而他們本身却全有很好的掩飾。

除非丁玄一進太平棧，便將棧中幾十名住客全部殺光，否則丁玄絕對無法憑衣着或外貌去辨認他們的眞正身份。

譬如說：迎面走來一名苦力模樣的漢子，丁玄雖有理由可以懷疑這漢子不是好來路，但絕沒有理由不分靑紅皂白，出手就給對方致命的一擊。

這種機會只有對方有。

所以，丁玄如果夠聰明，他今晚實在不該前來太平棧。

但是，誰也不能否認兩件事。

第一，丁玄不笨。

第二，不笨的丁玄，現在已經來到了太平棧！

× × ×

丁玄走進太平棧時，完全是一副本來面目，只要是認得他的人，一照面便可認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血鏢丁玄。

客店裏點了一盞油燈，牆上還插了兩盞長柄燈籠，那是預防萬一有客人使喚時用的。

但說來也怪，同樣的油燈，駱家老棧的油燈硬是要比太平棧的油燈亮得多。

是油料差？燈蕊細？還是連油燈也感到自慚形穢。

昏黃的油燈下，坐着兩名伙計，一個在吃爆蠶豆，一個在呲着牙齒搓腳丫子。

後院隱隱有嘩笑之聲傳來，似乎有人正在飲酒取鬧。

太平棧並不兼營酒食，客人想叫酒菜，只有一個去處，隔壁張禿子的小麵店。

張禿子的酒菜簡單明瞭，酒是滲水的燒酒，菜是鹵猪耳，豆腐干，茴香豆。

任你銀子再多，他也只有這幾樣。

不過，對太平棧的客人來說，這種簡單的酒菜，反而更受歡迎。

因爲住進太平棧的客人，事實上也只買得起這幾樣。

張禿子的酒菜，一向都是親自端送。

棧裏不論有多少客人要酒菜，也絕不會增加伙計們的麻煩。

所以這兩名伙計現在都顯得很悠閑。

經常以各種面目出現太平鎭的丁玄，當然認得這兩名伙計。

吃蠶豆的一個，跟他同宗，名叫丁大，另一個名叫白潔淸。

名字很乾淨，人却髒得要命。

兩名伙計也認得丁玄，但也只認得現在這副面目的丁玄，因爲江寡婦家就在客棧後面，這兩個伙計雖然賭不起，但他常去江寡婦那裏湊湊熱鬧，靑狠老陳以火龍珠下注的那一晚，他們恰巧就在現場。

正因爲兩名伙計全認得丁玄，所以兩人一見丁玄進門，均不禁瞪大眼睛，露出滿臉訝異之色。

鼎鼎大名的血鏢丁玄，會光顧他們這家太平棧？

這是他們無法想像的。

駱家老棧即使客滿，只要這位血鏢開口，他們相信吸血鬼孫二也會騰出一個房間來的。

即使眞的騰不出房間，江寡婦家，馬婆子那裏，這位血鏢那兒不可以去？

這位血鏢突然光臨太平棧，難道是前來找人？

這一點也令人無法相信。

丁玄既不會住進太平棧，丁玄的朋友，相信也絕不會成爲太平棧的主顧。

這位血鏢究竟是來幹什麼的呢？

兩名伙計馬上就知道了原因。

× × ×

丁玄站在店堂中央，朝兩人笑着點點頭，算是招呼。

兩名伙計受寵若驚，一時竟不知道如何迎接這位貴賓才好。

丁玄微笑着，問道：「沒有空房間了吧？」

丁大定了一下神，才站起身子，陪笑回答道：「是的，少俠，沒空房間了。」

丁玄又道：「隔壁老張，店門關了沒有？」

丁大道：「還沒有。」

丁玄笑道：「好，去吩咐他送一份酒菜過來。」

兩名伙計，不覺又是一楞。

這位血鏢是爲了喝酒來的？

張禿子的酒菜，這位血鏢吃喝得下去嗎？

再說，這位血鏢如果眞爲了想喝兩杯，他又爲什麼不直接去張禿子處，而一定要送來這邊？

張禿子那邊雖然不大乾淨，他們這邊又强了多少？

（如果兩人知道丁玄剛剛放棄了一席有美人陪伴的美酒佳肴，他們不以爲這位血鏢發了瘋才怪！）

兩人當然不便追問丁玄爲什麼要在這裏喝酒的原因，那個被人喊作白老鼠的白潔淸搶着起身道：「好，好，少俠請坐，小的這就去吩咐。」

白老鼠出棧去了，一名短衣紅臉漢子從後院走出來，向丁大問道：「伙計，這附近可有賣饅頭的？」

很明顯的，這漢子連一碗肉絲麵也吃不起，只想買兩個饅頭充充饑。

丁大道：「出門向右走，大約過去八九家店面，有家饅頭店，只是不知道這時候還買不買得到。」

那漢子道：「沒關係，我去看看。」

紅臉漢子出門不久，白老鼠就領着張禿子走進店堂。

張禿子左手提着一壺酒，右手托着一隻木盤，木盤裏放着三個小碟子：一碟鹵猪耳，一碟豆腐干，一碟茴香豆。

那壺酒，不用說，自是滲進了水的燒酒。

張禿子一邊排上酒菜，一邊搭訕道：「丁少俠今晚沒去江寡婦那兒推兩莊？」

丁玄道：「沒有。這兩天生意好不好呀？」

張禿子道：「香期前後，我的生意總要差一點的。」

丁玄道：「爲什麼？」

張禿子道：「吃齋的人太多。」

丁玄道：「此刻店裏可有客人？」

張禿子道：「半個也沒有。」

丁玄道：「坐下來聊聊如何？」

張禿子是鎭上有名的好好先生，丁玄說要跟他聊聊，他當然不會拒絕。

兩名伙計見丁玄竟又跟張禿子聊上了，不禁益發感到納悶。

這位血鏢今晚到底在搞些什麼名堂？

× × ×

丁玄抓起酒壺，滿滿吸了一口，慢慢嚥下，然後轉向張禿子，道：「很好，謝謝！」

張禿子道：「謝誰？」

丁玄道：「謝你。」

張禿子道：「爲什麼？」

丁玄道：「謝你酒裏沒有滲水。」

張禿子道：「我賣的酒，本來就有兩種。」

丁玄道：「兩種酒賣兩種客人？」

張禿子道：「是的。」

丁玄道：「那兩種客人？」

張禿子道：「一種是只問酒好壞，不問價錢貴賤的客人；一種是只問酒價貴賤，而不在乎酒好壞的客人。」

丁玄輕輕嘆了口氣道：「只有成功的生意人，才懂得這種變通的訣竅，看來你還眞像個生意人。」

張禿子道：「生意方面，我張禿子唯一比不上別人的，只是本錢少了一點。」

丁玄眼角左右一瞟，忽然壓低了聲音道：「別儘談生意了，伙計，我知道你是誰。」

張禿子表情毫無變化，僅淡淡地道：「猴頭老四告訴你的，是嗎？」

丁玄道：「猴頭老四什麼也沒有告訴我，他在我面前，從沒有提過你的事。」

張禿子沒有開口。

丁玄又道：「我不僅知道你伙計是誰，而且還非常淸楚你伙計來到太平鎭落脚定居的原因。」

張禿子仍然沒有開口。

丁玄又道：「今晚我說這些，並不是有意向你段兄炫耀我偵察別人隱私的本領，而是想提醒你段兄一件事，一方面也順便求取你段兄的諒解，以免到時候有口難辯，彼此發生誤會。」

張禿子抬頭平靜地道：「你要提醒我一件什麼事？」

丁玄道：「這些年來，你段兄實在用錯了情！」

張禿子臉色微微一變，欲言又止。

丁玄道：「你段兄以爲只要苦苦等待

，遲早總會有使對方感動的一天，這一點你段兄其實完全錯了。」

張禿子臉色慢慢轉青，兩眼緊盯着丁玄，像是恨不得要把丁玄一口吞了下去。

丁玄又喝了口酒，使別人遠遠看上去，以爲他只是在跟張禿子聊些不關痛癢的家常話，事實上他現在說的每一個字，都像針尖一般，刺戳着張禿子的心房。

丁玄嚥下了酒，繼續道：「你段兄痴戀着的這個女人，其實早在七、八年前，就有了意中人，這些年來，他們也可說從未斷過來往。」

張禿子終於開口了，他沙啞地道：「這個男人是誰？」

丁玄道：「我當然要告訴你這個男人是誰。不過，在這之前，我可要先說幾句話。」

張禿子等着他說下去。

丁玄道：「有一個觀念，段兄一定得弄清楚。若只講男女關係，這一男一女，以及你段兄，大家都沒有錯，段兄決不能因此就懷恨那個男人，正如那女人當年如果愛上的是你段兄，別人也沒有理由因此對你段兄產生懷恨一樣。」

張禿子問道：「這人是你的朋友？」

就是換了別人，也免不了要有此一問的。

這是一種很自然的想法。

丁玄如今苦口婆心，處處帶着化解勸慰之意，當事人如果不是他的朋友，他又怎會苦苦耗費這番無謂的唇舌？

丁玄微微搖頭道：「不是！不僅不是朋友，甚至還可說是勢不兩立的仇人。」

張禿子一怔，道：「他是你老弟的仇人？」

丁玄苦笑道：「在最近兩天之內，他至少已派人暗殺過我三次。」

張禿子有點迷惑道：「那麼——」

言下之意，像是想說：那你說這些幹什麼？你爲什麼要對一名仇人如此關心？

丁玄道：「我只是就事論事，私人恩怨，那又是另一回事。」

張禿子眨着眼皮，臉上突然露出一片感激之色。

他明白了。

丁玄的確在關心一個人，這一個人不是別人，正是他這位化名張禿子的八爪鷹段高。

丁玄如今婉轉曉喻他，無疑是爲了對方武功太强，他段高若是去找對方洩忿，必然要遭毒手。丁玄唯恐說得太露骨，傷了他的自尊心，所以才繞了這麼一個大圈子。

丁玄緩緩接着道：「今晚我來太平棧喝酒，等於自投羅網，唯一的好處，也許便是能跟你段兄趁此聊上一聊。」

段高低聲道：「對方在這棧裏伏了人麼？」

丁玄道：「我猜想如此，應該錯不了吧。」

段高道：「那你爲什麼還要來？」

丁玄道：「事情僵持着，總不是辦法，早晚總要解決的。」

段高當然知道丁玄指的是當年那件袈裟血案。

對這樣一件大事，他自是不便多說什麼。

他想了想，道：「老弟剛才說要取得我的諒解，又是怎麼回事？」

丁玄嘆口氣道：「那女人實在並不是個壞女人，但她如受了那男的慫恿，就很難說了，萬一那女人也捲入漩渦，跟我丁玄作對，一旦動起手來，界限勢必很難劃分清楚，我怕到時候段兄不明內情，爲對方所利用，所以才甘冒大不諱，先向你段兄說個明白……」

段高也嘆了口氣道：「老弟的話，我當然相信，如今仔細想想，我對自己這些年來的痴心妄想，也深覺得未免幼稚可笑，既然對方早就意有所屬，我又何必自作多情？老弟放心，從今以後，張禿子就是張禿子，他再不會變成另一個人了。」

丁玄低聲道：「如此甚好，段兄請先回店吧！小弟如能活過今夜，明天一定跟你段兄痛痛快快的大喝一場！」

× × ×

張禿子——八爪鷹段高——偷偷暗戀着的那個女人是誰？

究竟是個什麼樣子的女人，竟使這位過去黑道上的有名人物，如此爲之痴迷？

那個男的又是誰？

× × ×

丁玄已答應告訴八爪鷹段高那男人是誰，但八爪鷹離去時，並未問起這一點，八爪鷹是不是想留到明天大家一起喝酒時再問？

他這樣信任丁玄？

他認爲丁玄一定活得過今夜？

× × ×

買饅頭的紅臉漢子回來了。

但他買回來的不是饅頭。

他買回來的，是一隻圓筒，一隻閃閃發亮的黃銅圓筒。

神機奪魂弩！

現在，這種令人喪胆的暗器，就緊握在紅臉漢子手上。

它蜂窩式的筒口，正指着丁玄。

這種奪魂弩的有效距離是五丈四尺，而他們現在的距離，最多也不會超過五尺四寸。

只要一看紅臉漢子握筒的姿態，便知道這漢子是個使用這一類毒器的大行家。

他雙足微分，身軀穩定，筒底緊抵腰際，目光與弩筒平衡，只要丁玄稍爲動一動，弩矢無疑就會電疾射出。

他目光轉到那裏，弩矢無疑就會跟着射向那裏。

一個人無論騰升或側挪，都必須要有一種提氣作勢的預備動作，發放毒弩，則無此必要。

它只須輕輕一按機括就行。

人的動作，永遠快不過一支怒矢。

武功無論多高的人也辦不到。

退一萬步說，就算有人能做到這一點，他縱能閃得開第一支毒矢，也絕閃不開第二支。

奪魂弩的毒矢是一筒十二支。

十二支毒矢，可以連發，可以排發。

支支威力相等。

只要射中了，一支便足令人致命。

所以，丁玄沒有動。

× × ×

事實上，丁玄此刻也沒有動的必要。

無論是逃跑或拚命，目前都不是一個適當的時機。

紅臉漢子，只是對方出現的第一名殺手。

神機奪魂弩也只是對方七八種暗器中的一種。

因爲紅臉漢子一跨入店堂中站定，他身後就像幽靈似的，又接着出現兩名短衣大漢。

這兩人全是一身苦力打扮，身上沒有兵刃，兩人雙手都插在闊腰帶裏。不消說的，腰帶裏藏的，自然又是另外兩種不同的暗器。

店堂通向後院的甬道，不多不少，也是三個人。

兩邊的兩個人，一個使棍，一個使刀，當中一人則提着一根亮銀槍。

屋頂上的人最少，只有兩個。

天窗已給擴掀成一個三尺見方的大洞，星光穿洞而入，使得店堂內爲之明亮不少。

丁玄坐的地方，恰巧就在這個方洞底下。

上面兩人使的是什麼兵刃或暗器，丁玄無法知道。

他只知道，如果他隨便動一動，敵人三方面的人中，無論那一邊的人中都有足夠的優勢置他於死地！

屋頂上面的兩名敵人，居高臨下，尤其方便。

所以，丁玄如今已是不折不扣的網中之魚。

不只是一道網，而是網上加網！

密宗十藝中有教人脫網求生的這一門絕藝沒有？

當然沒有。

不過，丁玄知道一件事：只要他不作抵抗的表示，他一定死不了。

至少在短時間內死不了。

× × ×

密宗十藝中並沒有教人脫網求生之術，但却有另一妙術，那便是第五項的經世之術。

經世術中，有一專章，已告訴了修習者一種人性方面的弱點。

「人的慾望無窮；得到的愈多，愈是貪多！」

通俗一點說，就是：得寸進尺！

對方如今使盡優勢，爲什麼還不動手呢？

只有習過經世術的人，才知道原因。

對方過去幾天千方百計的想殺他，那是因爲他名氣太大，沒把握一定殺得了，所以一心一意只想殺人滅口，別無他求。

如今呢？

如今，形勢變了，敵人的慾望也已變了。

如今敵方要想殺他，已易如反掌，在這種情形之下，對方第一個升起的念頭，無疑是：這小子已插翅難逃，要想滅口，隨時可以下手，如就這樣殺了，豈非可惜之至？

當年殺那和尚，也是爲的密宗絕學，結果沒吃着羊肉惹上一身羶；如今，好不容易因禍得福，機會又送上了門，幹嘛要白白放過？

所以，丁玄不動。

他人不動，咀巴動是不妨事的。

他微笑着望向那紅臉漢子道：「諸位合圍之勢已成，却遲遲不見動手，是否想給在下一個機會，先派個人出來，來個單挑獨鬥，以便考究考究丁某人的份量？」

他找紅臉漢子發話，只是圖個方便，事實上他並不能確定究竟誰是這一羣殺手的首領。

他說的這些話，當然也是廢話。

對方會給他這種機會？

做夢也別想！

這只是一個開端。俗云：言爲心聲。你想了解一個人的心意，你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得先設法誘使對方說話。

紅臉漢子面無表情地道：「馬上就有人回答你的問題，老子只管殺人。別的事什麼也不管。」

紅臉漢子出言粗鹵，對丁玄提出的問題，根本未作正面回答。

不過，在一個會聽話的人來說，紅臉漢子這幾句話，却等於間接地回答了另外幾個問題。

第一：他——紅臉漢子——並不是這一羣人的首領。

（這一羣人之中，也許根本就沒有首領人物。）

第二：够資格回答問題的人物，本來並不住在這家客棧中，不過住處離此顯然也不太遠。

（因爲他馬上就可以趕來這裏。）

第三：這是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那位可以指揮這羣殺手的人物，雖然不是他要找的正主兒，也必屬這一組織的核心人物之一。

（因爲他既能發號施令，又能代表組織對外發言。）

丁玄不惜以身作餌，甘冒生命之險，他希望遇上的，當然不是這一羣只知道拚命的亡命殺手。

所以，丁玄又覺得此行不虛。

這兩年來，他一直在等待這種機會來臨，現在，這一天終於來了。

跟這一機會同來的，也許是死亡。但是，他不在乎。從第一天開始，他就知道要偵破這件武林奇案必須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這也許就是生命的眞諦。

只要在你有生之年，去做一些有益於世道人心的事，無論結果是成功或失敗，你這一生便會比別人活得燦爛輝煌。

你的生命雖將與草木同朽，但你的浩然之氣必將爲後世留下楷模與天地共存！

× × ×

丁玄現在知道，當對方那位重要人物出現之前的這段時間，他的生命是安全的。這段寶貴的光陰，他應該好好把握。

於是，他以一種毫無敵意的緩慢動作，徐徐端起酒杯，分別向頭頂上，以及後門口那五名漢子含笑招呼道：「菜雖不好，酒還不錯，諸位可要來一杯？」

五名殺手，沒有一個接腔。

丁玄當然也不是眞的想跟這批傢伙套交情，他的用意，不過是藉此將前後左右的形勢，重新仔細審察一番而已。

現在，他已將包圍他的八名殺手，作了一次初步的評估。

屋頂上的兩名殺手，以逸待勞，等會他如想從屋頂逃走，那是萬萬辦不到的。

以暗器守住正門的三名殺手，他也招惹不起。

自神機奪魂弩橫行江湖以來，還沒有人在這種暗器上討過便宜。

昨天在李二麻子賭場，只能算是一時運氣好。

敵人受過一次教訓，今天將絕不可能還有那種誘使敵人自家人殘殺自家人的機會。

所以，他等會的出路，只有一條：在後門口那三名殺手身上打主意！

後門口三個傢伙，一個使刀一個使棍，一個使槍。

刀和棍這兩種兵刄，丁玄都不放在心上。

他頭痛的是那根亮銀槍。

古人稱槍爲「兵中之賊」，就是因爲它輕便、靈活，吐縮如蛇信，專攻要害，防不勝防；如果再有一刀一棍左右助戰，威力當然更加可怕。

丁玄正在思忖對策之際，屋頂上突然有人冷冷地道：「小子，你認命了吧？」

丁玄心中微微一涼，大感不妙。

如今發話的這個人，當然就是他跟八名殺手共同等待的那位重要人物，但他顯然沒有想到對方會以這種方式和他展開談判！

如果對方始終隱身暗處，這種談判對他將有什麼好處？

談判條件不合，他白饒一條性命。

他若是委曲求全，隨時保住性命，徐圖後計，性命保不保得住，固尚在未定之天，先讓敵人檢個便宜，合算嗎？

但是他如今顯然已沒有更好的選擇。

× × ×

丁玄循聲仰頭，聲音中像是充滿了愉快：「朋友既然來了，何不現身露面，大家好好的談個清楚？」

「沒有必要。」

「担心丁某人也許會因此識穿你朋友的本來面目？」

「你小子少裝蒜。」

「這話什麼意思？」

「你小子早就曉得大爺是誰了。」

丁玄哈哈一笑道：「那麼你還有什麼好顧忌的？顧忌丁某人的血鏢？」

屋上人冷冷地道：「你小子最好少逞口舌之能，如果你小子以爲還有昨天那種機會，你現在就可以試一試！」

丁玄笑道：「我如想試，早就試了，正因爲我清楚脫身無望，我才會乖乖的坐在這裏恭候大駕。」

屋上人道：「這證明你小子多多少少還算有點腦筋。」

丁玄道：「只可惜腦筋還是有限得很，因爲我最後還是自動送上了門。」

屋上人道：「這也不算壞事。」

丁玄道：「對誰不算壞事？」

屋上人道：「這樣你小子至少還有一個討價還價的機會，如果在別處遇上了，你小子能落個全屍，就算很不錯了。」

丁玄喝了口酒，點點頭道：「好！那我們現在就來開始討價還價吧！」

屋上人道：「話雖這樣說，其實你小子還價的機會並不多；如果說得更不客氣一點，你小子也許只有兩種選擇。」

「那兩種？」

「答應。或是不答應！」

「答應什麼！」

「交出十絕眞經，附加一條右臂，你小子便可以繼續活下去。」

「這種條件是不是太苛刻了些？」

「比死總强得多。」

「就算我答應了，事後誰又敢担保你們一定不會殺人滅口？」

「沒有人能提這種保證，不過你小子可以憑想像，來確定那種事應該不會發生的。」

「因爲那時我已是一個殘廢？」

「這是理由之一。」

「還有別的理由？」

「理由之二，是你小子那時業已遠遠離開中原。」

「你們打算把我送去什麼地方？」

「你小子來的地方。」

「西藏？」

「不錯。」

「你們這樣做，等於是縱虎歸山，我丁某人雖然成了殘廢，難道你們不担心三五年後，又有另一個血鏢丁玄出現？」

屋上人嘿嘿一笑道：「那時密宗十藝已非不傳之秘，縱然再有密宗傳人出現，又有何妨？」

丁玄道：「你們也不担心由丁某人口中洩出你們這一夥的卑劣行徑？」

屋上人冷冷一哼道：「你小子如果眞想這樣做，其用意無非是希望能有人對本大爺加以制裁，只可惜到那時候，武林形勢已變，今天能制裁本大爺的一些角色，那時已經是墓中古人了。」

丁玄心中不禁又是一凉，同時也微微感利一絲惱意和歉意。

如今屋頂上發話的這個傢伙，他早就摸清了對方的底細，他所以遲遲不願加以揭發，純然是因爲他清楚對方並非另一血腥組織的首腦，深恐一旦宣揚出來，會打草驚蛇，影响了整個大局。

然而，從這廝適才的語氣聽起來，這廝顯已對目前所隸屬的一個帮派，產生了篡奪歹念。

如果他丁玄今天難逃虎口，該一帮派無疑亦將會遭遇到毀滅的命運。

設若如此，他對發現該帮派內部的叛孽秘而不宣，終於而導致該帮派瓦解土消，豈非要負極大的道義責任？

屋上人見丁玄久久不語，以爲丁玄攷慮利害得失，這時又催促道：「你小子拿定了主意沒有？如果你小子願意接受這兩項條件，等你交出眞經之後，本大爺可以送你一份痲藥，保證你斷臂時沒有多大痛苦。」

丁玄又喝了口酒，徐徐抬頭道：「在作出決定之前，我想先弄清一件事。」

屋上人道：「什麼事？」

丁玄道：「我想知道你們這個新組織叫什麼名稱、首腦是誰？以及當年揚州那件案子，究竟是什麼人下的手？」

屋上人道：「我們這個新組織叫『風

雲敎』，因爲我們網羅的敎徒，都是江湖上的風雲人物。我們的敎主，便叫『風雲敎主』。」

他頓了一下，又接着道：「至於當年揚州那件案子，也沒有什麼好避諱的。老實告訴你，動手的人，便是本大爺！」

關於這一點，丁玄並不如何的感到驚異。

他如今只是想證實一下，事實上他也早猜想到當年受命行兇的人，可能就是現在屋頂上發話的這個傢伙了。

丁玄道：「正像淮揚的頭子叫淮揚帮主一樣，風雲敎的首腦當然叫做風雲敎主；須知我問的是他的姓名和出身，並不是他的爲號。」

屋上人道：「在本敎公開問事江湖以前，這是本敎的重要機密之一，歉難奉告了。」

丁玄道：「尊駕難道不怕因此影响了我們的交道？」

屋上人輕輕一哼道：「你小子用不着拿這件事來要脅本大爺，如果我們的交道談不攏，第一個吃虧的人還是你小子！」

丁玄悠然道：「我吃什麼虧？你們以爲我血鏢丁玄，今晚眞的會死在這座店堂裏？」

屋上人嘿嘿不已道：「那就得看你小子是不是像孫悟空一樣，精通七十二變化了。」

丁玄從容地道：「除非你們現在馬上動手，我甚至可以指出你們防衛上的弱點以及我突圍時將要採取的方式和步驟。」

手持神機奪魂弩的那名紅臉漢子突然大聲插口道：「副座休要上他的當，這小子精研密宗十藝，一肚皮鬼靈精怪，小心他小子要花招。」

屋上人冷冷地道：「該你講話的時候，你再講話！」

紅臉漢子碰了個硬釘子，只好閉口。

屋上人語氣一緩，又 着道：「好極了！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你老弟打算採取什麼方式和步驟突圍，以及我們在防止上有什麼弱點，說出來聽聽如何？」

密宗十藝中的經世術，實在是一門很奇突的學問。

紅臉漢子的警告沒有錯，丁玄的確是在玩花招。

但這並不表示紅臉漢子比其他殺手聰明。

因爲這是人人都可以憑直覺意味得到的一項事實！想想看吧：値此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丁玄如非另有目的，他又怎麼說出這番話來？

紅臉漢子接着發出警告，只不過是因爲這位殺手性子較爲急躁一點而已。

但是，問題妙就妙在這裏。

儘管屋上人以及其他七名殺手全清楚丁玄在搞花樣，但却沒有一個人能抵受得住丁玄還番話的誘惑！

如今，形勢異常明顯，丁玄已等於是綁在刑架上的囚犯，只待劊子手揮刀。

一個人處在這種絕境中，設若還有一綫生機，守密尚唯恐不及，他爲什麼竟要說出來？

指出敵人防衛上的弱點，等於是替敵人補漏，說出自己行動的方式和步驟，等於是叫敵人加强提防。

天底下眞有這種混蛋？

所以，屋上人即使明知要上當，也要聽個淸楚明白。

事實上他根本就想不透這種事會帶給他們什麼損失！

丁玄又喝了口酒，還挾了一筷子菜，細嚼慢嚥，鎭定從容，一點也不像是想以閒話分敵心神，然後突起奪門的樣子。

事實上，他就是有這種打算，也將是徒勞無功。

現在雙方的人數是九對一，他縱然可以騙得了一二個敵人，也無法一下騙得了全部的敵人；何况這八名殺手，都是經驗老到的大行家，這種幼稚的把戲，根本就別想在他們面前施展。

丁玄等咀巴有了空閒，才慢慢的開始分析道：「第一，先說你們防衛上的弱點。你們防衛上的弱點，只有一項：人才分配不勻！」

屋上人道：「什麼叫做人才分配不勻呀？」

丁玄道：「就是兵刄與暗器，未能相互搭配，以收牡丹綠葉之效。」

屋上人道：「哦？」

丁玄道：「譬如說：你們守正門的三個人，全使的是暗器，而守後門的三個人，則又全使的是兵刄；如以奕棋作比，這可說是最差勁的佈局。」

屋上人道：「它的壞處在那裏？」

丁玄道：「壞處有兩種。」

屋上人道：「哦？」

丁玄道：「第一種壞處是攻擊敵人時，欠缺靈活的變化，威力將大受影响。如果三人中，一人使兵刄，兩人使暗器，或一人使暗器，兩分使兵刄；近攻遠射，互爲犄角，將會使敵人顧此失彼，就窮於應付。」

屋上人道：「聽來有點道理。另一種壞處呢？」

丁玄道：「第二種壞處是這樣可以讓敵人有一個明顯的選擇。」

這裏他說的敵人，當然就是他自己。

他的確已經作了選擇，難道他竟要將眞心話完全告訴對方？

屋上人道：「就你老弟來說，你老弟打算如何選擇？」

丁玄道：「在這種情況之下，只要不是白痴，選擇都會相同。」

屋上人道：「從後門突圍？」

丁玄道：「不錯！」

他竟眞的和盤托出了心底的話！

屋上人道：「你以爲本敎守後門的這三位弟兄好對付？」

丁玄道：「不是他們的人好對付，是他們的兵刄好對付。」

屋上人冷笑。

丁玄道：「棍、刀、槍三種兵刄中，刀棍的招式，稀鬆平常，至少在我血鏢丁玄的看法如此。只有三人中那根亮銀槍，稍爲令人有點感到頭疼。」

老天，他竟連心底最後的一絲秘密，也給抖了起來！

屋上人道：「所以，你打算衝向後門，並以全力對付那根亮銀槍，認爲只要過了這一關，就無人攔你得住？」

丁玄道：「丁某人想法正是如此。」

屋上人忽然以非常親切的語氣道：「承你老弟告訴我這許多有學問的話，我現在也想告訴你老弟一件事。」

丁玄道：「什麼事？」

屋上人道：「我們在後門外面，除了那根亮銀槍，還爲你老弟預備了兩筒神機奪魂弩！」

× × ×

丁玄當場一下呆住了！

屋上人哈哈大笑道：「怎麼樣，老弟，密宗十藝中的經世術，有否提醒修習者，要你們時時記住，人外有人，天上有天，凡事少打如意算盤？」

有的，經世術中不但提到了這兩條戒律，而且還附加了一條旁註：一個人洋洋得意的時候，也是這個人警覺性最鬆懈的時候！

血鏢丁玄眞的給屋上人一句話嚇呆了嗎？

誰要如此猜想，那就是錯了！

丁玄發呆，其實是裝出來的。

他不惜說出心底話，實際上就是爲了要解決這個最重要的問題，對方的殺手，是否就只這八名？

對方在人手配置上，顯得如此不够勻衡，是否另有詭謀？

他爲什麼要說眞話？

因爲只有眞話說出來才會令人感到眞誠動人，只有眞誠動人的眞話，才會於無意中套出對方的眞話！

如果證實對方人手配置不當，只是一時攷慮欠週，並非另有安排，他會採取一種既定的作戰方式。

如今呢？

如今，當然是改變另一套不同的作戰方式。

不過，這兩種方式之間，差異極爲有限，而最大的共同之點，便是他始終將後院門定爲突破的目標，即使他已知道後院中隱伏着兩名使用奪魂弩的殺手，這種決定也絕不會改變！

現在，他發呆，也是事先擬定了的欺敵動作之一。

這是他投身浴血苦戰的前奏，也是他留在這座店堂的最後一刹那。

他不知道他今晚險中弄險的手段是否會獲得成功。

他只知道，自己將全力以赴，希望不要失敗。

因爲他如失敗了，被毀滅的，將不是他一個人，很多很多人將會因此和他落得同樣不幸的命運！

× × ×

店堂中燈光突然熄滅，同時响起一聲大吼：「好，該死的不得活。伙計們，有種的，幹就幹吧！」

燈是丁玄以酒杯打熄的；吼聲也是丁玄發出來的。

燈光熄滅，木桌跟着飛起。

飛向正門的三名殺手。

練武的人，視力特强，往往能於暗中辨物於十步之外。

但是，武人也是人，沒有一個人的眼睛，能適應突如其來的黑暗。

丁玄也不例外。

丁玄下面的動作，完全是事先默默估定的，如果發生閃失，也不能諉過於他的視力。

黑暗中，木桌只是一團帶着呼嘯風聲的濃影。

由於變生倉促，不論多鎭定的人，也會產生錯覺。

所以，木桌飛至半途，便於一片混雜的滴搭聲中，承受了八支奪魂弩，四枝毒蒺藜，一蓬子午梅花針。

而這時候，丁玄早已離開原位，箭一般撲向那名使亮銀槍的漢子。

這也是他，心口如一，絕不改變的行動之一。

使槍的那名殺手，因店堂突然陷入一片黑暗，一種本能的反應，使他立刻拉開弓箭步，蹲低腰身，同時以亮銀槍抖起一招鳳凰亂點頭的槍招。

普通人稱這一招叫「槍花」。

說部中說「抖起碗口大一團槍花」，其實指的便是這種「鳳凰亂點頭」。

面對正面的敵人，這一招雖然平凡，却極實用。

丁玄這時如果以勇士赴死的精神，衝向這名殺手，他身上少說點也要給戳上十來個深淺不同的窟窿。

丁玄既對這根亮銀槍懷有戒心，當然不會如此鹵莽。

他是從地上滾過去的。

直到他左手五指搭上對方的足踝骨，那名殺手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一切已經太遲了。

丁玄絕不能在時間上浪費一點一滴，那怕是一絲絲短暫的躭擱，都會對他造成極端的不利。

這種不利的代價，不是被俘，便是死亡。

所以，丁玄一把抓實，那名殺手便告撒手栽倒。

使槍的殺手栽倒，丁玄一彈起立。

黑暗中，這種轉換是很難覺察的。

只聽屋上人既驚又怒地大喝道：「各守崗位，不必留活口，不可自亂陣角！」

話是說得不錯，然而，黑漆一團之中，要怎樣才能守得住陣角呢？

就舉後院中的兩名殺手來說吧，一條身形突自店堂中竄射出來，你要他們怎麼辦？

叫那條身形停下來，讓他們點燈籠瞧仔細了，再決定是不是應該下手了或是該不該留活口？

很多政令都是如此。

因爲發號施令的人，並不是執行命令的人。

前者只曉得咀皮子動一動，便認爲人人都該照他的話做，只要照他的話做，便無往而不利！

這種人，永遠不了解後者執行時的困難。

有的是不想深入了解。

有的是很了解而裝作不知道。

如果他們處處設想週到，他們豈不是太辛苦了些？

以他們高高在　的地位，他們又何必如此辛苦？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血劍鴛鴦

（大結局）

伴霞樓主·文
子　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鳳嬌在荒山爲逃避人屠戶父女的追尋，到處亂竄，不料却遇上鬼影手與少林一老和尙，於是鳳嬌施展了移形迷踪步法，擺脫鬼影手的糾纏，之後又以言詞氣走老和尙，她便藏身於一石岩中，等候老化子再度回來。誰料，當她進入石岩不久，即被人屠戶所擒，人屠戶要把她置於死地，幸屠鳳苦苦哀求其父，不要傷害鳳嬌，人屠戶只得答應女兒的要求，但要鳳嬌易服，由屠鳳假扮鳳嬌，人屠戶走後，屠鳳與鳳嬌正在商量……

愛恨種情仇　恩怨出情天

鳳嬌道：「姊姊，你原定是一番好心，你別怕，我自有脫身之計。」

鳳嬌雖然說着，可沒起身離開洞口，一直聽着外面的聲音。

屠鳳叫道：「不不，妹子，你……不能……」

鳳嬌一怔，道：「姊姊，你可是怕我走了，你爹不放過你麼？」

屠鳳嘆了口氣，道：「妹子，你要能逃得出去，那就好了，說甚麼我也是他的女兒，有道是惡虎不食子，但他……守候在外面，你豈能逃得出他的手去，不不，你不能逃，你不能……」

她不能逃？鳳嬌想到老花子，也想到鬼影手，那眉兒便高高挑了起來，若論功夫，人屠戶那是小寶爺爺的對手，論輕身功夫，當今天下無出鬼影手之上，她不也曾逃出兩人的手去麼，道：「姊姊，你要是肯帮我，我一定能够，只是……」

鳳嬌探出頭去望了望，道：「只要你把他誘離外面的出口，我就能脫身。」

屠鳳道：「不，你不能……唉妹子，你還是快把衣衫脫下來吧，好不容易才說得他肯了，答應不傷害，妳再要惹惱他，我可救不了妳。」

鳳嬌心中一動，好主意，不用屠鳳帮她，她亦能脫身，但她一見屠鳳滿面惶急，便又縮回那已伸出洞口的一半身子來，道：「姊姊，你放心，一時間我也說不明白，姊姊，我答應過，不告訴別人的，總之你信我，我一定逃得出去，你爹一定抓不着我，却是你……」

當眞她逃走了，人屠戶是個絕滅人性的魔頭，若然疑心是屠鳳放走她，恐怕虎就會食子。

鳳嬌一步滑出，脚跟一轉，道：「得罪啦！」屠鳳叫道：「你你……」那洞中雖然昏暗，但鳳嬌竟不知怎的在她面前失了踪影，待覺兩臂一緊，才知她已轉到身後。

屠鳳才愕然間，那兩手的脈門已被鳳嬌扣住了。

鳳嬌道：「別叫，我要不綁住你，你爹定以爲是你放走了我，姊姊得罪了。」

她迅速把早解下的腰帶，把屠鳳的兩臂反綁住了，撕下一塊衣襟，再把屠鳳的

嘴堵上。

屠鳳既驚且怒，她是眞心對鳳嬌好，把鳳嬌當親妹子般……不料她……

更驚的是以往一　以爲鳳嬌武功平常，遠不及她，不料她……

不料鳳嬌擒住了她，並且綁住了她，她憤怒，掙扎，但堵住了嘴，連叫也叫不出來。

鳳嬌早鑽出了洞口，只那出口乍明還暗，她心下一陣劇跳，人屠戶！是他，顯然是這魔頭防有人來，也已等得不耐煩。

沉住氣，鳳嬌長長吸了一口氣，待緩緩吐出來，這才叫道：「爹，我來啦，你讓開。」

年輕的姑娘，一般的嫩嗓子，要學屠鳳的話聲，自是不難。眼前一亮，人屠戶讓開了洞口，說道：「怎生換件衣衫，也躭擱這半天，快出來。」

鳳嬌埋着頭，鑽了出去，草叢一分，立即將身一掠，人屠戶才驚覺地說得一聲：「那丫頭……啊……哼！」

若然鳳嬌沉住了氣，不飛身斜掠，人屠戶也不會生疑，他原是未等屠鳳換過鳳嬌的衣衫，便像對付甘霖和呂苗子一般，塞一塊迷魂藥餅在她的頭髮，若不替她取出，就會永遠昏迷在洞裏。「啊！你！」

人屠戶立即認出她來，怒吼一聲，後發先到攝在鳳嬌身前：「丫頭，你自要找死！」

伸手一抓，幾乎是脚尖尚未點地，已向鳳嬌抓到！

縱出亂石堆，已是谷底平坦之地，鳳嬌兩脚一叉，眨眼已變幻了三個方位，人屠戶已連番抓空，又一聲啊！不禁一怔，脚下一慢：「這這……這小妞？」

鳳嬌忙不迭倒竄出去，這魔頭指甲中藏有毒粉，袖中有毒彈，手肘上纏着用機簧發射的袖箭，不溜更待何時，啊喲！

鳳嬌未落地，心下已着慌，皆因眼前又一暗，人屠戶又搶到了前頭。八步迷踪，妙在換位移形，却也輕易逃得過人屠戶的抓拿，這魔頭一縱身，比她遠了一丈不止，一個起落又到前頭了。

鳳嬌扭身就跑，不不，不能跑，人屠戶不用攝截，一顆毒彈打出，她就沒命了，心下一轉念，脚下一慢，不料人屠戶打她頭上一掠而過，可收不住勢子，一掠幾近四丈，鳳嬌明知他從後追來，脚下一慢，自也急速旋身一滑步，這麼一來，兩可也就相距四丈了，妙啊！忙不迭一頭鑽入崖下，激盪得那如重重簾幕般的藤蔓滿空飛舞。

不過半個時辰之前，她就是如此這般躲過鬼影手的擒拿，鳳嬌連想也不用想，抓起一塊石頭，順着左面崖下打出去，她却一頭鑽入右面的亂石堆中。

亂石堆中荊棘高與石堆平齊，加上那濃密的草叢，下面拱架起來的大石塊中，僅有可鑽行的空隙，鳳嬌心花怒放，她早該想到的，怎會沒想到啊，瑛姑就是如此這般，把她拖入那山洞中，先前也就是如此這般，也躲過了人屠戶的搜尋，不過現下可也不晚。

不，不能再從前面鑽了，再前面就是那山洞的入口。

鳳嬌伏下身來，她不伏下身來也不行，那拱架起來的縫隙，能有多高，若不是她身形小巧，連鑽入也不能。

今日瑛姑把她拖入洞去，乃是從荊棘草叢中鑽行，可不是鑽入這石頭下，但這石下的縫隙可更隱密了。也不怕人屠戶的高大身手鑽得進來。

不，且慢高興，人屠戶爲何要鑽進來，若然知她躲在這裏，打入一顆毒彈來，她就沒命了，現下已不比以前，人屠戶已不要利用她了，只是要殺她滅口。

聽，她聽到勁風吹拂草叢發出來的瑣語一般的聲響，隨着日落，山風也更勁了，却聽不出有脚步聲。

人屠戶現在何處？想想看？她先前打出的那塊石頭，必把人屠戶引去左面崖下了，但即使他搜尋到谷底，必也會回頭，奇怪，爲何不見回頭？她在這下面如何能見，當然是用耳朵聽。但外面只有草叢起伏着的規律的聲響。

是了，人屠戶做夢也想不到她會躲到山洞入口的近處來。他怎會想到她敢躲到這裏來，若然她先前想到這裏是山洞的入口，她也不躲竄進來的。

鳳嬌明白了，她之所以躲到這裏來，倒也不是慌不擇路，而是由本能的指引，她先前在亂石堆中躲過鬼影手，也是恁地，因爲瑛姑打從這裏，曾把她救出人屠戶的魔掌，她是自然而然的竄入這裏來躲避的，並不是有意，不料倒成了絕妙的好主意。

鳳嬌冷靜下來了，但才心定了些，心下却又一緊，話聲！不差，是話聲，就在前頭不遠，近得像是僅隔着一塊大石。

是！是人屠戶的聲音！

只聽他喝道：「快說，可是你放走她！那妞兒現在何處？」

啊！是屠鳳，難怪聽不到人屠戶搜尋過來了，原來是去把屠鳳放了出來。

果然是屠鳳，幽幽怨怨地嘆口氣：「爹，你眞不講理，要是你晚來一步，我那口氣緩不過來，只怕已沒命了，唉！我當她像親妹子一樣，不料她……眞狠心，綑綁我也罷了，還把我的嘴堵得那麼緊。」

只聽她狠狠地一蹬脚，隔着那麼大的一塊大石，鳳嬌也感到地下一震，倒眞像屠鳳也正在恨極了她似的。

鳳嬌一怔！沒有啊，她只是捲了個布捲兒，輕輕塞入屠鳳嘴裏，並不緊啊？

只聽人屠戶厲聲道：「還說不是你放走的，哼！那妞兒有多大點能耐，豈能擒住你，更綑綁你。」

屠鳳又嘆了口氣，道：「爹，咱們都走眼了，鳳嬌妹……哼！那丫頭原來深藏不露，把咱們都騙過了，原來她有一身奇絕的功夫。」

人屠戶道：「胡說，連那妞兒的爹，也平常得很，她才多少年歲，能有多大道行。」

屠鳳道：「爹，你這一說，我倒明白了，她告訴過我，龍江釣叟指點過她的武功，雖然只是短短幾日，倒抵得上她以往十年八年的苦練之功。爹，你不是說過，武林中也只有那個龍江釣叟，你還忌憚幾分麼。」

人屠戶道：「胡說八道，便是那老兒指點了她幾天功夫，可也不能就脫胎換骨，丫頭，你趁早說了，休……」

鳳嬌打了個冷戰，她聽到人屠戶咬牙的格格聲，他本是個極惡毒的魔頭，難道對他的女兒，眞也要下毒手！

但屠鳳的聲音幽怨而不驚惶，道：「爹，你要我說甚麼啊？」

人屠戶道：「你可是和那妞兒串通了，你必知道她去了何處，趁早帶我去擒回她來，否則休怨我下……」

忽然，屠鳳冷笑一聲，說道：「擒回她來，好啊，爹，你口口聲聲說我放走了她，却是我要問你，那你怎麼也把她放走了？」

人屠戶怒喝一聲，但屠鳳不讓他開口，又道：「若不是你放走她，爹，我問你，你守在洞口，不，是堵在洞口，她怎能逃得出你的手去，爹，敢是你也和她串通了，還是爹你的武功不如她！」

妙啊！問得好，外面半晌沒有聲音，顯然屠鳳已把人屠戶問得啞口無言。

半晌，才聽屠鳳再又嘆口氣，說道：「爹，你想想，可是我們都走眼了，我說來，你必然相信，不知她怎麼一幌身，我就失去了她的踪跡，跟着兩臂一緊，脈門隨即被她扣住了，她那身法之奇詭，驚駭得我連叫也叫不出聲來，爹，你堵在這出口，仍被她逃出手去，可見我不是騙你的吧？」

驀覺地上又是一震，但這番是人屠戶脚蹬，只聽他恨恨地說道：「那麼，我……我錯怪你了，當眞那妞兒……」

屠鳳道：「爹，你想想看，那是甚麼功夫啊，當今天下各派的功夫，爹都瞭如指掌，可有像她這般奇妙的，說眞的，爹先前我還以爲一者洞中黑暗，我是一時大意，着了她的道兒，等到爹來放開我時，知道她竟從爹的手下逃走了，我也才相信她眞有一身絕妙的功夫，嗳呀！我想起來了！」

人屠戶急問：「你想起甚麼來了，快說。」

屠鳳道：「我想起了那個瞎眼的老婆婆，爹，你說龍江釣叟的武功，當今天下無出其右，我看啊，只怕還及不上那瞎眼婆婆。」

人屠戶哼了一聲，鳳嬌可瞧不見，但不用瞧，也猜想得到，這人屠戶一定鐵青了面，自從梅姥姥和瑛姑到了這裏，也住在這裏後，人屠戶便不敢過資水半步，屠鳳豈有不知道的，是以雖在女兒面前，那面色必也難看。

只聽屠鳳又道：「爹，鳳嬌妹子和那瞎眼婆婆同住了一天，很是得瞎眼婆婆喜愛，爹，你猜，我想起甚麼來了，鳳嬌妹子說：原來那瞎眼婆婆和她家大有淵源，當年打出雙鳳旗，在江湖上闖出萬兒來的，就是她的祖母，她祖母和這瞎眼婆婆，敢情要好得很。」

人屠戶哼了一聲道：「那又如何。」

屠鳳道：「鳳嬌妹子本來武功平常的，怎生突然之間竟會神化莫測，我被她擒住綁上也罷了，連爹你也捉不住她，被她逃出了手去，爹，我瞧啊，必是那瞎眼婆婆傳授了她甚麼神奇的功夫。」

人屠戶忽然蹬了一下脚，鳳嬌看不見，但感覺得到，只聽這魔頭說道：「你說得不差，那老婆子瞎了眼，但行動却比常人倒更快捷，簡直像幽靈一般，若不是有一身神奇功夫，豈能如此，走，快走！」

鳳屠道：「咱們那去啊？」

人屠戶的聲音遠了些，說道：「快追，休被她跑了。」

屠鳳顯然不移步，聽聲音，知她仍在原地，說道：「爹，你剛才堵住洞口，仍被她走脫了也沒追上她，現下她去得遠了，還想追得上她麼？我說，別白費勁啦，爹，咱們還是回去吧，依我說，回去把鳳嬌妹子的爹也放了……」

那人屠戶的聲音突然又近了些，顯然被屠鳳的話激怒了，只聽他怒道：「住口！我不過一時着了這女娃娃的道兒，別說她了，便那個婆子，我不信連瞎了眼的老婆子也鬥不過。」

屠鳳道：「爹，但是……你怎知她去了那裏？」

人屠戶嘿嘿一聲冷笑，說道：「丫頭，你忘了今日午間我們發現山岩下那個草棚了，却是你提起那瞎眼婆子，倒提醒了我，這妞兒必是去找那瞎眼婆子了。」

屠鳳叫道：「爹，你等一等，那草棚，你怎知是那瞎眼婆子的？」

人屠戶道：「你是不知道，當年這一帶原也有不少人烟，只因那年竄來了一羣野狠，先是傷了不少家畜，後來連人也傷了不少，甚至白天也不敢單獨出來，鄉人請來了獵戶結隊入山，不料沒趕走狠羣，死傷得更多，你沒見那座大屋也荒廢了麼，便是這一帶再沒人敢居住了，這山脚數十里地內，便沒了人烟，甚至連獵戶也絕了跡，後來才來那瞎眼婆子和那個長髮女子，你沒見那草棚的草色猶新麼？必是這兩人在山中的居所。」

屠鳳啊了一聲，道：「爹，難怪今日在岩上下望，一見那草棚，你就立即縮身了，原來你是怕……」

人屠戶哼了一聲，道：「我尋找的是那妞兒，當眞你以爲我怕了她們麼，我不過不願節外生枝罷了，快走，你提醒了我，這妞兒必是投奔那裏去了。」

鳳嬌聞聽大喜，她正愁失去了梅姥姥和瑛姑踪跡，慌忙鑽了出來。

那瑛姑時常到山中來獵些野味，難免會遇上不測的風雨，搭個草棚在那野獸出沒之處，自在意料之中了。

啊喲！她一時興奮，竟忘了人屠戶在外面，幸是人屠戶已轉身走了，雖是相距不過丈許，却沒發現她，那屠鳳却見到了，只見她張大了咀，幾乎驚呼出聲，顯然萬萬料不到鳳嬌竟在身後，慌忙一滑步，攔在她身前。

人屠戶頭也不回，催她快走，屠鳳忙追上去，道：「爹，你說得是，那就快些兒趕去。」

鳳嬌見兩人已消失在谷口，這才再鑽出來，要找瑛姑，可就不能失去兩人的踪跡，而且不能相距得太遠了，皆因那山中人跡罕至，古樹參天，蔓藤虬結，相隔數丈，便不見人，只能靠面前兩人不時騰起的身形，才知去向。

落下山，原來下面還有一個深谷，只見對面崖上，掛下一個飛瀑，在山脚下形成一個水潭。

人屠戶在前面現身出來了，他那立脚之處，是個寸草不生的石崖：屠鳳也跟着現出身來，回頭望了一眼，才走到她身邊，顯然知道鳳嬌跟踪在後，且伸手在背後直搖，不用說，是不要她跟得太近了。

只聽屠鳳道：「爹，怎不走啊，瞧甚麼?」

人屠戶向對面山坳裏指點着說道：「就是那裏了，先前我們是繞過這下面的水潭，是以覺得很遠，其實，這裏也可望得到。」

屠鳳說道：「在那裏啊，怎麼我看不見?」

人屠戶道：「便是那株松下了……快退!」

話聲未落，人屠戶抓住屠鳳一推，躲入樹下，可把鳳嬌嚇了一大跳，她要尋到人屠戶所說的草棚，不自覺忘了凶險，鑽到那樹後，這一來可就與人屠戶只得一樹之隔了，那崖邊的樹木能長得多大，總算她沉得住氣，人屠戶又全神貫注在對崖，才沒發現她。

屠鳳時刻在注意，可發現她了，忙不迭把身子倚在樹邊，擋在鳳嬌身前，道：「爹，可是你見到人了?」

人屠戶道：「果不出我所料，你沒見那長髮的女子麼?」

屠鳳順着人屠戶的手指處，見到了，鳳嬌也見到了，喜得她比適才驚嚇時，那心跳得更要厲害。瑛姑，啊！正是瑛姑。

兩面山崖相距何止數十丈，但攔山的落日，正照在對面山崖上，是以清楚可見，只見瑛姑正落下山崖的陡坡，長髮飛舞，眨眼已落到水邊。

鳳嬌忙不迭一縮身，好險，人屠戶只叫得一聲：「走!」左袖一拂，巳順着那山崖落下，那袖尖直拂到鳳嬌的臉上，幸是她身子往後一倒，但已感到了一陣窒息，那額上更火辣辣的痛。

屠鳳啊了一聲，但生怕他回過頭來，忙追了上去。

鳳嬌好半晌才驚魂稍定，忙借那崖邊的樹木隱蔽着身子，跑過去一瞧，那還有這兩父女的踪跡，下面的山坡上雖沒參天的古樹，但藤蘿蔓生，樹叢極是濃密，只是土坡却也不陡。

鳳嬌吁了口長氣，明知人屠戶父女必是繞過去了，別說她不在對崖，在那裏也不怕，梅姥姥身邊，她豈會怕人屠戶。

她長起身來，草叢高及她的肩頭，不用掩蔽，也自然掩蔽了，而且視綫無阻，却是瑛姑已落到水潭邊，落日照亮了山頭，水邊雖然尚未生霧，但陰暗得很，若沒眼見瑛姑落下，幾乎發現不出她來。

高處看來，那水潭不大，現下才知有數十丈寬，那瑛姑成了個數寸長的小人兒，她在做甚麼，只見她俯身在水邊，只見一圈圈漣漪，在靜止的水面上擴展開來，是了。她在洗滌甚麼。

草棚呢?鳳嬌却看不見那草棚，屠鳳不是說不知有這水潭麼，那必是在山那邊了。

陡然間，鳳嬌怔住了，因爲對崖上突然出現了一個小小的人影，那人在俯身下望，望瑛姑。

山風把那人的衣衫飄揚起來，衣衫也隨風起落，啊，她認出來了，是她師傅玉羅剎。噯呀!

她早該想到的，玉羅剎一直跟在人屠戶父女身後了，人屠戶發現了那山崖下的草棚，玉羅剎自然也發現了，她早該想到的，她在谷中遇險，玉羅剎並未現身出現解救，也沒暗中相助，必是她巳早發現梅姥姥和瑛姑了，不好!

不，還好，玉羅剎不是暗中在跟踪瑛姑麼，老花子既然是瑛姑的師傅，却見面也不相識，玉羅剎可從沒見過梅姥姥，自然不會認出來了，若然知道梅姥姥是她的仇人，爲何還要跟踪瑛姑?

想一想，鳳嬌在想，眼睛可在忙着向對崖瞧上瞧下，她只能從那飄揚起來的衣衫認出玉羅剎，也才能看清楚玉羅剎的所在，瑛姑兀自在洗滌，她那水面的漣漪，兀自在一圈圈的擴展。

是了，玉羅剎本就不識梅姥姥，她不是爲爭奪血劍，而是爲了找出血劍的主人來，她是要知道瑛姑是否是血劍的主人。

那麼，玉羅剎暗中跟踪瑛姑，分明是心下生疑，却尚未確知她就是郎岱土司之女。

趕快!可憐的梅姥姥，趕快，別讓玉羅剎傷害梅姥姥，姥姥沒殺她爹。

鳳嬌可不是忘了人屠戶，也不是不怕人屠戶，但她一定要化解她師傅和梅姥姥之間的這段寃仇，她相信梅姥姥沒殺玉羅剎的爹，快，趕快!

她飛掠，奔跑，山坡上不能奔跑，她就飛掠，不料那水潭不下兩里長，好不容易繞過水潭，鳳嬌巳是上氣不接下氣，她的師傅仍在崖上，瑛姑還在水邊麼，可惜她看不見，樹木與山崗擋住了她的視綫。

快!

啊，鳳嬌驀可裏一挫腰，因爲面前人影一幌，有人攔住了她的去路。

鳳嬌拍了拍胸脯兒，叫了一聲道：「師傅!」

謝天謝地，不是人屠戶。

玉羅剎，是她，突然從一株大樹後閃出來，哼了一聲說道：「你叫我甚麼。」

當眞玉羅剎收她作徒弟，不許她告人的，她怎可大聲叫師傅，鳳嬌喘吁吁，道：「那我……叫甚麼?」

當眞叫她甚麼，玉羅剎的眉頭稍皺即揚，道：「你叫我玉姑姑罷，瞧你失魂落魄似的，跑什麼?」

見到玉羅剎，她放心了，若然玉羅剎知道瑛姑是誰，早去找梅姥姥的晦氣了，有了，鳳嬌裝做驚惶之極，回頭望了望，道：「玉姑姑，我差點兒沒命見你啦，人屠戶，他……」

玉羅剎一縱身，脚下一點半空的一根橫枝，但旋身立即落下，道：「別怕，妳身後沒有人追來，有我在休怕，當眞我忘了。」

鳳嬌委委屈屈，說道：「玉姑姑，你說，我有厄難，你就會來救我的，差點兒我沒命見到妳啦，你怎麼在這裏啊，好怕人。」

玉羅剎道：「我是……有事，總算你倒沒事!哼，我却要問你，誰教你要逃跑，你要是仍在人屠戶父女身邊，不逃跑就不會有事，有事我也能保護你了，却是那

魔頭找到你，怎又逃得出他的手來?」

鳳嬌眉梢揚了起來，道：「玉姑姑，你教我的換位移形，那步法眞妙，不但人屠戶，而且也逃過了鬼影手的毒手。」

「鬼影手?」玉羅剎睜圓了眼：「鬼影手不是……」

鳳嬌噯呀一聲，道：「玉姑姑，我還忘了，差點兒忘了告訴你，有個和尚要找你報仇。」

玉羅剎愕然，道：「一個和尚?」

鳳嬌道：「一個老和尚，那和尚的本領可大得很，她在山裏遇到鬼影手，替鬼影手治好了蝎子毒，兩個人就一起來追你了。」

玉羅剎道：「原來如此，那和尚是誰呢?」

鳳嬌道：「玉姑姑，那鬼影手叫他大和尚，我偸聽他們的談話，原來是少林寺的和尚，是那日傷在你手下的生面佛的師兄，玉姑姑，你還不知道，那終南三惡壞透啦，因爲恨你，那晚把生面佛殺了，圖嫁禍給你，這大和尚得了信，也信以爲眞，也就聯合一起找你報仇來啦。不過，玉姑姑，你別怕。」

玉羅剎哼了一聲，她還會怕誰?哼!

鳳嬌忙道：「玉姑姑，我不是說你怕那大和尚，我是說，我對那大和尚說了，說不是你殺死生面佛的，那晚我爹親眼見到終南三惡殺死生面佛，玉姑姑，連你也不曉得，幸是爹告訴我，我就設計騙走了鬼影手，把大和尚引上崖頭，對他說明白了。」

玉羅剎道：「我本就沒殺他，那和尚可信了?雖然我不怕，但少林寺的和尚人多勢衆，我可也不願和他們結怨，哼，不料終南三惡恁地可惡，那晚我手下留情，他們倒……」

鳳嬌道：「我也對那大和尚說，終南三惡眞可惡，大和尚半信還有一半疑，玉姑姑，他仍要找你，也正在找你，我啊，急得了不得，恨不得找到你，告訴你，因爲連你也不知道是終南三惡殺死生面佛，那頭陀却又傷在玉姑姑你手中，那料沒找到玉姑姑你，却被人屠戶找到了我，現下可好了。」

玉羅剎不自覺把嬌鳳拖近身前，摟在懷裏，她無意中收了這個徒兒，眞個是種得蘭因收絮果，不料立即就替她化解了仇怨，至少令她明白了眞相。

鳳嬌依偎在她懷中，仰起面來，說：「玉姑姑，今兒幸虧你教了我幾步移形迷踪步，要不，我就沒命啦。玉姑姑，你再教我幾手絕招兒，好不好啊?」

玉羅剎笑了，笑起來甜甜的，眞好看。眞是豈有此理，人家爲何叫她羅剎啊?羅剎可是惡鬼，鳳嬌被她摟在懷裏，感覺到的，更是無比溫柔和溫暖。

玉羅剎道：「傻孩子，師傅的一身功夫，全都會傳授給你的，不過，現在可不行。」

鳳嬌叫道：「師傅，那麼我可以叫你師傅了麼?」

玉羅剎道：「不行，你還是叫我玉姑姑，我是爲你好。」

鳳嬌偸眼又向玉羅剎身後瞄了瞄，不見瑛姑，玉羅剎也不急着要走，那麼，她還不知瑛姑是誰，也就不知瞎眼婆婆就是梅音的了。

鳳嬌道：「玉姑姑，我告訴你，你可別生氣，我巳告訴那大和尚，說你是我師傅了。」

玉羅剎倒沒生氣，只是皺了一下眉頭兒，道：「你爲何不聽話?」

鳳嬌道：「我要那大和尚曉得，我師傅的本領大得很，因爲他見到我戲弄鬼影手，玉姑姑，我就是用移形迷踪步戲弄他，我說：大和尚，你估量估量，我不過是師傅新收的徒兒。」

玉羅剎道：「你嚇了他，哼，這移形迷踪，不過是小巧功夫，遇上功力深厚的，那就無所施其技了，你竟敢小看少林，想必那和尚不與你計較吧了。」

鳳嬌格的一聲，仍然仰着面，笑道：「師傅……啊，玉姑姑，我要教他知難而退，可不是眞把他嚇住了，那大和尚眞找上你，可就得認眞想一想，我猜啊，大和尚一定會想，希望生面佛眞不是她殺的，玉姑姑，那麼一來，他就會相信你的解說了，因爲你並不怕他。」

玉羅剎的臂彎一緊，道：「好，不枉我……咦，你不是說人屠戶追趕你麼?」

鳳嬌笑道：「我才不怕哩，有你，又有瑛姑……啊啊……」她怎麼把瑛姑說出口來了?

鳳嬌嚇得連忙又叫道：「不，不，我沒有說……」

玉羅剎睜大了眼睛望着她，說：「誰是瑛姑?啊……可是你巳見到水邊那女子，那個長髮披肩的……」

鳳嬌知道瞞不過了，當眞爲何要瞞，點了點頭，道：「玉姑姑，我說的就是她，我先前在對面崖上，巳見到了她，也見到玉姑姑你，我才跑過來的，但是……玉姑姑，你眞沒見人屠戶麼，他打前頭先過來。」

玉羅剎哼了一聲，只是隨便掃了一眼，說道：「這裏雖草茂林密，但你別怕，我還不把他放在眼裏，快說，你怎麼認識那女人?不錯，那瞎了眼的老婆子叫她瑛姑。」

果然玉羅剎不知梅姥姥就是她要尋找的仇人，鳳嬌先定了心，道：「玉姑姑，天可黑下來了，我眞怕……咱們找個望得遠些的地方說話兒，好不好，玉姑姑，我有好多好多話對你說。」

玉羅剎掃了她一眼，聽出鳳嬌話中有話，這小姑娘眞是絕頂聰明，連忙說道：「好好，你見那崖上麼，那麼沒樹木，草也不深，不但望得遠，也可……來吧。提氣!」

玉羅剎抓住她的胳膊，雖不是脚不沾塵，但兩耳巳風生，不用盞茶工夫，巳騰身上了一個陡坡，一塊塊大石突出泥地，泥地上的草也稀薄，果然不見有樹木。

玉羅剎放開手，道：「天快黑了，但再黑些，有人上來也可老遠就見得到。」

身在高處，更清楚見到暮色從谷底，山脚，冉冉昇上來，啊，眞是暮色四合，山外天際，還殘留着一些兒晚霞的殘紅，但快要變成黑色的雲朶了。

玉姑姑可沒向遠處瞧，她瞧什麼啊?

啊!原來下面有個草棚，玉羅剎目不轉睛

地向下瞧。

那必然就是人屠戶說的那個草棚了，在下面四五丈外，不過是從岩石下面搭出來一個簡陋的草棚。

鳳嬌叫道：「玉姑姑……」

玉羅刹一擺手，示意她噤聲，低聲道：「那女人可就是你所說的瑛姑麼？」

她看見瑛姑了，在草棚邊昇起一縷白烟，有微弱的火光，瑛姑原來在岩下生火，就在火堆旁邊。

鳳嬌道：「瑛姑，是啊，就是她。」

玉羅刹道：「好，快告訴我，你怎會認識她，何時認識她。」

鳳嬌道：「玉姑姑，你記得前兒夜裏麼，下好大好大的雨，我啊，要不是瑛姑她收留我，我可眞找不到住宿的地方。」

玉羅刹道：「可是還有瞎眼的老婆子？且慢，前兒夜裏？是了，我只顧跟踪人屠戶，後來天下大雨了，淋濕了我的衣物，我就躲在那廢棄的大屋裏躲避，等衣衫乾了才出來。想必就是那一夜了。」

鳳嬌道：「謝天謝地，幸好……」

玉羅刹一怔，道：「你說甚麼？」

鳳嬌道：「我我……我是說，那雨下得多大啊，幸好躲在那大屋裏，玉姑姑，原來那後園裏另外還有兩間小屋，住得有人，就是瑛姑和梅……嗳吔！」

玉羅刹一把抓住她的胳膊，那麼大的勁，痛得鳳嬌叫出聲來，也嚇得心頭一陣劇跳。

玉羅刹掩住她的咀，待見沒驚動下面的瑛姑，才放了心，其實她們雖身在高處，那山風可是倒灌上來的，是以乃是在下風頭，那風又吹拂近處的樹叢沙沙作聲，漫山遍谷的松濤之聲又盈耳，下面那會聽得到。

玉羅刹的話聲微顫且冷，道：「你叫甚麼？梅！那瞎眼的老婆子姓梅？」

「不不，」鳳嬌急道：「我是說，眞倒霉，遇上那大的雨，幸是瑛姑收留了我，她叫那瞎眼的婆婆作姥姥，我也跟她叫姥姥。」

玉羅刹抓住鳳嬌胳膊的手鬆開了，可是天色更黑了的緣故麼？那一雙瞪着鳳嬌的眼睛，却又更亮了，聲調子冷了，命令的道：「妳說下去。」

鳳嬌不敢看她，說：「她們，收留了我，要我睡在……」

玉羅刹出其不意，說道：「梅姥姥身邊。」

鳳嬌道：「是……啊！不是。」

「是！還是不是？」玉羅刹厲聲道，怎麼她的聲調一冷下來，竟恁的怕人！

鳳嬌道：「是睡在那姥姥身邊，因爲她那床寬大些，玉姑姑，那時……那時，我眞不知她姓甚麼，我告訴你啦，瑛姑叫她姥姥，所以我也就叫姥姥。」

鳳嬌嚇得退了半步，因爲玉羅刹冷冷地哼了一聲，才道：「你說，有了她在這裏，你就不怕人屠戶了，那麼，她武功一定好得很了。快說，是不是？」

鳳嬌吸起了咀來，說：「玉姑姑，你怎麼這麼兇啊，我不過是說，有師傅你在身邊，又有那瑛姑，更不怕人屠戶了，我們不是人多嗎？想來那瑛姑一定會武功，要不然，怎敢住到那樣怕人的地方，又敢住到這山裏來，玉姑姑，我眞沒騙你，又沒見她施展過，我怎知她武功好不好。」

鳳嬌是眞惶急了，委屈得要哭一樣，這可是假不來的，她也眞正說了眞話，梅姥姥雖說瑛姑的武功好得很，但鳳嬌確眞沒見過嘛。

玉羅刹的眼睛沒那麼光亮了，鳳嬌鬆了口氣，又道：「後來，後來雨停了，她們睡着了，我啊，可睡不着，玉姑姑，你瞧我有多蠢，人屠戶化裝成我爹，竟沒認出來，我就溜出去找他和鳳姊姊，後來：：玉姑姑你當然知道了，你就帶我到了山裏。」

玉羅刹道：「這麼說，你眞的不知道了，瑛姑，原來她叫瑛姑，奇怪，武林中可沒聽說過有她這麼一個人啊？」

鳳嬌道：「玉姑姑，我可從人屠戶和鳳姊姊的談話中，知道一些兒，人家十多年來，一直就住在這裏，從不與江湖中人往來，也沒人來找過她們，那姥姥又瞎了眼……」

玉羅刹的目光又落在崖下了，草棚邊的火堆已燒得旺了，是了，原來瑛姑在火上烤野兔，先前在水邊，必是剝洗那野兔了。

玉姑姑在說甚麼？鳳嬌心頭一陣緊張，只聽她喃喃的說：十多年來就住在這裏，若然是……可就誰也想不到她住到這裏來，可眞會是她麼？

鳳嬌道：「玉姑姑，你說甚麼啊？」

玉羅刹轉過頭來了，崖下微弱火光映在她面上，但看來不見些兒血色，道：「鳳嬌，你記得我在那洞裏，對你說過的話麼？」

鳳嬌如何會記不得，但假裝不知她的話意，道：「玉姑姑，你那日說了好多好多話，我不知你指那一樁。」她目不轉睛望着玉羅刹，心中充滿了驚恐，是替梅姥姥担心，難道玉羅刹已知梅姥姥是誰了？

玉羅刹冷冷道：「就是我找了十多年也沒找到的，那個殺死我爹的賊女人。」

鳳嬌像是頭頂打了個霹靂，惶急道：「不不，玉姑姑，不是她，那姥姥可憐啊，玉姑姑，……怎麼這樣望着我！」

她驚恐得想退一步，可又不敢退，眞不相信，師傅怒起上來這麼怕人！

玉羅刹哼了一聲，說道：「好啊，你可眞是個好徒兒，乖徒兒，你的心腸好得很，啊，你可憐她，竟敢……來瞞我，騙我……」

鳳嬌嚇壞了，知道再不能瞞她了，雙膝一跪，撲前抱着玉羅刹的腿叫道：「師傅……玉……姑姑，你別惱啊，你先聽我說。」

玉羅刹冷冷的說道：「說！快說，她是你的甚麼人？那姓梅的老賊子！」

鳳嬌叫道：「師傅……」

玉羅刹厲聲道：「我不是你師傅，我也沒你這個欺師叛師的徒兒。」

「師傅！師傅！」鳳嬌把她的腿抱得更緊了，說：「我說，我說，師傅，我只求你一件事，你別下去，你聽我說完了，我不是騙你的，我只不過是想先把你所說的烏婆子找出來，因爲只有她，只有把她找出來，才能證明你爹並不是被梅姥姥殺的。」

玉羅刹冷笑一聲，厲聲說道：「那麼，她姓梅了！哼！」

她玉羅刹若眞要即刻下崖，鳳嬌把她的腿抱得再緊些也沒用的，但鳳嬌惶急地把她的腿抱得更緊了。

鳳嬌急促地道：「師傅，眞的，姥姥說她問心無愧，也早不想活了，她原是不要躲你的，是瑛姑把她背到這山裏來。」

玉羅刹道：「原來她就是郎岱土司之女，好得很啊，把大夥兒都被騙過了。」

鳳嬌惶急地左溜一眼，右望一眼，人屠戶父女早到了，不會在這崖上吧？不會聽到吧。

鳳嬌央求道：「師傅，你低聲些。」

玉羅刹哼了一聲，即使她面對着終南三惡，面對着人屠戶和鬼影手，她的聲調了沒像這般冷冰冰的。不過，她聲音雖冷，但却低了下來，道：「快說！」

鳳嬌道：「我說……」

她急促地把梅姥姥告訴她的話，說了一遍，道：「師傅，那是眞的，你不是說，你爹臨終時只說過一句話，不准你向梅姥姥尋仇麼？可見梅姥姥說的是眞話，但她不向你說，因爲你絕不相信，只有一個人能夠證明，不，該是兩個人，一個就是烏婆子，一個是姥姥那師兄，那個眞正的兇手。師傅，烏婆子還能找得出來，一定會記得當場那左邊還有四個人，記得梅姥姥痛不欲生，若不是被人點了穴道，她當時就追隨你爹到泉下去了。」

可是那烏婆子當時對玉羅刹說過甚麼話？早已疑心不是梅姥姥殺的麼？玉羅刹不言也不動，顯然沉湎在往事的回憶中。

鳳嬌趕緊又道：「師傅，那梅姥姥當年對你爹……對你爹……」梅姥姥當年對玉羅刹的爹情痴一片，苦戀幾成狂，這教她這麼個大姑娘，如何說得出口，道：「師傅，你想想，梅姥姥怎麼會殺死你爹，她怎麼，何況他老人家武功蓋世，死後身上不見傷，傷在內臟，是下是啊？」

玉羅刹竟也點起頭來，鳳嬌更不放鬆了，忙道：「我相信梅姥姥說的是眞話，她說：若不是一個功力比他老人家更高的人，豈祇殺不死你爹，連傷他也不容易，她說，一個內家功力造極登峯的，遇襲時不用還手，亦會自生反應，予對方以反擊，師傅，這可騙不過你的，是不是啊？」

玉羅刹有如泥塑木雕一般，目光注視崖下，鳳嬌仰面望望師傅，也望望崖下。

崖下，瑛姑兀自在火前轉動着兔子，烤兔的香味瀰漫在夜空中，連相隔數丈的崖頭，鳳嬌聞着也不禁連嚥了兩口口水。啊，當眞她已一日未進飲食了，不怪聞到那香味，立覺飢火如焚。

那香味可不是才入鼻的，是因她心下一寬，因爲玉羅刹目中的凌芒減退了，她那寒着的面，也像被崖下的火光溶解了。

鳳嬌長長吐了一口氣，玉羅刹仍然不言也不動，她也仍然跪在地上，抱住玉羅刹的腿，仰着面，不，除非玉羅刹也說當眞可疑，她是不把抱住的腿放開來的，說甚麼她也不願見師傅傷害梅姥姥。不料就在那瞬間，玉羅刹霍地一挫腰，那兩腿一分，鳳嬌不放手也不行了，她才惶急地要叫師傅，玉羅刹已低喝道：「噤聲！」

說時遲，鳳嬌已被玉羅刹抓住胳膊，斜刺裏竄出兩丈多遠，落在一塊石頭後面。那崖上原是散落着大大小小石塊，可都不大，但伏下身子，却也能把身子掩蔽。

鳳嬌已知是有人來了，是誰來了？不管是誰，她都不放在心上，只要玉羅刹放過梅姥姥，難道適才她沒說得師傅動心？玉羅刹不言不動，只因發覺有人來了嗎？

咦！師傅呢？回頭也不見了玉羅刹，難道……

那崖邊却出現了人影，天邊連晚霞也沒了，月亮却沒昇上來，崖下的火光也映不到崖上來，她只能見到崖邊的人影。

崖邊是個高大的人影，是鬼影手？少林寺那個和尚？還是人屠戶？

鳳嬌誰也不怕，只担心玉羅刹又傷害梅姥姥，她怕誰呢？她師傅才不怕鬼影手哩，那大和尚武功再高，不信能强得過她師傅去，何況大和尚心下巳有信了，相信生面佛不是玉羅刹殺的，不不，崖邊那人是人屠戶，那人一探頭下望，下面的火光便映出他的面容來，眞是人屠戶這魔頭，却奇怪他怎生先來却後到，是他也不怕，她與師傅玉羅刹同在，她可不怕他。

那人屠戶倒怕被下面的人發現了，只見他連頭不敢伸出去些。黑暗中，有個帶喘的聲音叫了聲爹，顯然是那屠鳳趕得上氣不接下氣，喘吁吁地趕了上來。

「噓！」人屠戶伸出食指，壓在唇上說：「低聲些，別叫。」

屠鳳出現了，聲音低了，但鳳嬌聽得清楚，她道：「你沒見過鳳嬌妹子麼？」

人屠戶哼了一聲說：「那妞兒這時沒來，早晚也會前來，不怕她逃上天去。」

屠鳳走到人屠戶身邊了，也要探頭下望，不料人屠戶抓住她的胳膊，往後一拋，那力道雖然不大，但屠鳳不防，仍被拋出兩丈，那上身直往鳳嬌頭上壓下來。

還好，屠鳳即時收住了勢子，只見她吸咀，賭氣坐在石上。

人屠戶道：「丫頭！你說甚麼？」

鳳嬌分明聽到屠鳳在說謝天謝地，但屠鳳說：「我沒說甚麼啊。」

人屠戶又哼了一聲，說道：「丫頭，你可給我小心些，你要是要帮那妞兒脫逃，可小心妳的小命。」

人屠戶連頭也沒回，全神貫注在崖下，屠鳳喃喃地低語着，說：「但願鳳嬌妹子永遠也不來就好了。」

鳳嬌就在她身後的石下：自是把屠鳳的喃喃自語聽得清清楚楚。

鳳嬌先前把屠鳳擒住，綁上她，又把她的咀堵住，屠鳳竟然一點也不恨她，竟然背地裏也帮她，令她心下好生感動，她幾乎要出聲告訴屠鳳就在身後，但想到屠鳳不知她現下有恃無恐，發現了她，必然要担心着急。是以忍住了不開口。

忽然間，人屠戶面上一暗，是崖下的火光映不到他面上了，不是人屠戶縮回頭，那麼是下面的火熄了，想必是瑛姑已烤熟了兔子，沒向火上再添柴枝了，只見人屠戶忽地退了過來，道：「走，下去。」

屠鳳道：「爹，可是你見到……」

現下人屠戶在她面前，玉羅刹可不在身邊，屠鳳的聲音也顫抖了，不用說是爲她担心，只道是發現了她。但鳳嬌想示意又不敢，那人屠戶却不由分說，拖了屠鳳

，立即脚不沾塵落下崖去。

哼！鳳嬌站了起來，師傅在那裏啊？人屠戶不過是爲她而來，她才不怕人屠戶前去，去啊，別人怕他這魔頭，梅姥姥可不怕他。但師傅呢？師傅在那裏啊？

不見玉羅剎，打從人屠戶父女上得崖來，玉羅剎就不知去向了，嗳呀，會不會……鳳嬌簡直想也不敢想，轉頭就跑，跟住人屠戶父女身後，跟踵落下崖去。

原來左面崖壁上有一個兩丈寬的大崖縫，直達崖下，不但多有落脚之處，而且可掩蔽身形。聽！若是她師傅找着梅姥姥，就算梅姥姥甘心情願死在她手中，瑛姑也不答應，豈會聽不到聲响？但沒任何令她担心的聲响，只有盈耳的松濤之聲，是入夜了，風更勁了，那聲响灌入崖縫之中，入耳也特別响了，直似萬馬奔騰一般。

不過四五丈高的山崖，一會已落到崖下，其實相距下面的潭邊，還遠得很，那不過是山頂上面壁陡的懸崖下，現在，鳳嬌看得見那草棚了，原來那崖洞就接連着那條直通上面的崖縫，草棚便搭在崖洞口上，那崖洞不過才丈許深，鳳嬌一探頭，便見了底，她也見到草棚右面那火堆，火的餘燼仍在，在冒着濃烟，勁風也把濃烟瀰漫開來，奇怪，連一個人影也不見到，甚至不見打前面下來的人屠戶父女。

勁風把沒火的餘燼吹拂得發出一閃一閃的亮光，把崖洞裏照得清清楚楚，看不到的，只是靠崖縫的這一邊。

難道瑛姑和梅姥姥有了警覺，已然走了？但怎生連人屠戶父女也不見了？她可是前後脚落下來的？鳳嬌才愕然間，忽然在盈耳的松濤聲中，有了異聲，啊，是有人在走動的聲音，那是沙沙之聲，是自那洞中傳來，洞中的地上，滿是沙礫。

她看見一個人影了，是瑛姑。不，不能出聲，人屠戶就是爲她而來，她師傅玉羅剎爲梅姥姥而來，都不見人。怎生知會瑛姑曉得就好了，除非寫個紙條兒，但那來紙筆，而且，也不能瞞過玉羅剎，她師傅玉羅剎現在當然就在這左近。

只見瑛姑走到棚下來了，一直走到草棚外面，勁風把她那齊腰的長髮，飄散開來。啊，是側耳在聽，而且俯身向她脚下的坡上瞧。是了，那下面必是容易藏得住人，倒是這崖縫不能掩藏，若然瑛姑向她這裏走來，一眼就可瞧見。是了，正因這裏藏不住人瑛姑才忽略了。

忽聽有人幽幽一聲嘆，啊！是梅姥姥，只聽她說道：「瑛姑，不用瞧了，我已告訴你了，我若是大限已到，便躲去天涯海角也躲不了的。」

瑛姑霍地轉過身來，那一閃一閃的餘燼把她的臉照得乍明還暗，那本已是蒼白的面容，更冷得令人見而生寒，只聽她冷冷道：「姥姥，別說了，放着我在，誰要敢傷害你一根毫毛，除非她先殺了我。姥姥，我可不是怕了誰，不過是體貼你的心意，我背你到這裏來，已是一而再容忍退讓了，若然她一而再的緊逼，我可……」

啊，這麼說，玉羅剎必是發現了她們的踪跡，而且早發現了，瑛姑把梅姥姥背到這裏來，是一再躲讓了，鳳嬌竟以爲她師傅是剛才知道的。

只聽梅姥姥顫聲長嘆，道：「瑛姑，我是怎生對你說來，我這個老婆子早就不想活了，多活一天，不過多活着受一天罪罷了，瑛姑，你想想，早晚也是死，我死在她手中，不但她盡了孝，了却心願，也不用再拖累你了……」

瑛姑叫道：「姥姥，你別……姥姥，你別說了，你已說了千萬遍，總不過并這幾句，我……我不要聽。」

梅姥姥顫聲道：「但這次却不同了，她已找了來，更多的人也找……」

鳳嬌惶急得飛快溜了一眼，仍不見人屠戶，但人屠戶必在附近，當然也聽得清清楚楚，糟！若讓梅姥姥說下去，瑛姑的身份則就會暴露了。

她忙不迭摸了一塊石子在手，但尚未打出，瑛姑已道：「姥姥，你……我不是不聽，任何人想要傷害你，不論她是誰，我就和她拚了，哼，甚麼成全她的孝心，姥姥，你令她成爲個不幸女才是眞，她爹又不是你殺的，放着父仇不報，要是殺了你，她爹在九泉之下，也不能瞑目。姥姥，你說，她是在盡孝，還是忤逆不孝。」

鳳嬌喜得心下直跳，她師傅一定在左近，一定會聽得到，姥姥和瑛姑可不知她在近處，那麼這番話她師傅一定會信了。

師傅她聽到了麼？玉羅剎呢？

鳳嬌沒發現她師傅。奇怪，那火堆怎生越來越亮，烟更濃，濃烟在瀰漫開來，山夜的勁風迅速把濃烟瀰漫開來，像霧。

奇怪，那火堆只賸下餘燼啊，難道死灰眞能復燃的嗎？啊！咦！

那餘燼閃亮時，鳳嬌才能看得清瑛姑的面貌，但火堆却一直清楚可見，是誰在火堆上添了柴火，先前分明只有餘燼啊！

捲入棚下的濃烟，令瑛姑驚奇了，只見她轉過面去，咦了一聲，迅速一退步。

陡地閃出一道寒光，是瑛姑手上多了一把劍。軟軟的，彎彎的垂到地面，原來是一把長長的軟劍，寒森森的，鳳嬌心頭一凜，她沒見過，却聽說過，軟劍是用鐵精煉而成的，能削金斷玉，能剛也能柔，但除非是內家功夫造極登峯，可難發揮出這劍的威力來，那麼，梅姥姥說得不錯，瑛姑的武功一定好得很了。

一時間，鳳嬌也分不清她心下是寬心，還是担心。那麼，瑛姑一定能保護梅姥姥，但她師傅玉剎羅……啊，若是和瑛姑鬥起上來，瑛姑會不會傷害她師傅？那瑛姑劍一在手喝道：「是誰！滾出來！」

啊呀，火光一閃，陡然間，火堆上的柴火燃燒起來，照得那崖下通明，但火起烟却沒消，洞前崖下，火光之中，像罩上了一層薄紙，也更像氤氳的霧。霧中，一個人影由淡而濃！啊！玉羅剎！

可不是玉羅剎，瑛姑和她相距不逾丈，她却瞧也不瞧，直似身邊洞前，沒那瑛姑一般。玉羅剎在做甚麼？竟在火堆上加柴火，原來火堆上的柴火是她加上去的。

火堆上的柴火熊熊地燃燒起來，燒得更旺了，洞前也更明亮了，烟却在消散。

瑛姑在後退一步，又退了半步，玉羅剎倏忽現身，和那目中無人的氣概鎮懾了她！陡然間，羣山之中，萬馬在奔騰，那排山倒海般的松濤，塡充了剎那間恐怖的沉靜！「血劍鴛鴦」故事完。請看下期刊出續篇「苗疆風雲」。